

我所知道的

文斐编

揭秘中国军阀丛书

像

观史阅人

勾玄决疑

中国文史出版社

悟乱世风雨百年沧桑

状军阀春秋纤毫毕现

我所知道的

袁世凯

“北洋三杰”

王士珍

民国初年, 军阀拼争

段祺瑞

风恶雨邪。乱世之秋造就了

冯国璋

北洋师爷” 徐世昌、“直系元

揭秘中国军阀丛书

戎” 曹锟、“五省联帅” 孙传

北洋三雄

芳他们或以权谋老道充任

徐世昌

总统, 或以雄兵威慑掌控中

曹锟

央, 或以涂炭生灵称霸一方。

孙传芳

这“三雄”, 原本都是布衣穷

吴佩孚

人, 早年均丧父母, 苦心劳

身, 凄凄惨惨而后来一个个

张作霖

全都从了戎, 升了官, 发了

张宗昌

财, 坐了江山, 个个是乾纲独

断, 威风八面其如此“造化

马步芳家族

奥妙何在? 知情者为你揭开

马鸿逵家族

谜底, 而绝非“戏说

ISBN7-5034-1433-2

SBN7-5034-1433-2/K · 09499"787503414336>

总定价: 12800元 (全八卷本册定价: 1600元)

我

知道

揭秘中国军阀丛书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徐世昌、曹锟、孙传芳 /文斐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1

(揭秘中国车圈丛书)

ISBN7-5034-1433-2

I. 我…山、文

①徐世昌(1855-1939)一传记

②曹锟(1862~1938)一传记③孙传芳(1885~1935)一传记.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了(2003)第114146号《揭秘中国军阀丛书》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责任编辑:刘剑

封面设计: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址:100811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社印经

装:北京雅龙印吊厂邮编:102600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木:850×11681/32

张:9. 375

字数:234千字

印印版印

数:5000册

次:2004年1月北京第!版

次:2004年1月第1次印吊

总定价:128. 00元(全八若)(还册定价:16. 00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洩

目录

第一篇“花洋师爷”余世昌

早年家贫，中年发迹。清末数年由一穷翰林挟搔而尚书、总督、军机大臣，创清朝二百年汉人升迁之速之首。与袁世凯结纳，称兄道弟，尊为北洋“师爷”，段祺瑞、曾锬之流背鬲其部。纵攢拌闷，克任总，以文治武力难从心。修身养性，吟诗作画，拒当汉奸保晚节。

七岁丧父寄人篱下饱清寒

1)

二、金榜题名翰林八年一“编修”

(8)

三、北洋“师爷”从此发迹背云上…………… (31)

四、出任总统纵摔闖费心机

(37)

五、以文治武力难从心挂印去

六、宦海人生是非美丑背史存

幽『看·；早聊P◆甲p●电血白萨

(73)

第二篇直系元戏银

(%)

也是贫穷出身，人称“曾三傻子”，徒步街头贩布糊口，干脆去当兵。小站练兵，袁世凯视如心庭，升任三统劑，北洋军中之重，从此显。精兵在

握，咤风云，军阀泥战人遏雄戚。身心膨胀，鯖总繞，国人指責，世人嘲笑。兵败受囚，被迫下野，目录

威风不再, 聊当窝公。痛骂汉奸, 不当日本走狗 , 晚节名垂。

条穷狗” 北洋三镇发神威

(95)

偷印假钞打击奉系出阴招

(112)

三、贿选总统五千大洋拉选票

(16)

四、乌烟瘴气曹锯上演逼宫戏

(129)

五、兵败被囚逼电下野做寓公

(135)

附录

曹锟二三事..... (147)

曹锟被炸真相

..... (147)

曹锟与王承斌...

(148)

营髡被囚延庆楼

(151)

营被囚记

(156)

第三篇 “五背联帅” 孙传芳

(159

少年丧父, 随母寄食, 授考军校露天賁。赴日留学 , 投身北洋 , 多谋善战称梟雄。比若吴王, 自封 “联帅"” , 五省联軍总司令, 极一时。北伐军兴, 几经鏖战, 一败涂地投彘张。大势去矣 , 复出无门, 隐2

恐居士林, 非命亡于复仇女。

、家世凄凉天生好战一魔王

(159

□我所知道的孙传芳/159□孙传芳的

生/168□孙传芳被刺纪实/182

二、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费周旋

■『自』ψ罪咖↓自嗇自要自

□孙传芳与吴佩孚筑合神离 /184[陈调元投靠和背叛获传芳的经过/19□孙传芳与洪兆麟的勾结/2□周荫人与孙传芳的关系及胶东事变 /20我所知道的 “北洋三雄

三、雄踞五省登峰造极称吴王

(212)

□孙传芳与五省联军/212五省联军之

内幕/228□孙传芳在江西的惨败/239□孙传芳龙潭大败 /244

潭战败后的五省联军

254□孙传芳“五省联军”被改编及覆灭 /266四、驱奉授奉

威风扫地念佛经……………(274)

」孙传芳驱牟/214□孙传芳反奉联幸始

末/275孙传芳在东北/284

目录

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早年家贫，中年发迹。清末数年由一穷翰林扶摇而尚书、总督、军机大臣，朗清朝二百年汉人升迁之遼之首。与袁世凯结纳，称兄道弟，尊为北洋“师爷”，段祺瑞、曾锜之流皆鬲其部。凯横拌阋，充饬总魮，以文治或力难从心。修身养性，疇诗作画，拒当汉奸保晚节。

七岁丧父寄人篱下饱清寒

我是起样认识徐世廔的

九一五年，我二十岁时在河南汲县农村教书，和徐世昌的四婶母是近邻，家人相处很好，徐的四婶母介绍我来北京。当时徐正在国务卿任内，便把我安排在他的身边，做些抄写工作，并代管些家务

当时徐身边的人，大多属河南籍，外省人极少。徐待我很热情，让我住在东四五条东口铁匠背他的家里。从此，我跟随徐氏工作十余年，每天生活在一起；自己亲麋看到的，别人介绍的，以及徐本人亲口对我讲述的，使我对徐的一生及其家族情况了解些。我已是个年近九十的老人了，很想把我知道的情况赶紧记录下来，提供有关人士参考。

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

徐世昌的青少年时代

徐世昌, 字卜五, 号菊人(鞠人), 又号弢斋; 别号水竹村人, 退耕老人。原籍天津, 祖上寄籍河南汲县。祖父做过河南中河通判, 父为候选县主簿。徐于一八五五年十月二十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出生于河南汲县, 六岁入私塾读书, 七岁丧父。因家况清贫, 徐母乃携其兄弟二人(弟名徐世光), 投奔徐的四叔父。徐四叔历充河南汲县、开封等县署县吏多年, 有子四人: 名世芳、世良、世襄、世璋, 均较徐氏兄弟年幼。徐以母弟三人寄食叔家, 心颇不安, 故自幼发愤攻读, 期能自立。年事稍长, 即由其四叔推荐, 先后充当开封、沁阳、太康、淮宁等县署文书, 兼教家馆。有时代人撰写文稿, 借补家给。

这时河南巡抚衙门的一位刑监师爷, 名席锦全, 河南辉县人, 为赏识徐的文才, 于是请人撮合, 将其妹配徐为妻。怎奈徐氏家徒四壁, 生计十分艰难, 席妹嫁后, 甚以为苦; 每次归宁, 屡向乃兄哭诉苦情, 席对妹百般劝慰, 并时加资助, 使得温饱。徐以家计所累, 无意科举上进, 从青年时期即就业糊口了, 所以连个秀才也不曾中过。席锦全屡劝徐氏求取功名, 并出资代2徐氏兄弟捐了监生; 料三年乡试中, 徐氏兄弟竟双双中了举人。这件事, 可说是徐氏政治生活史上的一大转折。

袁世凯的谋士智囊

八七九年, 徐世昌任河南淮宁县署文书兼教袁氏家馆时, 结识了袁世凯, 成为金兰密友。一八八二年徐中举后, 赖其妻兄席锦全和袁世凯的资助和推荐, 来到了北京邮传部工作。一八八四年, 徐就近参加京试, 又中了进士, 供职翰林院。一八八九年授职编修, 充武英殿协修, 共在翰林院供职八年。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八九五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聘徐为芹务处参议,让徐给官兵大讲“忠君”、“尽孝”等学说,灌输封建思想。徐从此结识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张勳、曹汝霖等人,成为北洋军阀集团重要的谋士智囊。当时维新变法运动风靡一时,袁世凯看出这是个升官晋爵的好机会,便密派徐世昌到北京活动。徐回京后四处钻营,帮袁世凯进了维新团体。后袁察知维新派势单力薄难以成事,便向后党荣禄出首告密,为此袁氏深得慈禧信任。于是光绪被囚、康梁出走、六君子^①被杀,变法遭到失败作为袁氏的心腹智囊、与维新派穿针引线的徐世昌,在变法运动中的功过,是不难了然的。

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挟光绪仓皇西逃。后来慈禧、光绪“回鸾”北京,徐又作为袁世凯的“迎驾”特使,携带饷银、绸缎、化妆品等等前往潼关,向慈禧叩头进贡,献媚讨好,蒙赏侍卫官职,成为慈禧信得过的人物。徐回京后,自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五年,短短两三年间,由内阁学士候补加副都统衔任练兵处提调,而兵部左侍郎,而军机大臣,而督办政务大臣,而巡警部尚书、民政部尚书,而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等职,可说是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了。

九〇九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免了。记得载沣的谴斥渝上是这样写的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脚疾,步履维艰,难胜任职;袁世凯著即开缺回籍养病,以示体恤之至意。

①内君子: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同杀害,世称“戊戌六君子”

第一箱"北洋师爷"徐世昌

袁以足疾放归,据说是张之洞的乞恩说情。理由是:“袁在直多年,握有庞大的军力,如果严惩,恐生他变。”这段话有人曾见诸内阁旧档之中

袁虽被罢,而徐反邀得摄政王载沣信任,出任了邮传部尚书,修建津浦铁路的督办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徐便多次向清廷进言,保举袁世凯东山再起,再出督师。这时徐出任了军谘大臣,加太保衔(太保为三公之一,正一品);袁徐两人一时成为清廷内外的显赫人物。

九一二年,清帝退位,徐借口“国变忧愤”,急急地去青岛寓所“退思”去了等到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徐立刻当上了国务卿。后来袁氏窃国称帝,一时上下鼎沸,全国声讨,徐为逃避池鱼之殃,便辞掉了国务卿,悄悄地回了河南老家。一九一六年,袁被迫取消帝制承认中华民国共和之后,徐又兴冲冲地赶回北京再次担任了国务卿。争奈好景不长,袁世凯不久病死,徐又匆匆下台,回河南辉县百泉山别墅,度他的“退隐”生活去了。

标榜文治提倡复古

九一八年,在直皖军阀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徐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各国纷纷劝告中国南北停战议和。徐审时度势,也倡起“偃武修文”来,从此以“文治总统”自命。

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徐对爱国学生运动及新文化革命运动,持否定态度,于是下令取缔、镇压。不但如此,他还提倡尊孔、读经,要学生埋头读书,要过问政治。徐极害怕“过激”思想,禁止家属子弟进学堂。后来徐的两个孙孙

直被关在家馆里读经念史,不准进学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堂读书,生怕沾染上革命风气。

徐热中于复古,曾组织了一批人编写《大清畿辅先哲传》《晴儒学案》、《颜李师承记》、《四存编》等著作。徐对清初北方的思想家、教育家颜元(颜习斋,河北博野人)、李塨(颜元弟子,北重县人)的批判程朱理学、提倡恢复“周孔正学”,强调“习行”、“习动”的学说,十分欣赏赞佩。所以后来他又成立了《四存学会》,还在北京府右街筹建了四存学校。

徐氏喜爱经、史、诗文,他在总统任内于集灵囿②西花厅辟有专室,成立《晚晴簃诗社》,门口还悬有诗社的牌匾。每逢星期日,就邀集一时名流来社谈文论古,吟咏酬和。但约定诗社不谈政治,会后由徐备饭招待。当时诗社成员有:林琴南、樊樊山、易顺鼎、柯风荪、华世奎、王式通、严范荪、赵湘帆、高闾仙、吴廷燮等人;年轻的徐树钟也是成员之一。

这个诗社,虽属以文会友不谈政治,但政治漩涡中的段棋瑞,又常来光顾。不过此公不作诗,他每次到后,总是彼此寒暄一通闲话了事。据我所知,段的续弦夫人,是徐夫人的干女儿,说来徐段之间还有翁婿之谊呢。在此期间,《晚晴簃诗社》有不少唱和诗稿集印成册,还选选了《清诗汇》一书刊行问世。

徐世昌自写的《退耕诗集》、《水竹村诗集》等书,也先后编印出版

5

在我来京之前(一九一五年前),北京东四六条就设有“东三省政略编书处”一所,派秘书曹秉章(大家都这样称呼)专事负责经管。一九一九年《东三省政略》全部脱稿,总计八十余册,内容都是徐在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华事务任内的所谓“政绩”。

④四存:存人、存性、存理、存治

2集灵副:位于中南海西北面,清代拟作为摄政王府,后辟为国务院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诸种爱好和晚年生活

徐在住宅内辟有二室：一印“弢斋”，一曰“退耕堂”（这就是“弢斋”、“退耕老人”两个别号的由来）。徐每日早餐后，必到二室写诗、作画，或练习书法，从不间断。关于他的诗文著作，前面已经谈到，不另赘述。他的绘画和书法，也是颇有造诣的。那时徐成立了一个《国画研究社》，交周肇祥主持其事，周为社会名流，也是当时国画界闻人，常来徐处研讨绘画方面的问题，有时还把名人作品送徐鉴赏。一时名画家齐集徐宅挥笔创作，因此徐氏藏画甚富。徐本人也善作山水、松竹，然独喜绘制扇面。

清代士人为适应科举，书法多为馆阁体；徐对此道尤觉见长。徐字宗法苏黄，潜心临摹，颇具神韵。“宋人书取意”，多从挥毫中抒发感情，因而有宋一代，行书发展很快；所以徐的行草，也是独具风格的。这些书画，一九三九年天津大水时，多已损毁。

徐于一九二二年六月辞去总统职务后，即移居津门私邸，不再出山。他的身边随员，多荐至京畿卫戍司令部王怀庆处工作，临别必以本人书画见赠。他这时所作书画，概不署上款，下款署名是“石门山人”字样。记得一九一五年，他在河南辉县百泉水竹村别墅居住时，所有书画也不署上款，下款却署曰：“水竹村人”。我现时还藏有徐氏行草《孝经》长手卷一幅（长约三丈宽约一尺五寸），草书《千字文》一幅；扇面两帧，一为书法，为淡墨苍松。

除诗、书、画外，徐酷爱古砚、古墨。家藏端砚多方，曾拓有《百砚谱》一册。其中有两块端砚上的铭文我还记得。

其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老屋数间，古书万卷；四世子孙，食此破砚。

此为先大夫遗砚，吕少时失手坠地，断其一角；复以漆合，用之又数十余年矣。

其二

铜雀之瓦，君子之砖；不如此石，硬而且坚。

徐氏藏砚很多，镌刻诗文者亦复不少，但以年代久远，我多已记不起来了

坐落在北京东四五条铁匠营的徐氏私邸规模很大，有过街楼和花园，布置十分幽雅。这是徐在东三省任内，奉天巡抚唐绍仪送给他的一所住宅。此宅东院原是一座祠堂，后来徐雇工粉刷修葺一新，并在宅内庑廊和四周墙壁上，全部镶嵌上历代碑碣石刻，其中残缺者亦有。这些文物，是徐氏以两万元代价从端方处买来的，据说拉了好多车才运完的。徐为何花这多钱购买残碑断碣呢？我认为有以下原因：一是清代中叶以后，大兴考证，因之写碑风气很盛，收藏碑石乃风雅韵事；二是徐善书法，虽不喜爱碑文体，但却愿有个文物收藏家的雅名。据说端方是在穷途潦倒之时，才忍痛出卖这些无价之宝的。

这已是七十年前的事了，几经沧桑后的今天，怕已不易寻得原来的踪迹了。

徐一向平易近人，缘有乡谊之情，家居无事时喜欢和我闲话聊天。说什么过去做笔帖式，月俸三两；后来在翰林院八年之久，每月俸银也只有八两，还要照顾家小生活。所以一生吃素、①笔帖式：清代在各衙署中设置的低级官员，掌握章奏文书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不动烟酒,意在说明廉洁奉公和贫贱不移的为人;但对在京津各地和租界内的住宅财产,却极少说道。谈到出任外差,则津津乐道其在东三省总督任内“建树”。至于提到诗、书、画三者萦于身时,徐氏总是喜形于色的。

徐氏晚年生活,颇有规律。每晨起床后,进行气功锻炼,坚持不辍。上午作诗、作画、写字;疲劳时,便在院中散步,舒展筋骨。茶余饭后,则荷锄耕耘,种瓜点豆(住宅辟有菜畦),以示“退耕”之意。“七七”事变后,日本土肥原要徐出来维持局面,遭到徐的拒绝。

徐世昌除夫人席氏外,尚有五位侧室。家中事无巨细,统由席夫人主持,徐从不过问。徐无子,侧室生有二女(徐绪湘、徐绪樱);胞弟徐世光之子徐绪直承继,生有二子,现均去世。

九三九年,徐以八十四岁高龄,病逝天津。灵柩至今仍厝天津,未能归葬河祖茔。

(李宝忱口述冯国定整理)

金榜题名翰林八年一“编修”

徐世昌是我祖父张之万的门生,他在翰林院时,住我祖父家8院很久。我父张瑞荫,与徐在奉天省、北京两地同官多年。民国以后,我父虽未任职,但因世交关系仍与徐经常往来。徐的亲友,李符曾、张果侯、贺性存、刘厚伯、刘厚甫等,亦和我家非亲即友,我和他们也时相往来。兹将我父日记中有关徐的部分,以及我父的口述,连同我的亲身闻见,一并加以整理,借供参考。

家世及出任东三省总督的经过

徐世昌号鞠人,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日辰时生于开封城内双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龙巷。他的远祖在明朝末年由浙江省鄞县绕溺桥村迁居大兴县乾隆年间又移居天津。自其高祖徐城,为河南省南阳县知县,葬于河南省汲县,遂寄居该地。因此,徐有浙江、直隶、河南二个籍贯,为他日后广结乡谊便于联络准备了好的条件。他和袁世凯等论河南同乡,与孙宝琦、钱能训等论浙江同乡,与冯国璋、曹锟等论直隶同乡。

咸丰初年,徐的祖父思蓼,为河南中河通判。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已渡过黄河北来。清廷督师讷尔经额檄调思穆随军办理粮台,驻河南怀庆府。徐世昌之父嘉贤,时年17岁,随其父前往,曾自报奋勇率兵抢渡黄河,与太平军激战,耐又单骑入太平军营中侦察军情,很得讷尔经额的赏识。徐父25岁病死,这时徐年7岁,胞弟世光才5岁。徐母刘氏系清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魁的后代。徐兄弟两人依其母与祖父,寄居开封城内双龙巷。

刘氏教子很严,有一天,徐与世光见有糕点三块,各欲食其二以相争,其母大怒说:“你们若从小就不兄友弟恭,长大了怎么办。”将糕掷之地下,不令其食。

同治年间,袁世凯之父袁保庆在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照处充营务处,袁随其父亦寄居开封城内,与徐家相距很近。徐比袁长四岁,经常在一起游玩,相处甚得,为总角之交。

9

光绪八年壬午科,徐同弟到北京乡试,试毕,不知能否取中,忐忑不安。闻前门外玻璃厂吕祖庙最有灵验,由柯劭忞(字凤荪,山东胶县人,后与徐为进士同年)引导,前往求签,以考试结果。去后,经抽得一签,词为“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

榜发,徐中式145名举入,弟世光以95名中式。恰巧世光名在前列,徐遂以签词“光前”二字,系指其弟,“昌”字系指自己,将来定能大其门庭,从此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徐家中置有密室,经常设有吕祖牌位,长年供奉,烧香叩头,到老不断,但对外则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讳莫如深。他在当总统时，因江朝宗、钱能训等主持的“悟善社”奉吕祖为社长，在直皖战起时，曾一度将该社乩坛移至总统府，占卜是否久于其位，并由盐务署每月拨给该社津贴3000元。

光绪十二年丙戌会试科，徐成进士，入翰林院，三年考满，授职编修。这时李鸿藻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张之万为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两人均系徐的老师。徐借住我家后院，经常往见两师。有一天，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对李鸿藻说：“徐世昌是后起之秀。”李说：“徐世昌为入，虚矫过入。”以后有些权贵也传闻到这一段话。因此，徐在翰林院9年，因受掌院不喜欢他的影响，连一个督学使者也没有得到，但徐、李两家的世交关系并未因此有所隔阂。编修是一个七品京官，俸银很少，他三节对老师的挚敬，仅能送2两银子，生活清苦，由此可以想见。这时，徐的两个堂叔，一名嘉禾，在湖北省任钟祥县知县；一名嘉霖，在江西省任德安县知县。徐以外官的金钱来源大，收入较多，写信给其两叔，表示愿降格请求外放州县官，以免在京受穷。其叔以编修虽系较小的京官，但接近上游，较州县地方官容易升迁，前途远大，复函嘱其安心待时，生活方面可酌予补助。徐遂打消前议，前往直隶省定兴县鹿传霖家，教其两子学檀、学良读书，略10事补助家用。不久，为节省开支，家眷也迁往，寄居城内阁上王姓亲戚家。

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在小站编练新军，约徐前往任参谋营务处，赞襄戎幕。当时重文轻武，以翰林而当营务处者稀有。徐因与袁系总角之交，而袁用西法练兵，又与自己的识见相同，且借此可以增加收入，遂降格以相从。

徐在小站时，收张勋为门生。张原系广西提督苏元春的部属，后来由苏介绍给李鸿章，这时由袁约其任工程营管带，负中军之任。徐见张为入，头脑简单，性情直爽，虽有勇无谋，但与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之结交,能为人卖命.遂收其为门生。张以武夫,得列翰院门墙,事出例外,以为特殊光荣。

徐母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故于北京,戊戌政变前后,徐在天津家中守制。这时袁世凯常由小站来天津办公,仍常见面。戊戌政变后,袁升任山东巡抚,徐奉特旨以记名道员任用。庚子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徐随后赶去,因所带行李过多,未能赶上,返回北京。这时,徐堂叔嘉禾二次任湖北钟祥县知县,来信劝徐奔赴行在,并附寄路费。徐闻知慈禧太后以在患难当中,对奔赴行在的官吏都另眼看待,遂牢记心中。此外,鹿传霖以江苏巡抚提兵勤王,擢升为军机大臣,时在西安,徐认为有进一步与之联系的必要,两得,邀于辛丑年正月奔赴西安,进见两宫,并拜谒鹿传霖。

是年辛丑和约议定,徐在回京途中,转往武昌,以看望其堂叔为名,实际因为张之洞任两湖总督,在江南颇著声望,而张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徐极表赞同,因此前往拜见,备作将来进身之阶。徐到武昌督署,张极力招待,享以盛筵,并亲自回拜,临别并赠程仪。张对来访宾客,以往无此优礼,因徐是袁在小站练兵时的高级幕僚,且系袁之心腹,欲借徐以拉拢北洋实力派,所以如此

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后,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光绪三十一年^①,徐也逐步升到兵部左侍郎、军机大臣,并派充出洋考查宪政大臣。是年阴历八月二十六日,考查宪政的五大臣启行时,在前门车站被革命烈士吴樾炸伤,未能成行。袁世凯鉴于这次炸伤大臣案,为首都治安和个人的安全起见,倡办警察,清查户口,预防革命人士潜伏。徐的仆人王齐勋曾拒刺客吴樾子火^①《中国近代史词典》载;1904年,徐世昌署兵部左侍郎等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国

车上,庆亲王奕劻等认为徐的左右有对付革命党人的人才,遂同意袁保徐为巡警部尚书,督办警察,以巩固京都治安。当时肃王善耆在京办有消防水会,徐将水会人员大部分改任警察官警作为骨干,因而与肃王相处亦较密切

光绪三十三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渐壮大,暴动事件层出不穷。清廷以东三省为其发祥之地,陪都所在,属于后方要地,如果关内爆发革命,即退保关外作最后挣扎。为预谋退路,仿关内行雀之制,设置督抚等官吏,以利统治,内定庆亲王长子载振为东三省总督,先派他到东北视察,借与日俄两大势力联络,以备凭借外力抗拒革命。载振在回京复命途中,路过天津,纳女伶杨翠喜为妾,①慈禧太后根据密奏,在朝见时当面怒斥庆王教子不严,并要将他逐出军机处。经军机大臣鹿传霖以庆王虽疏于教子,但其心无他为词,叩头请加恩原谅,始行罢论,因此庆王不敢再请以载振为东三省总督。这时庆王当权,徐世昌与载振为盟兄弟,深得庆王宠信,遂以世昌代载振为东三省总督、钦差大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

与世凯相为里

袁世凯与慈禧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早就结拜为盟兄弟。②庚子后张勋带领宿卫营负责守卫颐和园的时候,和给慈禧太后说书①载振纳杨翠喜为妾,系段芝贵所赠送,以任段为属龙江布政使兼看鼎龙江省巡抚为交换条件,慈禧太后根据密奏,只知载振纳杨为妾。不灿其中有交换条件。

南后段的黑背巡抚发表,御史赵启奏参。清廷据奏,派醇亲王数洋、大学士孙家鼐张究办。载振闻讯,暗将杨翠喜置于曹孔之大木箱内,冒充农人送至天津与商人王益林为妾(王、杨两人早就熟识)并立假卖身契,倒填年月,作为证听a

②袁世凯与李莲英结盟一事,当时宫内太监多有知者,袁之盟兄弟阮忠枢言之最详。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兼办支房(即账房)的宠信太监马宾廷交谊密切，①拜为盟兄弟。嗣经张勋介绍，袁也与马宾廷结拜为盟兄弟。有一天，袁与张同到颐和园，张在前行，马宾廷迎出来，招手让张进其住房，张说“宫保还在后头啦！”马在院中待袁，袁到，先跪单腿向马请安。②照例，大臣没有先给太监请安者，袁为了逢迎宠监，就不惜卑躬屈节。因此，袁世凯既为慈禧所喜爱，又有李莲英、马宾廷等宫内之掇。徐世昌也因深谙此道，在五六年之间，从一个穷翰林扶摇直上，一直升到尚书、总督、军机大臣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徐由京乘火车赴总督任，事先向户部预交际费银40万两，并以张勋有马宾廷的宫内之援待面奏慈禧，调张同往东北，同时奏调我父张瑞荫同往。

我父之调往东三省督署任一等秘书官兼宪政调查局总办，实有其内幕在焉。当时我父正在都察院任御史，两湖总督张之洞系我父的族叔，已内定调协办大学士③、军机大臣，电嘱其驻京办事人刘典徽(南皮人，湖北州县班)转给我父一电，谓不要高开北京，望都察院有自己的人，说话方便。我父阅毕，刘即将原电拿回。我父素知族叔张之洞一向好利用别人参奏权贵，为了避①太监马宾廷，沧县人，得慈禧太后的宠信不在李影英以下。他家住在北京北13池子中间，大门旁钉有琳堂马寓的牌子。此房系修建瀛和园时包工的人报效的特华丽，工料与跟和园所用者只大小多寡之分。在慈禧病死前二年，马听到接近光绪皇帝的太监说，太后一旦有不讳，凡接近太后的人一个也不留。马闻之，常害怕，即托病请家居。慈禧一褥溲人叫他，他只推病重并未再去当差。他负责经营的支静(即慈禧太后的收支处)，另托别的太监代管。解放前，我曾到其家谈，马的后辈面谈此事其。宫中旧事，其后人还能知道一些。

世凯见太监马宾廷先向马单腿请安一辜，李小凯(盐山县人，充直隶省民破长刘若曾的秘书)以乡谊关系去看望马，曾亲眼看见。我的同乡刘小山，曾充甚的从，也看见过。

《中国近代史词典》：张之洞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授军机大臣等。而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为公历1907年6月6日。

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免南北洋两派明争暗斗的局势，才托徐奏调离京。徐知此内幕因借口我父熟悉奏稿，特请专管其事，将我父调离北京。不久，北按察司梁鼎芬（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参劾袁世凯和庆亲王专权误国，内附夹片，谓“徐世昌以翰林起家，无资望，无功绩，跃而为东三省总督，权势在各督抚之上，此皆袁世凯荐之，庆王行之”等语。

徐到东三省总督任后，委张勋为行营翼长。嗣张勋以剿匪有功，慈禧授为实缺提督，许其专折奏事，每有封奏即“着照所请”，以故张对慈禧感恩不尽。张调升后，徐委其中军王怀庆（号茂宣②）为翼长。王得徐宠信，沈阳一带有“要做官，找茂宣”的韵语。

光绪三十四年夏季，孙中山派李石曾来北京，相机策动革命。李名煜瀛，李鸿藻的第三子，排行第五。他在法国留学时，闻驻法公使孙宝琦曾搜获革命人士名册，因与孙有世交关系，且充随员住使馆内，劝孙勿与党人为难，自找麻烦。李将名册索出销毁，因此入了同盟会，为中山所信任。是年阴历十月二十一、十二两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以幼龄嗣位，醇亲王载沣摄政。醇王自戊戌政变后，痛恨袁世凯并深恶徐世昌，此时与光绪帝后（裕太后）决计杀袁并拟对徐严厉处置。

李石曾探知此中情况，认为袁的嫡系部队有哗变的可能，又因李的二胞兄符曾与徐世昌系盟兄弟，其本人与徐的关系也很密切而我父与李的二胞兄符曾又系翁婿之亲，他遂借探亲为名去到沈阳，劝徐响应革命，待机宣布独立。李于是年阴历腊月初六日到达沈阳，住督署东楼。徐派秘书吴笈荪负责招待，陪厠参观了沈①（《洋军阀》载：张勋1906年任孝天巡防翼长。

②《北洋军阀》载：王怀庆“字誉轩，又字宜”。另，“19年任东三省行营中军兼巡抚营务处会办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阳故宫和文溯阁的四库全书，表面装做是专门来游览的样子，以避外人耳目。最后，徐对李表示态度说：“反抗清廷我不能为，但从今以后决不与党人为难，请向孙先生致意。”李临行，徐特送路费2000元，以表示优礼使者（徐对金钱很重视，无故不给人钱）。

这时，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袭封一等侯爵，在北京任职，和清空亲贵极为接近。彼与我父系翁婿关系，知我父是由徐世昌面奏慈禧太后调往东北的，御史原官并未开缺，恐受徐的连累，急函我父云：“醇邸（指醇亲王）深恶菊帅（指徐），大人最好竭力摆脱，早回京为宜。”辛亥革命时，徐与袁相表里，以威胁清廷达成协议和，前是有这些因素的。当时袁如被杀，徐为了避祸，很有可能因李石曾的策动响应革命。

清宣统元年，袁世凯已被免职寄居彰德。张之洞仍充军机大臣，为了利用徐世昌笼络袁部武装，特奏调徐为邮传部尚书，因之徐对张在表面上是亦亦趋。庆王欲以张子张权为钦差大臣出使美国，张以其子资塑浅婉谢，邀改派为参赞。不久庆王欲委徐弟世光为上海道，徐素知该道为肥缺，但以张曾谢绝其子钦差驻美，遂表示惟张之马首是瞻亦予谢绝。

这时袁部嫡系部队大部分分驻北京、保定一带，徐暗中代袁照料一切，由段祺瑞秘密往返联系。及庆王为内阁总理大臣，满人那桐为协理大臣，徐以体仁阁大学士兼任内阁协理大臣。庆王昏庸贪鄙，徐得从中操纵清廷军政情况，袁依旧尽知。

辛亥年阴历八月十九日，革命军在武昌起义，武汉三镇相继光复，各地先后响应、革命风暴震惊了腐朽的清廷。袁世凯乘机以巨金赠送庆王，庆王揣知其用意，乃以袁部军队由袁亲自指挥镇压革命较为有利为借口，奏请起用袁世凯为两湖总督。诏令下达后，袁迄未来京拜命赴任。庆王疑虑，派徐世昌去彰德约袁同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来北京。徐到后，知袁欲乘清廷之危借机要挟，意在取得内阁总理大权。徐并未加以劝阻，亦未同其来京。袁与清廷几经讨价还价，潜廷迫于环境，庆王的贵族内阁遂告垮台，由继任内阁总理大臣。为了免去那桐的孙理大臣职务，不设副大臣职，仍以庆阁阁丞华世奎为内阁阁丞，升阁丞官阶为正二品。另调徐世昌兼军咨大臣。华乃徐之同乡老友，一向惟徐之马首是瞻。华应阁丞之名，由徐发纵指使。凡遇有重要公文，袁必在公文上面批“太保阅”（指徐）三字，使华就商于徐，徐实际上任协理大臣。

不久，袁通使清廷应允其别有用心的南北议和。恭亲王溥伟、肃王善耆等贵族和一些效忠清室的汉人权贵均反对议和，对袁提出指责，谓：“龟山大捷，汉口收复，乘胜渡江，武昌指日可下，为何既打胜仗，尤需停战言和？”这时袁与徐两相呼应，答说：“汉口虽已收复，南京又告陷落。南京冲要，倍于武汉。

党人势大，国人受其蛊惑，人心浮动，军心更形不稳。议和是时权宜之计，岂能忘剧于清室。期以三年，必败党人。若以天下为孤注，殷鉴不远，咄脐何及！”这一段话，徐的老友华世奎及其弟世光当时均曾闻徐密告。

这时，我父张瑞荫和李符曾、张权、恽毓鼎等畿辅同乡多人，商议办理团练一事。我父在张之洞死后仍回御史原任，众人16共推其见徐，倡议畿辅办团^①，请由陆军部发给枪支子弹，以补兵力所不及，而维地方治安。是年阴历十月二十六日见徐，徐答：“受党人蛊惑，人心浮动，枪支发下，熟为党人所利用。党人是乌合之众，急之则合力以图我，缓之即自相攻伐。议和是时权宜，欲取姑与。因循固然足以误国，操切更足以愤事。朴仁^①当时东三省总督赵尔要的亲信艾德元，在奉天省倡办“敢死队”，曾一再给我父张荫来信，劝办团练。因此我父与张权（张之之子）、李符曾等研究后，去见徐世昌，请拨发枪支办理团练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山①在福建因为不善于应付,猎置失当,被革命军打死,死的很惨,应当引以为鉴。”徐在10天以前(阴历十月十七日),清廷授为太傅銜太保,还想笼络他为清室效忠。

南北议和之谋既定,袁的议和条件主要是:要共和政体,就得让我当大总统;如果不让我当大总统,就得君主立宪。袁派唐绍仪为议和的北方总代表,也有徐的关系在内。唐虽与袁在朝鲜时同事,只是一般关系;与徐在东三省时,一任总督,一任巡抚,又系盟兄弟,关系极为密切。徐由东北调京后,唐以重价购置北京东四五条铁匠营房产,赠送与徐。房内布置一新,陈设华丽,均系唐所赠。袁之委派唐充总代表,实由于信赖徐世昌。

唐绍仪出任总代表,以未来的内阁总理自命。当时张勋以江苏提督⑧,曾督兵在南京抵抗革命军,败退徐州至山东兖州带,拆毁津浦铁路,强占各站房屋驻兵,不准火车载客运货,专备运兵之用,并招兵买马积极图谋反攻南京,反对议和。唐闻之,恐其主战破坏和议,影响自己的前途,遂秘密建议袁世凯诱杀张勋,以除后患。同时,段祺瑞以张部军纪太坏,分子复杂,且与新军编制不合,对张亦素所不满。这时,段主议和,张竟抗命主战,将来难以驾驭,亦密电袁设法杀张。阮忠枢(号斗隋,合肥人,清举人。袁在小站时,他充文案,后为袁的秘书长)闻知此事,因与张勋为盟兄弟,平日关系又很密切,乃急17往见袁世凯,说:“张勋为人,说实话,不骗人,虽卤莽粗率。

但是个血性汉子,和三国时候的张飞一样。宫保不欲成大事则已,欲成大事,不能少这个人,还得重用。”袁以为然。阮素知徐世昌与张亲近,即密告徐。徐亦往见袁,说:“我可以劝说张①朴仁山名寿,旗人,时任播建将军,被革命军打死。他与我父及徐世昌交谊②《中国近代史词典》载:张勳1911年8月,任江南提督第一藕“北洋师爷”徐世昌

勋,听命宫保。”袁以张性倔强,不易就范,嘱徐亲往劝说。徐时兼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密往徐州。张见徐,恭敬备至。宴毕,从谷对张说:“绍轩(张字)忠于清室,我与宫保(指袁)同具此心。惟目前党人势盛,人心受其蛊惑,其势不可以力敌。宫体通权达变,与党人言和,假以时日,必败党人。若以一朝之忿而乱大谋,无以对官保,即无以报清室。识时务者为俊杰,吾弟任重道远,愿三思而后行。”张答:“老师远来指教,弟子勋一定遵照老师的话扶保官保。”即电袁表示“拥护官保的共和国。”辛亥以后的种种活动

1912年2月,清帝退位。袁世凯叫徐世昌仍留北京照料清室。名为照料,实际是暗中监视,并注意一些清室遗臣的行动李国杰前以钦差大臣驻比国时,因大兴土木修建使馆,并常到柏林、巴黎等地冶游,亏欠公款数万元,屡向外务部请款未准。在南北议和时,向袁请款弥补积欠,袁汇寄4万元,李即以余款作路费回国。李到京见袁,说:“我要进宫向隆裕太后及皇帝请安,事可行吗?”袁答:“太行啦!别人不行,你还不行么?”李进宫见太后,涕泪交流,几乎不能成礼。隆裕太后说:“用不着18这样。”李说:“念及先臣鸿章,引用非人,以致如此,不知涕泪之何从也。”过了两天,李往见徐世昌,徐说:“你前天人宫请安哭了,还说了一些话。”李十分惊异,问徐:“你怎么知道?”徐说:“以你这个身份,你的左右前后哪能没有几个保镖的呢!这两天,谁请你吃饭,和谁见面,我都知道。设若你不是李文忠公(即李鸿章)的嫡孙,咱们就不能有今日之会面了!”李闻之,大愁。徐安慰说:“不必害怕,速走为宜。”李即日离京去沪。李到沪后,仍不放心。不久,袁托人向李说:“愿李之长女与其侄儿袁克义订婚。”李允之,从此以后这才放心。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1912年3月，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恭亲王溥伟及清廷的显宦张人骏、周馥、劳宣、吕海寰等，均寄居青岛。徐亦随其弟世光移住青岛，均以遗老自命，与旅居大连的宗社党首要人物肃王等联系不断。袁也常派徐的秘书吴笈荪到青岛和徐接洽切

1914年5月，袁为了集权于一人，将国务院改为政事堂，总理改为国务卿，派吴笈荪到青岛请徐任国务卿。徐弟世光知之，向其次妻王夫人说：“这个勾命鬼（指吴）又来啦！大哥定叫他坠走，我不能让大哥去。”是日晚间，世光同徐吃饭，先将屋门关闭，问徐：“大哥，你到北京干什么？”徐不答。世光说：“你以前对我说的一时权宜、不忘清室的那些话，言犹在耳，才两年多，你忘了吗？你现在竞要做民国的官，太后和皇帝封你太傅衔太保，隆恩殊遇，有清一代能有几人。议和之际，称曲从袁谋，已为世人所不谅。今党人已败，你若再为袁效力，盖棺论定，将何以见先太后先皇于地下。”徐始终沉默不发一言，兄弟两人相对兀坐。直到天将明，徐哭泣，世光遂离去。是日徐即北徐路过天津时下车小住。直隶省民政长刘若曾（字仲鲁）设筵聚和成饭庄，为徐洗尘，约严修、华世奎、内务司司长高凌蔚¹⁹

等作陪。席间，华问徐：“大哥你去北京干什么？徐未及答，华就接着说：“两年以前，你在北京怎么和我说的，我并没有忘，你怎么忘了呢？现在你要散姓袁的官，这是为什么呢？”徐闻言甚窘，刘代为掩饰说：“假如出山，也不过是为民国服务，不算做官。”华说：“这不过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话，说不过去。”徐勉强终席，不欢而散。散后，只剩下刘、高两人，刘的秘书李小帆赶到。高说：刚才华壁臣（华字）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他是要说，鞠老你到北京当袁公的宰相，怎么忘了我呢？我也是要去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的呀!因为仲老一打岔,他言未尽意,殊属遗憾!”相与大笑不止

徐于是年5月1日就任国务卿,自书“后乐堂”一匾,悬于政事堂,盖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思,以示不是来做官。徐就职后不久即通令规定:凡文武官吏在清朝所任大小官职,一律列入履历,与在民国的经历同样视为资历1915年,袁谋称帝已成公开的秘密,徐自始至终无一言劝阻。有一天,袁召徐面谈,问徐:“外间劝进事,大哥知道么?

事可行么?”徐沉默后说:“我不知此事。”袁说:“外间喧传日久,你哪能不知道呢?”徐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袁素知其性情是观望的意思,即未再阿。

袁称帝后,徐托病请辞,袁封徐为“嵩山四友”之一,人朝称臣,不跪拜。徐对人说:“所谓‘嵩山四友’,即永不叙用之意。”谢而不受,因回东四五条铁匠营家中,自书“谈风月馆”匾,悬于书斋,表示不问政治。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请徐与段祺瑞共支危局。是年3月22日,徐复国务卿职,段任陆军总长^①。袁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任内阁总理,徐去职到河南辉县寄居。是年11月,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与内务总长孙洪伊发生摩擦,终因20借款收回中交两行旧纸币案使府院矛盾激化。黎以徐与段关系密切,托徐堂弟世章(时任京汉铁路局副局长)持黎亲笔函,请徐到京调解。徐事先电约驻防保定的曹锟会面。徐由辉县北来,路过保定,曹银戎装上车,列队相迎,执弟子之礼甚恭,并请徐下车阅兵。曹登检阅台,向其官兵先介绍了徐的资历,并说:“徐公历宫中外,文武兼资,道德文章,冠冕群伦。愿率袍泽,追随^①《北洋军闻》载:1916年3月2日,世凯任命徐世昌为国务解。1916年3月23日,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同年4月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徐公之后,为民国造福。”徐在保定与曹錕见面的目的,是给皖系看看,他有实力派为后盾,借以增加调停人的威望。

徐到京后,黎亲往拜谒。嗣经徐通过许世英向段劝说,孙洪伊与徐树铮两人同时去职。徐世昌介绍其好友张国继任国务院秘书长。府院矛盾,乃一度缓和

1917年5月,段被黎免职去天津拒命。张勋、倪嗣冲等联合直系、奉系各督军组织督军团驱黎,议推雷震春(曾任江北提督,系袁世凯之嫡系将领)为督军团团长,雷恐自己的声望不够,不足以号召各方,和张、倪等商议,拥护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帅府暂设徐州,与北京黎元洪对抗。雷、倪等将这个计划,囑由徐之堂弟世良(字瓜农,行九)转告徐征其同意。徐正在考虑时,皖系骨干分子徐树铮、王揖唐探闻此事,急见徐世昌。王说:“大元帅是一个空洞的名义。若以此行使职权,指挥各实力派,就容易和各方面抵触,势必树敌多而骑虎难下。我替老师打算,如其今年屈就大元帅,何必不等着明年总统选举时,竞选总统呢?以老师北洋前辈的声望,各方面对之都有好感,当选总统决无问题。至于联络和招待议员等一切费用,我可以设法在盐务方面筹拨,不用老师操心。”徐因此不同意设大元帅一事。

王、徐两人表面上说是为徐世昌打算,实际是为了维护段祺瑞的21

军政大权。

徐树铮急于驱黎,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

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长万绳拭(原名绳武,后改今名),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

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后再拙梯之计,张并未悟及同年5月间,张勋与倪周冲约各省督军和徐世昌等人到徐州开会,徐树铮代表段祺瑞参加。徐世昌在天津家居,派曾任东省总督署副中军(棉当于副官长)的李席珍为代表,秘密赴徐与第一箱“北洋师爷”徐世昌

会，并亦赞成复辟。先是、张勋在袁世凯生前，曾一再致函劝袁行周公扶成王之事，暗示袁扶溥仪复辟，徐均知之。惟徐主缓进，等候时机成熟再办。徐州会议之后，张勋奉黎命率军入京，路过天津，恰巧阮忠枢亦由京来津。张下车分别会见徐、阮两人。徐、阮均知徐树錡之诡计，但恐开罪于段，不敢明说。阮只劝张说：“听说你要复辟，万不可办。”而徐世昌对张说：“你到北京调停黎、段纠纷，尽管放手去办。惟复辟一事，此时万不可办。这时北京政府由李鸿章之侄李经羲组阁，冀图缓和与段的矛盾。雷震春与张镇芳（曾充河南都督，袁世凯的表弟）借徐世昌未当大元帅与黎抗衡一事，归功于己，向黎要挟，张以盐业银行为后盾愿当财政总长，雷愿当陆军总长。结果，财长由李经羲兼，陆长另委王士珍。雷、张两人大愤，遂又附和驱黎。张勋判北京后，这两个人就找随张来京的万绳拭，鼓动张勋复辟借以驱黎，以泄私愤。万吸鸦片为张勋所特许，雷张两人终日和万在烟榻上酝酿复辟。这时皖系的张敬尧，商得张勋同意进宫向溥仪请安。张敬尧见过溥仪后回见张勋说：“皇帝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这才是真龙天子呢！屈追随我公之后，同心协力，扶保大清成中兴之业。”张勋闻之欣然。张敬尧次日即赶来天津，与段等共谋讨张。徐世昌闻知上列各项情况，即列举内外环境，不利复辟的形势，函劝张勋慎重从事，切勿轻率。及张复辟，任徐为弼德院院长（相当于日本的元老院），徐未就，未辞职。阮忠枢在徐写亲笔信给张后，也赶往北京对张说：“复辟必败。”张笑答“你在大清是邮传部副大臣，今后还你个邮传部侍郎就是了，不必多虑。”

及段誓师讨张，兵临京城，电线绕被破坏，阮忠枢托步军统领江朝宗洽经日本使馆拍电给徐世昌，大意说：“绍轩行为卤莽，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已为国人所不谅,惟出于愚忠,其心可悯。请速向段劝说,从宽处理,勿为已甚。” 繭后徐劝段,并派人到张家慰问,因此北京政府虽明令将张勋撤职法办,然等于具文。1921年,徐与张作霖洽议,拟起用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嗣以苏、赣两省为直系地盘,恐曹、吴两人反对,改任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年余,张勋病故,徐亲往吊祭,涕泪不止。

出任总统后的点点滴滴

徐当总统,系由段支持。皖系要人王揖唐,联络安福国会为之效力。王系徐的门生,徐任东三省总督时,王找徐谋官职,因坐人力车翻车摔断胳膊,住于沈阳医院,王在院中曾上条陈自请出洋考察,由徐资助去欧洲考察军政情况,王在考察途中每月向徐报告一次,俾作参考。王归国后,徐委充奉天督练处职务,因此王为报纂,对选徐总统格外卖力。

当时陋规:新总统到任,例由财政部筹拨150万元,由部长亲身送交总统,作为到任后的零用;总统留100万元,余50万元分给部长。此项恶例系由袁世凯开始,每届总统都是照办。徐到任后,由曹汝霖送交,徐竟全数留下。曹不好意思要,其他阁员也不便代索,形搁置。五四运动时,曹为卖国罪魁,学生激于义愤,将其家捣毁。张志渾乘机提及前事,劝徐给曹一鄧分借资补偿其损失。徐只给曹8万元。

徐任总统时处于两大势力之间,直系首领曹錕与皖系首领段祺瑞都愿当选副总统,徐既不愿其中任何一人当选以受其牵驥,也不愿有个副总统挤掉他的地位。为了两面敷衍,徐派秘书长吴笈荪到保定劝曹说:“总统和兰爷(指曹)、芝老(指段)情同体,都赖大力臂助。惟副总统只设一人,总统左右为难。可否请三爷暂时放弃,总统也劝芝老放弃,以敦睦谊。”曹答:“好!要第一幕"北洋师爷"徐世昌

个副总统于什么?我首先表示放弃,我也劝芝老放弃。”以故终徐之任,没有副总统

当时,人民厌恶内战,痛恨军阀。徐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标榜自己是文治派,以区别于北洋军阀。徐在总统府内设有“晚晴簃”诗社,每星期日为常会。召集樊樊山、易实甫、严范荪赵湘帆等(绝大多数是清廷遗臣)多人,饮酒赋诗。又在周肇祥家设有“画学研究会”,研究国画。酮因有10万元的陋规收入属于借款回扣,或提成之类),即以赠送黄郛,由黄代作《欧战后之中国》一文,得授法国文学博士,因此,尝穿西装革履拍照。

1919年,直皖两系因争权夺利,矛盾逐渐显著,同时段内阁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亲日行为已为人民所痛恨,复因段以责任内阁为借口气势療徐,再加徐树铮的飞扬跋扈,徐亦难长期忍受,遂支持直系主张的南北议和,借以收揽人心敷衍各方。酮以吴佩孚等公开反对段内阁的武力统一政策和亲日卖国行为,徐邀利用曹、吴以制皖系。至1920年3月,吴佩孚自衡阳撤兵;6月间,大兵屯留河南一带,直皖两系战机有如箭在弦上一煞即发。7月,徐借直奉联合反段的机会,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及西北边防总司令职务。旋又敷衍段祺瑞,以大总统令,免吴佩孚第三24师师长职,并褫夺其陆军中将官阶,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同时责曹錕督率无方,革职留任,以观后效。然而直皖战争终于爆发。

皖系败后,徐又处于直、奉两大势力之间,以靳云鹏与曹錕、张作霖均系儿女姻亲,遂由靳组阁,借以联系双方。是年12月间,奉双方均对靳不满,徐同意张作霖推荐梁士诒为内阁总理,并自1921年1月份起补助奉军军费每月5万元。

是年,直系因梁内阁赦免皖系祸首徐树铮等16人一案,及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铁路一案梁内阁训令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不提交华盛顿九国会议公断改由中日双方会外直接交涉事,对梁极为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不满,与奉系的矛盾日益尖锐。徐世昌在就任总统之初,吴佩孚以徐为安福国会非法选出,曾直接电徐称为东海先生,不以总统日之,并斥为五朝元老。徐对吴早怀不满。皖系失败后,吴以全胜之势,首唱召开国民大会,有另选总统之意,虽被锬劝阻徐对之甚有戒心。及吴武力迅速扩充,地盘逐步增多,一再通电反对梁内阁,并指斥梁卖国有据,实际亦连带及徐。徐遂趁张作霖支持梁内阁的机会,密派其堂弟徐世章〔时任津浦铁路局局长、交通次长〕到关外见张,请其派兵入关,拱卫京师,以牵制吴

1922年春,奉军陆续入关,分驻京津一带,与直系军队形成列阵对峙局面。吴于是年4月间,电要奉军退出直隶省境,邀燥发了第一次直奉之战。

徐俟奉军败退至榆关后,下令免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本兼各职,张深恨之,于是年5月通电揭发徐纵横捭阖的内幕。当时徐将原电查扣,外间很少传播。兹特摘录如下

自内阁问题发生以来,中央陷于无政府地位。作霖远处关外,不欲为若何举动。乃徐世昌派其介弟世章及吴秘书长笈荪,先后來奉,谓总统面谕,飭作霖率兵入关,以资镇慑,庶总统对于用人行政得自由处分。当戚从命令,率师出25关。后欲撤兵回防,徐又派像吴两人再三挽留,并谓直军徒有虚名无能为力。作霖与伸珊本系姻亲,岂忍相残,子玉情同袍泽,更非仇敌,苟非丧心病狂,何至兵戎相见。顾以总统之命,违心亩战。自恨菲才,以致丧师失地。及明其真相,方知为人所利用,决计退集滦州,出关自保。徐世昌又①族兄张厚谷当时任张作群的秘书长兼率天省电政督办,日后曾将原电抄件示余,现仅记其大概

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墨

遣使来,劝我再战,一面以命令夺我职权,犹谓歎衍表面此中诡譎,又复谁欺!徐世昌之为人,诡诈百端,惟利是视:臣事满清,欺其孤寡;辅龔项城,萎其付托;嗾使张勋复辟,又从而剪除之;重用安福党人,又段氏下野;信任曹吴,又使作霖以兵铲除。作霖愚昧,为其所卖。自民国以来,屡次变乱,徐世昌坐收渔人之利。外间不察,误以为和事老人,不知其实为导火线也。

战后,徐企图将时局纷争局限于内阁问题,以躲开总统之更易。其老友王士珍,为北洋派前辈,曹錕出其部下,吴佩孚对之执晚之礼甚恭,徐邀请王由正定来京,负资组阁,借以维持其总统地位。乃直系着重于总统问题,徐一计不成,就变更策略,同意第一届国会复会,作为钓饵,主张先议宪法,后选总统。因国会召集费时,而制定宪法又须经年累月,徐因此就能拖延到五年任满而退。曹、吴等鉴于既往,恐再被徐利用,即于是年5月28日,在保定光园召集直系各要人秘密会议,指使江苏督军齐燮元、省长王瑚于29日以艳电致徐,请其下野。31日,第一届国会议员在天津顺直省议会地址开会,由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主26持。众议院议长吴景濂提议通告全国,宣布徐世昌误国殃民。全体议员380余人一致通过,以“徐世昌祸国殃民,障碍统不

忠共和,黷货营私”为罪状,指明其当选总统为违法篡窃,应立即宣告无效。徐即于6月2日以冬电通告辞职,同日又发一冬二电叙述功绩,将九国会议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换得日本交还青岛、赎回胶济铁路,列为功绩之一。电文最后说:“比年以还,劳精疲神,茹辛忍辱,调护群才,而不蒙相谅;遇事退让,而犹以为争;不私一财,不私一人,而疑为虚伪。既已艰茹之备尝,夫何权位之足恋。”同日,徐出王怀庆护送回天津英租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界私寓。王与徐关系很近，但王当日即返京依附于曹、吴方面，徐深为不满

下台后的形形色色

徐当总统三年半多，与袁世凯当总统的时间相伯仲，为民国以来北洋政府时代任总统时间最长的两人。总统月俸3万元，办公、交际两费每月各4万元。徐当总统时，另外由交通部、菸酒事务署每月各补助6万元，崇文门税关也每月补助4万元。这几项公开的收入，每月就有27万元。徐堂弟世章，当时任津浦铁路局局长、兼浦信铁路督办、龙烟铁矿督办、国务院和总统府高等顾问等职，要求徐准其当交通部次长。徐初未允，世章就多日不去见徐。嗣后见面时，又旧事重提，徐因依靠世章密使各方，又曾受其父嘉霖及其胞叔嘉禾的恩惠，故不能不允。

徐下台后，一直住于天津家中，从事著述，自书书斋匾额为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斋”。他平生著述有：《清诗汇》《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东三省政略》、《颜李学》、《退办堂诗集》、《水竹邨人集》、《海西草堂集》、《归云楼题画诗》、《拣珠录》、《竹总楹联》、《藤墅俚言》等，均已整理付印。此外，他仿照李棠阶的办法，①每晚必用小楷亲写日记，积50年之久；又27

有由其弟子章梈秉笔经徐口授的年谱稿，②均于清末民初的史料颇有参考的价值。此两稿现不知落于徐氏何人手中。年谱倘成于七七事变后，徐恐惹人注目，并未刊印。

1932年，伪满洲国出现。徐弟子章梈时在上海，徐电请其①李棠阶，河南人，清同治元年授大理寺卿等，号文潜。死后，有《李文清公日记》传世

②章梈，号一山，浙江镇海人，光绪甲辰年进士。徐任邮传部尚书时，章任职邮传部，系徐的得意门生

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来津助修本人年谱,月给100元。章系宗社党骨干,民国以来往来上海、青岛两地,没有一天不想复辟之谋。自张勋复辟失败后,徐因与章关系密切,曾受到时人的指责。徐为避嫌,曾与章疏远。章此次被徐约来后,名为助修年谱,实际是“拥徐迎驾”不断和一些清室遗臣及在野政客从事活动,借天津“城南诗社”与“侑社”作诗酒相会,几无虚日。章与金梁互相标榜,①刻印合集,为《一息吟》。一指章一山,息指金息侯,暗示:“一息尚存,不忘大清”。集内只绝句诗几百首,每一首都表现出所谓故国之思、遗民之痛。金、章两人每年必派人出关递折,奏报活动情况,主要是报告联络徐系的情况。去人返津时,每次都带不少的钱回来。因此,章根在天津特别一区买了一所住宅。最后次,去人回报:“满洲首脑说没有进关的意思!我也不能随便进关。下次不要再来。”

1937年11月间,章擾在永安饭店作寿,宾客甚多。王揖唐、方若、曹汝霖、华世奎等均到祝寿,我以年家子的关系亦与其会。饭前金梁上台演说,先推崇章耆年硕德,然后重点指出,章有政治抱负,主张君主立宪。现在决定请一老出来讲学,地点在法租界六号路六国饭店,届时另有通知,请大家出席。嗣后没有得到通知,才知道金、章两人同时接到匿名信说:“如果讲学,28即以炸弹相向。”两人从此很久不敢出来。虽“拥徐迎驾”之大计仍在暗中活动,而讲学一事无形停顿。

七七事变后,徐的老友曹汝霖特往见徐,说:“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来压制日本,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和中国打仗。总统(指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即可撤兵。”徐以年老婉辞。曹走后,徐告诉①金葉,息侯,杭州驻防旗,襟洲瓜尔佳氏,曾充清室内务府大,进士徐的门生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其门房：“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嗣后,伪天津市长潘毓桂以徐的胞侄徐一达与其秘书长柯昌泗系儿女亲家,嘱柯到北京见一达,请其转告其伯父,谓:“日本军方的意见,请徐世昌担任华北的领袖。如徐允出山,即以北京市长给一达。”一达谢绝,亦未转告其伯父。不久一达来津,潘毓桂直接找其催问前事,达仍谢绝,并将前后经过转报于徐世昌。徐嘱其立即躲开,徐一达因此去上海住了一年多

1938年,日本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约徐定期会见,徐托病未见。旋由金梁和章梈同往见徐,金说:“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要来拜见老师,请老师先出任华北领袖,一俟部署就绪,再请宣统皇帝到北京正位。老师千万别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徐以年老多病,精力已衰谦辞。金说:“我们来不是为了别的,是为的老师的晚盖,人人都有个晚盖,还请老师有以自见。”徐闻之愤然说:你太浑。”金梁反唇相讥说:“老师才浑啦。”徐坠泪说:“想不到我这个年纪,又碰到这一场。”言罢,拂袖上楼。

金、章两人也不辞而别。

徐于清光绪三十一年阴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一女,恰巧袁世凯的次妻吴氏(朝鲜人)于是月生子克坚,袁对徐说这是天作之合,两人从此成为儿女亲家。以后袁子克坚去美国哈佛大学读29

书,半夜跳墙强奸校长的女几未遂,被开除学籍,徐曾闻知其事。1925年袁克坚回国,吴氏托孙宝琦见徐商议定期进行婚礼。孙见徐,徐以女傻,不能高攀为借口,说当年之议只好作罢。事前,袁的第九子与黎元洪之女亦在小时由黎、袁约为婚姻,黎以袁既死,更不能背信,虽经家人反对,仍许结婚。婚后,夫妻不和,黎女得精神病死。徐知之,故未践约。孙回见是①孙宝琦之女系震世凯的第七子克齐之妾。袁生前曾托宝琦照管家享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氏说：“黄陂(指黎)本不是咱们北洋系，尚且守信，徐系多年弟兄，竟不念旧好，太不像话。哪有拿儿女婚姻大事作儿戏的呢。我一定给老十找个好的。”吴氏闻之，亦斥徐是“人狂人情在”。但徐之亲友，鉴于黎女之死，并不以其悔婚为不当。徐女后嫁冯汝骥之第三子，此子鸦片烟瘾很大，不久夫妇都病死。

徐任东三省总督两年多，内调北京后，宦囊暴累，但对人则表示廉洁自律。他的老友赵元礼①很穷困，一天徐在闲谈中说个人若是没有几百万元，那还算个人吗。”赵认为徐是讽刺自己因无能而受穷，故常对人说：“徐菊人一向三思而后言，想不到这次露了马脚。”

徐家居后，躞书颇有收入。当徐在翰林院时，曾拜户部尚书祁世长之门。华世奎亦为祁之门生。祁世长70多岁，纳妾生子名云驭，祁常抱之对徐、华两人说：“我在风烛残年，又造了这个孽。日后若能长大成人，你等务必替我好好看待。”徐、华两人都面允之。1929年，云驭已40岁，无以为生，特由北京来津求华帮助。华赠100元。云驭又托华代求徐帮助。徐对华说：

你近几年来卖字赚了不少的钱，我虽然也卖字，但收入不多，好照你给他的数目，减半为50元给他吧！”事后，华曾对我说：“你千万要好好的练字呀！若是写好了，比当一任总统还强30啦！”借以讽刺徐世昌。

早在1918年秋，冯国璋与段祺瑞都想当大总统，双方的党羽大肆活动，势均力敌，段才支持徐当选。在选举时，有一议员投了“渔翁

票，这是暗示冯、段鹬蚌相持，徐世昌渔人得利

①赵元礼号友梅，秀才。徐在安福国会筹备时期，曾建议当道在天津指定两个人作国会议员，保荐赵元礼及曹银的五弟曹钧为议员。他们两人后来都投了选徐为总统的票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1939年春末，徐因迷信吕祖，经常参禅打坐，因打坐运气不得其法，热结膀胱，得膀胱炎症，须动手术。天津各医院设备较差，请来北京协和医院的美籍医师夏博士诊断，说有把握治好，但须到北京治疗。徐恐日本方面扣留他，不敢前往，是年夏病故，年85岁。徐有两女，无子，过继世光之子绪直为嗣。

徐殡葬时，潘毓桂送一挽联，有“老臣不眷念幼帝”等语，斥徐不忠。潘另代其姐（南皮祁姓之儿妇）拟一挽联，斥徐忘恩负义，注明潘代拟。联旁注有跋语，谓徐在翰林院时，祁姓之祖在京作官对徐提拔并有金钱帮助，徐在富贵时忘了祁家等语。

盖潘系民国初年京兆尹王治馨贪污案内的过付赃款人，并从中分肥。在审判时，其父潘江（号问楼，翰林，曾任广西知府）曾再托徐求情，从宽判处，徐未照办。潘江因子被判有期徒刑15年，忧郁病死，以故潘深恨徐。敌伪时期，潘又以日本方面的意见请徐出山，徐也没有应允，因此假借祁姓以泄私忿。

（张达骧口述赵钟璞整理）

北洋“师爷”从此发迹青云上

徐世昌雄鸷不如袁世凯，而深沉则过之。初游食河南，时袁31

以贵公子晖弛不羁，倾盖订交，世凯事徐以兄礼，自谓智计不如，事必谋之。甲午（光绪二十年，即一八九四年）后，袁治军小站；徐入翰林，不得志，袁聘为营务处参议。康梁变法，袁诣荣禄告密，因起戊戌党狱，袁竟以此致大用。不数年，徐亦食缘升迁，继赵尔巽督东三省。尔巽为政，俭约积存，岁入达二千万，为世昌铺张新政，不期年而耗尽。己酉（宣统元年，一九〇

九年）袁氏败，党羽皆被斥；独徐不与株连，内转邮传部尚书，大学士，任命内阁副大臣，在汉人中升迁之速，为清代二百余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属

年所未有。

徐世昌虽执政, 每事必密白袁氏于彰德(今安阳)而后行。

川粤汉干路归国有, 四川、沥南人争之甚力, 世昌独主严办, 者官革职、绅发遣, 因以致巨变, 而清室危矣, 或谓与袁氏有成约也。

清亡, 徐徜徉青岛者二年, 屡征不起; 然其曹属从之者均妥为部署, 各有专司, 岂真忘世者乎?

章炳麟自上海入北京, 闯徐尝邀之密谈。故章至京后, 遂扬言治世之才惟徐世昌与李经耳。或谓徐章之晤, 亦袁世凯授意世昌所为, 岂其然乎?

甲寅(民国三年, 一九一四年), 袁世凯既尽废立法机关; 五月, 乃迎徐世昌人为国务卿, 尊之为“相国”。徐谦让若不敢, 而竟不能辞新命。帝制议兴, 徐依违无可否; 然已称“皇上”, 称“皇长子”矣。与人言, 则戚戚然似有深忧, 示意未尝劝进。袁世凯临终鸡咽, 执徐手曰: “吾以家事托大哥, 国事付宋卿②, 诮大哥辅之。”又曰: “吾死天下必乱, 他日此位终属大哥。”盖徐知帝制必败, 故不与其谋; 又利其败, 故不谏, 有意自为也。袁深知之, 故云。

32

后黎段、冯(国璋)段之争权, 皆赖世昌调停, 而争终不能弭。复辟之役, 徐发电贺曰: “日月重光, 薄海欢忭, 矧在老臣” ? 据悉徐曾先预密议, 委弼德院长。戊午(民国七年, 一九八年)秋, 徐为安福国会拥戴, 即大总统职。盖苦心经营至是已十年矣。

①李经羲: 清末任云贵总督, 曾兴办云南新军尊十丸师, 襄元洪任总毓期间, 于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特任李为国务总理; 六月十九日, 李白津来琼, 二十四日正式就职。未久, 张嘯复辟事件发生, 内阁解散, 李去职。

菜: 黎元洪字宋卿。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先是，梁士诒以才略著；一时被有帝制罪名，亟思建树以自湔雪，乃为徐奔走结纳以得位，首倡南北统一之议。徐许之，即命朱启钤与唐绍仪会于上海。忽悟统一必复旧国会，复旧国会则总统人选必生异议，已当选未可必即当选。而段祺瑞势盛，徐树铮复躁急不易制，终为腹心之患。前已以济顺、高徐路，向日押借一千万日元^①，此即选举费所由出也；再选，费不可得，且天下方扰攘，即统一未必可久，不如姑偏安，徐观变为得计。时启钤与绍仪之议已略具端倪，但苦各方责难，难饜所望，因共谋伪为辞职，得留则径专决之。唐绍仪提案虽指责总统非法，然只论选举法，未必即欲废徐世昌也。唐辞职获留，而朱启钤之请却遗允之。命下，朱唐楣顾骇愕，不知命意所在。然徐终不欲居决裂之名，姑以南北和事委李纯，以示羁縻而已。

段祺瑞既谢政，出为参战督办。倚日本借款，购枪炮，编参战军三师，徐树铮以筹边使，领边防军六个混成旅，势甚张，徐患之。会北京学生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结队游行，殴亲日分子曹汝霖、章宗祥，焚其居，以示憾于段祺瑞。徐世昌乃擢用靳云鹏为总理，以离段氏爪牙。云鹏有憾于徐树铮，故亦乐为之用。时是佩孚久戍湖南思归，又以不得督军，深致怨于段祺瑞。

徐世昌稔知佩孚好名敢战，先教之使数电政讨段祺瑞主战非宜；又迳使人说吴佩孚覆段祺瑞以成不世功名。吴鄙弃湖南北归，军33次洛阳；先与参战军争直隶防地，徐树铮亦急修战备，遂启庚申（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夏近畿之战，段祺瑞所将之定国军全军被歼。是役也，张作霖亦会师；殆与曹錕、吴佩孚度长絜大而已，尝致死力于段，然得定国军军资器械独多。

①“前已以济顺、高徐路，向日押借二千万日元”：此系指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八年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寺内正毅内阁代表西原龟三订的《西原借款》中铁路借款的一项内容。济顺、高徐铁路借款于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正式签订。

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徐世昌因段遺王揖唐去上海主持和议，与孙中山相结纳有公约，虑或不利于己，故必欲覆之。而不虞直奉连衡之势成专横有过于段祺瑞；靳云鹏为总理守位而已。昔段祺瑞征颍南，而曹錕经略四笈之命下；后借奉军人关之力以谋复政，而张作霖巡阅东三省之命下。虽致乱长祸遭世诟病，然体制犹存。未若徐世昌之太阿倒持，事必请命也。

徐世昌以直奉争霸不已，而张作霖尤枭雄难制，则力援是佩孚以抗之。湖南军攻武昌，王占元不能支，竟以吴佩孚代王占元。张作霖与王占元交结甚固，斥王占元，意固在张作霖；复苦靳云鹏黷货夺己，卖官私利；而梁士诒能操纵金融，前隙尚在，恐终为已患，思两覆之。目说靳云鹏，谓梁士诒将谋代其位，于是靳云鹏所以诬梁士诒及其党者无不至。

辛酉（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冬，英吉利人所设汇丰银行，资金不充，势将败；乃阴结总税务司，拒收中国、交通两银行钞票，而专行江丰钞票，人民大恐，日持钞票诣两银行兑现金。两银行借于政府之金逾五六千万，实已空匮，遂大窘。靳云鹏思归罪叶恭绰所为，以扰乱金融罪名杀之；张作霖闻之，慨然借四百万金，维持交通银行。张作霖乃诣北京，陈财政危险状³⁴

力举梁士诒当继靳云鹏为总理，可以济时艰。徐初难之，见张作霖意甚坚，始不言。便授意曹錕持异议，张作霖复力白曹錕无异辞，徐世昌始允下命。然徐初意并覆靳云鹏、梁士诒，而不意梁士诒竟柄政，益自危；遂嗾吴佩孚发电攻之，而苦不得指名会梁士诒当国，各国公使例当谄贺；月本小幡公使与梁士诒语及鲁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山东特权转让日本一事交涉事，徐世昌闻之大喜，则命外交总长颜惠庆飞电告知留美利坚三代表，谓日本公使已与梁揆交涉贷款，且将借日款，词旨愴恍。三代表得电惶骇相告，国民代表余日章则急电国人询其状；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徐世昌乃命吴佩孚以卖国为梁士诒罪名，通电屡攻之，复以电寄齐燮元，为吴佩孚响应。复使吴发六省联名通电，语多谏徐世昌，人皆笑之。梁士诒卒不为动，徐世昌计穷，将嗾北平军警逐梁士诒，士诒乃称病去。是时张作霖忿甚，知战祸不可免，则大治甲兵，徐世昌数遣人其虚实，尽以状告吴佩孚，令作战备且自任与英吉利公使谋阻奉军过京奉铁路。吴佩孚自审力不敌，已作巽词谢张作霖，阁事可结束矣。徐世昌忽发通电言，内阁当易强有力者以阻其修好，盖至是徐惟恐奉直不战，战必有胜负，然后卵翼其弱者而操纵之，其用心深险如此。

初战，直军小失利；徐世昌数遮留奉军西路将领张景惠、邹芬，使不能督战。又贿司炮者，一夕耗尽大炮弹数百发，令王怀庆军于丰台，而使人告张景惠；东西接应已中断；于是邹芬走奔张景惠部，杀伤殆尽，张作霖撤兵退据滦州，王怀庆大获军实无算。是役也，直奉军皆致死力，胜负不易决。徐世昌归罪梁士诒、叶恭绰、张弧为祸首，下命速治；而置张作霖不问，盖欲示德，使抗吴佩孚。

初吴景濂赴张作霖之召，议规复旧国会；比归至天津，而张作霖败。乃乘间说曹錕、吴佩孚复国会，以竟统一之功，战乃有名。吴佩孚心动，复怨徐，以王怀庆布防京畿，且阴与张作霖

修好，令退据山海关图再战。欲以董康、高恩洪长财政、交通而徐世昌靳不予。因与吴景濂合力逐徐世昌，时徐方欲以王士珍组阁，得报，狼狈遁天津。徐世昌初意吴佩孚可恃，所备在张作霖，而不意见逐于吴佩孚，人之亡于徐世昌者多矣，而终自亡，岂非天乎。

是时，徐世昌尚有兵三四万人，而遽去者料黎元洪必不敢至。奉军再战可获胜，已可因外交劝告复位；否则难局非吴佩孚及黎元洪之力所能收拾。意欲坐观成败，而不意虚位十日，列强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坐视若无睹，黎元洪竟入北京，计乃不行。然仍留王怀庆军次北京，国会议员尚有利徐世昌资货为之尽死力者，徐世昌虽败，而其志不稍衰；亦一世之雄也。曩者袁世凯身经丧败，遂悲愤发病以殁，以视徐世昌岂不愧哉。

徐世昌老而无子，受制于悍妇，然黷货不休。其弟世光、世襄、世芳、世章，尽据要津，各获数十万金。在袁世凯、黎元洪时，世章以交通次长改充币制总裁，仍领津浦路局，所入于万。至徐世昌时乃大溃其防，呜呼王治馨^①之死为不瞑矣。徐世昌居位四年，获千余万，尽为其属朱某干没，比至天津，仅得公债票百余万数；又与冯国璋死时如出一辙也。

徐世昌所倚为腹心是复孙最谄谀，能得信任；钱能训弩下宠次之，然皆供奔走使令而已。周树模则敬而远之，树模屡不得组阁，见厄于徐世昌，亦与徐世昌离。王士珍智术与徐世昌等，故不甚为用。最忌者梁士诒，故出死力相搏，卒至两败。然梁士诒初实受徐世昌提携，亦尝为效忠，而终于违背：其咎固不在梁士诒，大抵徐世昌善于纵横捭阖之术，时挑入私斗，乘间操纵之以自固，而自用甚坚，故忌人才具。袁世凯之余，摧折人才以至罄尽，卒致众叛亲离，自取败亡。呜呼，任术者可以鉴矣（邓之诚遣稿）

36

后记

邓之诚文如先生，号明斋，又号五石斋，江苏江宁人，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生于四川成都。弱冠入滇，考入云南两级师范学堂，专攻文史，成绩优异。毕业后，充《滇报》编辑王治事：袁世凯称形后，王治馨充第一任京兆尹（时顺天府改称京兆尹公署），以贪污罪，被霰娅以死刑。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主笔数年,对当时国内外政局及清廷腐政,多有论述。辛亥前夕即奔走革命;武昌起义后,又积极参加反袁护国战争,从而结识了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先生应蔡元培之聘,入国史编纂处充《民国史》编纂。一九二七年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先生坚决支持学生抗日反蒋爱国运动。“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北大、清华、师大等校南迁,先生独留燕京,后被日寇以“抗日”罪名逮捕入狱囚禁凡五阅月,苦楚备尝。抗战胜利后,先生重返燕京任教,在此期间,先生反对美蒋反动派挑起之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解放后,先生继任北京大学教授。一九六〇年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远在一九一七年,先生尝欲辑民画以来大事成书;然以当时人物大都健在,内中倾轧、曲折以及恩怨、是非等,以政出多头,论述不一,实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致未获如愿。三十年代末,先生曾撰写有民初以来北洋政府人物事略一辑,题名《铸鼎录》,本文《徐世昌》即其中一篇。文中所书,皆为先生当时目击之事,故能洞察隐微,论述翔实。此次略加修改发表,俾可从个侧面,窥知军阀统治时期明争暗斗的政治局面。

(邓阿1983年6月)

37

四、出任总统纵横捭阖费心机

徐世昌号称北洋军师,中年以后,飞黄腾达,后跻登大总统地位三年有余,与袁世凯一先一后

武一文,在北洋军阀的反

动统治中,起到同工异曲之作用。余家在豫时,与徐为通家至好,余又曾任其总统府秘书,与其亲信左右素稔,并曾为之创立四存学会及四存中学,因而对其任总统前后之原委曲折,得知梗概。

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当选总统之由来

民国5年(1916),徐世昌在袁世凯法宪称帝失败病逝以后归隐河南辉县百泉山,对外故意表示消极,愿优游田园以终天年,自额其居曰“水竹村”,自号曰“水竹村人”,并自镌闲章方

芒鞋布袜从今始”。徐曾约先叔忱由邳至辉,相与徜徉山水,商酌诗文。一次,对先叔曰:“吾与清室及项城(袁世凯)

皆有不可解之关系,如今清室退位,项城故去,吾其安云泉、狎鹿鹤矣!”徐此言乃故作姿态,其实内心方自恃其为北洋元老坐观变化,待机而起

同年11月,徐世昌归隐数月之后,黎元洪与段祺瑞发生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僵持不下,双方皆属意于徐出任鲁仲连,从中调解,乃托其弟徐世章专程赴辉迎迓,徐欣然进京。调停结果,府孙(洪伊)院徐(树铮)均去职,藉息争端。事毕,仍欲返百泉,双方执意挽留,乃就近移居天津。

北洋军阀中,在袁世凯死后有人主张欲“还政于清”者,而日本在华浪人惟恐中国不乱,也从旁推波助澜。张勋在徐州四开督军会议,酝酿复辟,附和者众。然徐世昌毕竟黯者,知复辟之38举必赖有外力支援,爰乘陆宗輿东渡之便,试探日本底蕴,不料碰壁而归。后张勋奉黎元洪召来京调停黎、段冲突,过津时,徐曾告之曰:“时机未至,勿遽举。”张亦首肯。及至入京后,受万绳栻、康有为辈之怂恿,率尔拥溥仪复辟,张自任议政大臣,畀徐世昌以弼德院院长,徐托故不就。不旋踵酬事败,徐赶赴京,为清室谋善后,取得冯国璋、段祺瑞之同意,溥仪仍得居宫禁如故

徐世昌目睹时局变动频仍,袁世凯称帝失效,张勋拥清帝复辟又失败,已知“君主立宪”为大势所不许。面对现实,亟欲统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北洋军旅而掌握之。8月，冯国璋任总统，冯（直）段（皖）之间，盾日益尖锐。徐揆其利害，决意拥段前疏冯，企图借毁排冯，以为己之助。在冯、段对抗过程中，段部下对冯曾拟有策：急进者主张立即由临时参议院另推段或徐世昌为总统以屏除冯，此派以倪赳冲为主；缓进者主张俟总统任满，由国会不再选冯而使之去，此派以徐树铮为主。段采纳徐说。及风声外露以后，社会上一般多厌恶军阀戡戍，欲换一文人总统，各将领也怵于此争彼夺，欲举一超然派者。由是，徐世昌出任总统之拟议，甚露尘上。

民国7年（1918）10月，冯国璋任期满，此前段祺瑞指使安福系议员选徐世昌为总统。其首先唱出拥徐者，实由于徐树铮之大力鼓吹。徐树铮风雅自赏，与徐世昌时相过从，相互唱和，时有大徐、小徐之称。徐树铮推举徐世昌，为段所采纳，此事经梁士诒走以告徐。徐世昌见出山有望，乃由津移京，居于东四五条胡同。当时国会中，安福系议员占绝大多数，以王揖唐为魁首；此外尚有旧交通系，以梁士诒为代表；以及研究系，以籍忠寅为代表。安福系议员皆主张选徐，交通、研究二系自惟迫随于后，况且王、梁皆徐之旧部，籍与徐有乡谊，故皆乐于拥徐。在太平湖预选会中，到会384人，徐竟得票383张，酝酿已禁成熟。民39

国7年9月4日举行正式选举，计到会议员436人，除段祺瑞得5，张謇、毛士珍、王揖唐各得1票，又废票3张外，余425票一致举徐。徐佯示谦让之后，以自己题名照片分赠各议员，藉示纪念。

徐世昌既获选，向南北发出歌电试规风色。其电文以“爱民爱国岂敢后人”为基调，而以“非衰老之躯所能称职”为托词，措词婉转模棱，言外余音其自有抱负，可以就职。歌电发出后，北方各省包括长江三督在内，一致表示拥护，惟独吴佩孚复电请第一箱“北洋师爷”徐世昌

徐先出任南北调停，勿骤就任，于调停中解决国会问题，再由国会选其为总统；西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伍廷芳复电虽同意徐为适宜于总统之人选，但不认为此次选举为合法，劝其先任调停，吴佩孚之言如出一辙。各方虽有异议，徐仍决意就职。当时有忆及徐隐居辉县钜事者，从而诮之曰：“芒鞋布袜从此脱，三海原来水竹村。”可渭谑矣！

任人唯亲和操纵内闾

民国7年(1918)10月10日，徐世昌在冯国璋亲自交代下，继任大总统之职，继续推行北洋军阀之官僚政治。

徐世昌就任总统后，任人唯亲。公府以吴笈孙(世湘)为秘书长，以曹秉章(厉斋)为帮办兼国务院印铸局长，许宝衡(季芑)为帮办兼铨叙局长，朱宝仁(铁林)为收支处长，杨葆益(冠如)为底务司长。诸人皆系徐贫贱之交，初多为一般掾吏，经徐提擢擢拔，执掌公府秘书厅大权。

关于副总统之递选，徐不愿仓猝决定。一则不愿用军人担任，避免随时有被取代之虞；二则虚位留待南方人物（徐属意于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以利促进南北和平统一。故此徐有意延宕。段祺瑞竭力笼络曹锟、吴佩孚，曾致函国会推荐曹锟出任副总统，惟终因旧交通系与研究系秉承总统之意旨，多方作梗，以致选举中辍，副职暂缺。

徐任总统三年多，内阁总理更迭频繁。徐企图大权独揽，使责任内阁徒具虚名，自行责任总统之实，故在其心目中，阁揆人选以无派别之旧日寅僚为第一流，因而首任总理由钱能训(曾任前清翰林、御史、东三省总督右参赞等职)充任。钱任职半载，对于南北和议、胶东问题之对日交涉、以及学潮诸端，穷于应付，且为段系所排挤，遂于民国8年(1919)6月辞职，由财长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龚心湛暂代。总理继任人选,徐属意于其旧友周树模(曾任前清翰林、御史、东三省总督左参赞},但为段祺瑞所反对,不得已乃在固有阁员中求一适当可资利用之人,结果由陆长靳云鹏继任。民国9年(1920)5月,靳又因拒绝日本要求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一案得罪于段祺瑞,被迫辞职^①。靳辞职后,徐先以海军总长萨镇冰兼代,但仍念念不忘于周树模。不久,直皖战争猝起,直胜皖败,靳云鹏在张作霖、曹錕挟植下,于8月再出组阁。民国10年(1921)12月,靳内阁辞职,徐以外长颜惠庆暂代。同月,梁士诒在张作霖之竭力推举之下,继任总理,后因秘密向本接洽贷款问题,为吴佩孚通电揭发,徐虑亨忒扩大,授意梁请假赴津暂避,并于民国11年(1922)1月复以颜惠庆暂代,后又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直至同年6月下台。

推行“和平统一陪

徐世昌就任总统时,欧战濒于绪束,美、英欲与日本争霸东方,故美总统威尔逊及英公使朱尔典,先后向徐提出和平统一南北之劝告,继由英、美、法、意胁日本共同向南北双方作一致之进言,此正合徐意。由于群情厌战,徐即因势利导,先梁士诒组织和平促进会,继而暗示南北知名之士熊希龄、蔡元培等数十人发起和平期成会。一时全国和平空气甚为浓厚,徐邀为中外属望之一人。徐欣然自得,曾顾其左右曰:“和平统一之时机已至,不可失也,中国安危其在此一举乎!”

徐世昌所唱和平统一政策,实蹈袭冯国璋、李纯所走之桂系路线,即欲联合北方有属谊之直奉将领与南方有旧交之桂滇首脑,共同形成形式上之全国统一,所排斥者南为孙中山革命党,^①一说靳云鹗因学生运动等问题,1920年2月起即不到院办公。

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北为段祺瑞安福系而已。1918年10月25日，徐以总统名义颁发和平令。

徐为避免专断之嫌，乃于同年11月15日在京召集督军会商和议，张作霖、卢永祥、倪嗣冲、王占元、陈光远、阎锡山、曹錕等，以及各省区代表先后莅会，段祺瑞亦被邀参加。段优于大势所趋，但言：会议南北不可对等，议事不可涉及国会。诸督军本皆不随牺牲个人军队力量于南北战争泥淖中，惟碍于段之情面，多作模棱两可之词。最后，终于在英、美、法、意、日五国再劝告之下，一致表“服从总统”，“贺成和平”。16日，徐颁布前方军队罢战退兵命令；同时，南方亦在五国劝告下，下令前方各军守防待命。

和议由内阁负责办理，对南北各方面函电悉以总理名义往来，徐则在暗中操持。军政府主张南北对等议和，双方各派同数代表，恰与段祺瑞之主张相违。徐、钱煞费周折，最后只得依南方之议。经协商，南北各派代表十人，军政府避唐绍仪为南方总代表，北京政府以朱启钤为北方总代表。唐在徐任东三省总督时，曾任奉天巡抚，民国后，又为袁世凯之第一任内阁总理；朱在东三省承徐调充蒙务局督办，民国后并荐充内务、交通总长。徐与二人皆夙有寅属之谊，故对此人选尚无异议。

开会前，南方代表首先提出停战不彻底，主要指摄陕、擾闽问题；同时军政府亦以篠电质问徐、钱。缘段祺瑞之南征有援湘、摄闽及援陕之举：在湘方，直军吴佩孚已与桂军谭浩明等达成停战协议；在闽方，李厚基与国民党陈炯明，亦已达成停战协定；惟独在陕西、段所调之许兰洲、刘镇华等部犹援助陕西督军陈树藩与国民党于右任所联合的民军作战。段坚持援陕援闽系属樂匪，徐则命钱复电指出陕西卢占魁、樊老二、高峻、郭坚及福建卢祥、吴四、兰本，皆系土匪，为害地方，应在剿办之列，不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能与内战相提并论。最后,经李纯转圜划定停战区,双方各在区内剿匪,始告一结束。

民国8年(1919)2月20日,和会在沪开幕。会议伊始,唐绍仪首先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及宣布中日密约等三问题。凡此皆针对安福系而发,且暗合徐世昌及英美之心理。关于参战军问题,徐以英、美谓欧战终止毋庸以军队参战为由,商得段之同意,将参战各师拨归陆军部直辖,时陆长由靳云鹏兼任段自无不可。关于参战借款问题,由英、美、法出面迫使日本声明除已交付300万元外,其余不再拨付。关于中日密约问题,徐令将中日军事协定书、中日陆军海军共同防敌两项协定、解释欧战终止日期补充文件共四份寄送交和会。在此三问题外,徐于和会初曾拟以盐余为抵押,发行民国8年短期公债4000万元,亦招致南方代表之抗议,遂暂缓进行。唐绍仪犹力以参战军仍在军事协定不全、陕战未决及公债未止等为由,责北方无谋和诚意,勒限北方作复,并且提出罢黜陕、湘两督(陈树藩、张敬尧)之议。朱启钤自开会以来,心存畏难苟安,但图迁就勿敢折冲,于是率代表向徐总统辞职。至此,了11天之和会于3月2日告中辍。

徐阅朱之辞电,召吴笈孙,曰:“少川(唐)何悍,桂莘43

朱)何蒞!叮复电慰留之。”和谈中辍消息一出,四方纷纷责难:外而英、法、美向徐暨外交部致其劝告;内则直系将领尤其吴佩孚电徐暨全国示其殷望,桂系将领亦同,即社会各团体亦皆奔走号呼,共促和会重开。徐在此中外力量支持之下,贾其余勇以屏除障碍:派议员张瑞玘克日赴陕监视划界停战,并重申陕西停战令;露中日协定全文;民国8年公债中止;改参战军为国防军等。于是,南北和议于4月9日重开。徐世昌千方百计企图取得军政府对其总统地位的承认,但南方军政府坚持要恢复把国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会, 后虽由双方提出一折中方案, 又为段祺瑞及安福议员极力反对, 和议停顿。

及巴黎和约失败, 五四学潮兴起, 南北代表借口一致对外, 又恢复和谈, 并联名电致巴黎中国专使请其拒绝签约。虽如此亦无补统一之时艰。最后唐绍仪又进一步提出8项具体要求, 即:

(1) 拒绝签署巴黎和约; (2) 废止中日间一切密约; (3) 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 (4) 撤换声名狼藉之督军; (5) 宣布民国6年解散国会命令无效; (6) 和会选组政务会议督促和议执行; (7) 和会从速整理决定提出各案; (8) 北方同意上述七项, 即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但朱启钤恐安福代表攻击, 乃要求南方代表先撤除第五项, 其余各项从长计议, 为唐所拒绝, 导致南北代表分别宣布总辞职, 于5月13日和谈再度破裂。

民国9年(1920)7月, 直皖战起, 皖败段退。8月, 徐下令解散安福系, 并通缉其重要分子, 和平统一之北方障碍遂除。惟10月南方桂系失势, 去粤返桂, 岑春煊通电辞职, 并劝告西南各省取消自主, 与中央共图善后, 旋即宣布撤消军政府。徐乘此时机, 颁布南北统一及筹办善后明令, 但为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通电驳斥。其后, 孙中山遁返广州重组军政44府, 并于翌年(1921)4月由非常国会推举, 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此后, 广州遂成为国民党军北伐之根据地。南北双方和议, 至此截然告终。

从和会中不难看出徐世昌之目的乃在于以文弭武, 废督裁兵, 其对南北各系首脑, 承认其实力, 确定其地盘, 畀之以较高官职, 所谓实力安排问题; 继则实行裁兵, 集中兵权于陆军部, 各省省长悉由中央改派文人主持, 各派系首脑人物, 则推崇之为元老辅政, 即其所谓善后处理问题。凡此, 不过沿袭清廷之旧。殊不知各系军阀一味扩兵争权, 跋扈于政, 岂容手无寸铁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之一文人奶意摆布耶

胶东问题之处理

徐本有亲英美疏日本之“远交近防”思想,出任总统后,其所接触者则多为朱尔典、摄开森、韦罗贝等英美人士,以及唐绍仪、颜惠庆诸留美生,自必紧随直系之后,走英美外交路线,与段祺瑞亲日则背道而驰。

民国8年(1919)1月,巴黎和会召开。徐世昌寄希望于美总统威尔逊能主持正义,迫使日本还我胶东;但威尔逊竟以“成约神圣”为由,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及胶州湾所有权利。风声所播,全国沸腾。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而日军侵占山东如故。及至民国9年(1920)4月,日本提出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之建议,虽段竭力表示赞同,但由于爱国学生激烈反对徐怵于难得善果,然置之,事遂搁浅。

1921年,美意图在太平洋与远东争夺霸权,召开华盛顿会议,请中国参加。徐闻知倍加兴奋,命外长颜惠庆主筹备事谓颜曰:“还我东隅,疗我宿疾,终不得不惟美英是赖矣!”在会议前夕,日本又迳向中国政府提出善后8项建议,仍要求所谓中日直接交涉。徐寄希望于美英压制日本,且段祺瑞此时已下台

已无罣碍,故日本两次提出,徐两次均予以拒绝。华盛顿会议上,美英联合对日施加压力,终于达成将青岛交还中国、由中国赎回胶济铁路之协议,于是久悬待决之胶东问题,勉强结束。其为美国所最注意之远东问题,则议定“中国门户开放”,“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之原则,载入美、比、英、中、法、意、日、荷兰“九国公约”,以满足美国之要求。胶东之权益虽赖美英协助收回,然代之各国利益均沾,共同控制中国。徐犹自诩其在均势中“以夷制夷”为得计,实则“以暴易暴”而自不知其害耳!

第一高“北洋师爷”徐世昌

民国8年(1919)5月4日,以北大为首联合北京各高等院校学生,以反段祺瑞卖国及日本授略为目标,齐赴府院请愿及游行示威,出焚烧赵家楼及殴伤章宗祥事件,军警拘捕学生30余人。教育总长傅增湘驰报于徐世昌,徐曰:“学生伤人纵火,大干例禁、然青年咖气方刚,误入歧途,察原其情,宜哀矜而毋惩,论之使知非可矣!”国务院开会时,段系阁员主张严惩,且有人提出关闭北京大学,傅增湘力争谓不可;又有人提议罢免蔡元培校长,傅亦予以拒绝。徐闻而谓其左右曰:“沅叔(傅号毕竟是一读书人!

学运发展如火如荼,由偶发活动转入建立组织,成立学生联合会之总分机构,每日四出讲演宣传,并发起抵制日货及救国储金活动。后又爆发工人参加之“六三”运动。段系党羽京畿卫戍总司令段芝贵、步兵统领王怀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发动大批军警出动弹压逮捕街头讲演学生,两日间拘学生近千人。消息传出,各大城市纷纷罢课、罢市、罢工。最后徐以准辞形式罢免曹汝霖之交通总长、章宗祥之驻日公使及陆宗輿币制局总裁之职,学潮暂告平息

此时,各省奉北京政府关于约束上课、查禁学联之明令,对46当地学运多严厉镇压,尤其段系督军如山东之张树元、马良,福建之李厚基,湖南之张敬尧,连同直隶之曹锐、杨以德,皆助日为虐,逮捕学生,甚且酿成流血事件。各地学潮迭起,北京学生又复停课声授。段系人物力主严峻制裁,于是北京军警学生冲突时起,多次发生殴打、拘捕、羈押爱国学生等情事。徐畏于段祺瑞及日本人之压力,于次年(1920)2月颁布严厉取缔学潮及镇压爱国运动之命令,并公布执行治安警察法。从此,学生与军警之对抗更为尖锐,直至直皖战终,段系失败,学运始告一结束。

徐世昌一向主张学生职在求知,不得过问外事,更不应干预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政治,对学生运动实深恶痛绝。徐在京办有中学两所:一为民国8年(1919)创立之四存学会附设之四存中学,在府右街,以齐树楷任校长;一为民国9年(1920)命教育部接办徐树铮之迁志中学,名成达,在西郊,以傅岳棻兼校长。两校皆严明校规精研国故,督伤学生专心读书,厉禁予闻外事,徐盖欲以所办之学校实现其教育理想。徐于瘡末民初时,曾同意“中体西用”之说,狂子弟入校就学,其介弟世章即系留比学生;及至革命思潮渗入,徐视革命为“过激”思想,即禁止儿孙入校,其两孙即在家延师课读,其痛恨革命以至于此!徐昧于时宜,胶执旧说,自始至终固执不改

措据的财政和丰映的总统薪

徐世昌就职时,面临财政十分困难:日本债款之余额已停止拨付;财政、交通两部收入掌握在安福系之手,以为党费拇注;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税款,但仍向政府催索军饷;历来外债先后到期,债权国促偿急如星火,而国库空空,无法应付。士兵闹饷哗变,数师欠资停课,公职人员欠薪怠工,一片闹穷之声,于民国10年(1921)到高峰。财政部筹款乏术惟有向外交团商拨关盐二税余款,然亦到手即尽。其次是举办短期内债,如民国8年47

1919)发行短期公债4000万元,民国9年(1920)发行整理金融短期公债6000万元,民国10年(1921)为北方五省大旱募集赈灾公债400万元,整理6厘公债5400余万元,民国11年(1922)发行特种盐余库券1400万元,等等。此外,尚有商借零星外债,记得有民国8年(1919)向比利时公司签借200万佛郎,同年向美国签借烟酒借款3000万元,此外还有铁路、军械等借款。凡在内外债到期无力偿付时,辄用借新还旧之法,如民国11年(1922)发行8厘债券9600万元,以偿还旧债3900余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属

万元及内债5000余万元。如此东拆西补,临时补苴,在徐任总统期内,中央财政殆无日不在惶恐之中。

徐对财政有其个人计划,与其英美外交路线以及南北统一问题相互联系。徐原拟与桂系携手促成南北和平统一后,即向四国(英、美、法、日)新银行团借款,由南北商定分配,以裁减军队。又拟俟南北统一后,施行全国财政统一,克服中央预算赤字。詎料南北议和决裂,上述措施自无从实现。

但当时公府经费包括总统个人收入,并未受到财政拮据之影响,反而独自丰腴。缘自清朝时,崇文门税款即归于内帑,民国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亦循例据为府有。徐任职后,派其亲信刘鹤庆任崇文门税务监督,自可予取予求,名日月俸4万元,实际不止此数。民国9年(1920),全国烟酒事务署脱离财政部而独立,徐又派其亲信张寿龄任督办,亦可藉资沾润,名日月俸6万元。此外,公府另有预算经费,由财政、交通两部筹拨,是以公府经费源派不辍。至于总统个人收入更为可观:莅任初,财政部例饷150万元为寿,按月于原薪之外,尚有交际及秘密活动费甚丰,其家用开支一切亦取之于公府经费中遇有举办内外债时自当染指其间,据闻三海之鱼、薪、植、果之48牧人亦兼纳并蓄之。徐任总统后,聚财累暴,在河南辉县田连阡陌,在天津房盈街衢,其企业股票及银行存款更难详其数,至此昔日之穷措大,一变而为百万翁。

诗书画和著作

徐世昌任总统,自命“文治”派,于功名事业而外,以诗文风雅为点缀。兹特就其所嗜好所提倡者,分为四端述及。

日书写绘画。徐素翰院,能作馆阁书体,中年写苏黄字,生平厌碑文体,从不临事。以后改写书谱,恒作楹联、条幅、横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卷诸品，分赠亲友僚属；晚年又常习画，作山水松竹，亦尚清隽。常与商酌者有周祥，设图画研究会于其家。徐作画赠人仅限于简任职以上者，荐任以下一概不予。画每题自吟诗句，积累成帙，自书影印《归云楼题画诗》。

曰制磁藏砚。徐喜置端砚，收藏颇畜，曾出其所藏，将砚之花纹、题识一一墨拓，成《百砚谱》一册。徐任总统后，命九江监督郭世五运用清廷遗留景德镇御窑制作磁器数批，以之作颁赐之用。余家曾先后得数件，其底款皆为居仁、怀仁、颐年、静远诸堂名。

一曰吟诗著书。徐雅好吟咏，即任后设“晚晴簃诗社”于三海，与友人时相酬和，并选清代各家诗，刊印《清诗汇》书，参与之者有樊樊山、柯劭忞、赵湘帆、严范荪、易实尔、吴辟疆、高阆仙、曹秉章及徐树铮诸人。其自撰诗文有；《水竹村人一、二、三集》、《退耕堂诗集》，先后印行问世；尚有《海西草堂诗集》，大半为退职后作，系钞本。

徐更标榜著书翮说，期自跻于著作之林，撚而胸中初鲜实学。著书有：《东三省政略》，为其在东三省总督任内公牍之以及《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等；又整理颜李学说（颜元、李塉），重印《颜李丛书》，编有《四存编》、《颜李师承记》⁴⁹

《恕谷语录》等。以上诸书皆延由王树枏、傅增湘、王式通、闵尔昌、柯劭忞、吴廷燮、贾恩绂、赵湘帆、马吉樟诸学人为之操觚。各书除《颜李丛书》为铅印外，多系雕版本，经理付梓者为贺性存，承办刻印者为北京琉璃厂文楷斋。

徐尚撰有《欧战后之中国》一书。缘徐出任总统后，李煜瀛（石曾）在京办孔德学校及中法大学，李与徐为世交乡谊，后李赴法，向法国当局赞颂徐为文治总统、饱学之士，法人搜以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相赠；然受学位例当有著作，徐乃决定结合战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后形势著书抒发所见。适有公府咨议黄郛、熟悉各国情况，嘱其代笔。黄随写随呈阅，徐命吴世湘、曹秉章、许宝蘅及余审核，随处增益中国史实及儒家道理，不及半载，书即写成，印有中、英、法三种文字版。徐特命朱启钤为接受学位专使，携带此书及珍玩礼物分访日、英、法各国，受巴黎大学学位以归。黄郛捉刀有功，徐赠美金万元，资送出国游历。黄至美国纽约后，公开宣扬徐之书系由已作，后竟以《欧战后之新世界》为名出书将上稿包罗其中，可谓荒唐之至！

曰会文兴学。徐生长中州，原服膺程朱之学，人仕后即觉理学空虚，无补实际，渐向往于北方苦学派颜元、李塨躬行实践之说。及任总统后，首先明令崇褒颜李，奉其人孔庙陪祀，继而编印颜李学说书籍行世，终则创立四存学会（四存者存人、存性、存礼、存治）于京师太仆寺旧址，标榜“倡导笃实学术，端正风会”。四存学会原聘赵衡为会长，赵不就，改聘张凤台（鸣岐），又以李见荃（备聪）为副会长，徐居名誉会长，其总干事职即由余兼任。附设四存中学，校长为齐树楷，后又增设四存小学。其后张凤台出长豫政，四存分会于汴京。

学会为公府所设，故文人政客之流，参加踊跃，一时称盛，无以莲池旧侣为独多，不过皆出于趋炎附势；及徐下台后，学会即门可罗雀，会员纷纷散去。所谓“笃实学术，端正风会”也者，不过沽名钓誉耳。

起居习幔及处世“秘诀”

徐世昌为旧中国封建官僚典型人物之一。位尊而谦和，实则内心倨傲；财饶而俭用，实则习性吝啬；见人平易如也，然语言严谨，极少决绝语；礼节恪守等级，惟对武官武将，则必逊文官等。平日自奉，不烟不酒，食不择味，衣无华饰。徐超居有常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规，以朝班待漏之习惯，黎明即起，每旦按时进入办公室，批阅公文。午间小睡，晚寝亦早。凡书简，不论公务、私事，多作复，秘书、僚属代拟者，亦必亲印推敲字句而后批发。公暇或休沐日，则在府后碧罗春爾楼静坐或作书画。每逢生辰，必却外来馈赠、祝贺，自则照例从公，行符无事。徐任总统，年有余，从无慈违。

徐世昌的处世秘诀，撮其要为四端：一曰圆通。言则留有余地，耐人寻味；行则容可转，随机进退；于人保持不即不离，于事则使八面玲珑，以为左右逢源，不致左支右绌。二曰沉稳。

遇事故守缄默，或故为回避，不即表态，期以“人在明处己在暗”，沉机观变，不到十拿九稳，从不轻易着手；及至有所举动，亦必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三曰柔韧徐主张“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待其力竭而胜之，或乘懈而攻之，事成则功在自己，事败则过归别人。四曰机警。徐决不为天下之先，但亦不甘人后，时机未至，则期待之，促成之；时机既至，则迎头把握之，城府在胸，当机立断。徐宦游历数十年，上述秘诀，行之多验。世固知徐世昌为一阴谋家，而不谙其详，余从之已久，观其就任总统前后的言谈举止，综得其梗概若此也。

被迫下野之经过

51

在徐世昌出任总统之际，北洋军阀皖、直、奉系三足鼎立。

徐初为小站练兵之军师，位在冯（国璋）、段（祺瑞）、曹（锟）之上，后又任东三省总督，曹（锟）张（作霖）皆隶属部下，故资望最深。徐面对三系，运用中枢力量，纵横捭阖，以文制武，保持均势，以维持其个人权位。

自民国8年（1919）上半年至民国9年（1920）上半年之年时间内，为各系地盘之裒多益少，确实煞费苦心。他以边防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

督办委段，以西北筹边使及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委徐（树铮），以满足段、徐之权力欲；张作霖对吉林孟恩远（直系）耿耿于怀徐调孟为将军，而以鲍贵卿督吉，孙烈臣督黑，以邀张愿。徐跃跃欲试其以文制武之术，盖欲限皖系于西北，限奉系于东北，限直系于中原长江。在此均衡基础之上，进而施行其废督裁兵之理想，而军民分治则为废督之先声，徐亦尽心力而为之。北方各省先后均派有专任省长，但其中除王瑚、张凤台二人为徐所自简者外，其他各省皆由督军自保，因此多为督军之亲信，军民分治又从何谈起？不过自欺欺人而已。

及至皖直两系矛盾尖锐，濒乎兵战，不独不受徐之节制，且各欲控制总统以命之，徐之以文制武，成为泡影。自民国9年（1920）半年起，徐不得不改其均势抵制之策，而易之在战争均势中保存权位，以幸迄于任满。

民国9年（1920）7月，直皖战争爆发。徐犹故烦明令双方退兵，以示中央轸念地方之意。皖段固为舆论所不满，然于兵力，实较直系为雄厚，徐亦虑直非皖敌，因而邀奉张人关，以武力调停，助直倒皖，结果皖军大败。段虽倒，徐为利用派系矛盾，对段优礼有加，任其安居北京，尤其对皖系各省督军，不多更动，以保存皖系实力，既以慰段，兼可自植。

院段既倒，直奉两系相争，徐又不得不委蛇于两派之间。徐对奉张则任其饱取边防军械军官，自行增建师旅，并委任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对直系则委任曹錕为直鲁豫巡阅使，以吴佩孚为副使，同时任命李纯为苏皖赣巡阅使，以齐燮元为副使，提升直系旅长王承斌、阎相文、耀南、曹瑛、张福来为师长。吴佩孚自徐任总统以来，一直反徐，此时既胜皖段，乃重申召开国民大会之前议，意在另选总统；徐益恶吴，幸张作霖反对，曹錕斥之而止。吴遂出屯洛阳，埋首练兵，洛阳渐成当时军政重心。吴亦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袭段祺瑞之衣钵，欲以武力统一南北，先行控制中原长江各省再图发展。民国10年（1921）8月，吴升任两湖巡阅使。张作霖满载边防军械以归，扩编帅旅，兵力日盛，原皖系各省残余势力，亦多附奉。民国10年（1921）5月，徐任命张兼蒙疆经略使，热、察、绥三特区归其节制。张对国民党孙中山亦开始联系，以牵制曹、吴。直奉两大势力扩兵争权，徐不过一孤高寡助之傀儡而已。

1921年12月，徐应奉张之意，由梁士诒组阁，吴佩孚通电攻击梁卖国媚外，矛头直指奉张。徐意挟奉张武力胁吴以折之乃改命颜惠庆暂代，继由周自齐组阁，以激张怒，又派吴笈孙及徐世章赴奉请张陈兵京袋，以为中央施令之后盾。民国11年（1922）4月初，军源源进关，旋即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徐又循例下双方各退原防之明令。双方接触后，奉军受挫，其十六师又倒戈，结果战事未及一周，奉军大败，撤回关外。徐深知无论直奉任何一方独盛，皆于己不利，于是不得不一面撤裁奉张巡阅使、经略使职务以讨好曹、吴，一面仍授张以将军，并暗劝张贾其余勇，倾全力再战，犹期能保持均势。徐于遏皖制直中，始终欲引奉张以为一臂之助，至此，奉张侮己之孟浪，怨受徐之最弄，遂发出通电，倾囊倒篋以暴露徐之隐私，并以此为其战败遮羞，然对徐则是一个沉重打击。

奉张败退后，吴佩孚踌躇满志，即与曹錕共筹收拾政局之策。曹、吴深憎徐世昌之计谋多端，乃通电号召恢复旧国会，迫使徐世昌下野。其后，旧国会复会已成定局，然徐仍多方恋栈，吴佩孚乃提出保定光园会议，并授意孙传芳、齐燮元、萧耀南诸人先后通电迫徐下台。后又经徐倚荐长城之王怀庆人府报告光园会议决议，明确全力保护徐之生命财产及其个人一切权利，劝徐从速引退。这时旧国会议员已在津开会，决议徐世昌“祸国殃民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黷货营私”16字罪状,通电宣告全国。徐至此方知开罪于两大势力,为众矢的,其纵横捭阖之计已穷,有辞职告退。同月6月1日,徐回东四牌楼五条胡同私宅,2日入府,借预定为驻英公使顾维钧洗尘之宴,作为仓皇辞去总统告别之筵,当即将印信送交国务院保管,于下午3时半由科宅至前门车站,出京赴津,全眷随行。徐临行,发出冬电二通:冬一电通告全国辞职,由国务院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冬电备述任内经办事及辞职原因,大意谓南北和议未完成,教育实业计划未实现,各系战争未能泯,人民疾苦未得拯,负疚于心,独于华盛顿会议勉克收回权益,尚堪忻幸等语。冬二电出自徐个人手笔,为其总统一任自我总结之官样文章。

(谢宗陶1965年6月)

五、以丈治武力难从心挂印去

前清时代

徐世昌本寒士也。初以教读为生涯,中乡试,乃稍稍知名未几,点翰林,拜张之万门下。清光绪时,以东三省龙兴之地,54

为强邻所逼,非刷新政治无以自救,乃仿关内行省之制,设督抚,徐为第一任总督。

徐既到任,置政治于不问,专一建筑官署,以图畅适私意。

又复纳贿营私,勾结日本,断送种种权力。人相时,庆王内阁成立,奕劻为总理,那桐副之。其时,徐已由东三省入为体仁阁大学士。清廷因调和满汉之故,以徐膺斯职,备员而已。奕劻之贪赃渎职,招权爵,举国之人无不侧目。徐因利其贪以遂己之欲,三人狼狈为奸,同参枢密,有相得益彰之名。庆王同昌公司之股东,徐固其一分子也。瑞澂愧献三十万金,而擢任湖广总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督。端方以价值十万元之古玩，而得重膺。其余如陈夔龙、张鸣岐、蔡乃煌辈，莫不以厚币相献，徐与庆、那皆分沾之。

民国时代

及辛亥革命入民国，徐处处用权诈之手段，以操纵时局，挑拨是非为得计。民初，徐表示仍臣事清廷，以遗老自命。袁世凯屡征其助，徐迄不就，世人遂以高风亮节、忠于清室称许之，而不知徐非不欲仕也，特非内阁总理则不就。虽为内阁总理，而处于国会监督之下，则仍不愿就。然功名心切，长此寂寞，实不能甘。于是，遂怂恿袁解散国会。袁世凯亦以国会事事掣肘、不能为所欲为，得徐之挑拨，毁法之意乃决。国会既解散，徐之目的已达，遂就国务卿之任命。自三年(1914)五月一日就职，迄四年(1915)十月二十七日去职，任职凡一年有半洪宪帝制

徐为国务卿时，国民党之势已微。项城(袁世凯)环顾宇内，莫与为敌，于是帝制自为之心日炽，恐徐或反对之。因于谈论政事之余，慨然谓之曰：“共和成绩如此，国事前途异常危险宜有以挽救之。”徐已揣知项城意旨，乃从容对曰：“天与不取55

反受其祸。若梁燕荪之多才多谋，朱桂莘之勇于任事，皆天生佐命元勋也。”袁大笑曰：“英雄所见，大略相同，此言信不我欺。”未几，而古德诺之文出。此即徐之献计，盖借外人之言，以发生帝制耳。

及筹安会成立，各省攻击之电，络绎而至，徐则不上闻，而对于发电者，则又置之不复。帝制运动日进不已，而各省之反①总统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鼓吹帝制之论文《共和与君主论》第一篇

“北洋师爷”徐世昌

对,亦日甚一日。徐见大势如此,知帝制为全国所反对,不得不急谋脱身,以图自保。乃托故请假,一而再,再而三。项城见其求退之急切,尚以为徐以辈行较先,不愿称臣,故有高蹈之志仍再四挽留,而徐则坚辞。而不知者,尚以为反对帝制而去也。

维时各省,反对之声浪,日益扩充,或劝徐以老友资櫜,向袁进言,徐脾笑而不答。盖徐愤袁之位出己上,大有借此倒袁之意。

由是派其亲信分赴津、沪、粤、汉各地,传播徐反对帝制,冀脱身于事外。而一世枭雄之袁世凯,尚未知为徐所卖也。

嵩山四友

袁世凯改元洪宪后,封徐及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襦山四友”。盖四友之资望,在前清皆出项城之上。徐、赵通籍最早,袁曾为其僚属;李为文忠(李鸿章)侄,袁氏向尝依托其门;张则袁之师也,故得蒙此殊典。然徐反语其所亲曰:“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阳尊之,而阴接之,吾又何贵乎此?”观此寥寥数语,徐之热中可知矣。假如帝制不道反对,洪宪果能成立,则徐款段人郁,三公之位,他人非异。若洪宪中天,则嵩山四友之空衔,徒贻人以口实耳。故徐始终不敢承受,其心思可谓巧矣。

56

变托版命

袁世凯因云南蔡松坡护国讨袁,贵州、广西各省又先后宣布独立,乃再起徐为国务卿,欲藉以缓和各省之反对。由是徐复策杖入都,倚老卖老,以为收拾乱局,舍我其谁!初不料各省因袁之忽而皇帝,忽而总统,益形愤激。“二陈沥”至⑩,袁众叛亲高,愈益愤怒,昼夜焦灼,遂不起。临终,召徐至榻前,以后①四川陈宦、陕西陈树藩、劉南沂芑铭反对袁世凯称帝,促使袁病情影化,时人戏称之为“二陈汤”(中药名)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事托之曰：“菊人(徐世昌字)，余为群小所误，致有今日。幸国事有依法承继之人，可勿置念。宋卿(黎元洪字)虽非粲粲大才，倘得兄与芝泉(段祺瑞字)，如周召之夹辅成王，收拾时局，亦非难事。余所顾虑者，孤儿寡妇之生命耳。余死之后，君当颇念交谊尽力保全之。”言次，于夫人已率诸妾及儿女，趋前罗拜。

徐急答拜，慨然自任曰：“断无后虑，某当以阖家性命担保之。”于夫人等泣谢而退。以徐、袁交谊，如使于帝制萌芽时竭力谏诤，如晓以世界大势，告以国民趋向，袁未尝不能翻然感悟。今乃长恶逢恶，以成其过，致袁责恨以歿，家属亦有岌不保之势，是谁之过欤！而顾以区区顾命为功乎？

不悦龔陂

癸元洪继任总统，徐鄙视之，黎不过一协统耳，安能胜元首之任。乃使余谓黎曰：“北方势力悉在北洋系，君与北洋又素无渊源。东海(徐世昌号)为北洋前辈，君能以师礼事之，则一切难题自有此老为君解排，可无忧矣。”诂意黄驶(黎元洪)固忠厚长者，凡拜门生等事，素不屑为。闻余言曰：“东海功重德厚，本为国家柱石，将来一切大政，正钦藉重主持。即无师弟之谊，余知东海为国为民，如能匡余之不邀，雅不欲形诸表面，以招物议。”我无言可答，返报徐，徐大不悦。自谓

扬历中外三十

年，门生故吏半天下，若黎某者，本卑卑不足道。彼勿自以为位居总统，不受抬举，余看彼之总统交椅，能安坐几时？”后有人举此言以告，黎岸然曰：“余居瀛台之日，早拼牺牲此身。今幸天相民国，共和再造，余乔为元首，纵不为一己人格计，亦当为总统地位计。欲余挂冠而去则可，欲余屈节卑躬，依托东海门墙，必不能也。”

黄陂之语，传入徐耳。徐于是益愤黎之高自位置，遂阴谋倒第一高“北洋师爷徐世昌

黎之计。未几，而府院冲突，东海部下之策士，复从而挑拨之，遂酿成罢段及督军团之祸矣。

督军团内幕

徐世昌欲推倒黎元洪，遂竭力交欢段祺瑞。黎、段原本极融洽，在袁世凯帝制时、曾共患难。然黎忠厚有余，智虑不足，左右之人，不免盗用魁柄。适段又笃信徐树铮，因之府院争权。徐见有机可乘，乃使人语段曰：“何物宋卿，欲欺我北洋团体耶？”

彼不思今日之地位，从何而来？假令项城死后，君不出，而拥戴宋卿总统之位，正不知属于何氏？乃方得正位白宫，便饮水忘源，恩将仇报耶？君其善图之，勿貽北洋团体之羞。”段本武人，又善负气，为徐所激，心益不平，隔阂日深。黎忍无可忍，乃下免段令。而皖督倪嗣冲，忽领衔电请清君侧，除四凶。督军团所谓四凶，即金永炎、丁世峰、哈汉章、黎澍也。此即吾人所盛称之督军团兵谏也，实则由徐发纵指挥之，其心术可谓阴险矣。

暗助复辟

张勋复辟前，曾开徐州会议。此会议非他，即商复辟事。参58加此会议者，为北方各省督军代表，徐及康有为亦告派亲信参加。所不与闻者，惟黄陂及西南各督军耳。及黎为督军团所窘，进退失据，徐乃使余谓黎曰：“督军团势成骑虎，欲解此纷，非张绍轩（张勋字）不可。盖绍轩为北洋宿将，且实力甚大，非各督所能及，得其一言，不啻九鼎，收拾时局不难矣。”黎信之，乃电召张，初不允，再推却，方始应召。实则徐、张早已联络部署妥协，且逆料黄陂之必上圈套，无可解免，故作此三请三却之态也。张既入京，遂藉其威力，逐伍廷芳，用江朝宗，使之副署，解散国会，而继之以复辟。暗幕中为之策划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者，实徐也。

张勋系一鲁莽武夫，粗而无文，安有如许之谋划，且非得北洋系前辈宗社党首领徐之允许，亦不敢冒昧从事也。催徐当日主张，原拟逐渐进行，并不如此草率。不料张轻举妄动，鲁莽灭裂，一至于此，致令全国反对，马厂誓师，助成段氏之名。张率意任性，以至于败。然徐虽恨张之误大事，而当段祺瑞陈兵入都之日，徐则犹为张说项谓：“绍轩此举，君在当日，亦曾预闻。

今若相煎过急，恐其宣布徐州会议之真相，不若纵之为便。”

段然其言，故张勋得以脱难也

薄仪任徐弼德院长

复辟之殊勋，虽属张勋，而发纵指使之力，则全仗徐氏。故薄仪钦授以弼德院长，而使康有为副之。弼德院，无异于日本之元老院。薄仪以徐不愿当第一任内阁议政之名，固几经商榷，而后始有此主张，以位置徐氏也。其时，徐在天津私宅。纶音既下，徐亦居然受之

罗致安福议员

段祺瑞逐张勋后，自诩曰三造共和之功。王揖唐首先劝段自

59

为总统，谓冯华甫（冯国璋）有一部分之实力，更非黎可比，令若拥之，必貽后悔，黎之前车可鉴也。段心韪其言，第为时势所限，未能实行耳。然段虽未用其言，而与王之关系，从此益密切。段既不敢强取总统，乃不得已，而拥冯上台，心实不甘。王知其意，乃自告奋勇，与徐树铮组织安福俱乐部，以期冯代理任满，可由新国会选段。不料，段、王之狼狈为奸，为旁观者稔所知，而大施阴谋，以破坏此举

盖徐之表面，虽十分恬退，而实则觊觎总统之心，较诸他人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尤为急切。其历年来、播弄风潮,主张复辟,皆以不得总统之故耳。今见段氏欲谋当选,受惊非小。遂一面使人劝冯,谓以君之地位,不啻近水楼台,此辈议员,只需金钱,不难役使若牛马也。冯本为河北河间著名土贩出身,在南京时贩卖鸦片,大获其利,腰缠千万,远非段之清贫可比。闻徐言,心为之动。乃遣人四出,以巨资收买议员。徐见冯已上钩,即进行第二步计划,邀又使人语段曰:“君与聘卿(王士珍)、华甫,有北洋三杰之称。

三人中,惟君最具干才,资格亦最深。聘卿不合于流俗,华甫则狗耳。君迎之入都,推为总统,已出非分,乃意犹不足,更思下屈正式总统,以金钱之力,与君争胜负。如为所胜,君之名誉,从此扫地矣。”段闻言,乃召王揖唐面责之,谓其徒以“消一色”三字蒙人,何以议员悉受冯之运动,而背党中之约束?王虽极力剖辩,实则王与诸议员早已受徐之罗致,而为其门墙桃李矣。

故冯、段相争之绪果,徐不费吹灰之力,竟得安福国会举为总统,而在冯、段,尚以为不得之,则毋宁让诸第三者,反以徐之膺选,为聊足快心。埔詎知两人,皆坠入徐之算中也。

徐女有识见

60

老徐取得首座,其女留学美国,闻父已为总统,急驰书谏之大人以垂暮之年,正可颐养自适。平泉草木,足娱远景,何必卷入政治旋涡中,而自貽伊戚耶?此足一失,后悔堪虞。伏望悬崖勒马,早赋遂初。女儿一瓣心香,常绕膝下。窃愿大人恕女戆直,而笑纳之。

徐得女书大怒,以为老夫从政数十年,出处进退,岂小儿女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之所知,乃立异而絮聒耶?竟不之理。后其女复寄书民国以来,五易总统,而法定之任期,则为五年。试看孙、袁、黎、冯,有一人能在任五年者乎?直言之,即民国无在任五年之总统。此想虽涉迷信,而亦未可厚非。大人倘念及此,能勿愾然思退

徐得书,愤其女出言狂妄,乃复函痛责之。

倒段阴谋

安福国会为段所造成,而反产生徐为总统。选举徐之初意不过利用之为傀儡耳。及任总统后,段以责任内阁总理,与清色国会呵成一气,徐绝无实权。况徐利心最甚,诡计百出,不能忍受,思倒段去。于是,外示休休有容,而内则城府甚深。环顾宇内,西南各省,鞭长莫及,固难利用。惟直系与奉张,其势力足以敌段,且联络之,以为己助,其势较易。由是极力交欢于奉直两方。因靳云鹏,直曹、奉张为儿女姻亲,更多方笼络之,以为己用。故段之武力平南政策失败,债而请退。其时,徐竟以靳继之。未几,而衡阳撤防,近畿喋血,直皖战起。洵至琉璃河⁶¹

战,边防军尽行溃散。而赫赫威名二造共和之段祺瑞遂败,内幕中之主持者,固无人不知为徐也。

笼靳狡计

靳云鹏以一炮兵,位至果威将军陆军总长,皆段祺瑞一手提拔。民国八年(1919),徐、段交恶愈深,段愤辞总理,专任参战督办。徐以段门生故吏半海内,其势不可轻侮,可佯为慰留,而不开其本职。始则以龚心湛兼代,而龚正以财政上应付失宜第一蒿“北洋师爷”徐世昌

大受各方面指责，樸被出都。其时，外交陆征祥，内务田文烈均在假内。依阁员席次，应陆长兼代。徐以靳武人，头脑简单，易受指挥，且为新进后辈，驾驭之更易，况可借此以笼络靳氏，使离段而为己用。于是靳第一次组阁，在提交安福国会时，府秘书长吴笈孙进呈咨文，徐于靳名下，亲笔加人：“才大心细，能负责任”八字，以示赏识不凡之意。

靳内阁成立，以徐之善于笼络，颇能以向之喜段者事徐。故直皖之战，靳不为院系出力，亦段致败之因也。然徐之用心，亦良苦至深矣。

包揽权力

除用人本领不如袁世凯，容纳人才之气量，亦不如袁。故历官中外，几至四十年之久，绝少心腹之人。盖以其待人刻薄，故始事之，而终叛之也。其始终相从不离者，自前清至民国，仅一吴笈孙耳。此外，则为王怀庆、张寿龄、殷鸿寿三人。王、殷二人，当徐督东三省时，即已进随左右。王为武巡捕，殷为文巡捕，连成一气，势焰凌人，时人至呼为文武两小总督。及徐继承总统之后，王以陆军第十三师长，兼京师步军统领；殷则被命为左翼总兵，然此差月人不过千元，殷赚其清苦，遂运动调任警察总监。目的既达，事吞剥，殷睹子声名之狼藉，固无人不知也。张寿龄本袁项城幕府中人。袁死，乃改摹徐，工逢迎之术，故深得徐之欢心，乃以烟酒督办畀之。

当是时，王充步军统领，殷任警察总监，张任烟酒督办，军警财权，皆为徐所全包揽矣。

不意，张作霖入京，闻殷贪墨之名，遂当徐面，举殷之过失，力保其党薛之珩代殷，以攫取警权，徐不能却。张乃率萨调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徐，徐优礼之，一面嘱殷自为之计。未几，教潮①发生，徐遂托词告张，谓警监有维持地方之责，值此地方多故，一时不便遽易生手，惟此席终当留以待薛，姑俟事定行之。乃先用薛某为护军管理处处长，月俸五百元，并兼步军统领衙门参议，月俸三百元，以敷衍张作霖面子。

及教潮已定，张急欲得握京师警权，及电徐申前约。徐复以鄂局未定，冬防吃紧等辞以敷衍之。张知徐托故推却，不繁愤然个警察总监算得什么？吾向中枢保荐，不过留徐老头儿的颜面，不然早把姓的撵跑了。”有人闻而告徐，徐知张非可敷衍了事，而殷之终不可留，乃授以鸿威将军，使薛继其后。

未几，殷以失官，抑郁不乐而歿。而张寿龄又复见恶于直系，系举汪士元以代之。至此，徐之私人，惟一王怀庆硕果仅存矣。

利用文治派

民国成立以来，祸患频仍，国民厌戕恶兵之心理，日甚日，徐逆知之，因利用文治派以迎合民意。徐自以为系前清翰林公，遂以文治派首领自命。故与一般遗老，于从政之暇，评量风月，饮酒赋诗。于是，有所谓晚晴移诗社者，专门收罗老朽古薰⁶³

自命风雅之流，如易实甫、严范孙、赵湘帆诸遗老是也。每逢星期，开会一次，分题拈韵，摇头摆脑，丑态毕呈。其舞文弄墨粉饰太平之举，诚堪笑也。

于是，齷齪者流，且偕文治，以作谄媚之具。谓兹值开国之初，尧舜在位，宜选全清诗合刊之，以成一代巨制，如前清之钦定全唐诗，以成一朝盛典。盖徐既设晚晴移诗社，则名公巨①即“五四”运动。

第一“北洋师爷”徐世昌

卿、硕彦鸿儒咸萃于此，不可不建此鸿业，使晚晴榭之盛名，垂千古也

徐闻其言，表面虽深为嘉许，面暗中则笑其人为书呆子，不解世情。乃公不过以文治为幌子，岂真提倡风雅耶？久之，诸文士悟徐之意，别有作用，此项建议，乃无形取消。

设立四存学堂

徐既设晚晴榭诗社，以粉饰文治派首领之面目。于是凑其意者，纷纷不已。汴人张凤台，徐老友也，乃劝其提倡颜习斋之学。颜，名元，河北博野人，有允室弟子李塨（恕谷），亦河北人也。师徒二人，本清之老儒，所讲之学，专务实践，不尚空谈。其学派原未可厚非，使在三、四十年前，从而提倡之，其精神所在，未必无裨实用。今则思潮变迁，情势已异，而提倡颜，以为可以致治，不亦大谬乎？

然徐氏欲粉饰文治，何暇计及于此。始则抬举颜、李，从祀孔庙；即乃就总统万字廊墙外府右街，东侧空地，拨款建四幢楼房，占地近四十亩，设立四存学堂。四存者，取颜习斋所讲之“存人、存性、存礼、存治”是也。以赵衡为堂长，张凤台副之，而犹恐不足以普及也

64

旋以张出长河南，组织分堂于嵩山之阳，且设立中小学，即以“四存”名其校。专以束缚青年思想，以尊孔读经为宗旨。按其课程，读经一门，即列为要目

写字送礼

徐自以为学通中外，书法一道，尤自夸为深得个中三昧。在新华宫中，每日临池挥洒，积至年终，恒有百数以上。分赠简任职以上官员。受之者，必须厚赍送字之人。盖犹是前清赏给群臣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福” “寿” 字之例也

徐与崇文门税务

前清于紫文门设税务监督, 凡属入北京之商货, 崇文门税局例必抽捐。所得之税款, 则供大内之支应。税务监督…职, 为著名之肥缺, 向由亲兼充, 民国成立后, 崇文门之收入, 仍为总统府之支应, 为财政部权力所不及。此中黑幕, 以袁世凯时为最。冯国璋代任, 亦派其亲信张调辰充任斯职。虽人言岌岌, 固悍然不恤也。徐氏在任最久, 以亲信刘鹤庆为监督。表面报告, 每月为供给公府四万元, 实则有民国以米, 崇文门之税收, 从未公布, 亦未厘订管理收支之规则。每月四万元之说, 特欺入语耳。当徐氏将去之前, 因袁乃宽奔走直系方面, 颇著功勋, 拟酬以崇文税务监督。诿意刘得信之下, 使人于徐曰: “总统不念旧情, 必欲夺其饭碗。当将历年以来之内容, 公布于世。虽身受刑事处分, 亦所不惜。” 徐后, 恐其果有此举, 则与己大有妨碍, 遂中止其事。

徐与烟酒事务署

烟酒事务署, 初本隶财部, 督办为特任, 由财长兼任。及徐65

氏为总统, 贪鄙无耻, 惟利是图, 仅一崇文门之税收, 意犹未足, 乃将烟酒署亦收为已有。以张寿龄为督办, 遂离财部而独立, 署设宣武门顺城街。一夕, 忽无故起火。而所焚者, 则尽属账册之类, 余则别无损失。此中黑幕, 不言而喻矣。自火焚之后, 遂迁署于户部街。国会深知其中秘密, 欲提出查办案于议会, 徐闻之, 急令张以巨金打消此案实则提议查办者, 醉翁之意, 固不在酒也。近年来, 京中各机关, 无不积欠俸金, 独公府经费, 不特按月领付, 且秘密费尤难知其底蕴。则以有烟酒署与第一篇 “北洋师爷” 徐世昌

崇文门税收,为特别之供给也。

迨至濯复代理财部部务,与张寿龄极不相投。徐既庇张,靳亦护潘。于是,徐主去潘,靳主去张。卒乃口头声明,两人同时去职。故潘复下台之后,张亦未钻久恋于位。而直系人物汪士元,遂以大有力者之荐,而得此席。徐虽大不便利,然亦无可奈何也。

卖北海鱼

北海者,三海之一也。总统居中海,南海为国务院、北海为公园。北海广约百亩,鱼甚多,徐搜刮之术,精妙无比,即北海之鱼,年亦以二千五百元包卖与鱼商。此戈戈之数,徐尚贪恋之,其他可知矣。

总统夫人出卖三海花果

三海之出产,除北海之鱼外,尤以花木果实为最多。徐氏既卖北海之鱼,于是其夫人亦实行包办主义,凡三海所有之花木果实,包卖于水果店及花店、出售所得,与卖鱼之费不相上下。

而鱼钱则为徐氏所得,花果所入之项,则归之夫人内库所有。

66

克扣薪俸

公府领人之经费,皆按月支取,而分发各职官薪俸,则每月须按四十五天计算。曾有人以欠薪言于徐,而徐则依据《汉书》月得四十五日”之语拒之。自此例开后,徐于公费之中,每阅三月,可中饱一月,虽怨声载道,亦置若罔闻。

买文笑话

徐曾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凡领受学位,须有著作,徐氏年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已衰迈,且出身翰林,只能作文吟诗而已,对于世界大势,绝少研究,安能著书立说!于是,以三万元代价,请黄郛代庖,著《战后之中国》一书,另授与黄公府咨议。黄获此款,即作纽约之游。每于大庭广众之间,对人直言,绝不为徐讳。徐闻而恶之,然亦无如之何。孰意黄狡猾异常,复用本名著《战后之世界》一书,将《战后之中国》,亦包罗在内,而为书中一部分之言。徐窘甚,又因黄远在美,非势力所能及。不得已,愿出巨资,收买黄著版权。黄索价甚昂,未能成交。闻其事者,莫不为之失笑

联络日本

徐以借领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名,派朱启钤为大使,兼历聘各国。而实际上,则注重美、日两国。因对日有经济同盟之活动,而对美则亦思接洽偕款。当时,日藏相高桥,正主张中日经济同盟,以操纵我之财政。朱抵日,携礼物有十四巨箱不仅赠予日皇,凡在位官吏,在野要人,均普及之。维时,留日学生,知朱抵日,恐有丧失利权之行为,遂注意驻日公使及朱之形迹。一日,忽见公使胡惟德,往大隈重信首相私邸,学生因随之行。既至,胡下车,有人捧巨物同下。遥望之,为徐合

氏所写福寿二字。装潢华丽,悉仿宫制。另有珍物多种。皆远代古器。以捧者行走甚速,未能寓目。旋胡与其人,俱入大隈宅、忽有清册一扣,遗落车垫之上,中赠日皇者,有景泰蓝大花瓶、宝鼎、元人真迹、大内古瓷;送原敬外相,及各大臣者,为景泰蓝瓶、静远堂瓷器,及福寿、仁寿、介寿、松寿、鹤寿、益寿等字绣屏;其余如犬养毅、大加高明、伊集院彦等,以及军阀、财阀、皇族,莫不馈赠有差。除日皇前由朱氏亲送外,余皆由胡代送,以避耳目。

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

任亡清太傅

徐以亡清宣统选后，欲效曹操以女妻汉献帝之故智，乃授意世续，请结椒房之亲。世续以奏瑜、瑾两妃，且谓皇室优待条件，欲求永存，非与民国政府之重要人物发生密切关系不可。而两妃皆不以为然，谓：“汉人为后，先朝无此成例。祖宗之法，不宜自我败坏。”世续又请于溥仪，伊意有所属，亦拒绝之。

徐闻之，大愤口：“今日之事，我为政。彼亡国皇帝，乃敢大摆臭架子耶？”左右举徐语以告清室，清室仍无允婚之意。然执拂之太甚，或生他变，乃议晋徐为太傅，以示殊宠，藉维感情，徐意始稍释。盖虽不能得国丈之尊，而太傅之荣，亦聊足解嘲也。

然以民国元首，兼任逊清太傅，舆论大哗。徐见国民群起而攻之，不敢悍然接受。而异数之太傅，又成泡影，心中苦处，不堪言矣。

九六公债

张弧既掌财政，遂有九千六百万盐余公债之发行。是举也固其弥补个人破产惟一之方法，而实则分赃者，大有人在，张固⁶⁸

不能独吞也。当九六公债未发行之时，先有一种一四盐余债券之发行。然僧多粥少，殊不足以使当道尽沾利益。于是，乃有号码重复之计。其馈送公府者，亦为重复之号。老徐初未之知，后以债票行使于市，发觉重码之弊，根究之结果，则出自公府，始末尽情查究。

然徐乃大愤，张弧为掩饰前愆计，又送九四债券五十万元维徐，徐亦受之。及张倒后，董康动大查账之议，在九四公债一部分内，查得少五十万元。举以问钟世铭，钟直言送往公府看样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子，迄未送回。董康乃面诘徐，徐大窘，托词左右遗忘，始得含糊了事

下台原因

当直奉战时，直系已抱根本改造时局之决心，故战胜之后，吴佩孚以东北方面军事，交王揖唐负责，自身则留居保定。曹吴先发表效电，征求国人对于恢复第一届国会之意见，然对于徐之地位，尚有维持到任满而止之意。不料，老徐乃有电令“杨以德阻止第一届议员集

使人收买在粤第一届议员”、“利用

曹、陆、章三卖国贼”及“更动疆吏引起内讧”种种阴谋，为直系探悉，且状有确据。故决定迅速进行，遂开会议于光园，决定抛弃原定之维持徐至任满之主张

第一步，令齐燮元等电清徐下野；第二步，如徐再不省悟，则由吴佩孚率同直系各将领，再申退位之请。倘徐犹恋恋不去则实行兵谏、此即光园会议之办法也。乃派专人来京，将情形告知戍总司令王怀庆，王乃立刻召集警察总监、京兆尹、步军统领等，开紧急会议，将保定方面决议告知。由王去公府告徐，徐见王亦临难变节，不以死力相卫，只得下台。

临别酒宴

69

徐于临下台前二日，犹柬约驻英公使顾维钧，于六月二日正午，在府宴会。孰意六月一日，已为大势所迫，回东四五条本G。至二只后，驱车入府，着手办理移交，派人将印信等，送交国务院管理。至十二时，电令京奉车站备专车。站长答言：须等十二时十五分之津车到后，始能挪出专车。徐令由丰台先拨一辆各用，站长答言丰台亦无。徐不得已，乃姑待之。未几，宾客毕至，遂传命议席。其时，周自齐、颜惠庆、高凌蔚、董康、高恩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洪、罗文干、吴笈孙、李鼎新、张名振等，皆为陪客。原定讨论外交事件者，今乃变为留别宴矣。入席之后，徐向在座诸人曰鄙人与诸君此次宴会，一则为顾公使接风，二则向诸君辞行。”言下凄然！诸人相顾无言

徐又曰：“第一届国会，现拥戴黎黄复职。鄙人正可藉此休养，以终余年。今日一准出府，从此以后，鄙人即与国事直接脱离关系。幸诸君为国尽力。”诸人仍默然，不发一言。徐亦异常快快，故席间殊少谈话。至二时，席散送客，徐氏仍回私宅。

徐决计快出北京，恐有不测之祸。故于二日下午三时半，由前门车站出京。全体阁员及政界要人，皆到站送行。余时为总统府资政，闻讯亦赶往前门东车站。同行者，有王怀庆及卫队一连。其余为孟恩远、吴笈孙、黄开文，全眷亦与老徐偕行。共有头二三等车十四辆，载器具铁篷车三辆。老徐强作笑颜，向送行者作别。徐专车抵津时，有直隶省长公署军乐队、卫队、天津警察厅保安队乐队，在站迎迓。徐到站时，军乐齐奏，兵士均举枪致敬。天津地方官绅，如凌士钧、严智怡、茹锡章、孙凤藻、郑廷玺等，约二十余人，均上车行礼。徐一一答礼毕，诸人即下车。

至七时许，驶抵东站。曹锐、杨以德、吴毓麟等，皆在站迎接。

徐下车与人寒暄时，颇有愤懑之色。遂乘872号汽车，赴特别二区徐世章宅。当晚在宅，请赵尔巽、孟恩远、鲍贵卿等小宴。王怀庆送徐安抵津门后，即返京。

京报社长邵飘萍，在该报曾作七绝两首，题名《弃妇吟》，以讽刺老徐。阅后，特录之：

昔日恩情安在哉？花冠不整下堂来。

临行还顾镜中语，且照新人笑脸开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姬姜憔悴了残年,水竹邨中独自怜
常在君边遭厌弃,后来莫谩再如前
临去嘱托

徐出京日,曾向交通总长高恩洪:“舍弟世章,在津浦路多年,弄得其是不好,还望老弟曲为周全,不要时到不好看地步。”言下甚为怅惘!高含笑曰:“只要公事上办得过去,我自当竭力维持。”徐闻后,为之稍慰。其后,高举发曹汝霖长交鄙时之种种弊窦,独于徐任次长时之所为置之不问,实因老徐一言之力也。

交通部供徐老妈点心费

交通部素称阔绰,竭力报效徐世昌府中,每月老妈买点费,竟达十万元之多,实属奇闻。

徐不去东交民巷遮难

当政局急转直下时,吴佩孚咄咄逼徐。左右皆请徐赴东交民巷暂避,其弟世章及是笈孙尤力促之。且谓黎遇复辟之祸,亦曾出此。徐不允其请。左右又托某公,使通电话于徐曰:“公如有为难之处,此间可以暂屈。”徐即答之曰:“承盛意,感激之至。71若为私人关系,自可趋访,但余为中华民国之总统,果为此举,殊与国家之体面有关,尚请恕之。”言毕,立置听筒于机上,不再多言。

呜呼!老徐此举,可谓差强人意矣,但惜不多见耳(徐鼎震)

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整理后记

徐鼎霖，号敬一，吉林永古县人。清末，先后在黑龙江将军兼巡抚程德全及末任巡抚宋小濂部下任职，官至代理布政使。1919年10月14日，徐世昌任命为吉林省长，交内务总长钱能训阁议通过（理段祺瑞），后成为奉系军阀政客，作为奉系张作霖和徐世昌之间的联系人。北伐战争后，张遁归沈阳，谋自保，在皇姑屯被炸身死。徐失势，在北京地安门南锣鼓巷沙井胡同二号作寓公。晚年，和徐世昌诗酒唱和，认为本宗兄弟，常往来京津间。住所名为“憩回”和大门匾额，均为徐世昌所书。依靠在吉黑搜刮所得购置田地和以北京房产收租为生。徐射霖系前举人出身，文章书法均佳。于1940年春在北京去世，是我大姑父。

《徐世昌当国琐事》是在徐鼎霖署名《憩园存稿》中摘出整理的，系写于1929年夏。其文简练翔实，颇能反映出当时内幕史实。徐下台后，息影津门，一直到死，在民国史中是一个极有影响的人物，此文可供研究民国史者参考。

（王振中198年3月）

附

徐世昌也是戊戌变法的破坏人

72

戊戌变法的前几个月，帝党得悉后党准备布置罗网，阴谋假天津阅兵胁迫废立，便急于设法求全。帝党谭刷同与袁世凯交谊甚笃，认为袁是头脑新颖的少壮军人，可以引作帝党的实力，便向光绪帝前保荐他的将才。光绪帝曾三次召见袁世凯，授以密诏，令他带兵入京，清除后党。袁是机诈反复的奸徒，出京返小站驻地，与机密幕僚徐世昌（时徐任文案）共进晚餐后，将密诏放置徐的办公桌上。徐阅后仍置原处，缄口不言，背手在室内走来走去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去，袁也静坐闭目凝思，迨至更深，徐使停步，将密诏翻过身来，把背面放置案上，退回住宰就寝。袁看见密诏翻过身来了，便会意思索，帝党无权势，不如趁此机会靠拢后党，以求富贵。于是夤夜赴津，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从此袁就成为后党的功臣，扶摇直上，而徐世昌亦逐步擢拔。这段袁、徐之秘密，是袁之亲近从门隙中窥，津门华世杞是徐世昌的表叔，言之綦详（涂培藩）

六、宦海人生是非美丑青史存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徐世昌被称为徐东海，这自然是因其原籍天津的原故。其实徐生长在河南开封，而他生活的地方却在河南的辉县。

众所周知，徐世昌有个雅号，叫作水竹邨人。他给人家作书画画，总把下款落上这么一个别致的雅号。所谓水竹邨，就在河南辉县城西南离城二里多路的地方。他在那里购置了一片稻田，稻田的位置在百泉之下，可以利用百泉的水及时灌溉。百泉是河源头，直达天津，也是当地风景区，每逢夏季，常有一些外国73

人和高等华人前往避暑。徐就在稻田当划出小部分，盖了若干房屋。房屋的周围，挖成渠道，渠道水面种荷养鱼，并在渠道附近栽植绿竹，更在这个风景区内增添了一种情调，俨然是北国江南。徐给这地方取个名字，叫作水竹邨。当然这个水竹邨人并不从事耕种的生涯，每逢各地政客来辉县进行政治上种种交易，都总在水竹邨中秘密会见，并不断举行宴会

徐世昌在给人书画时，还有一个别署，叫作石门山人，却不像水竹邨人那样显露。所谓石门山，也在辉县境内。辉县城西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70余里有一座大山,由山下到山顶,约有一里多路,山势极为陡峭,而山顶却很平坦,面积有几百亩,除了少数种上粮食之外,多栽种树木。树木中,最著名的是香椿,每年椿苗可晒几百斤,味极肥美,成为当地有名的土产。在山路中间,天然生就座石门,凡是上下山的人,都要从石门通过,因此,这座山就被叫作石门山。徐世昌自称石门山人,就是因此命名的。

徐在辉县的私有财产,不仅这一村一山而已。徐世昌在辉县陆续购置的田地早有几十顷之多,但他还感到不能满足。民国十二年(1923年),他又在辉县城西30多里处购置了一个庄子,计16顷,每亩33元,共付出地价528万元。这个庄子原属新乡县王荣光所有,曾任山西巡抚,庄子周围的住户都是卫姓的佃户。徐将庄子买到手后,一律更换租约,仍由原来的佃户继续租,不过这个庄子并未另行取名。

尽管徐在辉县城外拥有田地庄园,不过这个野人、山人,却并不居邨、居山,仍然下居辉县城内。他在城里有一座非常豪华的公馆,其规模的宏阔,建筑的华丽,俨然是北京城内王府的派头。他还觉得面积狭窄,就又向东邻张姓要求,让张家把房拆掉把基地出卖给他。张家虽然也是当地的巨室,可是畏惧徐家的声势,只好勉强同意。徐世昌强买了人家的住宅,还不满意,据他说,他为此付出的买价,要超出一般房屋好几倍呢。

徐世昌并向工商企业进行投资,如辉县附近的卫辉纱厂,徐就是大股东之一。

由于辉县位置在京汉线路西侧,地方僻静,交通却很便利这里土地肥沃,出产丰富,风景秀丽,还在其次,主要是和当时政治中心的北京,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又并不太远。在表面上是求田问舍,外表示并无远志,而实际上既和北京政客声气相通,又便于与各地军阀进行联络,所以他就不惜心血,从事经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营。徐世昌在北京东四五条和天津英租界，都拥有富丽堂皇的大公馆，而他始终把生活的中心放在辉县，就是为了上面所说的缘故

袁世凯的家乡在项城，徐世昌就成了辉县最大的豪门。本地的行政长官(县知事)要想站稳脚跟，首先要应付徐家这个豪门。历任县知事，都因为不能讨好徐家故不安其位。民国六年(1917年)，河南省政府委派我做河南辉县的县知事，其原因就是因为徐世昌的母亲是我妻子的姑母。我在辉县当县知事，一当就是八年。这中间，省政府曾经想保我升任道尹，徐家都不肯放手，只好留任下来。

我在辉县，名义上是国家的官吏，地方的行政长官，而其实我却是徐家的代理人，有时可以和徐家合唱双簧。民国九年(1920年)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徐世昌的十弟徐世章的一封来信。当时，徐世章是京汉铁路局局长。他在信上叫我以辉县县知事的名义，准备一个正式公函，向京汉铁路局呈请，大意是辉县的物产丰富，苦于交通不便，要求路局从京汉线路王坟站修筑条公路，通到辉县的百泉等等。我当然遵照办理。公文上去，京汉铁路局局长徐世章自然立即批准照办，于是这条公路修建起来。徐家的弟兄亲友，今后来往各地便利了，自不消说；由于交75

通便利，当地地价立即蹲贵起来，使徐家的财产无形中增加了不少倍。而徐世章本人因为修筑这条公路，作了一笔大大的报销还从中贪污了不少的公款，在表面上却是他们徐家在地方上做了件公益事业，“造福桑梓”。徐世章在徐家，官威与财产都仅次于世昌，所以亲戚都说他俩是徐家近房十兄弟中的龙头凤尾当时，我和徐家接触最频繁的是徐家的总管事。原来徐世昌在他本人财产所在之地都设有一个管事替他管理事务，对外代表徐世昌奔走接洽，所以俨然也是一个老板。实际上管事的也都是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政府现任或曾任荐委文职校尉级的武官，他们如果领取政府的薪水，徐世昌就不另发工资只给津贴；如果没有其他职务，就由徐世昌开发工资，一般在一百元或几十元左右。他们在经手各种款项时，水过地皮湿，倒有一些沾润。在各地管事之上，还设有个总管事。总管事和徐世昌的关系更密切了。他每天替徐收管各方面信件，查询家内一切的事务，遇事举目意见，请示徐世昌核办。总管事每年至少要出巡一次以上，到徐世昌财产所在的地方视一遍，清理田租、房租和各种收入，并给当地管事办理一切问题。总管事的职权还不仅限于徐世昌家庭内部的事务。徐在各银行、厂矿有很多股份，应有董事名义。这些名义，都由总管事应名，开会时由总管事出席，管事的车马费也归总管事领用。如果总管事现在未任政府任何职务，每月还由徐世昌批给若干薪水。当时徐世昌的总管事朱铁林，因为事务上的往还，和我是极熟的，相处久了，彼此无话不谈。因此，我对徐世昌的出身、历史、为人、个性都从朱铁林的口中，知道了一个梗概。

徐世原籍天津，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自幼随父宦游，户在河南开封小纸坊街。7岁时父亲死去；徐世昌和他的胞弟世光二人，随着寡母度日，境况本极拮据。而母亲刘氏又有鸦片嗜好，活就更艰苦了。刘氏是安徽桐城古文家刘大槐的后裔，日文学很有根底。而封建社会士大夫家庭的读书成名、光宗耀祖思想更是根深蒂固。因此她就想学习欧阳修的寡母画荻教子的故事，决心把世昌兄弟教养成人。生活愈因窘，她对世昌兄弟期望的心情就愈加迫切。

世昌兄弟天赋都很聪慧，在母亲严厉管教下，很早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在诗文方面也有了相当造诣。但因家道贫寒，有钱人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家不背与他通婚。而刘氏选择很严，劳动人民的女儿，她又看不上眼因此，高不成，低不就，世昌直到20岁以后，还没有婚娶。由于一个偶然机会，徐世昌会见了鄱陵县令席元鸾。席对徐的文才大加赏识，特别是徐之相貌使席很看重，认为他将来一定会发达，聘请徐做他的书记，每月致送束修八两。席送他这样丰厚的束修，是别有用意的。因为席有一个妹妹，尚未出嫁，很想和徐联姻，所以才以重金聘请，以便进一步考察徐的人品。相处一个时期，席觉得徐为人规行矩步，不像一般青年人那样恃才使气、儇薄无行，于是就自作主张，把妹妹许嫁给世昌，并表示愿以自己家中财物大部作为妹妹陪嫁。有了这些丰厚的嫁妆，妹夫即使科名蹭蹬，但生活至少可以不峡。

徐结婚以后，席家的财产等于徐家的财产，生活立刻阔绰起来了。徐世昌就带着世光一同进京，参加乡试，兄弟二人同榜中了举人，而世光的名次还在世昌之前。接着又参加了会试，榜发出来，名落孙山，而世昌却连科高中，入了翰林院。这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事。

翰林号称天子门生，玉堂金马，在封建社会似乎是很清贵的。但靠着有限的俸银俸米维持生活，清则有之，贵却并不见得。因此，一般穷翰林都盼望外放，至少搞一个考差，弄点油77

水。徐世昌靠着妻子家里财产，生活相当优裕，还有足够的本钱，可向当朝的亲贵结纳。他虽然打通了庆亲王奕劻的门路，但还没有什么好缺轮到他的头上，于是在翰林院这个冷衙门里一等就等了九年。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徐才接受袁的邀请，到小站担任总理营务处，等于幕僚长的地位。

为什么徐世昌肯以翰林的身份屈就这样一个总理营务处职务呢？这一方面是当时潮流趋向；而更主要射是他和袁世凯的私人第一觴“北洋师爷徐世昌

关系。据我所知,徐和袁本是世交。徐长袁四岁,同在开封居住,据说自幼就意气相投。徐任京官多年,朝内情况比较熟悉,又很有谋路,所以袁邀他去帮忙。而徐又正不甘在翰林院坐冷板凳,所以二人就一拍即合了。

在小站时,新建陆军只有7000人,分驻小站河南、河北。

徐则与袁同住在河北小营盘。徐本来不懂得什么军事,只是替袁策划怎样和京中亲贵联络,并主持一些例行文稿。有关练兵的事,都由下面的督操营务处冯国璋负责。炮兵统带段祺瑞、工兵统带王珍也是和冯国璋在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的学生,在当时都已经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了。行伍出身的老将则有步兵翼长姜桂题、中军张勋等人。曹锟任学兵营统带,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第二期毕业的。和曹同期毕业的李纯,当时是步队兵官学堂的教习。徐在小站,除了袁世凯,就以他的地位为最高,又是个科里出身的太史公,当然很受到这些将领的尊重。

徐世昌在小站担任总理营务处,的确给他今后的政治生活增加了大大的资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徐的母亲在京病故,湖广总督张之洞致送奠仪很厚。徐向袁建议,如能和张结纳,对将来发展很有好处,袁也赞同。徐便以谢礼为名,为张、袁二人撮合。张欣然同意,又对徐致送了一笔很丰的程仪。所以庚子事变时,张、袁二人一致采取保境安民政策,就造因于此。

袁、张二人曾合折奏保徐,得旨以道员任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因为袁世凯在北洋练兵,军权目渐扩张,就想把兵权集中到中央,设立了一个练兵处,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在总理之下,负实际工作责任的名为提调,就委派徐世昌充当。段祺瑞、王士珍等则在徐之下分任军政、军令等司正使。于是徐世昌俨然是清政府中掌握全国练兵大权的首脑人物了。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当时中国人民革命的声浪日渐高涨，一些改良主义分子也在纷纷奏请立宪。清政府为了缓和革命空气，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了五名考察政治大臣赴西洋各国考察宪法，而徐世昌是五大臣之一。在五大臣从正阳门车站动身的时候，遇见了革命党人吴樾行刺。五大臣中只有载泽、绍英受了轻伤，徐世昌等都未受到伤害。但这个事件，大大地震动了清政府，于是在中央成立了巡警部，徐世昌被任命为巡警部尚书，他的地位日渐显赫起来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对东北二省的官制进行改革，徐世昌被任命为第一任的东北三省总督。原来东北三省是满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所以这二省官制与关内各省不同。三省各设将军一人，直属中央。这时为了准备所谓立宪，就废除了将军制度，立三个行省。三省各设巡抚一人，下设五同一道，另设个谘议局。东北三省总督则在三省巡抚之上，统辖三省。总督对于三省用人行政，可以自由管理，事后呈报中央备案，不必奏请核示，中央也不加以干涉，权限显在其他各总督之上。徐世昌能够获得这样高高在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于庆亲王奕助的关系。当时三省的巡抚为奉天唐绍仪、吉林朱家宝、黑龙江段芝贵（后为程德全、周树模）。

当徐任东北三省总督时，袁世凯的兵权已经削弱，他练成的北洋六镇中，

三、五、六各镇都已改归新近成立的陆军部直

接管制。徐世昌借口日俄战后东北三省情况复杂，国防重要，请求将第三镇调至东北三省驻防。第三镇是北洋六镇中最精锐的镇，袁世凯一直把他当做近卫军使用的。徐把这部分力量抓在自巴手里，对袁来说，是替他保全了实力。其实他自特是小站练兵时仅次于袁世凯的人物，很想利用这部分力量，作为自己统治东北三省的基本队伍

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第三镇统制是曹锟，一向只知有袁宫保，连满清政府也没放在眼里，并不十分买徐世昌的账。当时日俄战争方才结束，因为日、俄在中国境内作战时，都想利用中国土匪，扰乱敌人后方所以枪械留在民间的很多，使各处盗匪蜂起。徐世昌责成曹锟这镇人马，扫除境内土匪，各地地方官也都纷纷请求曹派兵协助。

曹感到应付不暇，疲于奔命，对于那些府县官，就懒于敷衍，往往盛气凌人，声色俱厉。有的州县官受到委屈，就在徐的面前告了一状。徐就把曹叫去，大为申斥说：“×××，是科甲出身的牧民之官，你怎么可以那样没有礼貌？”曹还申辩说：“我就有这点子兵，哪里能够应付得过来？而且这里土匪用的是大鼻子（俄）、小鼻子（日）给他们的洋枪，比咱们武器还好呢。打了几次仗，人枪都损失不少，补充不上，我更无法应付了。还得请大帅给多添点人、添点枪械子弹才行呢。”徐知道他是故意搪塞，心里很不痛快，但碍着袁世凯的面子，不好给他过于下不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光绪同时去世，摄政王载沣掌握政权，袁世凯被逐出了政府。而徐世昌因为袁既下台，正可借此冲淡他和袁的关系，减免清政府的疑虑，竟不许曹锟夺情，命他回籍守制，第三镇统制派协统卢永辉护。他想利用这个机会，除去这个不甘心为他使用的曹锟，自己培养一个嫡系的武力⁸⁰

宣统三年（1911年），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不久又升任军机大臣。他任东北三省总督，头尾四年。据当地人说，他惟的善政，就是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总督衙门。他为这个建筑工程，曾经用去巨额的款项，一般人都说他从中贪污了不少，但实际上他从中贪污的钱，绝大部分都已孝敬了庆亲王奕厦。

徐世昌历年来都走的是庆亲王的门路，他这笔钱并没有白花。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清政府为了缓和严重的革命危机，尽量放出实行宪政的空气，成了一个仿佛立宪新形式的内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阁。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两个协理大,一满一汉,满人是那桐,汉人就是徐世昌。这时候的徐世昌,在所有汉人中可说是已经位极人臣,登峰造极。他在政治方面与袁世凯结合,最为深切。现在袁已被迫回到洹上村去疗养足疾,而徐仍能扶摇直上可以想象徐在做言方面具有如何过人的才能了。

【三】

徐世昌善于做官,不仅表现在他能削尖脑袋,往亲贵的门路里钻,鼓足了劲,直线上升地往上爬;更表现在他表面一套,背地一套,里外讨好。他倚靠着庆亲奕劻,博得了亲贵皇族的垂青,几年工夫做了协理大臣;但他一方面,还和放逐回籍、闭门养病的袁世凯暗通声气,传风报信

911年10月10日,武汉的革命军起义了。清政府已派陆军部大臣荫昌,带领北洋军队前往讨伐。但因荫昌为满人,就有人说这是满人打汉人。还有人到处散布空气,北洋车队是袁世凯手训练出来的,非袁亲自指挥,将士不能用命。其实袁世凯早就已通过徐世昌,走了庆亲王奕劻的门路,保荐袁世凯出来镇压革命军。摄政王载沣采纳了奕厦的建议,荐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但袁却拒绝了这个邀请,奕劻摸不出他为什么出尔反尔,只好叫徐世昌秘密到洹上村,去敦请他出山。徐世昌来去匆匆,带同来一个条件:必须由袁出来.组织一个责任内阁,全权处理军政事务。清政府被革命军的声势吓昏了头脑,只好全盘接受。11月13日,袁世凯终于进京,数日后组织了内阁,摄政王交出了国政。这时徐世昌被任命为军咨府大臣,等于是参谋总长。不过这时切大权都已为袁所掌握,军咨府方面,除了每天派个科长到袁的衙门听候咨询以外,对于军队的动员作战计划都没有什么具体安排。而实际上,这时斗争的重心,已经由军事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转移到政治方面去了

时局发展的迅速，已经超过了徐世昌的想象。袁世凯玩弄两面手法，取得了渔人之利。清帝逊位，南北议和，袁世凯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世昌被袁利用，帮助他摄取了国家的政权，而他本人却一时失去了依据，只好扮作清室的忠臣，到青岛去做遗老，观望政局。而袁世凯这时也正尽量把自己装成人民的公仆，对于这位老朋友，因满清官僚色彩太浓，一时也不好表示借重。因此，几任国务总理，都没有轮到他。

民国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似乎已经坐稳了大总统的宝座。第二年的3月，徐世昌终于应袁的邀请，来到北京。5月1日，袁任徐为国务卿。这时，根据袁世凯的新约法，以大总统为行政首长，取消了过去的国务院国务总理，国务卿只是一个赞襄总统处理行政的人。这是袁准备由总统过渡到皇帝的第一个措施，以曾任前清协理大臣的徐世昌出来扮演这个角色，当然再适当不过了。由于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对于前清皇室频送秋波，就使清室又产生了很多幻想，把恢复祖业的希望，寄托在徐的身上。甚至有人以为袁世凯的总统也是过渡，他用徐为国务卿，就在逐步恢复大清帝国。其实袁世凯正准备帝制自为，而徐世昌对于清帝的表示忠诚，也是一种姿态。

在袁世凯筹划帝制的步骤中，曾经颁发了文官官秩令、授卿令，列入上卿者仅有徐世昌一人，地位在赵尔巽等之「」，这曾使徐顾盼自得。但对于袁的称帝，徐却始终不表示赞同。他并非不忘故主，不顾陷老朋友于不忠，拆穿来说，袁做大总统，徐也有继任总统的希望。如果袁竟登极称帝，君臣的大义名分一定，自己就永远失去这个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机会了。因此，他始终采不合作的态度。在袁决定称帝时，他立即请假。而袁公开表示接受帝位以后，他就向袁提出辞职，不久就到河南辉县隐居起来了。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四

徐世昌隐居的生活大概是这样的。他除了原配席夫人以外，有五个姨太太。这几个太太，各有分工。他们饭食是由大姨太太监制的，却由五姨太太间候吃食。每天黎明，徐就起来了，漱洗之后，即用早点。然后由四姨太太陪同游逛花园，赏玩花木回到宅内后再睡两个小时。醒来后，由五姨太太磨墨铺纸，伺候他吟诗、写字、画画。由于五姨太太经常陪他写画，自己也学会了一点绘画，能够涂抹几笔。徐的书画，她也收藏了不少。当时人说，徐的字不如诗，诗不如画。所以徐的画兴最浓。徐每天三餐都由五姨太太服侍。席夫人同另几个姨太太一起用饭，但徐每天的睡眠都由席夫人照料。徐的寝室有两个铺位，一个是徐的，一个是席夫人的。这是席夫人安排的，据说是为了维护丈夫的健康，而几位姨太太，别是年轻的五姨太太，就不免对席怀存恶意了

至于家中一切事务，基本上都由朱铁林和其他管事人等负责管理，用不着徐费很多心思，但他也喜欢管事人随时请示，过问这些家事。

徐在辉县隐居的期间并不很长，就被袁世凯派人前来邀请回

63

到北京去了。原来袁世凯的皇帝好梦难圆，刚一宣布帝制，就遭到全国各省反对。蔡锷在云南首先宣布独立讨袁，各省纷纷响应，最后连亲信汤芑铭、陈宦也在湖南、四川独立了。而袁世凯的部下冯国璋、段祺瑞，也对袁的称帝表示反对。众叛亲离，使袁忧愤成病。袁感到病将不起之时，又想到这位老友徐世昌，特地把他从辉县接到北京来托孤。和徐世昌一道接受托孤“大命”的，有段祺瑞。袁世凯妄想把他窃取的中华民国政权交给他的老友、旧部，继承下去。他发表段为国务总理，并在“金匱”中第一辖“北洋师爷”徐世昌

指定了

段和黎元洪三人，作为继任总统的候选人。曾杠军机大臣的徐世昌和曾兼任第一军、第二军两军统制的段祺瑞、当然都没把黎元洪这个小小协统放在眼里。不过，情势变迁，黎元洪是国会依法选出的副总统，只有由黎继任，比较名正言顺，结果在袁死后，就形成黎任总统、段任国务总理的局面。而徐世昌则无形中取得了这个政府的惟一元老身份

袁任总统时代是大权独揽，而袁死后，段祺瑞却强调责任内阁，把黎当作自己手中随意操纵的傀儡，于是就发生了“府院之争”。在段、黎矛盾中，徐世昌就成为双方属望的和事佬了。和事佬也没有办法调和双方的矛盾，最后酿成了张勋复辟事件。黎元洪下台了，改由冯国璋继任。徐世昌曾对清室表示过自己的忠诚，清室也曾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在张勋复辟时，他却强调时机尚未成熟，并未积极参加活动。因此，尽管溥仪曾经把他升任为太傅，但他总算没有正式下水。所以在黎去冯来以后，他仍不失元老的身份。而且冯、段都是在小站练兵时旧部袁世凯一死，徐就成了他们惟一的老上司了

段祺瑞想要实现武力统

打算先从湖南开刀，派自己的亲

信傅良佐继任湖南警军。冯国璋因为和南方的陆荣廷等人早有联络，根本反对湖南易督，引起南北的战端，最后同意撤换湖南督84

军谭延闿，但也不赞成用傅良佐。段祺瑞就暗示傅请托徐世昌代向冯国璋进言。徐任东北三省总督时，傅良佐由日本士官留学回国，曾经徐派为兵备道总办。傅良佐虽是军人出身，但很有才能，而且办事颇有条理，因此受到徐的赏识，曾派他为间岛办事大臣。由于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渊源，傅请徐出来向冯疏通时，他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段命傅良佐督湘，本来是他对南方用兵的先声。他料定西南各省会对傅表示反对，并可能使用武力，这样他就振振有词，可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以不服从中央为理由,对西南讨伐了ε因此,在命傅督湘同时,就派王汝贵、范国璋带领两个师的兵力,随团入湘,以便乘机向南方推进

冯国璋和段祺瑞曾是小站时代的老搭档、盟兄弟,但现在却已同床异梦,各有打算。冯不赞成对南方用兵,即使要撤换谭延闿,他也不赞成用傅良佐,而想代以他的女婿陈之骥。因为陈和革命党有些渊源,而湖南地方军队又多半是陈旧部,可以利用这重关系,作为沟通南北的桥梁。他碍于徐世昌的老面子,勉强同意了傅良佐督湘,却暗地通过陈之骥,指使王、范等部按兵不动。在西南的军队和湖南当地部队联合向傅发动攻势时,王范的部队倒戈了,傅良佐只好狼狈逃回北京。

段祺瑞对南用兵的头一炮没有打响,冯国璋借此大作文章,亩暗示自己有先见之明,一面嘲笑段不会用兵。段是个极端狂妄傲慢的人,哪里能忍受这种嘲笑,于是先醉陆军总长的兼职,随后又辞去国务总理,拂袖而去,到天津做寓公去了。遗缺却由徐的另一旧部王士珍继任。

在南北对立的形势下,北洋政府内部发生了冯、段的严重矛盾,这是关心北洋集团共同利益的人所一致感到危惧的。于是徐世昌又出来奔走调停,希望能缓和冯、段的矛盾。在段与黎元洪

85

矛盾最尖锐时,曾经集中表现在对德参战问题上。段曾因参酸主张不能通过,愤而辞职。黎去以后,段重任国务总理,才正式通过对德宣战。于是徐就出来转圜,让段重回北京政府,主持参战事宜,冯、段都同意了。于是冯发表成立督办参战事务处,段任督办。督办参战事务处是一个很庞大的机构,下设各处,各部总长、次长,都被聘为参赞、参议,俨然是个与国务院并驾齐驱的机关。但段的部下,特别是号称他的灵魂的徐树铮,仍不满足遂利用他们的机关报纸,对王士珍进行攻击,甚至在头版头条上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以“王士珍认贼作父”作为标题。王士珍在清末曾任陆军部大臣,是个眷念故主、忠于清廷的人,对于民国的官兴趣本来不大。他一向标榜黄老之学,现在因段对他反对,就来了个不辞而别,国璋只好再任段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虽然重任国务总理,但他和冯国璋之间的矛盾却还没有得到统一,仍然在为和战问题争吵不休。这时段祺瑞方面就想运用徐树铮一手造成射安福国会,改选总统,借此扳倒冯国璋。

于是徐树铮建议推选一个在表面上超然于冯、段纷争之外,实际上却又没有武力、地盘,可供自己驱使的傀儡人物。而这个傀儡人物的最适当人选,自然谁也比不过北洋派的元老徐世昌了。

在段派方面酝酿推选徐世昌做下一任大总统的时候,消息灵通的徐世昌早已得着风声。于是,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手段,又次回到辉县,重过他的隐居生活。

五)

徐世昌成为段派理想的总统人选,固然由于他在北洋派中的资历,但主要还是在段派方面有人给他奔走吹嘘,而替他奔走最力的就是日后的特大汉奸王揖唐。

王揖唐原名赓,安徽合肥人,曾中进士,又到日本士官学校86

留学,就资历而言,倒也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他为人圆滑,于辞令,又能写几首诗词,常和文人唱和。他从日本回国以后,就以军事参议官名义被派到东北三省总督衙门供职。徐是个最重科名出身的人,因为王是个进士,诗文都还来得,已有三分中意。加上王对徐极力恭维,把徐拍得十分舒服,就对王大加赏识起来。由于徐的关系,王揖唐才认识了袁世凯、段祺瑞。不久以后,就和徐树铮、曾毓隽等一样,成为段幕僚中的重要人物了。

现在段派需要一个傀儡人物继任总统,于是王就为了报答当年的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知遇之恩，极力推荐由徐继任。当时的安福国会徐树铮一手造成的，徐也同意徐世昌出马。于是，这个大总统就算内定了徐世昌在袁世凯时代，就曾抱有继任总统的野心，现在果然轮到了自己，当然十分乐意。自以为是天与人归，非我莫属了。

但他又半推半就，故作清高，回到辉县，等候以王揖唐为首的段派要人前来再三劝进。当时官场的消息是很灵通的，不但安福派的政客、段派的军阀纷纷来到辉县，连一些找门路、钻空子、拉关系的军政人员，也都像苍蝇逐臭一样，先后聚集到辉县。于是辉县的徐公馆呈现了空前未有的活跃气氛，而水竹邨里自然也就座上客常满，楼中酒不空”了。

王揖唐向徐世昌劝进，不仅打了许多官腔，也谈了很多私话。安福国会在徐树铮掌握之中，当选虽然不成问题，但主要还要靠枪杆子的督军支持。自从黎元洪时代以来，督军团已经成了凌驾在北洋政府上面的一个太上总统。谁要得不到督军团支持别想坐稳总统的宝座。当时督军团的头面人物，首先要推曹錕，因为他掌握了北洋队伍中最精锐的第三师，在两湖又打了几个漂亮仗。曹錕在冯、段两派督军中间，一向可左可右，忽左忽右，捉摸不定。而徐世昌要当总统，必须得到曹的拥护，以免他支持冯国璋竞选。徐、曹二人在东北三省时，曾有一段不愉快的关

系，王揖唐是很清楚的。因此，王建议以举曹做副总统为条件，请他支持徐世昌。近几年来，徐路过保定时，曹錕礼貌虽很隆重，但未见得他已经完全不念旧恶。这次竞选能否得到他的捧场，徐自己的确没有把握。徐是向来讲究出身资历的，以当时的身份而言，让曹当副总统，徐心里也很不舒服。不过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了博得曹的全力支持，徐只好委屈同意了王的建议。这时，段祺瑞一心一意想捧出徐世昌，推倒冯国璋，倒也接受了王的建议，举曹为副总统，作为他拥护徐世昌的交换条件。曹錕正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在利欲熏心，倒是一说就妥了。

经王揖唐往返奔走，徐树铮大力支持，民国七年（1918年）

8月12日，安福国会正式开会之后，9月4日就选举大总统，出席430人，而徐世昌以425票当选。第二天，又开副总统选举会，因到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曹锟的副总统流产了。安福国会本在徐树铮操纵之下，才能以绝大多数选出总统，还有不能选出副总统之理？这本是徐树铮的花样，因为他深知曹锟是个实力派，非徐世昌可比；如果一旦选出他散副总统，将来难免成为第二个冯国璋，处处掣肘。所以借口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就把曹锟搪塞过去。徐世昌对曹本来并不满意，一见曹未当选，正中下怀。因此，既不考虑对曹的失信，更没想到将来的影响，就在民国七年（1918年）的10月10月，兴高采烈地就任了总统。

徐世昌就职以后，头一个接触到的难题，就是南方各省的反对。就在民国七年（1918年）的7月间，西南各省成立了军政府，8月间推定了政务主席总裁岑春煊。岑也是和徐世昌旗鼓相当的老官僚，曾在清政府历任督抚和军机大臣。在徐就职的同时，广州军政府就通电反对，认为是“北京非法伪国会，选举伪总统”，对徐本人也曾发过通电，劝他“遵守约法，勿为人愚”当时的国际形势，的确给徐大总统带来了很好的机会。第88

次世界大战恰好在这一年结束，世界人民已经饱受战争的痛苦而中国人民对于连年军阀混战，更是深恶痛绝，亟盼实现和平在这种情况下，徐世昌就任总统，立即得到威尔逊的贺电，希望他早日谋求和平统一，恢复中国国际地位。这就使徐世昌有机可乘，便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悲天悯人的和平使者。由于大势所趋连迷信武力统一的段祺瑞也不得不随声附合。于是，徐世昌在就职一个月以后，即11月16日，就下令所有前方军队即日停战罢兵。这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措施，军政府也不得不予以支持。这就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给南北议和揭开序幕。经过一番曲折，徐世昌派定朱启铃为总代表，和军政府所派总代表唐绍仪，于次年（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开始举行和会。

根据徐世昌的如意算盘，南北议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南方所派总代表唐绍仪正是他任东北三省总督时的奉天巡抚，是站练兵时代的老朋友。而军政府的政务主席总裁中，岑春煊陆荣廷也都与他很有渊源。而他本人除了保全总统职务以外，一切都好商量，甚至南方提出的取消安福国会恢复旧国会，只要能承认他做总统，他也同意照办。但事情并不按照他主观愿望发展，唐绍仪虽是总代表，但其他几个代表分别代表西南各省各方面的实力，意见并不统一。而段祺瑞把参战军改名为边防军，正用日本武器积极装备；徐树铮也把他从秦皇岛窃来的枪械装备了几旅西北边防军。这一切行动都使军政府怀疑北方政府议和的诚意，一再提出了抗议。而且军政府方面还对段祺瑞与日本缔结的借款、中日军事协定等一系列卖国条约提出反对，主张废除。这是积极投靠日本的段祺瑞、徐树铮等人所难以接受的。因此，会议谈谈停停，没有结果。8月间，徐世昌改派王揖唐为代表。王揖唐虽是徐的亲信，因他和段派关系太深，更加引起南方的反感，会议就停顿下来了

89

徐世昌幻想南北议和成立，一致拥护他做大总统的好梦没有实现。同时，他在北京政府里的日子也更不好过了。徐是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面徐树铮本人自恃徐世昌总统产生完全是他手包办的，国务总理的人选除他面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但徐世昌对小徐（徐树铮）一直视为蛇蝎，他知道黎、段府院之争，就是因为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而引起的。如果让他做了国务总理，岂不要天天带剑上朝唱逼宫？这个总统的日子势必比汉献帝更不好过了。因此，他在当选总统之后，举出一个老官僚钱能训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来组阁。

用小徐当总理, 他的日子固然不会好过, 但不用小徐, 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多少。小徐自以为总理是非他莫属的, 忽然变出个钱能训来, 心里当然很不舒服。小徐绰号小扇子, 惯会煽风点火, 在手里掌握了一个国会, 还有许多机关报作他的宣传机关, 自然更要呼风唤雨, 把北京政府搅得个乌烟瘴气, 把钱能训内阁攻击得体无完肤。凑巧外蒙古方面正在多事, 国外势力进步侵入外蒙, 一部分蒙古王公居然有了取消自治的要求。这又给徐世昌造成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于是他把小徐找来说: “外蒙独立多年, 现在居然有心内附, 正是恢复函土的大好机会。只是外蒙情况特殊, 外交关系复杂, 如果应付不当, 反将引起国际争端。只有借重槃槃大才, 能应付裕如。”小徐本是个好大喜功的入, 徐世昌这番话居然说动了他, 立刻慨然请命。徐就发表他为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让他全权处理外蒙问题。

钱能训搞得焦头烂额, 一再请求辞职, 于是徐世昌就趁经营外蒙的当儿, 决定总理继任入选。他知道小徐是段祺瑞的灵魂, 以段为靠山, 要杜绝小徐的野心, 只有从段祺瑞方面作文章。在段祺瑞的左右, 能够和小徐同样得到段的信任的, 只有靳云鹏。

90徐以为靳是山东人, 军人出身, 头脑比小徐简单得多, 对自己又向恭顺, 如果用靳为总理, 段祺瑞方面首先没有问题。而小徐碍着段的情面, 自然也不会像反对钱能训那样无所不用其极了。

于是徐就试探地一步一步做下去。先用靳为陆军总长, 随后命代理总理, 最后就正式任命靳为国务总理, 仍兼陆军总长。徐用靳云鹏, 自然也收到了一部分效果。因为靳对徐很尊崇, 把他当作老长官看待, 过去常见的府院之争, 不再发生了。

小徐对于外蒙的经营, 是费了一番心计的, 但是不甘心老死异域, 总是不断在北京城里出现。由于他对外蒙软硬兼施, 外蒙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活佛曾在⑩19年11月17日请撤销自治。小徐自以为建立了不世的奇功,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了,洋洋得意地回到北京来述职。徐、靳对他恭维了一番,又派他为四封专使,叫他回到库伦,持册封典礼。

徐树铮真不愧他的小扇子的绰号。每逢他回到北京,北京政府或多或少就要发生一些波澜。小徐常在公府见徐,每次总要提出若干意见。这些意见,都是他的职业范围以外的。小徐照例说,这是段督办的意思。徐世昌明明知道不是段的意见,但每逢问到段,段就说:“树铮所说就是我所说的,一切由我负责。”常常使徐下不了台。

当然,这些情况,老练的徐世昌并不是毫无预见的。他在就任总统之初,就看出北京政府实力基本上掌握在段派手里,如不制造第二种或第三种力量,使实力得到平衡,他只有低头做段祺瑞的傀儡,这是他决不甘心的。因此,他一上台就从中运作。他首先看中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徐世昌一直认为,东北三省是他发迹的起点,张作霖也算是自己的旧部,很想抓住这部分力量。于是徐就职之后不久,就发表张作霖为东北三省巡阅使。徐联络奉张,靳云鹏也很愿意,因为他和奉张还是儿女亲家。

奉张究竟在关外,也不是北洋嫡系,徐还想在北洋集团内部

扶植一派新兴力量。这时曹錕的部下第三师师长是佩孚在湖南,声誉日渐抬头。徐世昌任东北三省总督时,吴正在曹錕部当管带,曹通过中军王怀庆向他土书言事,得到他的嘉奖。吴现在湖南高唱和平,和自己的口号一致,可以利用,何况第三师正是自己当年出关时所带部,更是顺理成章了。吴佩孚又是靳云鹏的学生,还有山东同乡关系,于是徐、靳秘议结果,就想培养曹錕,特别是吴佩孚这部分力量。因此,每逢政府内部有什么情况,都由靳向吴通风报信,尽量向吴佩孚介绍安福派祸国殃民、第一篇“北洋师爷”世昌

徐树铮专横跋扈的事实。吴佩孚对段派本来心存怨恨，有了总统、总理撑腰，胆量自然就更大了。他经常在湖南发表政见，演说文章，俨然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

民国九年(1920年)，靳云鹏因为不堪徐树铮的压迫，呈请辞职，并将这种情况暗地通知吴佩孚，希望吴能做他后援。吴果然回电表示对老师大力支持，从湖南撤防北上，并通电攻击徐树铮和安福系，在电文中列举了“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以下杀上、以奴欺主”六大罪状。这个通电立即得到张作霖、李纯等人的响应。徐世昌看到通电，暗自得意，借口避免内战，除了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等本兼各职，调任为威远将军。徐世昌这个决定，事前并未征求段的同意。段的内心当然很不舒服，凑巧小徐这时又从库伦回到北京。

在小徐鼓动之下，段更认为徐世昌的命令毫无道理，决定用武力对待，于是在7月间就爆发了直皖战争。

在实际作战中，段经不住第三师的一击，加以奉张的协助，皖系很快垮台了。段祺瑞碎职下野，徐树铮等都列名祸首，连拥戴徐世昌的功臣王揖唐也同样遭到通缉。靳云鹏仍旧回任国务总理。

段派失败以后，以曹、吴为首的直系和奉张成为北洋政府中

92

对峙的两大实力派。徐世昌仍想使用他的老一套办法，让直、奉两系保持均势，他可以左右逢源。不料李纯自杀了，张作霖推荐张勋继任。张是徐世昌的旧部，关系很深，但因有复辟一重罪案，不敢冒然同意，乃改任齐燮元继任。曹、吴很满意，而奉张因此大为失望。这时，直系势力已经扩张到两湖，徐想抵制下，就在民国十年(1921年)12月，接受张作霖的建议，任命梁士诒为国务总理。吴佩孚立即通电反对，指出梁是洪宪帝制的余孽，又和日本有所勾结，做了不少卖国活动。于是直、奉两系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矛盾日渐尖锐,终于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爆发了第次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胜利而告结束。徐大总统只好把责任指在总理梁士诒和交通总长叶恭绰等人身上,声称要撤职法办,还下命令免去张作霖的本兼各职,听候查办。结果是奉张宣布东北三省独立,并对徐世昌的出尔反尔,大肆攻击了一番。

徐世昌这些措施,固然得罪了奉系,也不能讨好于直系。这时吴佩孚提出了法统问题,主张恢复旧国会。安福国会既然不能存在,其选出的徐大总统自然也就无所附丽了。这时,徐世昌已经在总统宝座上盘踞了将近四年。民国十一年6月1日的夜晚,徐世昌的胞侄徐一达接到了一个电话,据说是吴佩孚办公室钱少卿打来的,叫徐即日迁出总统府。徐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但事已至此,也只好立即召集紧急国务会议,说:“我任期未满,但现已不能执行职权,只可依法交由国务院摄行职务。”当天下午,他就由卫成司令王怀庆护送出京,回转天津英租界的住宅去了。

六}

徐世昌的名下,有许多庞大的著述,如《清诗汇》、《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先哲传》、《东三省政略》、《颜李丛书》、《退耕堂93

诗集》、《水竹邨人集》、《海西草堂集》、《归云题画诗》、《拣珍录》、《竹窗楹联》、《籍墅俚言》等等。他还在河南辉县创办了个农业中学,在北京又办了一个四存中学,还是四存学会的创办人,似乎还是一个热心文教事业的人。因此,有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常在他面前说:“总统是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啊!”其实熟知内幕的人都知道,这些著述,绝大部分都不是这位太史公的呕心沥血之作,而是剽窃别人的。他在东四五条曾经自设一个编辑机关,由他的秘书长吴笈孙总其成。在这个编辑机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关里,用有十几个编辑、十几个抄写人员,另有一个管事办理杂务。编辑每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的报酬,而抄写人员则不过三四十元而已。这些编辑、抄写的人,每天东抄西袭,编凑起来,用徐的名字出版。甚至徐的友人把文稿、诗稿送请他过目,他认为鹬有可取,也分别编入他的诗文中。因此,这些熟知内幕的人,少不得要在背后嘲笑他说:“什么等身著作,不过是欺世盗名罢了。”徐世昌仅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是胞弟世光的儿子过继的,家中就称之为大少爷。大少爷生有两个儿子,就是徐世昌的孙子了。徐的子女从没有人过学校,两个孙子也只请了个老先生在家里教他们读一些四书五经之类。徐的亲友因此在背后讽刺说,老头子的子孙不进学堂,却要办什么学校来教育人才,说他不是徒有虚名,其谁能信?

他所办的四存中学,其国文科教员,必须是在前清有过举人,士等功名的人。学生要读经书古文,作策论。这样重视古文的中学,在当时除了四存之外,只有个正志中学,那恰好是徐最头痛的徐树铮所创办的。他俩在政治上虽是对头,在这一点却一致。

清代颜习斋(名元字浑然,人称习斋先生)曾著存性、存94学、存治、存人“四存编。颜习斋的弟子李恕谷继承他的学说,后人并称颜、李。命名四存,就是尊崇颜李的意思。徐世昌于民国八年(1919年)曾经以大总统命令,将颜、李二人从祀孔庙。

民国九年(1920年)春天,他创办四存学会;民国十年(1921年)1月10日,成立四存中学。徐世昌创办这个学校,用意是明显的。学校成立之时,首先订了特别戒约,要求全校遵守。这个戒约说:前呈学则时,曾奉徐总统手批:无论职教员学生,均不得谈及校外之事。本校尊重颜、李,注意实行。自修之不暇,何暇及外。职教员及各班学生,务各禀遵徐总统示戒之意。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如有干预校外事者,即予屏斥。凡我同人,应与各班学生共守之。”该校还颁布了普通规则八条:“1.本校学生,对于师长须敬谨谦逊,服从训告。2.对于同学,宜和厚亲爱,普则相劝,过则相规。3.学生宜习勤习俭,养成耐劳质朴之习惯。4.学生宜注意卫生,不准吸烟饮酒。5.学生宜注重公益事项,不准损坏公物。6.学生宜屏去酬应,专心学业,非有重要事项,不准请假。7.学生不准擅开会议,聚众要求。8.学生不准挂名党籍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徐世昌因病死于天津私宅,时年84岁

(周从吾1965年3月)

95

第一篇“北洋师爷”徐世昌

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錕

也是贫穷出身,人称“曹三傻子”,徒步街头贩布糊口,干脆去当兵。小站练兵,袁世凯视如心腹,升任三镇统制,北洋军中之重,从此显赫。精兵在握,叱咤风云,军阀混战屡逞雄威。野心膨胀,贿选总统,因人指责,世人嘲笑。兵败受囚,被迫下野,威风不再,聊当寓公;痛泻汉奸,不当日本走狗,晚节名囊。

“一条穷狗”北洋三镇发神威

1862年(同治元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天气异常寒冷天津大沽贫穷造船工曹本生家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年迈的祖母

母望着窗外3尺多厚的大雪,想起今年是壬戌年,这孩子该是属狗的,便皱着眉头叹了口气说道:“咳,大冬天,又来了一条穷狗

祖母说的这条“穷狗”就是曹錕。

曹錕的父亲曹本生,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以维持这个10口人之家的生活。尽管曹家经济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慈直,为人要强,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也巴结着供孩子们识几个字。因此,曹錕兄弟几人,多在幼年读过几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年私塾。

曹16岁时, 父亲让他学造木船, 曹锬不肯, 叫他学做农活, 他也不依, 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因家中贫穷, 买不起辆手推车, 曹锬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曹锬性情豪爽, 爱交朋友, 喜欢武术, 好酒贪杯, 喝醉了便席地而卧, 有时街上些顽童就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当曹锬酒醒后发现钱没有了, 只是一笑了之, 从不追问。所以大沽一带的人们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

父母见曹锬不成器, 便在他17岁那年托人说媒, 将西大沽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郑氏长于曹锬两岁, 相貌平平, 但为人通情达理, 过门后上敬公婆, 下疼小叔小姑, 对曹锬更是十分体贴, 小两口和睦睦, 很少口角。

日, 曹贩布到保定城门, 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 不但没让进城, 反而被他们谩骂嘲笑一番。曹锬无端受辱, 窝了一肚子火儿。他想起自己寒来暑去, 历尽艰辛, 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 于是他暗下决心, 立志从戎。

1882年, 20岁的曹锬应募入伍, 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曾到朝鲜参加中日战争, 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 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骨干。之后, 曹得到袁的器重, 于1907年 (一说1906年) 任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民国成立后, 曹任陆军第三师师长, 曾于护国战争时率军南下四川, 与护国军作战。袁世凯死后, 北洋军分裂为直皖两系, 曹在两系暗斗中, 脚踩两只船。在冯国璋死后, 成为直系首领, 相继取得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 成为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1923年, 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的曹锬不顾直系主力吴佩孚的反对, 策划了贿选总统的丑剧。他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 收买了许多无耻议员, 于1923年10月, 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成为备受国人唾弃的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锬。

骂的“贿选总统”。不久,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曹锟及直系的势力日益削弱,直系内部也四分五裂,终于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赶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军事生涯。称雄中原的直系也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驻保定期间胡作非为

1916年9月曹锟任直隶督军,到1923年10月他贿选中华民国总统期间,曹主要驻在保定,保定成了直系军河的大本营直皖之战、第一次直奉战争及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谋划决策的。现择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为,从侧面反映曹的面貌。

反对爱国学生的进步活动曹锟驻保期间,禁止学生们阅读进步书籍,反对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当天傍晚就传到了保定。一些进步的爱国学生争相传告,愤怒谴责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保定高等师范、政法学校、农业专科、第二师范私立育德中学的学生们纷纷罢课,到直隶督军署门前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面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曹锟躲在督署府里98十分害怕。5月7,直隶省教育厅派督察员王琛来保定会晤曹锟。曹锟下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阻止学生罢课,并派出大批军警监视各校学生的活动。

1922年,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育德中学学生王锡疆等人代表保定团组织出席了会议。回保定后,王锡疆主持保定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年,王锡疆在给第中学学杨景山的信中邮寄了《社会问题研究会章程》被军阀当局查获。因其中涉及“布尔塞维”等内容,曹锟便下令通缉逮捕王锡疆。王在校长郝仲青帮助下,脱身到北京,后与邓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中夏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并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保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3年5月康有为从洛阳到易州谒清西陵,顺路到保定。

曹锟在保定光园为其接风洗尘。康有为特为在建的曹锟花园题名“老农别墅”。康有为还在河北大学发表演说,进行反对新文化的宣传,深得曹锟欢心。一天,曹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讲到王森然在第二女师学校增设白话文课程,宣传新文学时,康有为十分气恼。他对曹锟说:“他本来是个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让他保定呆下去。”恰值保定召开直奉战争直军全体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王森然写了两篇痛斥曹锟的文章,在保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曹锟十分愤慨。他以防“赤化”为名,于5月18晚派人去学校抓王森然。王事先听到风声,当夜化装逃到北京,在李大钊、林语堂、胡适等位教授的掩护下,才躲过了通缉。

大兴土木,修建大本营曹锟驻保定后,就开始着手修建大本营。他先在保定东郊征购土地,修建飞机场,拆通西关新开路,拓宽南大街,又将原清代直隶按察使司狱署改建为宾馆。因他仰慕明朝蓟辽总督戚继光的英名,所以把宾馆命名为光园”。

曹锟平日在原直隶总督署办公,下榻在光园。

99

曹锟爱看戏,他将关帝庙改建为戏园.人称“曹锟戏园”。

他常常邀请当时戏剧界名角来保定演出。张勋复辟失败后,锟兼署直隶省长。曹锟在此春风得意之时,特邀京剧名角梅兰芳来保定演出,并亲自率领亲信坐马车到保定城北迎接。不料,梅兰芳是乘私入汽车来的。汽车在当时很少见,一般的达官贵人有汽车的也不多。曹锟见梅有白己的汽车很是羡慕,心想我一个堂堂的直隶省长竟不如一个唱戏的排场,真是枉为人生。梅下车后,改乘曹的马车进城。曹锟对梅热情备至,并邀请梅同住光园。不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锟

久，曹便派人买来4辆汽车。自此，保定街头出现了汽车。

1921年，曹锟欲将大清河两岸600余亩地兴建为规模宏大的花园。刚刚经受了大旱之苦的保定劳动人民，听说曹要建花园扶老携幼前来参加修建，为的是讨口饭吃。1923年秋季，花园终于建成了，里面有楼台轩馆，水榭曲廊，花径亭石，苍松翠竹，汇集了南北园林之精华。曹十分喜爱这个花园，几乎每天早上都到此散步打拳，同时，也允许普通的百姓进园游览。可能是因为曹锟前半生无儿的缘故，他十分喜欢男孩子，曾在园中游玩时认过五六个干儿子，有的干儿子还依仗着曹的势力发了迹。

大办六十寿庆1922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锟的60大寿。此时，直系在直奉战争后，控制了北京政权，北方俨然是直系天下。作为直系首脑的曹锟踌躇满志，决定大庆60大寿，借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圆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吴佩孚从湖南赶到保定，做总招待员。曹锟见吴佩孚如此恭顺，十分高兴。他对幕僚们说：

“子玉(吴佩孚字)生性古怪，却独能推崇老夫，这也算是前生的缘分咧！”众人听了争着奉承说：“吴帅无论怎样威望，怎比得100上老师勋高望重，震古烁今？此中不但有缘，也是老师德业所感召啊！”曹听了十分开心。

为了助兴，曹锟还特地以重金请来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白牡丹、小翠花等戏剧界名流来保参加堂会。演戏7天，犒赏达30万元

克扣兵饷曹锟过生日如此铺张奢侈，挥金如土，但对车队却常拖欠军饷，以致引起兵变。

保定东门外驻有一个炮队，曹锟每星期都要检阅一次。

次，炮队因欠发军饷发生哗变，架起大炮向市内督军署方向开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炮。曹锬即派人前去抓捕肇事者，并斩其首级，悬挂在城门楼上示众。

妾妻及子女

曹锬共有4个夫人，即郑氏、高氏、陈氏、刘氏；有3个儿即曹士岳（陈夫人所生）、曹士岱、曹士嵩（均为刘夫人所生，士岱9岁夭折）；4个女儿，即曹××（郑夫人所生，名字不详）、曹士熙（高夫人所生）、曹士贞（陈夫人所生）、曹士英（刘夫人所生）

郑夫人是曹锬的原配夫人，天津大沽人，她自幼出身贫苦，家中兄妹5个，她排行老大，还是在曹锬卖布时嫁与曹的。曹郑二人感情一直十分和谐。后来，曹锬虽日益飞黄腾达，又先后娶过3个夫人，但曹锬对郑夫人还是百依百顺，虽郑夫人对曹锬其他妻室的子女也视为亲骨肉。郑夫人和曹锬婚后多年只生一女30多岁时病故。因此将曹锐之子，7岁的曹士藻过继抚养，并取字“少珊”（锬字“仲珊”）。由于郑夫人年龄较长，又为人较敦厚，所以曹家子女都称她为“老娘”或“老婆儿娘”郑夫人爱清静，不喜热闹，更不习惯在大场面抛头露面，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所以曹锬每次有朋友或同僚的女眷们来访，郑101

夫人总是托故不出席，而由其他夫人作陪。

郑夫人年轻时曾在曹家一度“当家”，后来曹少珊长大了，就由少珊独掌家中财权，郑夫人也懒得过问。郑夫人素来俭朴，不事奢侈浪费。她平时极少管事，诸事都由他人断定，除非出了非让她点头不可的大事。闲了，做做针线活；闷了，让孩子们谈谈书中的神话故事。所以，曹家的上下对她都没有什么不满意的。郑夫人在1939年阴历四月去世，时年7岁。时值养子曹少珊重病在身，曹锬家里的人因忌恨曹少珊在家中独断专行，独揽第二篇直系元戎皆银

财权,所以对郑夫人的死都不闻不问,谁也不愿出钱料理郑夫人的丧事。郑夫人的尸体,一直停放在天津10号路郑夫人原来居所的地下室里。一直到1948年冬,天津即将解放时,陈夫人的儿子曹士岳接受了一位朋友的劝告,才把停放了9年的郑夫人的遗体埋入了天津极乐园内

曹的二夫人高夫人性情贤淑、温柔,容貌美丽,少言寡语。

她出身于天津市一个小康之家,精通诗文,爱好文学,颇有才气。她的哥哥高某曾做过曹锟的上司,高某见曹锟身材魁伟、相貌堂堂,便将自己19岁的胞妹嫁与曹锟。高氏婚后方知曹锟家中早有妻室,为此,高氏郁闷成疾,在其女几士熙出生不久,就病死了。时年只有20多岁。

高夫人去世后,郑夫人就将士熙及奶妈接到自己的身边抚养。曹锟心里内疚,倍加疼爱士熙。待士熙成人后,曹锟把她嫁给天津“李善人”的后裔——有名的“才子”李伯夫,而且还给了士熙一笔可观的陪嫁,这引起了曹家一些人的嫉妒和垂涎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时,曹锟被囚禁在延庆楼,曹锟家人都心急如焚,四方奔走,设法营救。一天曹少珊来到士熙家,装出很悲伤的样子说父亲在冯玉祥处很受罪,得花大钱才能保出,而102自己一时又凑不出那么多钱。士熙救父心切,立即将自己的10万元的存折拿给了曹少珊。其实曹少珊报本就没把钱用来营救曹锟,曹士熙后悔不已,但又不敢在曹锟而前提起。

陈夫人是曹锟的三太太,高夫人死后约在1912年娶的,名寒蕊,天津西大沽人。曹锟五弟曹鈞与她的父母楣识,便说服他们将20岁的女儿嫁与曹锟。陈寒蕊见曹长子自己近30岁,家中又有妻室,十分不乐意。曹锟一再向她保证是明媒正娶,而且去了曹家绝对不会受气等,陈寒蕊的父母羡于曹锟的财势,也执意要她嫁与曹锟,陈寒蕊这才勉强同意。婚后生下女儿曹士贞。曹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锬任直隶督军坐镇保定时,陈夫人又怀了孕,曹锬万分坎喜,派人请来在保定马号以算卦为业的司岳三为陈夫人算算生男还是生女,平安不平安。司岳三说:“欢喜,双喜,喜到临头,便知分晓。”曹锬不好再问下去,疑疑惑惑地送走了司岳三。

1918年陈夫人分娩了,生下一个胖儿子,恰值在浙南前线的吴佩孚攻克了岳州,真是“双喜临门”。曹锬前半生无儿,57岁得子,自然忌高兴得合不拢嘴。他马上下令光园内外张灯结彩大加庆贺。各界人士闻讯也都纷纷前来致贺。为庆祝直军在湖南前线的胜利,曹锬给儿子起名为“曹得岳”(即曹士岳),又下令给司岳三盖房挂匾,并委任司岳三以副官之职。从此,陈夫人更加得宠了。

陈夫人虽是日益得宠,但夫人们之间的争风吃醋,曹氏大家庭内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使她的脾气也日益古怪,性情暴烈,反复无常。为了当初的婚事,她和父母多年不和。不仅下人们躲避着她,就连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敢和她亲近,所以她与儿女之间的感情很淡薄。陈夫人时常为一些小事冲着曹锬大吵大闹。因此,曹锬虽是宠爱她,但也惧她三分。

陈夫人居住的寝室和客厅陈设十分豪华。曹锬为她置办的衣物成箱成柜地存放在库房里,但她舍不得穿。据其女儿回忆说:

103

她的缎子袄穿露了棉花也舍不得扔。”陈夫人吃饭也不讲究,很少亲自点菜吃,每天由伙房自便,做什么吃什么。她酷爱打牌,几乎每天都要打,一坐就是半天,赢了就喜形于色,输了就冲人打发脾气,闹得鸡犬不宁。1936年陈夫人死于精神病,时年44岁,于天津大沽。

曹的四太太刘夫人名凤威,天津郊区人,出身贫寒。她先说名风伟。

第二篇直系元戎锬

唱河北梆子,后改唱京戏,专攻老生,艺名“九岁红”,曾轰动过京津等地。曹锟酷爱看戏,他就任直隶督军后看戏看上了刘凤威,几次派人说媒,刘凤威执意不肯嫁与曹锟做小,曹锟则死缠着不放,刘凤威的母亲见无法摆脱,便要求曹锟下龙凤帖,明媒正娶。曹锟当即答应,次日送来龙凤帖及聘礼。这样,刘凤威嫁给了曹锟,这年她19岁,而曹已是50多岁的人了。刘凤威生女曹士英和两子曹士岱、曹士嵩。

刘凤威嫁给曹锟后,即告别舞台。她虽然在曹锟面前很得宠,但时常因自己的艺术才能被扼杀,又与陈夫人不和,因而郁郁寡欢,她性情刚烈、好强,嫁曹锟后又变得暴躁起来,与秉性平实温和的曹锟不谋相合。

刘凤威幼时因家中贫穷没有上过学,但人很聪明,思想开明,守旧。一次,她的一个朋友劝她:别老让士英在家跟家庭教师学习,应该出去上学堂读书。刘夫人愉快地听从了这个朋友的劝告,不久就把士英送到外面上学去了。

刘夫人念念不忘自己的出身,时常告诫儿女们要尊重佣人,不许随便支使,更不许喝斥佣人。有时她的子曹士嵩因为使不动佣人向刘夫人告状,刘夫人一听就发了怒:“你有手吗?为什么要支使别人?还有脸说呢!刘夫人还有条规定:夏季下午104

点钟之前,家里人一律不准支使佣人到街上买东西。她告诫儿女们:“你们是人,佣人也是人。”一次曹士嵩将馒头剥了皮吃,刘夫人发现后十分生气,大骂儿子是“败家子”。

刘夫人还常常帮助附近穷人们,有时送些馒头、豆汤给他们。天津当时有个万锡粮庄,刘夫人每年都派人从那里买许多条子”(一种用来购买玉米面的字条凭据)。待来年春天青黄不接时,夫人就把这些“条子”施舍给贫民窟的穷人,持这些条子”的穷人就可到万锡粮庄领一定数量的玉米面口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刘夫人信佛，常去“朝山”。她得病后，还派其二姐到浙江的普陀山、山西的五台山替自己朝拜。

刘夫人对穿戴极为讲究，衣服特别多。她交际广，朋友也多，要这些朋友对她的某件衣服表示羡慕，她就马上赠送，哪怕是一次也没沾身的新衣服。

次她穿着女仆的衣服去街上相面，相面先生说了她一句，“虽是女仆，但却有一品夫人的贵相”。刘夫人又惊诧又高兴，当即就给了相面先生100块钱的赏金。

刘夫人虽在生活上挥霍无度，但尚有民族自尊心。她也痛恨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被日军占领，这些日本侵略者无恶不作，搞得天津市民人心惶惶。

曹士英的一个十分要好的高中同学常到曹家来玩，刘夫人见她长得很漂亮就担心地说：“现在街上很乱，日本人到处抓‘花姑娘’，不要来回跑了，搬到我家来住吧。我这儿是租界地还安全些，等安宁了再回去。”就这样，曹士英的这位女同学就在曹家住了下来。

1938年农历四月，曹锬病死，这对刘夫人精神上的打击很大，加上她一手操办丧事十分劳浆，引起肾病加重，不久便卧床不起，同年农历十月初四病故。

05

皆氏家族的权势和财富

曹锬有4个兄弟，随着曹锬的步步高升而发达，形成兴盛时的曹氏家族，他们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的手段，成为中国北方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

曹锬的大哥曹镇，原随其父当排工，自曹锬起家后，便专从事掠夺房地产、经营商业的活动。他仗势强夺了大沽高家港大户高明镜年获利10余万元的高家港河滩地。为了给曹家祖先修第二篇直系元戎锯

建家柯,曹镇扩展地基,强拆旁人家的房屋,创旁人的祖坟。乡人畏之如虎,敢怒不敢言。曹镇的儿子们也有众多的房产和地产。曹镇在大沽开设中通当(当铺),长子曹士魁有魁星米面庄和三星米面庄等

曹锟的四弟曹锐,原在大沽钰盛号米庄学生意,在曹锟发迹后,弃商而仕。1917年曹锟借讨伐张勋之机,向段祺瑞推荐曹锐为直隶省长,兄弟分掌军政大权。曹锐依仗曹锟的权势,在民间横征暴敛,不择手段。他把直隶全省100多个县缺,按特大、中、小等定价,小县800元,中等县9000元,大县1万元,天津、滦县、清苑等要县属于“特缺”,这要临时议价,非三四万元不能到手,定期均为一年。他从1918年到1922年当了4年省长,仅出卖县缺这一项就收入几百万元

另外,曹锐还经营着利丰大米庄、被服厂、同福饼干公司等,从各地采购米面和被服原料,不出运费,不纳捐税,以高价售给各军,从中牟取暴利。

恒源纱厂是1919年曹锐任直隶省长时办的,他是董事长兼总经理,拥用资金400万元。1946年曹锐之孙曹郁文任恒源纱厂经理时,拥有112142股。曹锐之妻严淑君也是恒源纱厂的股东,106有2394股。曹郁文还有天津蕴宝斋古玩店等。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他将店里值钱的珍玩玉器装了100余箱携逃香港在曹锟的几个兄弟中,曹锟与曹锐感情最厚,曹锐又把自己的独生子曹士藻(曹少珊)过继给了曹锟,因此曹锟对曹锐是十分信任。曹锟执政期间,金多由曹锐经营,连同曹锐的私蓄大部分存在美商花旗银行、英商汇丰银行和法商东方汇理银行。这些存款都是用的假名字,由曹锐经手主管。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逮捕了曹锐,目的是要曹锐吐出贪污赃款,报销批军费开支。曹锐误以为冯玉祥要杀他,所以吞了生鸦片自杀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曹锟五弟曹钧,原在大沽美孚油庄任职,曹锟任直隶督军后,当选为安福国会议员。曹钧还是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及天津同福饼干公司、北方航业公司董事长,在北方航业公司入股10元。此外,他还在北京廊坊头条开设宝权珠宝店,在天津开设了大信诚五金行,曹钧的儿子曹士杰还任保定电灯公司董事,曹锟在该公司有股10万元。

曹锟的七弟曹锜,清末秀才,后入测量学校,曾任陆军测量局长、二十六师师长等职。他以采办军需为名贩运烟土,获利累累。因他在曹锟面前最不得宠,所以自称曹家“最穿”的一个。

1924年春节,曹氏家族因经济闹矛盾,曹锜对其内弟发牢骚说:

“我们曹家现在就是四哥(曹锐)手内钱最多,三哥虽当总统,还不如他。大哥、五哥财产已过千万,还嫌不够

而这个自

称最穷的曹锜,当1939年天津发水时,旧英租界烟台道他的两个姨太太所住的公馆楼下被水浸没,仅细毛皮货就有50箱。

此外,曹家几兄弟除经营各种企业外,在各地还拥有众多的田产和房产。

晚年景况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t07

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又推段祺瑞出来组织北方临时政府,由于段政府的包庇,曹锟并没有因“贿选窃位、祸国殃民”而受到制裁。

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军,因而发动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

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曹锟当总统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他通电各省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锟

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却得不到一点反应。曹锟这才醒悟过来，是大家在观望吴佩孚的态度。于是曹赶忙派心腹人去汉口征求吴的意见。吴态度颇为冷淡地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语。这一来，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同以冯玉祥为敌。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得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或“三哥”。

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撒了进去。

这时的曹锟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曹家的财权牢牢控制在其养子曹少珊手中，连曹锟也奈何不得他。

为此，常常引起众夫人及子女们的不满和忌恨。郑夫人生性好静，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陈夫人脾气古怪令人难以接受；刘夫人性情刚烈；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面惹事生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曹锟，其心情是不会好的。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刘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曹锟的病情好转后，心情也渐渐好起来。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

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109

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余，红鹏高翔万里心”的对联一幅。

曹锟脾气一向随和，对待家人和待从们很少发脾气。据曹的孙女回忆，其保姆戴妈曾对她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每到夏日的傍晚，锟院子里常常有些穷邻屈来闲聊。这些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锟

人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卖菜的,还有卖大碗茶的。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锟不让家人给他摆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子,挥动着大蒲扇,和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谈笑风生,好不自在。此时的曹锟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乐趣。他常独自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分。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他便命家人把卖鸟的叫到家中,把鸟全部买下,仔细端详着这些围居在笼中的鸟们,然后把鸟笼放在院子中央,打开鸟笼门,充满爱怜地看着这些小生命争先热后地展翅飞向天空良久地向鸟儿飞去的方向注视着。

曹锟晚年信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花重金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每天朝拜。

曹锟抽大烟,但不“困灯”,不上瘾。爱听河北梆子,每遇生日做堂会,总要点几出河北梆子听听。

曹锟下野后,身边无兵,来到泉山里后,身边只有两个侍从,一个先生(相当于秘书)。刘夫人花钱请了几个英租界的门岗。家中有3个老妈子及几个丫头,专门伺候夫人和凡女们,收拾屋子等。另外还有两个伙夫,一个司机,一个当差的。

曹锟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齐燮元、高凌霨、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肖

110

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阎治堂几乎天天来陪伴曹银。这些人有时和曹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所以曹银也不觉寂寞。吴佩孚与曹银关系最厚,但他曾经宣布过自己的“三不”(即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纳妾),所以只是时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曹锟。逢年过节,曹锟及刘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吴佩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935年成立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

月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觅。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

刘夫人见晚上常有日本人的说客来访,便立下一条新规定,晚9点钟锁大门,不许家人出去,也不许客人们来访。大门钥匙由刘夫人亲自掌管。一天,高凌霸又奉日本人之命来访。这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一见高凌霸,脸色骤然大变,他把烟枪狠狠一摔,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高凌霸吓得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了出去。从此,他再也不敢登曹家的门了。

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除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亲美英派,吴佩孚也坚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关外,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曹锟的晚年,其家庭中有两件事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是陈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佺贞(袁世凯的女儿)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开枪打伤了袁佺贞。袁住院后,袁家不甘罢休。此时虽然袁世凯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势第二篇直系元戎锟

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两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一“趣闻”。后来曹士岳被刘大人保出与袁估贞离了婚。这件事曹锟觉得丢了面子,每当家人提起此事,他脸上都现出一种忿忿之情

二是曹锟的养子、曹锐之子曹少珊虽在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出生后不久便认祖归宗了,但实际上他仍把持着曹家的财产大权。曹锟子女们十分不满,常为此闹矛盾。曹锟看在曹锐的面子上,不忍心对曹少珊过于苛刻,所以他也不能左右家里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常常唉声叹气,很是烦恼。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5月17日(农历四月于八)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

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发12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郑亚非

、偷印假钞打击奉系出阴招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曹锟利用总统职权,迫令财政部印刷局工人,盗印东三省银行和东三省官银号钞票事件,曾经熟知其底蕴者对我述及原委,兹录出以供参考。

为便于叙述事实经过,特先说明两点: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东三省银行与东三省官银号的关系和钞票流通情况。东三省官银号于1917年发行一二大洋汇兑券(通称为奉大洋或奉票)，除流通于奉天全省外，还流通于直隶省滦东一带及热河省朝阳、凌源、赤峰等县。由于业务发展，一二大洋汇兑券的票值，迄至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始终是稳定的。东三省银行发行兑现的大洋票(哈大洋)，流通于哈尔滨特区和吉黑两省的较大城市。1924年7月，奉系张作霖为巩固和发展其统治，奠定其经济基础，特着手统一东北金融，将东三省银行和奉天兴业银行合并于东三省官银号；哈大洋票归由东三省官银号照常发行，照旧流通。从此，东三省官银号就成为东北的主要金融机构，掌握了以上两种钞票的发行权，而这两种钞票又都是北京财政部印刷局承印的。

2. 钞票底版的保存。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在钞票印刷完成交割清楚后，底版例由局方保存。东三省官银号鉴于北京政局变化靡定，因而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要求由自己保存底版。局方借词定章所限，初不同意，后局方为巩固相互关系，以官银号所印钞票，数量既大，印费亦巨为由，破例达成协议，将底版以火漆密封加印，交官银号自行保存。其东三省银行钞票底版仍循例由印刷局保管。这样就给曹锟盗印假钞提供了条件。

113

当第二次直奉战争正酣时，皖系曲同丰到东三省官银号天津分号，声称有机要大事，坚邀分号经理到他家会谈。会见时，曲屏退侍从说

我在天津找不到奉天机关，所以只好邀你一谈

我得一件机要消息和证件，要向爾帅报告，特请你尽快设法转达，以便及早采取对策。曹锟为筹措军饷，并企图扰乱东北金融，奉军于瘫痪，特面谕财政部印刷局崔局长

曲说到这

里，从皮包内取出一张照片，说：“这就是崔局长传达曹锟面谕全文。”其大意是：兹奉大总统面谕，军兴以，军需孔亟，着第二篇直系元戎害锟

将东三省官银号和东三省银行钞票, 迅即各印500万元, 以济军用。事关机密, 不得泄露, 违者决以军法从事。曲疴丰继续说自命令传达后, 就利用东三省银行在局内保存的底版, 很快地印就了500万元, 正拟装运外地。至运往何处, 我还没得到确讯。”曲又取出东三省镊行假钞一张, 嘱经理辨认。经反复查看, 亦未辨出真假。曲说: “这是用原版印成的假钞, 骤看与真无异。

但是, 该局雕版工人为减轻法律上的责任, 已在假钞上留有三处暗记。”曲当即指出三处暗记说: “在这三处徽细花纹上, 各被截去一点点, 和其他花纹似同而实不同。真假之判, 就在这里。至于东三省官银号的钞票底版, 因早被取走, 乃按局存票样重新雕刻新版。”这时曲又取出一张尚未雕完票版的官银号十元大洋汇兑券(这时汇兑券仅印成背而), 使经理十分惊讶, 深感事件严重, 遂急问有无办法予以制止。曲沉思良久, 始说: “雕制凹版是需要湛深的技术。目前, 这种人材国内尚不太多, 印刷局仅有四名。我想他们并不愿干这种违法害民的勾当。不过在军法威胁下, 不敢不干。如能为他们解决目前生活, 使无后顾之忧, 他们是愿意躲开的。雕刻工人一旦离去, 雕刻凹版即陷于停顿, 假钞也就印不成了。为今之计, 只此一法, 别无良策。你转达时也可14把这个意见提供参考吧。”一场晤谈就此结束。临分别时, 曲再叮嘱切勿泄露。

天津分号经理深感事情紧迫, 即将会见曲同丰的经过, 并详细指明东三省银行假钞上的三处暗记所在, 附带将曲的意见, 连夜缮具报告, 遣人送呈总号彭相亭会办。报告主要内容是: 东省银行假钞500万元, 既被印就, 势已无法挽回。如战争不息迟早流到关外。总号只有掌握好票面所留三处暗记, 在能辨真假中, 准备将来发现假票时, 在被动中作主动的处理。一二大洋汇兑券是我号本位币, 流通而广, 问题比较最为严重。如俟票面雕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成,印出假票,运到滦东,随地可用。风声传播,不待假票流到关外,而关外币值已先惨落。因此,曲同丰所谈策动雕版工人弃职躲避一节,似为应急善策,应予采纳

总号彭相亭接到报告后,殊为震惊,立即面报张作霖,张说:“前几天李思浩从上海来电,曾报告比事.我还不相信。他妈的,曹锟和吴小鬼这些小子,真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就按曲同丰的意见,赶快设法办理吧!

初冬时,东三省官银号天津分号,忽来一位商人装束的广东人。自称是北京国会议员,新由沈阳来津。在沈阳时,曾与彭相亭会面,彭交给12000元汇票一张,嘱到天津分号领取现款。说罢取出汇票。分号经理查看后,认为确系总号开出的不记名汇票,并盖有见票即付图章,遂照数付讫。该议员又谈及其弟在财政部印刷局工作,与雕版工人友谊殊深,通过其弟的策动,可使这四名工人弃职躲避。这笔款项,就是专用于安排他们离职生活所需的。但对自己姓名,则始终密而不露。

过后较久,这位议员又来分号。告知现有三名雕版工人已携眷避居天津息游别墅旅馆,另一名工人因躲避不及,被捕入狱。

目前假钞票版业已停雕,其印好的东三省银行假钞,已悉数运到天津,但不知存放何处。

115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津号奉总号来电,将张作霖给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的电报送交杨以德。张作霖的电报大意是:曹、吴盗印东三省银行大宗假钞,据报已运津备用。请飭属严加查究,务获归案等语。杨以德接电后表示,一定遵电严缉,并随时径复雨帅。不久,警察厅侦缉队某队长(忘其名)奉杨以德之命,到分号述及财政部印刷局局长崔承炽畏罪来津,匿居法租界佛照楼旅馆,通过法工部局,将其拘押在厅。关于东三省银行假钞,据查早已运到天津,初存置于宫北大街热河省兴业银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锟

行。直隶当局曾与美商花旗银行洽妥，以假钞抵押借款，适值战争急转直下，直军败讯频传，花旗银行乃撕毁原议。直军又将假钞运进英租界，隐藏于小白楼某洋行地窖里。警厅正与英工部局交涉办理中。

后来，张作霖与彭相亭专车来津，警察厅遂将此案移送奉军军部。

1925年春，彭相亭对津号经理说：“东三省银行假钞500万元，经全部查获。俟北京财政部派员检查后再作处理。前者给国会议员的12000元现款，已由在押的崔承炽局长如数赔出。

同年5月，津号奉总号指示，将假钞运至直隶省造币厂，并指派分号经理会同财政部钱币司派来的某科长，和造币厂厂长李壮飞，三方共同查点清楚，予以焚毁。就这样结束了假钞案（孙树勤1964年）

、贿选总统五千大洋拉选票

黎元洪出京，王承斌索印

我是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采矿、冶金专业毕业的。从1914116

年到1920年，先在湖北省长公署充当技正，担任技术工作，后在湖北炭山湾等处（阳新、大冶、蕲春、广济）煤矿官厂担任厂长兼工程师。直隶省长曹锐（字健亭）于直皖战后调我来直隶，担任磁县官矿局总办，兼任筹办张家口商埠事宜。我本是工程技术人员，对于军事、政治是一窍不通的，在津时常与王芝祥（字铁珊，京兆通县人），王人文（字采丞，云南大理人）、严修（字范孙，天津人）、华世奎（字璧臣，天津人）等人往来。

①作者当时系直隶磁县官矿局总办兼筹办张家口商埠事宜。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1923年6月13日下午约5点钟左右，王芝祥忽然从日租界德义楼饭店到磁县官矿驻津办事处来找我，说：“王承斌（字孝伯、直求省长）等在天津北站拦住黎元洪的火车，向他劫索印信，闹得相持不下，势甚险恶，真是不得了！听说你与黎元洪相织，辛亥革命以来我与黎也有相当的交谊，咱们为什么不去尽尽力解解围呢？”我当时对王说：“我人微言轻，哪能办得了这种大事。”王说：“无论如何，咱们一矩去看看再说。”我不得已，就同王芝祥赶到天津北站，见到王承斌、杨以德（字敬林，直隶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赵玉珂（字子声，天津镇守使）、水钧韶（字孟赓，京奉铁路局长）等和天津地方其他重要的官员，在京奉铁路局警务处长办公室，脸红脖子粗地正你一言我一语地研究怎样快把总统大小15颗印信劫夺到手，好向保定曹锟交代，再令火车开往天津东站，放黎元洪回英租界私邸。当时，那些人中有的把着电话，如杨以德一手拿着话筒说话，一手挥着扇子，只脚登着凳子，其势汹汹，向北京方面高凌霄（字泽畬，天津人）、吴毓麟（字秋舫，天津大沽口人）、张廷谔（字直卿，直隶丰润县人）等，商量着怎样向黎的如夫人黎本危索印（据说黎元洪临离开北京时，把大总统印信大小15颗交给秘书瞿瀛，瞿随黎本危携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并随时向保定方面曹锟报告情177

况，请示办法；有的走动于黎元洪乘坐的火车与铁路局警务处之间，随时提出意见与办法，往返磋商。在这极度紧张扰攘不休、事犹不得解决中，因天气正热，黎体较胖，血压较高，身上穿着白色西服并未脱掉，且长时间着急而没用饭，他的性命真是濒于危境。王芝祥和我刚上火车见黎，黎便说：“你们来啦！我快死啦！”王芝祥和我当即竭力姚言向黎劝解，黎才答应由铁路医院的大夫给他注射安神的药针，并略进了由铁路局备好的点心和晚饭

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锟

傍晚7点多钟,北京方面来电话,报告向黎本危交涉的情形。黎本危说,“非见总统亲笔手谕,决不交印信”。王芝祥和我向黎婉言劝说,事已到此等地步,请总统早点息事宁人、了结此事,回寓休息,保重身体要紧。黎见势已如此,同意写手谕交给王承斌。王得到那字,如奉圣旨,马上叫水钩韶特备车头挂节专车,到北京办理索印手续。众人齐候着。约夜间9点钟左右,接到北京电话说,张廷谔已如数索得印信,交给高凌蔚,黎这才被放回家沐浴休息。据说,黎一觉到天明,起来时说:“真是无事一身轻啊!”

曹锟贿选,各派活动

王承斌拦车索印后的一天,直隶省长曹锐听说我和王芝祥到天津北站劝解过黎元洪,因而就约我到曹家花园谈话,把准备选举曹锟为总统的事说了。我那时年轻气盛,敢于说话,曾对曹说过:你看历任的袁、黎、冯、徐各总统,哪位都有一套花活,然而在位时,命令不出国门,国家亦天无宁日,他们的下场也都没有好的结果。尤其黎这次出京,大若演魏武逼宫,好多官员成为华歆式话剧中的人物。后任总统即使勉强上台,盱衡现在各方18的环境和趋势,将来当更是麻烦的。质言之,恐怕继任总统上台后,如坐在火山口上,奉系新仇(指第一次直奉战争)、皖系旧恨(指1920年直皖战争)、粤方更振振有词,势必促使各方反对力量合而为一,加以内部矛盾日深,一旦因此激起战争,实在难以应付。要是(曹)仍任巡阅使,拥有实力,整军图治,勤恤民隐,严饬官方,凡事不首当其冲,岂不很好?”曹说:“黎既去大势所趋,可谓水到渠成,且如骑虎难下,虽欲悬崖勒马,也不可能。到这时干总统固然必得打仗,干总统也避免不了打仗,早晚总是要一战的。无论如何,望你随时趁着办理矿业时常到北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京之便,留意观察情况,与我多取得联系,使我能够随时得到真相。好在我个人已委托洁卿(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常驻京,专办此專矣。”在情不可却情况下,我就答应曹锐,常常往来京、津,遇事为其留意。我临去京时,曹锐给我旅费和交际费两千元我初到京住在香厂东方饭店,后常落脚于前门外施家胡同北京旅馆。当时,素与曹锐有关系的一些人经常把北京各方面的情形说给我听,我作为材料,向曹锐报告。

我到京些口,对于高凌霨、王毓芝、吴毓麟、王承斌等为曹锟握取总统的手段,逐渐明了。那时,黎元洪既已离开北京,高凌霨拿着大总统的大小15颗印信,不知采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当上国务总理,随后兼摄黎元洪未满足任期的总统职权(彼时,高的秘书长由张廷谔担任)高自以为权威炙手可热,就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为曹锟搞起贿选总统来了

当时为曹锟选举总统奔走拉拢的,内阁以高凌霨、吴毓麟为主,高的办事处在北京西城红罗厂,吴的办事处在北京南横街铁路博物馆;津派以曹锐、王承斌、边守靖为主,曹锐在野,留住天津,身居后台,操纵指使。当时他并未去京,也不便明显出头,特由边守靖代表,住在东城东厂胡同4号黎元洪私宅办事。

边与参、众两院各党、各系、各派的议员(当时人轻蔑地称之为119

罗汉”,更鄙视地称为“猪仔”)多有密切的联系。尤其边是著名的政客,善于辞令,手腕灵活,与各方面多有交往,对议会那些操纵舞弄的把戏素称熟手,他可随时地与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字莲伯,绰号大头,东北籍,事实上吴就是“猪仔”的大头目)

取得联系,并一切仰承是的意旨办事。王承斌因身任直隶省长不能离津,故派云章(字渾然,直隶省长公署秘书长,东北籍,与吴景濂同乡)偕同于振宗(字馥岑,直隶枣强人,直隶实业厅长)轮流驻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长安饭店中办事。彼等在国会方面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锟

与吴景濂、张伯烈等互相勾结，尤其王承斌与吴景濂既同为东北同乡，更以王系吴的门生，二人联系密切。

保派为曹锟办理选举总统的，以王毓芝为主，就近协助他办事的为项致中（字子和，留德陆军毕业，精通德、英语言，京绥铁路局长）。于办事处地址，在北京西单村石桥

在洛阳方面，吴佩孚起初打算利用黎元洪的名义和黎的任期，拖延选举时日，贯彻他的武力政策，完成武力统一的迷梦因见黎元洪和他的左右不为所动遂很觉失望；同时，还有待曹当选总统后腾出直鲁豫巡阅使，吴自然继之。所以，吴佩孚虽附和曹锟选举，表面上则是抱着不促成、也不阻止的态度，洛方也没有派专人常驻京，协助进行贿选。

由于为曹锟贿选总统的主要分子大肆活动，北京被闹得乌烟瘴气

国会议员中的几个头目，一方面与贿选的主要人物互相勾结，一方面拉拢议员，以凑投票的人数，供这些人吃喝玩乐，如吃饭有指定的饭馆，服装有指定的绸布店，娱乐有指定的妓馆等等。吴景濂的手下大将有马骥（字彦翀，陕西籍，擅长发表鼓吹的文章。也是个极善钻营的人）、江灏（字舜颖，粤籍，敢于打120架）、金貽厚（字笃生，京兆人，善吹拍说大话）等。吴景濂经贿选主要人物事先许以大选告成畀以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大卖气力，他那些助手们同时也就做起

“人得道，九族升天”的迷

梦，终日更为其卖死力了。其次是温世霖（字支英，天津人）搞了个“全民社”，主要人物为王观铭（字箴三）、王双岐（字子邠）张济五、张馨吾、钟毅才等，他们也都与边守靖接近。温希望大选告成，继袁乃宽（字绍明，河南籍）为农商总长。温在烟灯之前吸到得意时曾对我说：“如果我当了农商总长，我是个外行，你是办实业的专门人才，请你屈就次长，帮帮我的忙。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当时我认为离题尚远,默而没答。又次为小孙派(孙洪伊)中的钱崇澍(字向忱)、王湘(字芷塘)做拉拢议员的工作。

另还有万的集团、林炳华(字耿凡)和雷某的集团,张鲁泉、李安陆、张琴等的集团,其余则记不清了。

吴景濂既能支配内阁的高凌尉、吴毓麟等贿选主要人物,也能支配内阁以外的王承斌、边守靖等人。温世霖、钱崇澍、王湘、万钧、林炳华、雷某、张鲁泉、李安陆、张琴等,有的与保方的王毓芝、内阁的高凌尉、吴毓麟等相勾结,有的与王承斌的代表云章、于振宗等相勾结,有的则与曹锐的代表边守靖相勾结。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湖北籍)的势力都不如吴景濂,只得附合着吴办事。

赴沪拉拢,议员北归

1923年约9月下旬,那些在京贿选主要人物以距离大选日期(10月10日)已迫近,而票数还缺不少,就由王承斌约我于某一天夜里到常朗斋的私宅(这也是贿选的一个办事地点,大都是金融界的人,为王毓芝管理经济)谈话。我一进门,见高凌尉、吴毓麟、王毓芝、王承斌、边守靖、熊炳琦、吴景濂、张鲁泉、项致中、云章、于振宗等都在那里。这些人大多抽着鸦片¹²¹

烟,每日夜里三、四点钟过足了烟瘾,才有精神办事,办着事还得随时抽着烟。谈到选期已迫票数差得多的情况,估计必须把已去上海的那些议员竭力拉回才能凑够票数,如能拉到40多人,所富裕的也不过10余人。此际众人推我往上海一行,办妥此事。

他们都比我年岁大,看我年轻没有嗜好,行动便利。我说:“现在的上海还是安福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字子嘉)、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字茂如)的势力范围,这项工作,恐非我年轻经验少的人所能完成。”正在我犹豫不决时,张鲁泉(山东人,政学系,国第二直系元戎曹觀

会议员)自告奋勇地说：“我也去上海，协助你办成这件事。我有一个好助手，名叫倪寄尘，他是一个上海通，哪方面他都很熟识，吃得开，尤其是上海英国工部局方面，与那些‘包探们’素H就有联系，遇事可请他们帮忙。况且李安陆(政学系，国会议员)已早去上海、住孟渊旅馆，与各方已取得联络，到时与他配合起来，当更好办事。”经张这番一说我更碍于众人的情面，就答应冒险一行。边守靖还说：“子邠(王汉岐的号)现住在南京，专任招待事情，遇事也可跟他商量。”我说：“我去的地方是卢永祥、何丰林的势力范围，子邠所住的地方是齐燮元的势力范围，王是安全的，我是危险的。”边善于辞令，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鼓起勇气来，去一趟吧。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次日王承斌给我旅费和交际费7000元，并对我说：“你到上海，就拨给李安陆100元。”于是我就带着书记黄虹、仆从齐伸乘洋浦车南下。张鲁泉另行，约定上海见面

我到了南京下关，就找着王子邠谈话。王一见我，马上就拿过报纸给我看，说：“你来的消息，业已披露了，上海之行很危险，可以不去吧?”我说：“既来之，则安之。不然不但成为笑话，实在误了事情，那何以对人说?”报纸上所载的，标题为12?《郑廷玺赴沪拉人》七个大字，以下把我的来意、行踪，写得差不多，但原文记不清了。另以《贩卖猪仔》四个字为标题，刊登誉漫画。那时，我的号系用“寿臣”二字，后把“臣”字改为“岑”字。那幅漫画画了一个人手持竹制钓竿，赶着许多“猪仔”，并用变体“寿臣”二字，虚实断续地作这个人物的背景，合念起来，就成了“寿臣贩卖猪仔”，可谓极尽讥讽之能事。

随后，我就坐汽车往南京城去见齐燮元(字抚万)。车行至凤仪门外的上坡间，忽有枪弹从汽车的后面穿过，幸未击中。见到齐燮元时，他已得到了我在凤仪门外有人谋刺的消息，立即石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集江苏警务处长兼南京警察厅长王桂林(字清泉,天津人)和下关警察署长王固磐(字静庵,天津人),严厉责成他们赶快搜查暴徒。齐与我同庚,彼时年都不满40。谈话间,齐忽问我:“冀爷对我怎样?”我答:“三爷对我说过,你壮年聪颖,对曹很诚恳,他极喜爱你。”齐神态高扬地对我说了“天下恶乎定,定于,谁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那段话。别后,我是在王桂林那里吃午饭,后就赶火车去上海了

到上海我先住在跑马厅一品香饭店,随后就跟天津路昌银号(总号在天津、京、沪都有分号。东家是卢永祥手下的师长陈乐三。我的哥哥郑廷铸是该号的经理)同仁联系,又与张鲁泉、李安陆、倪寄尘等接洽,分头拉拢留沪议员,讲好条件,约定办法,一同回京。我并依照王承斌的嘱咐,在孟渊旅馆给了李安陆1000元。

那时,适巧我的同学杨曾谦(字怀谷,无锡人)得知我已到沪,托我谋事。他因是江苏人,能操上海话,便对我说:“你是天津人,说的是天津话,且对上海人地生疏,行动诸多不便极愿为你一臂之助。”我就请他暂在一起,完成此事。

旧历中秋节晚间,华昌银号同仁约我在闽菜馆小有天吃饭。

当时,上海正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世界,凡是宴会,都要招些

妓女歌唱侑觞。我身旁的妓女,很巧系国会议员乌泽声的下堂妾,在北京常相见的熟人。她出去一会儿,回来急速小声对我说:“你听听隔壁那些人开会,说的是什么话?”我当时窃视是焦易堂、张继、褚辅成(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籍议员)等,在那里开会,并听得他们决定说:“郑廷玺在沪拉拢议员,我们固然不要杀害他,必须阻碍他的行动,待北京贿选过了期限再放他回去。”我得此消息,就赶快回到饭店,安排切。适巧接到齐燮元的电报让我速去南京,我就急速赶上闸北待发的火车,临开车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银

时，又嘱杨曾谦务必换地方住，避免意外。

我到达南京，见过齐燮元，知道北京方面催促我赶快多拉些议员北上，当夜又乘车赶回上海。天方拂晓，一到我原住的饭店房间里，见床上睡着妓女和娘姨。我诧异地问茶房说：“这是怎么回事，先生哪里去啦？”茶房回答说：“昨昨天晚上有江北的流氓三人跟杨先生打架，到包探厅去了。这两个女人因为出堂差晚了，这房间空着，就给她们借宿了。”我立刻明白了这就是焦张、褚等干的。我即转住在东亚饭店，赶快找倪寄尘，让他把杨曾谦要回。那日，沪报登有“郑廷玺抱头鼠窜”、“江北流氓扰乱旅客，各罚苦力三个月”等消息，随后，又闻津报也登有“王省长的使者郑廷玺在沪遇害记”以及“全家哭泣”的消息。

这场风波之后，上海英国工部局派英国包探们昼夜跟我一起行动。我放手同张鲁泉、李安陆、倪寄尘等连日把拉回留沪议员的事完成。拉扰那些议员的办法，就是表面上避免受贿，不立即付现钱，面以聘他们为直鲁两省公署顾问名义每人每月200元，而且他们得到随时可与两省长接近的机会，便利之处，当更不少。所有他们和家眷回京的费用，都由齐燮元就近备办。其实此事办成的关键，就是我到上海的时候距离大选期限已迫近，在沪124

的议员们正在留沪或回京的畴躇当中，但大多以为北归能获得实惠的待遇，因此我能达到目的。当时上海虽是何丰林的势力范围，而英国人的外交手腕历来极其阴险活，鉴于曹银选举总统势在必成，故也“顺水推舟”予以协助。所以，这也是促成其享的重要因素之一。彼时，因闸北车站聚集着焦、张、褚等所组织的阻挡议员们北上的群众，不便于行，临时以声东击西的办法，密送议员们和他们的家属到南翔车站登车，到南京后由齐燮元负责转送北京。

由浦口开车北来的时候，已是10月2日。10月4日的傍晚，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车到了天津东站,准备调车去北京的时候,忽有杨永泰（字畅卿）偕同他的左右人等,为了反对曹锟贿选,到东站拦劫由沪回京的议员们,企图拉他们留住熙来饭店,拖过北京大选的期限。

当时,我对杨永泰说:“畅卿,你看这种情况,还能够把他们拉走吗?”杨见警察和路警们阻隔他与议员们接触,就自我解嘲地拍着我的肩膀说:“算啦,让你吧。可惜老弟你帮的非人!”经过与杨交涉后,火车就顺利无阻地到了北京前门车站。

在前门车站已有吴毓麟派来的很多招待员,预备好汽车多辆,因为第二天(10月5日)就是大选的日期,时间紧迫,就面分送议员们的家属寓,一方面约那40多个议员到东方饭店住了一夜,以使10月5日按时入场选举。

10月4日晚因是选举的前夕,情况是颇为紧张的,人们纷纷活动,密议策划。记得当晚我在东厂胡同4号吴景濂宅内,边守靖匆忙来晤,见我在座,乃要我去别室,他们二人密谈直至深夜

10月5日选举的时候,王承斌站在国会门口对我说:“入场议员,除原在京的加上从上海回来的,符合法定出席人数之外只富裕10余人,真是不容易啊!”我当时答称:“会场中行不行,要看吴景濂和边守靖了。”投票后首先出场的是王人文,他对我125

说:“我这样做,可算是对得起曹三爷(曹锟)啦!”贿选之后,丑剧种种

曹锟贿选总统之后的第二天,吴景濂代表国会去保定向曹锟递交证书。据传说,曹锟当时另给吴景濂酬赠10万元在进行贿选当中,掌管钱财的为王毓芝、边守靖,云章等。

贿选结束后,凡入场投票的贿选议员,每人酬贿5000元。独浙籍议员邱瑞彭(字次公)不与那些贿选议员同流合污,曾将边守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锟

靖开给他的5000元支票制版为证，向北京法院控告高凌霨、吴毓麟、王毓芝、王承斌、边守靖、云章等行贿选举。但当时北京法院处在军阀蛮横妄加干涉之下，未能实现检察起诉。0月8日清晨，曹錕由保筮到北京，在前门车站欢迎的只有总统府礼宾司司长黄开文及少数官员，群众既没一个，外使更无一人。

曹錕就任贿选总统后，首先须向国会提出国务总理同意案。

吴景濂自认为任国务总理很有把握，俨然以未来的总理自居，不意临时突有高凌霨之竞争。高平日官瘾最大，历来内阁变更都不免有他的搅动，加之其他政客拨动，几方明争暗斗，扰攘不休，内阁会议场竞演出议员万钧用墨盒砍吴景濂的大头之怪剧。鹬蚌相争，结巢孙宝琦（字慕韩，外号孙大胡子）当了曹錕政府的第任国务总理。

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錕的生。那天上午8时起，外国使节和在京高级文武官员，都到怀仁堂候着向曹錕祝寿。大家枯坐无聊地直等到11点多钟，才见李彦青身穿青色大礼服出来，裤子膝盖上还有灰土的痕迹，据说他方才跪着给总统“打烟”呢。

继而曹鼐出来，头、颈部搁扎着白纱布，神气很不隆重。大家

敷126

术拜寿后，已将正午，很无趣地各自散去。冯玉祥身着蓝呢将级制服，颇具大将威风，站在怀仁堂门外坡道上对我说：“这成何事体，真是不得了。”

曹錕就任总统后、安徽省长吕调元因事辞职，曹錕打算令我继任，与曹锐商酌。曹锐说：“这有三不相宜：一、安徽人做官的多，各有才能，很不易处好；二、吕调元和郑廷玺交情极深，郑不便接吕任；三、郑现在正办着矿，他于那矿可谓天造地设，不易另行找人更替。”经曹锐如此说后，曹錕就另行发表别人为安徽省长了。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曹錕入京后，原以曹锐足智多谋，又是亲弟兄，留他住在士字廊，遇事可以随时商量。曹锐既自以为得到倚重，而趋炎附势、如蚁附膻的人们，也与曹锐往来频繁。李彦青和公府秘书长王毓芝等视曹锐为跟中钉、肉中刺。因他们素知曹锐凡事粗枝大叶，曹锐处处惜小，这便成为李彦青、王毓芝等施展挑拨离间的隙缝。有时李彦青用重价为曹锐买得古玩，乘曹锐外出，故意偷偷地放在士字廊曹锐的桌上。曹锐回来，见到那贵重稀罕的古玩，便向李彦青问道：“这东西很贵重，为什么随便放在这里？”

李说：“总统买的，不甚喜欢，四爷（曹锐行四）可以留着玩吧。”曹锐收讫后，曹錕问李道：“我那件古玩呢？”李答说：“四爷看见喜爱，拿去了。”曹錕说：“你瞧！四爷总是这样爱小，我喜欢的东西，他总是抢夺。他要是常在这里，那还得了！”

李看如此情形，暗幸离间已成，就更进一步排挤曹锐出府离京。一天，曹锐候至午饭已过很久不见开饭，便问扈役说：“为什么到这时还不开饭？”厨役回答说：“总统请四爷去外边吃吧！”

曹锐明白事已不对，便约边守靖和我一同在全聚德吃那早饭已过、晚饭未到的一顿饭。

随后，曹锐知道最中伤他的话，就是李彦青、王毓芝等朝夕迭向曹錕说的：“四爷曾对别人讲，我三哥长于军事，对于政治

不甚透彻，这次当了总统，日理万机，我很不放心。非我在此享莫能为。而且事实上凡要见总统的人，必须先见四爷。这样四爷岂不无形成了总统，总统岂不无形成了傀儡吗？”曹锐见曹錕受谗言影响，遂决定回津蛰居，不问北京方面的事。

大约不满一年，直、奉二次战起，曹錕一再派人到津，很恳切地邀曹锐去京，担任军械总监，曹锐不得不出面参与。他这次到京，仍住士字廊。及直军失败，他就死在北京了。据说，他系服毒自杀。

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錕

曹锟当了总统以后,凡要见总统的,无论何人,先要由承宣处司(司长徐文彩,字华民,天津人)派人领到李彦青处(公府收支处,李系处长),向李说明为什么事要见总统和要说些什么话,然后由李安排时间、次序,派小随从二三人跟到曹锟左右监视。人们深感不便,能不去见曹锟就不去见了,使得曹锟终日如聋似地独居在深宫,竟日横陈一榻喷云吐筹而已。有一次,曹锟一见到我,立即脱口而道:“你们把我推到这里,别不管了啊!”想他也自有感觉。

有一天,曹锟找我研究遵化白马川钨矿事。我先到李彦青处,适见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正在那里向李讲他部饷项、服装困难达于极点,眼看弟兄们就要没吃没花的苦况,恳切地请李将别帮帮忙,先借给5万元接济接济。很长时间李总是支吾不允,并显出极不耐烦的祥子。在这当中有古玩商进来,拿出翠狗给李看。

李仔细把玩,很是喜爱,问要多少钱。那人答:“15万元。”李说:“你小子要发洋财,不值,10万元,卖不卖?”经过那奸商花言巧语地来回地折冲,结果李将翠狗买下,叫会计开出12万元的支票付给那古玩商。当时我见冯遭到这样的刺激,面色忽红忽白,内心当然极其难过。看看天色已晚,李叫随从把当晚请客128

的一大堆帖子拿来挑选,决定赴财政总长王克敏的宴会王克敏来电话催请,李的汽车在门外待发。李来不及去厕所,就叫随从赶快拿来溺器,当着冯和我的面小便面去。冯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同我走出。路上冯对我说:“一文钱没给,还当面给以这样的侮辱,真令人雅堪!

由于冯任陆军检阅使时期无地盘可以筹划饷需,仅靠财政部和公府收支处的拨给,冯常因请领经费以及其他军需物品到财政总长王克敏和公府收支处处长李彦青等多方刁难,使冯对他们恨之人骨。所以冯班师到北京后,立即命令鹿钟麟派员逮捕王克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敏、李彦青。王克敏事先闻风逃匿漏网，只把李彦青逮捕枪决。

李彦青临刑时，还大呼总统救命

李彦青，定兴人，幼年在澡堂为浴客修脚、擦背，后当曹锟的随从，平时为曹修脚、擦背、理发谁想这样的人物逐渐成为直鲁豫巡阅使署的军需处长，继而竟成为公府收支处长，掌握和操纵当时的财政大权。观其前因后果，足见任用小人的债事和小人的下场，大可作为般鉴

（郑廷玺1961年5月1日）

四、乌烟瘴气曹锟上演逼宫戏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由临时参议院产生约法，由约法产生参众两院组成国会。国会在当年召集开会，即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公推参院议员丁世铎、众院议员张绍增主持其事，即有名之天坛宪法草案。稿垂定，国会即于次年（1913年）被袁世凯非法解散。1916年，袁世凯死，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即照约法恢复国会。

1917年5月30日，督军团作乱，国会被封闭。不久，段祺瑞起兵小幡，到京讨伐。吴佩孚率领之第三师拂晓入城，与盘踞129

天坛之张勋军遥遥相对。其时我住潘家河沿南口内，口外即为窑墩等地区及陶然亭高地。第三师分据各地，嘱附近居民暂缓开门，不数小时，即将张勋军队解决。段祺瑞就任国务总理。未几，因对德宣战问题，国会仍被解散

是年，孙中山先生乘程璧光之海军军舰由沪去粤，与南下之国会议员共同护法。程璧光为莫荣新暗杀，发生种种周折。直至1919年，国会选举中山先生为总统，而1921年，北方非法选举徐世昌为总统，段祺瑞复为总理。1922年，直系倒段，恢复约第二篇直系元戎曹媳

法及国会，黎元洪复为总统。

我于1922年方由江苏第三选区之候补当选人补入众议院为议员。在此最后一年之国会，是否即为营锯贿选之开始，应分两段叙述

第一，吴佩孚自反攻岳州得胜后，屯兵衡州，通电主和，直到1922年恢复约法及国会为止，都是他的恩师郭绪栋（字绪栋）

为他代定的计划。因为吴佩孚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⁰毕业是郭绪栋培养出来的。据说，吴佩孚原拟俟国会及总统任期届满再选举继任总统，改选国会，都照法律办理。至于任期何时届满，继任总统何人，当然另有打算，似比明目张胆逼走总统、公开贿选要高明一些。所以国会恢复后半年内，尚无贿选气氛。不料郭绪栋即于是年病故。而曹锯方面，本来有津、保、洛三派，津、保向来接近，与洛附接洽较少。国会恢复后，津、保派性急，想趁此机会收买议员，举行贿选，借机达到他们攀龙附凤的目的，又深恐吴佩孚反对，就将通洛阳的电线割断，以为威胁和试探。吴佩孚见电报忽然不通，情知有变，而那时郭绪栋已死，无人可与商量，就急派文武两入到京探听。文的是项骧，武的名字忘记了。两人既来，津、保两方就对他们明白表示：如不加入贿选¹³⁰就茼臭断绝往来。从此吴遂加入贿选团体。而贿选风声，从1923年开始，日高一日闹得满城风丽了

第二，国会自恢复后，两院自己就闹得乌烟瘴气。众院是倒阁拥阁的争执，倒阁的是议长吴景濂一派，要想打倒张绍曾。张绍曾也不甘示弱，拉拢若干议员出来拥阁，每月给以若干津贴，因此为倒阁派所借口，就提出投蓝白票，各自表明态度。我是两不参加，是投的是白票，倒阁派马上就来拉拢，且以将来之司^①应系测绘学堂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法部次长为饵。我对他们说：我投白票，是表示不拥阁，可是倒阁，我也没有兴趣。因为我辞官而来做议员，原来想说几句话，几件事的。如为升官而仍旧回去，岂不为人笑倒？只得敬谢不敏了。但是从此每天开会，总是闹着倒阁拥阁，正式的议案不知多少束之高阁。所以开会一年，仅仅通过一起驳回法国金佛朗案。因为这一案是两院全体一致反对的，所以能够很快通过的。

金佛朗案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庚子事变后，在法国方面勒令我国每年支付赔款，定明依照佛朗价格折合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郎价格大跌，我国当然依然照约支付赔款。而法国来文说现在佛朗跌价，法国吃亏太大，希望订一两不吃亏之办法。此种来文，当然应以“照约办理”四字立即答复。不料当时的政府外交部推财政部，财政部又推外交部，始终不敢答复。法国人就自己定出办法，说应照美元支付。中国政府还是不敢答复。过了个时期，法国竟然又进一步，硬说应以现金支付，如再不答复，即为默认，自某月某日起，如不付款，须加息计算云云，逼得黄郛代阁竟承认以现金支付。此即所谓金佛朗案。

此次国会复会闻知此事，大家一致愤慨，提案多达数千起，由众院副议长和法律委员会选定，以我的提案表决通过。大意谓按照约法规定，与外国订立条约或修改条约，非经国会批准不能

生效。黄郛代内阁对法国的无理要求承认以现金支付赔款，但与原约不符，且未经两院批准，绝对不能发生效力，应由现政府将本案决议通知法政府，取消前黄郛代内阁之非法承认云云。

送至参院通过，法国终于屈服，金佛朗案遂即取消。惟闻段祺瑞政府又与法国新立变相之改约，此时国会已无形取消，约法亦已撕毁，非特不能干涉，且不知其详了。

曹锟贿选之前，众议院既因倒阁拥阁闹至南下开会为止，参院复因议长改选，杨永泰与原议长王家襄争长，也闹得马仰人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锟

翻。因此曹錕贿选乘间而入，公然定出5000元一票，简直臭气熏天。参院丁世铎、众院刘崇佑相继辞职而去。我们亦想力挽狂澜，大家提出警告，可是不卖者自不卖，卖者自卖，竟是无可如何。有著名学者，想把此500元买书而留下终身污点的；有家资百万，而不肯舍此5000元以至为乡人拒绝入城的；更有忽南忽北，嘴里声明决不参与贿选，其实专替贿选兜揽，得到数万元的报酬的；又有代儿子得到一个科长，自以为非常巧妙，非常便宜，谁知也是不能入城，并且不能见人，转眼一切皆空，终致病疯而死的。

还有某派议员十数人已南来数月，突然偷偷北返，经拒贿办事处发觉，急电天津办事处，说有货一批已偷运到北，望急在津截留云云。这些人到津后，拒贿及贿选两方，都在津站守候，他们不好意思，只得下车，双方僵持。彼等忽然想出办法，自愿减收2500元，不去北京仍回上海，他们的选票由他入代投，这叫作贿而不选，其实应该说是半贿选。

到年底时，国会议员发一次餐费以维持生活，那些贿选议员也来领取。我说应扣，褚慈僧说扣一半吧。我说是什么标准？褚不能答。张溥泉作不屑之状，说：“家丑不可外谈，算了罢！”我132

说：“这本来不是家中谈的。”张亦无

散后，有人戏对我说

今天好像听了一次判决。”我说：“做了10年司法官，这个脾气是一时改不了的。”相与一笑。这些都是后话，提前说明于此。

现在要说到曹逼官的事了。1923年6月，曹錕密令京中军警断绝总统府的水电。我们数十人闻知此事，就先期去津，翌日黎总统亦到，嗣后陆续来津者约有一二百人，共同集议，公推众院副议长褚辅成主持其事。会议数次，议定南下至上海开会，相机组成合法政府，反对贿选。我们到沪后，分访章太炎、岑春煊、唐绍仪诸人，请他们帮助。太炎先生非常同情，可惜无实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力。岑春煊在清末本来是公子宫僚出身，其实毫无政治头脑。他现了我们，说：“你们既为黄陂打抱不平，应该叫黄陂出数十万元来办事。”他认为这是黎元洪个人的事，我们惟有一笑置之。唐绍仪乃特别起劲，约期邀请各省南下议员中的代表人物共二三十人，设宴廛谈。我与他向不认识，也尚未去访他。他就先嘱金星保险公司经理某君及参议员李君，分别到我处面约赴宴。到时宴罢会谈，先由褚辅成陈述我们南下的目的，先成立拒贿议会然后在沪组成政府，黄陂暂时不南来。他拟请少川先生担任国务总理，全权办理一切。唐忽佛然云：“我何能做黎元洪的国务总理？”我说：“这是约法上的国务总理，不是黎元洪的国务总理，请先生细思。”褚又接着说：“少川先生的意思怎么办？”唐说“我意组织委员制政府。”众无言。我接上去说：“有何根据？”唐说：“不要什么根据，只要各国承认便行。”我说：“军阀有兵，我们无兵，纵有各国领事承认，一出租界，便一步不可行，奈何？”唐说：“据你说，怎么样？”我说：“我们只有用建国的约法与之相抗，他们便奈何不得。况且国会是约法产生的，政府也是约法产生的，所以他们搞贿选，名义上也要拿约法上之国会作幌子。如果离开约法，国会便一刻不能存在，何能成立政府？”唐半晌无言。最后，唐又说：“我可请各国帮忙。”我说：“这是我133

国的内政，恐各国不能帮忙，所以只有依照约法行事。”唐强调说：“外国人哪来管你约法不约法？”我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不讲约法。”唐语塞，遂悻悻而起，大家不欢而散。此时，代表国会之褚辅成、代表黎元洪之章士钊都噤若寒蝉，只有杭辛斋对我说：“我想此事只有这么办，舍此别无办法。”从此，因唐绍仪要想乘机搜取委员长地位而造成僵局，南下议员开会多次，毫无办法。到会之人日少一曰，大家意兴阑珊，决难取得多数。

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锟

当时浙江督军卢永祥倡言反对贿选，邀请我们到杭州观潮游湖。在欢迎会上，卢慷慨陈词，听者动容。其实他是段祺瑞的人，时大家还不知底细

是年9月，忽传黎偕李根源航海南来，已在途中。我说此时万无南来之理。黎等到后，果不为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所礼。而曾锜贿选，竟于是年10月完成

齐燮元为贿选奔走，大卖气力，自居首功，要想挤掉卢永祥，扩充他的地盘，卢亦不肯退让，江浙遂至开战。此等军阀火并，本无可记之价值，不过浙军中之旅长杨化昭、臧致平，团长张义纯三人，纪律既佳，且颇知爱民。尤其是杨化昭，受到人民的爱戴，他所到之处，一定预先告之乡民，某处要开战，帮助乡民妥善迁移，真是秋毫无犯。杨部等只有一师，而齐燮元除拥有自己军队数万人外，尚有镇江一师、苏州一师，到处拉夫骚扰，民不堪命，与浙军交战后，屡次败北，眼看要被解决。其时我方在医院割治外痔平复出院，住南市。某日忽闻高昌庙等处有无数败兵退下，急电报馆详询，方知师长王永泉以下全部被齐燮元收买，惟杨、臧、张三人不卖，然亦无可如何。事后，方知段之亲信徐树铮早已秘密到沪，亦束手无策。打胜仗亦是贿买得来，可为千古奇谈。

134

此时江苏地方，到处疮痍，一路哭声。苏人耆老王清穆首先电齐，诘以纵兵殃民，请其引咎辞职。随后耆老汪凤瀛等数十人重申此请。不料北方冯玉祥于1924年倒曹，齐燮元花去人民无数血汗钱，白白空欢喜一场，至此也不能不真个下台了。可是倒曹又为段祺瑞制造了机会，他在袁世凯死后做了四次国务总理，至此又悍然撕毁约法，自为执政了。

沙彦楷)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五、兵败被囚通电下野做寓公

曹錕在清末当了多年第三镇的统制，尤其在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时候，弄了许多的钱。后来每到曹錕生日的时候，各省督军、省长纷纷前来祝寿。慢慢地，就有人奉承他，说“大帅足可以当总统”，接着就有人说“大帅愿意当总统”有一天我在秘书长王毓芝（兰亭）的屋内闲谈，王承斌（孝伯）忽然对我说：“养怡（我的号）是很有主意的，能不能把这个疑窦给我们打开？”我说：“什么呀？”王承斌说：“大帅愿意当总统，是当得当不得，当好不当好呢？”我说：“那就得看是为着什么。若是为国，责任艰巨，当不得；若是为自己，要快快下台，就当得。赚了一辈子钱无用处，老了不愿意干了，买一个总统当，当上两天，回家养老，以终余年，当得。为下台而当总统，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要早走，要快下，有此决心，可以当。

无此决心，不可以当。钱多了，后人守不住。普通人有个二三十万尚且无好后人；能当总统的，儿子焉得有好的呢？人的一生，就怕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尚且不好，何况当总统呢？，我说这135

话，好像是不愿意曹錕当总统似的，其实我早就知道曹錕要当总统，并且联络了一些议员如王泽南、战涤尘等200多人了，安排了几个地点作联络处所，组织了一些人领头活动。这几个活动地点，一处是猪尾巴大院，领头人张岱青；一处是汉南寄庐，领头人吴恩和、金永昌（紫族）；一处是绒线胡同南庐，领头人王钦字等。

某一天，我在顺治门里油房胡同一号王毓芝屋里坐着闲话，忽然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直隶议员谷芝瑞（藹堂），一个是山东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银

议员史刚峰，他二人说话完全是要打倒是景濂的意思。我心中暗想：“这吴景濂倒不得，若他真倒了，我们办大选就不好办了”谷、史二人刚走，我就向E毓芝说：“咱们这个事情一年多了，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急不如快，我看还是快些好。”王毓芝说：“谁说不是呢！孝伯（王承斌）、子玉（吴佩孚）全和大头指吴景濂）商量不好。怎么办呢？”我说：“他二人商量不好，我去未必商量不好。大头这小子怕老婆，他的老婆怕我。我去十分可行。”王毓芝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得打电话问他在家没有。”我打通电话一问，吴恰巧在家，就约定在家等我。我就坐着王毓芝的车子去了。

当时吴景濂住在小麻线胡同一号，到他家中，说了九句闲话，就拉住大头往他老婆屋里走。我见了吴景濂的老婆就说“大變，天我来有正事，不说笑话。”接着我说：“大哥也上年纪啦，现在应该想一想养老的事情啦。大哥现在当着议长，议长不是终身的，更不是世袭的。哪天人家大家一哄，说不要就不要。不如乘着机会捞一把钱回家，哪天都可以吃饭。现在曹錕势力威望正好当大总统，只要大哥不给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就成啦。选举的时候，用议长费一点小事，我们已经联络运动成熟136

。只待定好日子，准备好一切手续，到时，大哥发通知召开选举会。只要选举成功，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哪一个官给他哪个宫。你看好不好？”接着我又说：“曹錕赚了一辈子钱，不买个总统当，买个什么呢！有钱买个总统当，才做有钱会花呢！

花钱买总统当，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字臭一生强得多呀，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事情我们都已预备好明

天我把参谋长和秘书长领来，和大哥一见面，就等于曹锦本人和大哥见面一样。这事就算定妥，随便您哪一天开会，这事就算完成了。将来给钱的时候，我们这三个人都不管，归孝伯一人经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手。好在孝伯从小时候就出入你家,已非一年,你们是如同一家人一样。”吴夫妇俩听完了我的话,沉吟了一会儿就说:“好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呆了一会儿,我告辞出来,并说:“明天我就把熊、王两位领来和大哥见面。”我由吴家回到油房胡同,就要王毓芝叫保定电话:熊炳琦(润承)接到电话,非常高兴,他说:“兰亭别挂,等我报告大帅(指蓉锬)一声。”不大一会儿,熊说他报告过了,并说大帅要我当天晚上去天津和四爷(指曹锐)见面。这话我明白,就是让我再向曹锐报告一遍的意思

当天晚车我到天津见了曹锐,并即赶回北京。第二天12点以前,我到油房胡同,等着熊炳琦来同王毓芝三人一齐吃午饭。

午饭后我们三人一同前往小麻线胡同一号吴宅。熊、王、吴三人见了面,谈得很圆满,晚车熊就赶回保定。于是我经手的人我送钱,并通知大家谁经手的谁送钱。(拿钱的地方是前门外二条胡同大有银行,银行的负责人是汪小舫。)只是送钱的事情就办了六七天,但谈到选举这正经的事情,都是三言两语就完了。吴景濂一个人就给了40万,其他每人送给5000元。有一个湖北众议员在我们送给他5000元之后,他曾把这件事上了报,还把支票拍了照片印在报上

137

后来冯玉祥倒戈时,把曹四抓去,要他拿出钱来。曹四拿不出来,说钱从前是有的,都被三爷买总统用去了。冯不信,逼着他要,曹四竟服毒面死。曹锬当了一年的贿选总统,下台后活到3岁才死。他的姨太太九思红给他生的一个儿子,听说解放以后在天津某饭店门口给人家擦皮鞋为生。

二)

自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被曹锬、吴佩孚击败出关以后,即
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锬

处心积虑，筹划雪此一败之耻。而直系则因胜而骄，自认可以高枕无忧了。1923年10月，曹锟用贿选手段，当了大总统。吴佩孚日渐专横、妄想武力统一全国。他部下的将领，有野心的因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无大志的则奢侈淫逸，吃喝玩乐。这时直系内部是互相排挤，矛盾重重。这就给奉张造成有利机会，准备待时而起。

1924年秋，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认为时机已至，一面通电支援卢永祥，一面进兵榆关，朝阳，窥伺关内。9月17日吴佩孚受曹锟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在中南海四照堂对各将领作军事上的部署。冯玉祥奉派为第三路总司令，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

10月22日，顾维钧约我和孙润宇（字子涵，江苏人，国会议员）米振标等人到他家吃晚饭。在席上，孙润宇用警告的语气对我说：“注意呀，冯玉祥这人靠不住，不应当叫他带队伍到前方去”我当时对孙的话很不以为然，就不加思考，冲口而出说：“这一桌吃饭的人都靠不住，冯玉祥也不至于靠不住。”孙听了之后默然不语，旁人也都没搭腔。我随即感到我这样说话有些失礼，就拐弯说了些笑话，才把这个场面敷衍过去。

138

不料第二天早晨我刚出门，就看到街上都是佩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的军队，这才知道冯玉祥已于昨夜班师回京，通电“主和”，与奉张共讨曹、吴，并已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里了。我立时想起昨天晚上孙润宇所说冯玉祥靠不住的话，觉得自己真是太没有知人之明了。

我对冯玉祥的认识，是英明机智，治军有方。在曹锟贿选总统时，我和冯经常见面，感情很好。关于他的事，我能帮忙的总是尽力帮忙。他和吴佩孚意见不合，是由河南开始而逐渐尖锐起来。冯任河南督军时，曾到保定见曹，我适在曹处，见他痛哭流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涕地向曹诉苦说：“吴玉帅压迫我，弄得我不知怎样办是好，样子他是要缴我的械。”曹说：“不会，他怎能缴你的械？既然你俩不和，我另给你想办法，你上我身子后头呆着去吧。”不久曹就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带队移驻南苑。冯对曹很感激，一直表示竭诚拥戴，因此我决不疑他有倒曹、吴的计划，更没有估计到他竟与奉张订有共讨曹、吴的密约。

曹锟被囚后，我很关心他的安全，当即去到总统府，通过重重警卫，到了延庆楼，见到一位冯部的营长（姓名已忘记）穿着便衣陪伴警覬坐在那里。曹的神态很镇定，看我进来，徐徐地对我说：“当时你们大家把我拥戴出来，这时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来，怎么办都可以，我没什么说的。”听他的语气，大概认为我也是倒他的一分子了。但我当时不便申辩，向他安慰了一番就告辞出来。曹锟从那时起，便由冯所派的营长与他同吃同住，整天在一起，交通和通信机关也都有冯的部队驻守，曹与外界基本上断绝了联系。

三)

之后，我从各方面断断续续了解到这次政变经过的一些情况。由于冯玉祥与吴佩孚矛盾日深，前曹锟的一些亲信有时对冯

也加以排斥（如冯因请领军饷常受到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的刁难）。这种种矛盾都给奉张以可乘之机，奉张就通过各种关系，派人与冯拉拢，使冯加入奉方，共同推倒曹、吴。我所认识的郭瀛洲、张树声就是其中最起作用的两个人。郭旗洲是张的亲信旅长，数次来京，都是来去匆匆，还曾在我家（后门沙井胡同）住过三次，我始终不疑有他。有一次我曾问他：“你来北京有什么公干？他说：“我想做一笔买卖。”我追问他：“做什么买卖？”他就含糊其辞，不愿明说。当时我猜他一定是在贩卖烟土，也就第二藕直系元戎曹锟

没往下再问。

冯玉祥因与张作霖已有勾结，所以在奉命出师讨张以后，借口筹措军糈、修理军械，故意延宕时日；及至出发，每天只是前进三四十里的路程。他到达滦平，就停止不再前进。几天以后，他得到东线彭寿莘部屡战失利的消息，同时接到总邵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口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便认为时机已到，邀于10月19日将后队改为前队，潜行回师北京。因为他计划周密行动迅速，又是与鱼责成守北京的孙岳等共谋，所以未放一枪，就占领了北京。当由鹿钟麟派兵一营包围总统府，把曹锡囚禁起来

这时，北京的军政要人如王毓芝、陆锦等人，都躲到东交民巷托庇于使馆界了。我想，大局如此，怎么办呢？因王承斌也曾在“主和”的通电中列名，我就拿着刊有主和电文的报纸去找王承斌，并埋怨他说：“你们这样干法，是打算怎么着？说给我听听吧！”王说：“我也不知道。焕章（冯玉祥字）想怎么办，就让他办去吧。我也管不了。”我说：“通电有你的名，你能说不知道吗？”王说：“我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事情到了现在，就都不用说了

140

我左思右想、认为应先设法使曹银恢复自由。一天，我到王毓芝家里（崇内大土地庙），问知主在东交民巷的住处，就去找他。当时陆锦、潘矩楹也在座。我说：“互杀乱打，还不都是为了逞英雌，争地盘。焕章这样做法，也是干不好的。我想应当先设法使总统恢复自由，给他赚回被囚的脸面，过渡几天，尔后平安下台。你们看怎样？”他们一听我这些话，都表示同意。经过研究，认为只有走张作霖这条路，别无办法，王毓芝并催我赶快设法进行。我又探询了一下靳云鹏的意见，靳也颇以为然。我遂到公府见曹铤，把他转圜的意思悄悄说明。曹沉吟了好久，才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对我说：“只要赚回面子，我就很满意了。反正大总统的命令在你们阁员手里拿着，你们瞧着办去吧！”这天曹并告诉我，在他被囚禁的次日，孙岳曾去看他，给了他2万块钱零用，并说孙在和他谈话时，还哭了一场。

隔了几天，我去到沈阳，因与杨宇霆是同学关系，就去找杨。一见面，我就说：“一战雪耻，可以休矣。国事如何，愿听明教。”杨说：“我们仍在计划向南进兵，非剿他（指吴）的老窝不可。”我说：“乘战胜之余威，追剿残兵败将，不成什么问题可是國事究竟怎么办，也得想一想啊！政府中断，中华无主，万发生国际问题，那可怎办？”杨问：“你看呢？”我说：“依我看，应先恢复曹锟的自由，让他维持一下现状，过些日子请他辞职下台，召开倒会，另行选举，大总统还不是权高望重有实力的人得之吗？”杨问：“这是你个人的想法呢，还是另有说辞？”我说：“是我倡议的，王兰亭、靳翼青等都同意。”杨说：“既然如此，好吧，我可以把这个意思报告给雨帅。你住几天吧。”我在沈阳住下，就去找郭瀛洲，得知他前几次到北京，就是为了和冯玉祥联络共倒曹、吴的。我问郭说：“敢情你在我家说是做买卖，就是干这个呀？”郭笑着说：“谁叫咱俩是朋友呢！当时哪儿有你那里保险呢。”我就问他：“你们是怎样接洽的？”郭141

就和我说：“我们和冯玉祥的联系已经很久了，往返接洽不止次，也不是我一个人。我是在事情说得差不多了以后，被雨帅嘱咐出马的。通过张树声，我与冯玉祥会晤过两次，后来洽妥冯部与奉军采取一致行动，我们答应协助他军饷100万元。在战争起来后，玉祥到达滦平时，我给他送去沈阳世合公银行开出由北京兑取的支票100万元。隔了几天，他就回师北京，把你们的大总统拘繁起来，把吴小鬼吓跑了。”郭并说：“他会花钱买总统做，我们会花钱把他关起来。”郭说罢，哈哈地笑个不止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银

隔了两天,杨宇霆告诉我:“雨帅今天晚上来见你,你等着到时我来接你。”在见到张作霖时,我将来意述说了一番。张说: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早就给冯玉祥打了电报,让他好好保护三爷,不准伤害,况且三爷对他也是有的,他一定会照办。至于以后的事情,大家商量吧,我是不够格的”我说:“曹三爷经过这番变动,他也厌烦了。只要给他赚赚面子,平安下台,他就很满意了。阁员们都和我一样想法,直方将领也没说的,只有冯玉祥不知道,我也不能跟他谈。”张说:“好吧,呵去见到曹三爷替我安慰他几句。没什么,别看打仗,我俩还是朋友。冯玉祥替咱打仗,那是120万小洋钱买的他,他不能主张国事。以后在北京有事情,可以跟李景林、张学良他们联络。”

在我与张作霖会晤之后,隔一天我就回到北京,把赴奉张的经过,到延庆楼向曹报告了,曹很满意。隔了几天,郭瀛洲也来到北京。我向他说明回到北京见曹后的情形,我俩又商议了番,郭欣然回奉复命。杨宇霆听到郭的报告后,还恐事情发生变动,又亲自带着他的太太来到北京,与我重新研究了一次。杨并着重地对我说,北京事由我负责,东北事由他自己负责。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下来。

142

【四】

在曹錕被囚后,段祺瑞就了临时执政,到11月27日,我被免职。在这一阶段,我一共到公府延庆楼去过七八次,冯所派的警卫官兵都对我很客气。有一次遇到蒋鸿遇,他对我说:“王次长,这回吴小鬼倒了,把我们几年来憋的气都出了,咱们一块干吧。”我说:“好啊,咱们怎么干,我能干什么?你说吧。”他也没说出所以然来。

我被段祺瑞免职后,就在北京住住,天津玩玩。1925年夏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初,我一因无所事事,二因李景林闹穷,要没收王毓芝、赵玉珂等的财产,就又去到沈阳。张作霖曾请我吃饭,并对我说:“段芝老老气横秋,不纳忠言。孙中山先生政治头脑又那么高,他的主张恐怕行不通。听说他还要拿俄国人的办法来治中国,那咋行呢!”我说:“政治总是政治、说是说,做是做。老百姓只要能安定就好了,实在也应该安定了。”他说:“是呀。咱们作官的就应当说到哪做到哪,要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老百姓。冯玉祥这小子说话没信用。一派奸诈,又想要直隶地盘了。”我说他说话没信用,做事有信用就行。”张说:“你又提这个啦,他那是冲着咱120万小洋钱,你当他真心跟我合作么?是佩孚是败了,吴佩孚要是胜了,他还不是打我吗?”我沉默了一会几说那么雨帅对国事怎么看法呢?”张说:“我是个军人大老粗,不懂什么政治,摔谁都行,反正我是不够格的。我跟曹三爷本来是至交,又是亲家,都是让吴佩孚这个小子闹得失了和气。别看现在这样,远近心里分,我跟他还是青山不改呀。

我回到北京不久,奉张与冯祥就起了政争。国民军同李景林动起干戈,始而李景林不支败退,继而直鲁军反攻,国民军又败,在天津周围打起拉锯战来。繼之郭松龄反张,又是一场混战。郭败张胜,张作霖为了报复冯玉祥勾结郭松龄反奉之恨,乃143

以大军攻冯。冯不支,于1926年初通电下野。鹿钟麟率部撤出北京,曹锟恢复了自由。

【五】

在冯部撤走、曹锟恢复自由的第一天,张学良就派人来找我,叫我同他们去见曹锟。第二天,我陪同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到了公府延庆楼。张学良见了曹锟就魔在地下磕头,并说“三大爷,我给您老赔不是来了。我爸爸说对不起您,我们一定第二篇直系元戎曹

拥护您复位,大总统还是您的。”曹说:“瞎!不能干了,我德薄能鲜,以后国家大事要靠你们青年人了。”张学良接着就说:“我爸爸说了,您老尽管复位,做您的大总统,有他老在旁边站着,看谁敢说什么。”李景林、张宗昌也一齐说:“我们一致拥护您,您尽管放心。谁不听话也不行。”曹说:“一年多我什么也没办,倒吵起家窝子来了,你们看还能当总统?张学良等就齐声说:

您老别说了,再说别的,就是不原谅我们了。”我就插了两句说:“亲戚朋友会吵嘴,兄弟手足也会吵嘴,父子有时也吵嘴夫妻吵嘴的时候更多。这都算不了什么,过去的事就都不要提了。”又闲扯了一阵,我同张学良等告辞出来。在出来时,张学良对我说:“养怡,你明天好好地跟三爷说说,咱们一定就这么办了。”我答应说:“好吧,一切包在我身上。”第二天我又到延庆楼去见曹锟,曹说:“张学良这个小孩子,说的话靠得住吗?”我说:“靠得住,没问题,是张作霖叫他来的,这我都知道。”我又把两次在沈阳和张作霖见面的事说了。曹听了显得很高兴。这时来看曹的人也多了,这些直系旧人和曹的老亲旧友,都相率前来探望。

曹锟恢复自由了。我为了通知这个找那个,在外面跑了两144天。一天到公府去,公府秘书张廷谔对我说,曹已拍出通电,告诉各省说冯部已撤出京畿,并说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恢复总统职位,但没得到各方面的反应。后来我们经过研究和向各方面探询,才知道都是在观望着吴佩孚的动态,而吴对这个电报,并未明白表示迎拒的态度。到了这时,曹才决定迁出公府,搬到羊市大街去住。

吴佩孚自失败出走,经过通电再起,到这时已经一年多了。

到底他在干些什么,不但曹锟是懵然的,连我也不大清楚。为了告诉吴佩孚关于北京的情况和了解他的情形,曹很想派人到汉口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去一趟,于是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去一趟吧,也好跟子玉研究研究。”曹很同意。当时京汉路似通非通,我坐一段火车,骑段驴,又坐一段火车,有时还坐一段大车,经过7天才到达汉口。我打电话和吴佩孚联络,约定次日上午见面

第二天,吴一见我就取笑说:“炮手来了。这一下没把你这土蛋砸碎呀!我说:“不但没砸碎,还磨成铁的了。”接着扯了些彼此的情况,他问我:“你想干点什么呀?”我一听他这话知道他误会我是来找事的了。我说:“干什么都可以,不过这倒不忙。我想还是先把总统的事办停当了,再说我个人的。”我就把拥曹复位的意思说了一遍,并告诉他张作霖那边已经没有问题,都说妥了。他说:“你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应当的,不过恐怕难以实现。我自山海关下来,一到汉口,就打出通电护宪,人家都不理,怎么能再提呢!三爷这人你不是不清楚,在前台他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我说:“今非昔比,现在同你在山海关刚下来的时候不样了,盱衡大局,还是得咱们说了算。大家还是以你的马首是瞻。”吴听我说到这里,不等我说完,就用“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一些论调来塔截我的话。我又反复地说了一番,他仍是坚持己见,不允拥曹复位

145

我从吴佩孚的耒家墩司令部出来,就去找吴景濂,把和吴佩孚见面的情形告诉了他。吴景濂说:“不要提这件事了。我曾和他谈过恢复总统局面的事,他不答应。听说他曾和一些集议过,绝对不再拥曹。”我就问吴景濂:“你看子玉到底为什么这样反常,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呢?他说:“没什么原因,只不过他不愿头上再戴顶帽子罢了。”这时熊炳琦也在汉口,我又和他谈论了一下,他也是和吴景濂一样说法。熊并唉声叹气地表示前途暗潮很多。我一看事情是绝望的,第二天就搭车返回北京。我到了第二篇直系元戎言银

北京,就一直到了曹家。见着曹锟,头一句我就说:“冯玉祥没反了您,吴佩孚可真反了您了。”曹听了一愣,问我:“他说了些什么呀?”我就将吴佩孚的话述说了一遍。曹听了以后,像是替自己解嘲又像安慰我似地说:“子玉不会不相信你,也不会不相信我。我早就想到,他会怀疑张作霖对我这样卑躬下气,是不是不怀好意?这也不用怪他。先不用说了,你好好休息休息吧。”不久曹锟就到保定去了。听说后来曹曾命清末状元刘春霖去过汉口,谈关于复位的事,也没得到吴佩孚的同意,遂在5月向全国通电辞职。

(王坦)

补正

王坦遗稿文内载:“有一个湖北众议员在我们送给他5000元之后,他曾把这事上了报,还把支票拍了照片印在报上”云云。

按这个众议员是邵瑞彭,别号次公,浙江淳安籍,不是湖北人。

关于曹锟贿选这件事,他并曾依据当时的法律手续,正式向北京总检察厅提起书面诉状,但此案与往年贺冠雄状诉袁世凯盗国称帝案同样没有下文。邵瑞彭对于词学和历法颇有研究,后来任国

立河南大学教授,早已逝世,曾著有《扬荷集》词稿刻行云。

罗介丘)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附录

曹锟二三事

曹锟幼年曾在家习武，与葛沽、咸水沽一带的地痞流氓头目刘得胜联合，经常聚众斗殴。以后带兵驻保定时，也好指点随从人员练习拳棒。高兴时，亲自挥舞虎头双钩表演一番，并津津乐道自己幼年打群架的往事，自鸣得意。

曹锟文化程度很低，但当了督军、巡阅使后，为了附庸风雅，常练习画梅，也常写一笔虎字赠人。趋炎附势之徒对其大加吹捧，曹沾沾自喜，以文武全才自居。

《击鼓骂曹》、《徐母骂曹》这类戏，本是戏剧界经常演出的传统剧，曹锟任总统时，其左右为取媚薯氏，竟通知京津一带梨园业不准演曹操戏，一时群情哗然。人们讥笑说，“今后总统千万别姓有、牛、杨、马等姓的，不然猪、牛、羊、马皆被禁杀人将素食了！”

曹锟任总统后，为光宗耀祖，在大沽兴建曹氏家祠，限令占地内原有房屋、坟墓一律迁出。因限期短促，凡未及迁走之坟14了

墓，均被挖掘，尸骨暴露，凌乱不堪。祠堂尚未建成，北京政变发生，曹氏垮台，村民无不额手称庆。

(陈世如)

曹锟被炸真相

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安福系反对第二高直系元戎曹锟

尤甚，并密派曹的死对头胡云滔（胡曾因携公款私逃被曹通缉，直潜伏在东北鲍贵卿的军中。）携炸弹到保定相机刺杀曹锟。9月26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南关公园（今人民公园）戏院上演《中秋月》，曹前往看戏。稍后，胡亦身藏炸弹进入戏院，看到曹锟坐在楼上，即冲曹投掷炸弹一枚，顿时爆炸，但未命中，仅伤观众一人，余者纷纷逃跑，胡亦趁乱逃出，到大慈阁附近的一家饭馆吃饭，未几，军警前来搜查，胡见机越墙而逃，潜赴东北。

抗战时期曹锟已死，胡始回保定，年已近六十，生活无着，经我举荐其到南关公园当了警长。以上曹被炸经过，即胡亲口对我所言。

（张矩如）

曹锟与王承斌

当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前夕，直系方面积极筹划备战部署。这时保定方面举行了一次高级将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曹锟亲自主持。我当时正在直系担任全军的军医事务，因而亦准备出席

148
参加，以备咨询。我就在参谋处候召。这时王承斌亦在参谋处。

他是准备出席这次会议的。因为参谋长熊炳琦向王说嘱他候请，所以和我同在参谋处坐着。时间长了，会议亦散了，可是一直未召王承斌与我参加会议。散会后大家纷纷走出。王这时脸上显出很难堪的样子。于是我就向王说：“咱们走吧！”王答说：“走吧！”我当时很同情王的处境，因而找不出什么说来安慰他。我随便说了一句，我说：“师长（王系二十三师师长），怎么样？仗打得起来吗？”王回答时神情很不自然，他说：“咱哪知道！”意思说会议他未参加，内中情形怎么能知道。于是我接着说：“师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长到我那里去坐坐吧？”王很谦恭地婉谢，说：“我还有事，再见吧。”我二人就此分手了。

当时我心想其中必有原故。于是我就到了熊炳琦家。我进去之后，见熊亦是网呵来。熊见我就让我坐，接着就对我说：“老弟，我很对不起你。会议时帅座（指曹锟）曾叫我请你，我以孝伯（王承斌子孝伯）关系，若单独请你上去，光剩下他一人太觉得难堪。因此我擅自作主，说了一句谎话，说潘处长因病请假，军医处的事我们明天继续再议罢。我为颠全大局的苦心，请老弟多加原谅。”我说：“原应如此，没有什么！”我接着又说：“参谋长没事吗？果没事，我扰您一顿饭行吗？”熊回答说：“太好，欢迎欢迎。”接着就彼此入座了。熊向我说：“你的来意我已明白，是不是为了孝伯的事。”我说：“到底为了什么，弄得我既糊涂，又替孝伯难过。”熊紧接着说：“兄弟我才真难啦！在会上，我冗次提出，说孝伯还在外面等候命令，可是没人理睬，你说叫我怎么办。”我说：“为什么对孝伯这样呢？总有个原因吧？”

熊先说：“咱哥俩说话，不足为外人道。”接着，他说：“洛阳方面（指吴佩孚）有密信给大帅（指曹锟）说孝伯和关外（指张作霖）有秘密。据说是孝伯的参谋长主谋联络的（此人姓名忘记了，是东北人）。因此对孝伯要回避一切。”我说：“不至于吧？”

149

熊说：“这谁晓得呢？”我接着说：“如果一旦打起来，对孝伯如何安置，这对我倒关系不大。可是孝伯这一师人用不用，对我倒有关系，我须对该师准备战时的医护工作。”熊说：“这一师人用还是要用，听听布置再说吧。”谈话就此结束。饭毕我就闷闷而不久直奉战争开始，在直系军事部署上，是把王承斌这一师人摆在中路。幸喜此次战争，未及一月便完全绪束，直系方面获得全胜，军已全部退出长城。这一仗，表面上是吴佩孚指挥成第二篇直系元戎曾银

功, 其实主要原因系由于奉军方面内部自相矛盾, 因而败退。据说奉军的总指挥张景惠和张作霖大闹意见, 遂致退败较速直奉战争结束后, 奉军退出关外。直年奏凯归米, 各部仍回原防, 二十师仍驻保定。一天下午, 我到当时的保定宪兵令部找司令王赞青去闲聊。王赞青留我吃饭, 说: “别走。在这吃饭, 没什么事, 谈谈。”刚坐定不久、就听见城东方面有几下枪声, 是极稀疏的步枪声响, 大家只以为是走火, 亦没介意。接着又是一阵枪声, 再就是机枪声响: 过了一会儿突然轰的一声, 大炮声也来了。我就问王: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哪里的枪声保定周围都是咱自己人, 怎么有这种声响。你听到报告了吗?

王回答说: “没有。”我说: “你是宪兵司令, 城防有责。你还不赶紧下令!” 于是他就先用军用电话查问, 才知道是二十三师一个营闹摹。这时就听从城东关蔓延到南关, 声音连成一片了, 情形愈来愈紧张。王对我说: “你没事跟我一同上城去看看好么?”

我说: “好。”我就随王上了东城。上城一看, 城外熙蕞混乱, 闹成一团, 既不听宪兵的约束, 又不听宪兵司令的命令, 只是异口同声地要饷(这时十三师已是好几个月未发饷了) 继之又听枪弹声哧哧的从头上飞过, 觉得城上也无我的职责, 我就向王150说: “赞青, 这里无事可作, 我回去看看。”王说: “你回去也好。”在下城时, 我心想把这个情形向曹说明, 请他想办法制止我当即跑到公署, 走进曹的办公室, 只见曹锟坐在办公桌前, 面带冷笑, 王承斌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直哭。曹见我进去, 便向我说: “你来了, 很好, 坐吧。”这时王费膏也到了, 报告城外情形, 但只是吞吞吐吐地亦未敢说明出事的原因, 就退出去了。

这时只听曹银向王承斌说: “你是来陪着我, 怕一旦有事, 好和我一道死, 是不是呀? 咱们多半生是从枪炮里滚出来的, 还怕死吗!” 王哭着说: “请大帅听信我的话, 这件事我事先一点也不知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道。”说着就又哭了。这时曹说：“孝伯，我听信你的话，已经听信了好多年了，今天怎能不听信呢。你回去吧，不要紧，我不怕死。”这时我想说明这件寡是二十三师要饷，但是当着王孝伯又不好说，同时又见他二人这么僵着，也没办法给他们调停。于是我说：“大帅没事，我回去

辞出来我就跑到熊炳琦家，正遇见熊要出门。他见我来便问：“有事吗？”我说：“从城上来，是二十三师要饷。”他向外走，二人边说一边走。到了大门外要分手时，我又向熊说：

他们既是要饷，还是想办法答复他们才好。”熊说：“好，我就去。”于是我就回家了。熊上城去了，向大家说明，接受他们的要求，明日发饷，但目前必须立刻停止行动。他的话算生了效，转天发了两个月的饷，一场意外算告结束。

潘承禄(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曹锟被囚延庆楼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回到北京发动政变，囚曹锟于延庆楼。当时曹锟驻防北京城内的部队由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分别缴15

械，其驻防总统府内的护卫军(约两团左右)却原封未动，仍继续为锟保镖，并扬言

俟吴玉帅派兵来援时，即保护曹大总

统打出北京云云。

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获悉此情后，即向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报告。冯认为，曹锟违法贿选，当然不容其再拥兵盘踞公府，继续行使大总统职权。曹虽然已经接受了国民军的三个条件(下令停战，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三、请曹锟自动辞职)，但迄今尚未通告辞职。况黄郛的摄政内阁已于11月1日成第二幕直系元戎曹锟

立，并于当天宣誓就职。这样下去不符合政变宗旨的。于是冯决定派内务部次长薛笃弼偕曹锟的老参谋长赵玉珂于翌晨(2日)

往晤曹，劝其即自动辞职，并将大总统印玺移交国务院保管。同时又恐曹的护卫军不肯就范，遂密令鹿钟麟于翌晨带兵前往总统府接防。鹿奉命后，即于当夜密派李向寅团长到中南海四周潜行布置，扼守各街要路口，准备翌晨随薛次长的汽车，一同进入总统府。

次日上午9时许，薛的汽车开至西华门附近时，鹿早已在该处等候，当即命令汽车停驰，并将司机唤下，嘱令将汽车慢开，俾使步兵能跟上为度，且不可使薛次长知晓，以免受惊。万一薛次长问时，可答以汽车机件发生毛病。该司机听罢，答应遵办。

李团长即乘机率领预先在该处潜伏的步兵快步跟上，尾随在薛的汽车之后。从西华门附近起，到延庆楼止，每十步设武装士兵两名，值岗警戒，断绝行人往来。薛的汽车到延庆楼前停住，李团长亦率步兵同时到达。薛与赵下车后相偕入延庆楼内见曹，传达冯意，这时，鹿亦带卫士数名赶到，立即命令李团长将曹之岗兵律斥退，改由国民军值岗。并令速唤曹的护卫司令刘少泉(曹之姨太太刘氏之弟)前来，适刘外出未归，遂改唤曹之卫队旅旅长曹士杰(曹的侄子)前来。曹士杰突闻鹿传唤，大吃一惊，只好偕其参谋长仇某，硬着头皮到延庆楼前见鹿。鹿正色对曹士杰等说：曹大总统刻已通告辞职，本人系奉政府的命令前来接防。

你马上下达我的命令，叫你的部队火速整队徒手开往天坛驻扎，每连可酌留数人，将行李和用具收集一处，以便搬运。我已派定大卡车多辆，专供你等搬运行李和用具。至今后你部的饷糈，由我负责发给，不必顾虑。可迅速开拔，毋稍迟延，致于未便云曹士杰等迫于形势。只得俯首听命，唯唯而退，约一时余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卫队全部开出。从此，总统府的警卫即由李向寅团轮流担任。萨弼弼与赵玉珂相偕入延庆楼内见曹后，即将冯意转达，曹初未表示意见。及左右向曹附耳密语说：国民军现已派兵占领公府，咱们的护军已全部开往天坛驻扎。曹听罢一愣，始允于当日通告退职，并允于同日将大总统印玺派上将徐邦杰移交国务院保管。

鹿接防竣事，布置就绪后，即入延庆楼内见曹，告以：本人奉命前来接防，刻已竣事。请您不必惊慌，可安心居住。至于您今后的安全，由我负责派兵保护，决无他虑，不过，您千万不可轻动，以防意外。曹当时无可奈何，只得故示镇静，强作笑颜连称好、好。最后曹又厚着脸皮请求鹿将马概里的几匹心爱的洋马给他留下，鹿未置可否，哼哈而已。随即退去，电告冯玉祥接防经过，并请冯速派专员来公府点收军械、马匹及汽车。

二)

蛰居天津市日租界宫岛街五载，曾被吴佩孚驱逐的皖系首领段祺瑞，这时又在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一致拥戴下，于11月22日赴京就任执政，同行者有张学良及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参谋直冈安直等。24日上午在陆军部礼堂，举行就职典礼。

153

段就职视事后，鹿即赴执政府向段请示：“对曹银应如何处置？”段忿然作色曰：“可交国民公审！”鹿含笑回答：曹银贿选，法宜重惩。不过，他既已通告退职，又与执政系多年好友，私交极厚，职意似宜从宽，不必过严。”段说：“依你究竟如何办理呢？”鹿说：“职意现在不妨仍让曹暂住延庆楼，勿使他往。由取派兵负责监视。一俟正式政府成立后，再依法办理如何？”谈至此，段色始霁。鹿接着又说：“职意目前对曹不但不宜严惩，而且还可以派员代表您送给他点礼物，予以安慰才是。”段说：“你第二藕直系元戎曹

说给他送些什么好？”鹿说：“职意现在送别的东西似无必要，还是送给他些钱花罢。”段说：“送多少？”鹿说：“先给他1000元如何？”段说：“很好，就这样办。烦你代表我给他送去。”说罢，当即吩咐左右备齐中交十元钞票1000元，用布包封好，面交鹿烦为之转送。

鹿退出拽政府后，即往延庆楼晤曹。适曹正在福祿居吃涮羊肉，闻鹿至，立即延入内室相见。龐见曹寒暄数语后，即述明此来系代表段执政慰问，并送上薄仪1000元，以佐您日用之需，务请哂纳。曹听罢，极为感动，连称谢谢。

【三】

继而奉张、直吴弃嫌修好，结盟联兵讨冯，意欲彻底消灭国民军。旋晋阎亦趁火打劫，参加了反“赤”战线，并顺从吴意出兵大同，袭击国民军后路。因此，国民军遂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加以此时冯见局势逆转。已通电下野，准备出游苏联。将军政大权付托张之江、李鸭钟、鹿钟麟等。且密嘱张之江等：“为分化敌人，不妨两面求和”。张等受命于危难之际，只有邀照冯意面派张树声、郭殿臣等先后赴沈阳及天津见张作霖、张学良、154张宗昌等，就商停战协定，一面又派门致中、王乃谟，何遨、熊斌等，先后赴汉昌及保定见吴佩孚、靳云鹗、田维勤等磁商合作条件。同时，吴的代表耿姬熙复由津来京，参加国民军和直系的合作谈判，并往延庆楼谒曹报告，兼候起居。曹亦询吴年来状况甚埤。耿萨曹退出公府后，即与在保直军将领集议，对民军直系合作提出先决条件两点：一先恢复曹公自由；二国民军让出京汉线。并决议以上两条办妥后，再徐议其他。

适值“三一八”惨案发生，全国人民激愤

致要求严惩段

氏，捕拿凶手。同时，吴佩孚亦径电段氏：“应知罪自退，内阁我所知遵的“北洋三雄

应自行解散，执政府的卫队亦应依法严办。”鹿钟麟此时又发觉安福系分子秉承段意，暗中与奉方勾结，且有以执政府宋玉珍的卫队旅内应之说。鹿为消患无形起见，遂于1926年4月10日，未明二时，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下令关闭城门，断绝电话；派大刀队分驻东西两车站，严查安福系分子脱逃，泄露军机；又派兵到执政府及东四三条吉兆胡同段宅前后，设岗警戒，实行对段监视。段于事前闻讯，即乘其日本顾问大谷的汽车，逃入东交民巷桂乐弟大楼，受日本人保护

10日上午9时，国民军驻防北京的第十一师师长韩复榘（归鹿节制）由曹银的秘书长张廷谔导引，前往延庆楼晤曹。韩见曹后即告以当日事件的经过，并说明从本日起恢复曹之自由。

又请曹出名电吴，斡旋和平。曹随即回答说：我安居于此甚为满意，至维护和平，责无旁贷。我亦国民一分子，只要个人力所能为，自应努力去作，以期促成和平，减免兵祸。说罢即命张廷谔电吴，望吴电达奉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协商善后，共维和平。吴接首电，认为此电系鹿假借曹之名义拍发，遂置之不复。

越数日，奉军占通州，吴军田维勤部的前锋已进抵卢沟桥，对北京形成三面包围，局势益趋紧张。这时，鹿虽曾亲与直军田维勤在北京密谈数次，愿将北京让出，请是佩孚入京主持大计，155

合力对奉，但因是坚决反对，迄无结果。吴在复田维勤电中有“冯军一日不缴械，则本总司令一日不北上”之语。鹿因自付“与其旷日持久，终无济于事，反不如全军自退，转进南口，较为得计”。主意定，乃于1926年4月15日临行前，派参谋陈继淹为代表，前往延庆楼内见曹，告以：“本军将撤离北京，鹿总司令特派本人前来向您告别。并请今后多加保重。如果您喜欢一同出京的话，我们巴经给您备妥专车，倘若一时因故不便同往，亦决不相强。”曹答以：“烦你转告瑞伯（鹿字瑞伯），谢谢他对我的关第二篇直系元戎曹錕

怀，我近因身体不适，一时不便外出，拟暂住此间，不欲他往曹说罢，陈即起立告退，返回卫戍总司令部向鹿复命。鹿据陈报告，为携曹同往南口已无必要，遂下令李向寅团从总统府撤去，任曹自由行动。及鹿率部撤出北京，曹左右已无兵监视始得不受任何限制，与外间自由往来，而国民军讨伐贿选一问题，至是虽未经正式宣判，但无形中却自告一段落。

本文所叙主要来自鹿钟麟先生国述，兼采曹之妻弟陈国贤军区处长潘承祿和杨文恺诸说，以补阙漏。）

（求是1963年）

曹锟被囚记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瓦解了是佩孚进攻奉张的军事计划。冯部回到北京，实行军事政变，囚贿选总统曹锟及其四弟曹锐于中南海延庆楼。

吴佩孚得到耗，加上奉军的压力，败退天津，欲图挽回局势。吴到天津后，曾任国务总理的张绍曾派其弟张绍程代表他去756车站见吴。张绍程见吴致意说：“敬舆大哥叫我代表他来，问大帅是否需要他来接谈？如有必要，他就来面洽，否则由我转达。”吴说：“很好，请令兄屈驾来谈一谈。如果没有车，我可以派车接他来。”张绍程便打电话请张绍曾来车站，吴下车趣接，一同到是的专车办公室面谈。那次在座的还有参谋长蒋雁行、参谋处长张方岩、政务处长白坚武等共六人。先由蒋雁行发言说：“请张总理出来调停这个局而，希望冯检阅使不要太走极端，以免涂炭生灵。”接着吴佩孚悲愤地说：“我三十万大军精锐，毁于冯玉祥的倒戈举动。他犯上作乱，搞坏了我的统一大计。冯玉祥真是千古罪人！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吴随即在办公桌拿起一张宣纸写道：“速行下野，以免殃及池鱼。弟部善后事宜由兄负责。此致焕章弟。”写毕交与张绍曾。张表示须到北京了解一下情况，再作答复，即将所写文件置于怀中告辞而退。张绍曾明知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但为了了解北京冯军情况，次日即偕张绍程乘汽车去北京。

这时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已进驻京津线的河西务一带，军部设在通州。张车到达河西舒，找到了胡景翼，在通州吃了晚饭，同到北京旃寺冯的总部。张把在天津见吴经过告诉了冯玉祥。那个命令式的要求调和的信，并没有拿出来给冯看。冯对张表示，他认为吴仍在调兵遣将，谈不到和平。冯为了收拾北京政变后的局面，邀请张绍曾再度就任国务总理。张表示国会两院致通过的合法总理都于不了，非常时期的总理更不作了。经商量结果，决定推荐黄郛组织一个非常内阁，由黄郛任国务总理，张对冯说：“你既要对吴，就不要太为难曹。”冯表示接受这个意见。张又说打算派绍程弟去看仲珊（曹锟），冯当即答应派人派车同去。

次早，冯部副官长张允荣电知鹿钟麟派人派车送张绍程到中南海延庆楼。张绍程这次去看曹锟，除代表其兄张绍曾外，也代表冯。冯对张绍曾说：“你见着曹总统，就说我因事忙，没有时

间去看他。如有什么需要，由你转达给我，即予照办。”张绍程到延庆楼，先由曹的总统府承宣司司长中风亭迎接，到客厅时，薛笃弼和冯部军需处长马某已先在座，据云是为一个被服厂的事来找曹锟的。张绍程告知薛、马对曹四爷要客气点，不要为难他。薛、马说我们是来向四爷请教。这时申凤亭请张绍程进另外个房里和曹锟见面。曹那天穿的是鼻烟色的高丽纳的短上衣，下着青色西服裤。见面时表现极为亲热，说：“二弟你来啦！”张绍程说：“敬翼大哥为了和平来北京找冯检阅使，没有时间来看第二藕直系元戎曹锟

总统,叫我代表他来看看。”并说:“我来时,冯检阅使要我向总统致意,说如需要什么,要我转达,好给总统预备送来。”曹说:

敬輿是我的好兄弟。请你转告冯检阅使,他们对我很好,不需要什么。”这时曹锐在里屋门帘往外窥视,张问曹是谁,曹答老四。”张即说:“都是熟人,出来谈谈。”于是曹锐就出来了刚坐下谈话时,申凤亭又进来说:“请四爷到外客厅。”曹锐听,脸色立刻发青,显得很恐惧的样子。张绍程知道他骇怕,即对曹氏弟兄说:“客厅里是薛子良和马军需处长,他们是为了个被服厂的事,向四爷求教,没有什么。”曹锐这才表现出宽慰,强作镇静地说:“我可以告诉他们。”张接着说:“我在这里等着,如果他们有什么为难情况,叫申凤亭来告诉我,我即出去找他们。”这样说是为曹锐壮胆。张安慰了曹氏兄弟后,辞出到冯部向张绍曾和冯玉祥转达这一情况

两天后张绍曾偕同张绍程返津。不久胡景翼,张之江来津,往谒张绍曾,除报告北京情况外,并请张表示对吴的处理意见。

他们已把吴閏困在天津一隅,京奉线上奉张军队陆续进关,京津、津浦两路已被冯军截断,只有塘沽海口『通,活捉吴佩孚已不成问题。张绍曾不同意他们擒获吴佩孚,就问他们擒获以后怎么处理;并说冯玉祥与吴佩孚个人并无仇恨,只是政见主张各有158

不同,吴和你们也没有私仇,既然失败了,就应该让他走,不同意你们俘虏或加害于他。胡、张表示遵从张绍曾的意见。于是张派人劝吴即日离开天津,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战争。吴见和平无望,用兵不行,便悄然乘军舰南下,由吴淞转汉口到岳州去了。

(张绍程1962年)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少年丧父，随母寄食，投考军校露天资。赴日留学，投身北洋，多谋善战称梟雄。比若吴王，自封“联帅”，五省联军总司令，贵极一时。北伐肇兴，几经鏖战，一败涂地投奉张。大势去矣，复出无门，隐忍居士林，非命亡于复仇女。

家世凄凉天生好战一魔王

我所知道的孙传芳①

孙之出身陷历

孙传芳，字馨远，祖籍山东泰安县乔庄乡，薄有田产。父名159

玉典，母王氏。其父死时，孙年仅四岁，因母子屡受族人欺凌，迁至济南。孙年17时，值清廷在北洋编练陆军，孙到保定考入练兵营，毕业后，充排长，旋入武备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孙至日本留学，阅四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分发第二标充教练员。辛亥十月武昌起义，孙随清军南下，自此留在湖北。1919年夏，湘督张敬尧被南军击败，全笨退至湖北境①作者当时系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参议厅书记官

第三萬"五省联帅"孙传芳

內, 孙领命防堵, 驻于湖南北交界处。张军过境, 孙以计袭, 解除张军武装。是年冬孙任鄂西警备司令。时鄂西有黎天才、王天纵、蓝天蔚等以民军旗号聚五六万人行事, 亦为孙所平。1920年夏, 四川与湖南联合攻湖北, 孙奉命应战, 历10昼夜, 力不能支, 湖北当局令孙相机退守, 遂得保存实力。未几, 北京令, 任孙为长江上游总司令、第二师师长。1922年夏, 奉直开战, 北京政局动摇, 在宜昌倡议, 以为若欲统一政局, 必须先行恢复法统, 遂发出通电, 力主黎元洪复总统位, 并促北徐(世昌)南孙(中山)同时下野。由于各省响应, 黎遂复位。次年春, 孙赴督理福建之任, 闽省军务帮办王永泉, 恨孙提出实行收束闽省军队及统一财政计划, 心大不甘, 阴加阻挠。孙知王跋扈, 故示大度, 不与之较。旋侦悉王秘密派人往外埠购办军械, 预备扩充队伍, 即设计将王害死, 劫得军械, 并电报中央, 宣布王之罪状, 一面力荐闽北护军使局荫人继王任。周因络, 对孙特别用命。其时王永泉之亲信杨化昭驻兵同安, 与李厚基旧鄙盘踞在厦门之臧致平合兵攻孙, 却相继溃败, 逃至浙江, 依附卢永祥。旋中央明令任孙传芳为粤闽边防军务督办。1924年夏, 苏督齐燮元、浙督卢永祥为争上海管辖权, 开战于黄渡160

浏河等地, 苏军合皖鄂豫鲁之力, 双方相持不下, 孙传芳乘机率部由闽入浙。卢永祥战败宣布下野, 孙督理浙江华务, 并兼任浙闽巡阅使。孙为迎合苏浙民心, 倡淞沪永不驻兵之议。1925年春, 中央变更官制, 裁撤巡阅使, 改任孙为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尔时中央政权明令以杨宇霆督苏。杨为张作霖亲信, 号称智囊, 抵苏后即派兵进驻上海, 不脛孙之倡议。孙密谋对策, 假“秋操”之名, 亲率精锐3万人分五路入苏驱杨, 杨所部分散不及调集, 只得避锋, 仓皇北撤。孙即用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张贴布告并发通电, 驻部金陵。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五省联军总司令部与三大台柱

孙传芳以联帅自封,驻节南京,贵极一时。总司令部机构为厅十大处。三厅,一曰总参议厅,凡应问、参议、谘议等官属焉。另有特聘高级军事、文学、政治、经济等顾问,如蒋百里、章太炎等备谘询大事者,月送聘仪千元,多至3000元;一般的顾问、参议、谘议,月送伏马费或俸给不等。二曰秘书厅,设秘书、书记官等职。秘书中不少清季科甲出身,如商衍鎤为广东探花,高毓彤为直隶解元。又有一位赵姓秘书,山东人,都以赵老将军呼之,盖从孙最早亦最密,在部另定优待,极少劳其执笔,备谘商内事而已,而且特许其吸食鸦片,并供给之,可算麾下特色人物(笔者知孙氏家世略历,即其所告)。三曰总务厅,为帅府之总汇,辖十大处。十大处为参谋、副官、军需、军械、密电、军法、军医、交通、交际、电务等。部中三大台柱,一为总参议杨文恺,字建章,直隶(今河北省)北静海(现属天津市)

人,早年与孙同营当兵担糞,又同派赴日本留学,同班毕业,做过汉阳兵工厂厂长,与孙为异姓兄弟;一为总参谋长刘宗纪,北洋出身,精于军事,熟习数国文字语言,足智多谋;一为秘书长陈閻,季侃,浙江诸暨县枫桥人,前清举人,曾任甘肃省长¹⁶¹

孙人浙初即聘为督署秘书长,文章独步,献策尤多,孙特加礼遇。各厅处联员,悉按陆军官佐叙级,不下300人。又孙督浙时,总参议为王金钰,字湘汀,兼任盐运使,孙到南京后,派王为驻京办事处处长。联军总司令部以下,同城有江宁镇守使署、南京卫戍司令部、宪兵司令部。

运用手腕笼络人才

孙氏领有五省,总揽军权,虽则东南半壁,然为全国财富之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区,人才荟萃之地。孙除自兼江苏省总司令外,如夏超、周凤岐、周荫人、王普等辈一一安置妥贴,又于徐州特设总司令部以陈仪为总司令,以挡豫鲁。惟陈调元非素心人,但其在皖久,颇有实力,孙曲意相待,使陈亦不致抗衡。孙师事蒋方震与章太炎,常自诩余有百里军事、太炎学问。蒋固素负时望,然半生不得志,太炎富文学而殊无所用,孙对此两人特别尊崇,无非示其能知人。如他聘在野多年之苏人陈陶遗为江苏省长(陈在民国元年任南京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当选国会第一届议员),以丁文江为筹备淞沪商埠总办(丁为名博士)等。总部各级人员薪饷,律以七折发放,孙订出调剂办法,凡在部内服务已满半年者,由总务厅发通知,准许自行报名,以各省县知事、税捐局长及所长外放,作为酬劳,外放届满六个月者迺回部来仍供原职。因此每半年即有一番调动,鼓励贪污,匪夷所思。高级人员如秘书长陈阔兼浦口商埠督办,设署兼薪,副官长张佩西兼杨由关监督等,不胜枚举。孙氏一笔巨额收入,乃是每月由上海解来500万元。此项巨款来源,盖为孙传芳以雪琴为驻沪办事处主任后,向上海鸦片烟土商按月征得。凡商人运销烟土,所装箱包,由驻沪办事处发贴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大印封条,五省地区畅行无阻。宋雪琴162

早年在汉口充某国轮船大班,孙某次军事失败,无法撤离其队伍孙与宋识,急央宋设法。宋大帮孙忙,不顾公司规章不给中国任何部队运兵之用、竟给孙载运,孙得以脱险。宋后被公司撤职,闲居上海有年,及闻孙驻南京,声势显赫,径往谋求差使。孙感宋旧恩,数度密商,即在这一宗货色上来着手筹收入。宋得此职从此月得巨款。孙传芳敛财害人之罪恶,当以此事为最大。

爹加美国费城博览会始末

1926年,美国政府在费城举办万国博览会,驻南京美国领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事函送孙氏，征求物品与赛。孙氏乘机结好美国政府，向美领事大献媚辞，说此次系美国150年光辉纪念，吾华改建民国，亦历5暑，有声应气求之雅。东南五省，神州奥区，物产丰富，自应参邠伟举，以扬国威，而敦邦交。遂立即组织江南筹备美国费城展览会出品会，孙自兼会长，分电五省军民长官，以江苏省长陈陶遗及浙闽皖赣军民长官任副会长，以次设置会办、总于事、于事等员，成立总事务厅于南京车署西院。会议决定先将征集之品在南京预赛，行运美。嗣以美国会期迫促，不及预赛另于上海设立驻沪赛品管理处，各省出品送该处审查，选取物品以地方特产及制作精美者为合格。从是年3月下旬起至5月，历时70天，共收赛品12000余件，经审查选择，剔去仿造洋货及不便装运之件，计得4000余件，由大来轮船包运到美；还编成江南筹备费城赛品与孙传芳上将军”一书，内用中英两国文字外标金字蓝底封面，更附入孙之戎装肖像，精印数千册，派邹鼎新、恽震为特派员，携书赴美国作宣传。这次运出大量国内精美物品，皆我五省千百万芽动入民智慧绝艺心血的结晶，被军阀供作媚外之贡物，一去不返，良可慨矣

大做生日收礼庆寿

163

孙传芳由步卒出身，30露头角，40登高位，坐镇东南1926年丙寅仲春之月，是其42岁初度，于是宏开寿宴，大会宾僚。旬日中，各方礼物，马驮车载，不绝于途。部内某官探悉孙之生日，绘成“江天春永图

幅，发起征集诗词为孙祝贺，随

启事附送精美笺纸，陆续征集，裱成手卷，长连数丈，颂词洋溢纸上，大大博取孙氏之欢。某部团长（忘其姓名）自远道赶来献湘妃竹骨摺扇一柄，正面绘佛像，鼎烟一缕升空，现出龙首，背面金汁楷书全部金刚经，字划细如毫发，孙频频玩赏，欣然惬第二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意。总部占地甚广，为太平天国时殿廷、清季两江总督衙门，西院建有大戏台一座。是日，上海京剧名角毕集，酒宴设在台前，某客点演“刘备取西川”一出，讥刺浙人效仿张松献地图取禄位者，殆暗指夏超辈。孙氏早离席入内，否则不知将有若何感想。

剧终客多默然。是晚继续演戏，靠近之骑队马房失火，顿起一番纷扰，孙下令特别戒严至天明止。在做生日中，孙连开秘密会议，内容初不知，后始悉协商大局，研订计划

附庸风雅投壶款宾

孙传芳纵论天下大势时，每次必及抱负，常云我名传芳，当名流万世，经文纬武，不可缺一；吴（指吴佩孚）喜讲易，我爱读书习兵法，亦常考古。孙提出“祭遵投壶”之事，谘于章太炎后，郅授意部佐筹备，举行投壶雅集，发大量请柬，各省官员及地方士绅纷来参加。原邀章太炎莅宁指导，乃章不来，遣一代表与会。总部大厅布置为投壶场址，苏州大同音乐会任演奏，毕陈古代一切乐器于厅上，设席作亚字形，依秩序入座。部中少校以上官佐均参加，军职戎服，文职皆长袍黑褂。投壶分两队；每队四人，著古衣帽，做进退揖让动作，并以古乐配合。此举孙氏164用去不少财力物力，尚不嫌费，次日又在秀山公园英威阁大厅续投一次。

密谋大事暴露野心

孙传芳借做寿投壶为由，在南京接连两次盛大集会，果然大有收获：第一，达到各方感情联络；第二，标榜其礼贤下士，结果上书觐策远道而来者日有所见。孙即以组织新直系、推倒吴佩孚为初步计划，又为摆脱中央干预，通电主张各省自治，繁荣五省经济，首当保境安民，实现军民分治，着重保护外侨。所拟改我所知道的“洋三雄

造政治局面方案中主要有：

建设民主之真正共和国；

促

成省治法；二、用考试制度补选举之阙。孙氏常说中国之大，决不宜完全受治于中央，即此

其心可见。尚有三项要点

同外人搞好个人关系，使各国政府对孙传芳名字地位重视起来

必须不断注意关外张作霖及广东方面动静，预作对策三、通过关系向国外购办军火器械。在五省基本建设方面有：

完成淞沪开关商埠计划

兵工导淮，以兴水利；

省内之交通通讯如电话公路等尽速建立，以灵呼应。以上所记，孙与三大台柱反复研究，绝对保密，总参议杨文恺每日午后1时许到部，深夜始归私邸。杨之办公室，在内院西面大厢上首间，内陈设极讲究之烟榻，杨鸦片烟瘾最大，孙亦同嗜。孙到下午3时必来杨室，对卧榻上，审阅函电，侍从马弁官，在室外鸽候，肃静无声。笔者每日午前入内第三间办公，日必入杨室次，就在榻前之方椅上落坐谈话。孙、杨曾以极温和口吻语笔者，如内邵机密事件向外泄露，无论何人，都要处死。年轻的我，闻之悚然。孙一双三角眼，黑珠黄圈，令人不敢视。伴虎之喻，古人所言非过也。

为段祺瑞掉场及与事张联络经过

165

1925年，段祺瑞以执政名义上台，向各方面征农商部总长一席，电孙传芳荐贤。孙对此颇加考虑，结果请总参议杨文恺入京就任，给老段捧场。杨文恺对笔者说，联帅（指孙）因段上台，来通声气，不便拒绝，让杨到京后，看情形再作计较。因部中积欠员薪，灾官满路，孙嘱杨携带5万元去酌发欠薪，暂维彼等生活。捧场得花本钱。孙嘱杨留京料理日常事件，有事密电通讯可也。

孙传芳与张宗昌忽而化敌为友，因孙观察鲁张半年来尚无恶意相加，并且考虑到国内局势不断变化

，一旦有事北上，必须通

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过山东,邀与鲁张进行联系。孙亲赴济南会面、互通殷勤,结为兄弟。张悍而狡,趁机会大好,向孙借银10万元,孙立电宁派人送去。以后张宗昌应孙传芳之邀来南京,更形莫逆。张下榻于杨文恺私邸之别院,一时车马喧嚣。张素羨秦淮歌妓,在杨邸夕,召钓鱼巷一带20效取乐。众妓围张取闹,张竟穷于应付,巷里传为笑谈。军阀荒淫,令人咋舌。孙又由张宗昌介绍,与张学良换帖,结为金兰,终于投在张作霖门下。然双方都有用意,明眼人轨不知之

组织办事处“讨赤”

尔时南北军阀,各有野心,拥兵自大,势成割据,联省自治,徒作空谈,中央命令,不出都门,军网有时变敌为友,有时弃好成仇。最为彼等担心者,为当时共产主义之传播,共产党人之坚定。孙常诋共产党诱惑青年,扰乱社会,蓄意严加取缔。鉴于广东方面已成国共合作,孙与直鲁军阀共虑及此,作了多次密议,组成所谓“直鲁浙闽苏皖赣七省联合军办事处”,专门对付共产党,策划“讨赤”事宜,设量处长二人,一为杨文恺,一为唐在礼,笔者亦被任为处员之一。时决定第一步密电各省取缔共166产党之宣传,及时防止其活动,同时派谍报员四出侦察共产党所设机关人名及通共之人。岂知不久北伐大军分路出师,所向披障,这一番计划,倏成泡影

失败后害居天津被刺

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师之前,蒋介石派代表秘密到南京,与孙传芳联系,订立密约:北伐军不侵人五省,孙守辖境,对北伐不相阻碍。孙想假手北伐军打倒吴佩孚后创立新局面。不料革命军出师,路直趁武昌,中路进入江西,东路由福建入浙。江西吃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紧，发生激战，孙部谢鸿勋师在南浔线上全军覆灭。大将阵亡孙只得亲自出马，赴九江督师，并调周凤岐师开赴九江。周与夏超早有密约，看孙情况行事，准备响应革命军。孙亦知夏超在浙难保不变，周凤岐需加监察。当孙赴津求援之时，南京总部事务派卢香亭代理，卢恐周在九江不稳，拍电致孙，调周回苏。孙复电如周到南京命其暂留部中，他亲来决定行止。周到宁后，卢与之谈军事部署，周下跪卢前，称誓为联帅效死力，继以涕泣。卢为周所骗，放其返浙，并向周拍胸承担，保证联帅对其无他。周得脱回浙，宣布就革命军职务。孙返宁怨卢铸成大错，严加讲斥。孙传芳求援商量结果，南京由张宗昌部接防，孙军全部撤至江北。至是，孙、杨一起从下关登轮，一夜退到扬州，以扬州张家花园为行辕，不及部署，情况紧急，仅停留一天半再北向退海州。孙部到扬州时，因浙籍者只有我一人，杨知我体弱患贫血许暂留扬州，看机便宜行事。笔者至此，与孙、杨分手。

后孙部终于全部溃散，孙寓于天津，拥费200万。孙有两妻两子，大妻山东原配，次妻娶于湖北，冰炭不相容。孙居津表面皈依佛教，常至天津居士林诵经，但非真心从此放下屠刀者，仍阴令部下程步青等秘密活动。程为孙传芳之外甥，任军需处长发了大财。孙传芳不久为施剑翘在居士林佛前蒲团上击毙，亦有167

段前因后果。施剑翘者，山东张宗昌部下军长施从滨之女也。

孙传芳入苏后北取徐州，与鲁军施部战于夹沟间，鲁军败，军长施从滨被俘，孙将其枪杀。施女剑翘要报父仇，亦假礼佛为名常至居士林去窥探，一日乘孙不防，出枪将孙击毙于佛殿中。施被捕后，在法院受讯，从容赋诗数首以当供词。笔者于报纸上看到还记得两句：“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生。”以一女子，蓄志为父复仇，扑杀巨魁于一瞬，亦足称矣。

寿耕梅1962年5月)

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孙传芳的一生

我与孙传芳为少年时代同学，后又与孙及卢香亭、周荫人结为金兰之交。我和他虽然不是始终相随，然保定时在一起，湖北时在一起，江浙时又在一起，长期在孙的身边为之出谋划策；段祺瑞执政期间，为了拉拢孙，特意任命我为农商部总长，也足以说明我与孙传芳关系之深。

投身陆军东渡留学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省历城县人。生于185年（清光绪十一年）。家塘贫寒，早年丧父，其母受婶母待。不能相安共处，被迫偕同子女四人去济南谋生。孙有姊三人，长姊嫁商河县程姓，次姊适历城县逯姓。又其母去商河，就食于程家，时传芳方10岁。1899年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孙又随其母及三姊避居济南。适有山东巡抚袁世凯部下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王英楷，其妻患疯癫，经人说合娶孙之三姊为二房，并供养孙传芳母子生活。时孙年已15，附读于王家。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调保定，王英楷亦擢眷及孙氏母子迁往保定居住。

1902年夏，袁世凯创练常备军，设陆军练官营于保定东关外，冯國璋任练官营总办。是年8月，孙经王英楷荐入练官营当学兵，亦同时入营，均编入步兵科第三班。孙天资聪敏，且知用功，所有军事课程，一读便通，故而学科与操法之考试，往往名列前茅。1902年在陆军练官营毕业后，孙和我又经冯国璋准予免考保送入陆军速成武备学堂。1904年夏，北京练兵处考选陆军学生派往日本留学，速成武备学堂选40人去京应试，其中就包括孙传芳和我，以及周荫人、卢香亭等人。经考试录取，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并于同年8月由留学监督赵理泰率领各省留日生百余人,由天津转上海乘“大智丸”赴日。

抵日后,先入东京牛込区振武学校。1906年毕业后,派人日本陆军第十师步兵联队充候补生。1907年11月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步兵中尉冈村宁次任中国留学生的区队长。1908年12月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又回原步兵联队见习3个月,于1909年3月回国。

回国后,孙先返济南结婚,娶妻张氏。然后来天津到直隶督练公所报到。同年8月,留日士官生在北京接受陆军部考试,由陆军部尚书铁良任主考官。同时参加考试的留日士官生有阎炳山、李烈钧、唐继尧、张凤翔、刘存厚、赵恒惕、尹昌衡等人,孙被授予步兵科举人,并授步兵协军校。

初露头角青云直上

孙传芳经陆军部复试后,返天津督练公所候差,旋派充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练官。当时第二镇的统制为马龙标,驻保定;第三协的协统为王占元,驻永平;第五标的标统为王金镜。孙为人健谈,善于应对联络,不仅在本协本标内与人相处融洽,即对于他镇他协亦常有来往,因此颇受协统王占元的赏识。

169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镇改为第二师,孙传芳调任第二师辎重第二营营长。1912年,孙曾随王占元在河南省固始带参加“追剿”白朗农民起义军的战役。1913年北洋军阀势力始向长江流域伸延,袁世凯派段祺瑞兼代湖北都督;令王占元率第二师进驻湖北,兼任湖北军务帮办。王提升孙为该师步兵第六团团长。此时孙与师参谋长何佩瑢成为王占元之左右手。1915年王占元代湖北将军,当以何佩瑢为参谋长,因何常驻北京联络,王乃派孙传芳代行其职。1916年,王占元任湖北督军,调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任孙为第三旅旅长,不久,升为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17年,又升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在王占元的提携下,孙得展才干颇受王的信任,倚若智囊,时常充当湖北代表对外接洽公务,有时甚至代表督军检阅师旅,在湖北大有一手遮天之势。

1920年夏,湘军袭鄂,王占元命孙率兵趣战,湘军败退,旋孙接任第二师。同年7月,直皖战争起,皖军战败,王占元秉承直系首领曹錕意旨,将皖系之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扣押武昌,以孙传芳代替,并由孙改编皖系残余部队。

1921年,湘鄂战争又起,湖南赵恒惕、夏斗寅发兵攻袭鄂南,占元任命孙传芳为新嘉蒲通警备司令,率第二师应战,总司令部设赵李桥车站。孙派孟昭月及张允明两旅在得胜山、铁山咀、官山口一带与湘军对抗,大战10昼夜,受挫,退而集结于武穴(广济)休整。湖北督军王占元虽系北洋旧人,但曹錕、吴佩孚见王庸懦无能,克扣自私,早有更换之意;此次抵御湘军作战不利,加以当时财政窘困,饷不以时发,在武穴、宜昌、沙市、武昌等地先后激起兵变多起,于是便决计迫王下台。在湘鄂战争初起时,曹、吴即发兵援鄂,由吴佩孚亲任援鄂总司令,派萧耀南率二十五师开赴武汉三镇,第八混成旅旅长靳云鹗为前敌总司令,率部进驻茶庵岭。曹、吴名为援鄂,实为驱王,曾有授鄂不授王”之悟。授鄂大军开往前线,靳云鹗部向湘军攻,吴佩孚又亲自率兵乘兵轮直捣岳阳,军被水陆夹击,败退长沙,被迫与吴佩孚议和。

湘鄂战毕,曹錕召开会议,我代表王占元前往参加。曹对我表示:“请王二哥下台休息休息吧!他可以到保定来帮忙。”我归而告王,王遂提出辞职,当即照准,由第二十五师师长兼南继任湖北督军。时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抵武汉后对孙传芳进行拉拢,说:馨远,王老头走了,咱们一块干吧!你带着二师及其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余队伍开往宜昌去。”遂任命孙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驻宜昌。吴又补发孙欠饷30万元。从此,孙传芳便为吴佩孚所倚重。

由鄂摄闽由入浙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战败,直系势力日盛。曹锟既置齐燮元于江苏,又置萧耀南于湖北,惟福建、浙江仍在皖系手中,势在必取,于是有援闽之议。

直皖战争后,福建督军李厚基试图依附直系,后徐树铮从北京逃来福州,策动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氏永泉驱李,以帮办代行职务。1922年秋,曹锟召孙传芳至京,命其发兵援闽,由江西蔡成勳为之后援,并偕同驻赣第十二师周荫人一同前往。孙受命后,赴洛阳见吴佩孚,吴面允由北萧耀南接济开拨军饷,由汉阳兵工厂补充枪支弹药。为此孙又来武昌,从财政厅领到军饷30万元,从汉阳兵工厂(当时我主持兵工厂)领到约值?万元的弹药。1923年初,一切布置就绪,孙即由宜昌赴南昌,约定周荫人并邀请督署参谋长刘宗纪一道入闽。复由九江秘密赴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达成在适当时机夹攻浙江卢永祥的协议。

福建帮办王永泉,直隶省人,亦系留日士官生出身,当时在171

直系大军压境下,何去何从,举棋不定。孙致电王说明周荫人援闽,希双方合作,王当即复电欢迎。周荫人率部由南昌经抚州(川),由杉关入闽,经邵武,沿闽江而下,直抵福州,与王永泉同学相晤,畅叙旧谊。孙传芳亦督第二师两个旅并配备炮兵工程,相继入闽,留张俊峰旅驻扎邵武,由孟昭月旅直驱福州。

孙、周二师在王永泉、王永彝昆弟未抵抗之下,顺利地进驻了福建

1923年3月,孙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督理。孙以刘宗纪为参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谋长,王永泉仍留任帮办,周荫人任闽北护军使。孙与王虽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彼此政治背景不同,关系并不融洽,加以攝建车政实权仍多掌握在王之手,因此孙决计驱王。10月,周荫人袭击王永泉,王军驻扎在福州甚少,无力抵抗,逃泉州其弟王永葬处,又奔厦门,后声明下野,逃往上海。王被驱后,臧致平、杨化昭及王永彝等在闽南兴兵反孙,意欲联合粤、浙、奉系各方面力量,联合发起倒直战争。1924年春,孙抽调兵力,交由周荫人、卢香亭率领,并联合福建地方势力高义、谢定国、张毅等民军,向闽南臧、杨发动进攻。双方在同安一带展开鏖战,臧、杨败退,经由漳州、龙岩,最后由汀州入江西,逃入浙江,投奔卢永祥。闽南民军纷纷通款于孙、周,閩事大定。

臧致平、杨化昭率残部退入浙江境内,为卢永祥收编,对江苏齐燮元有所威胁,成为齐进攻浙江的借口。1924年9月,江浙战争起,双方陈兵于淞沪之间。孙传芳与齐燮元原来就有合力夹击浙卢之密谋,在此江浙战端初启之际,孙即令其驻洛代表王金钰向吴佩孚请缨,入浙援苏,吴允其所请。孙传芳以网浙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援齐。是时,奉天张作霖提兵西向人关,援助卢永祥,通电讨直。

172

孙传芳挥师北上,直指闽浙界上之仙霞岭。孙派卢香亭及谢鸿勋两个旅向仙霞岭挺进,命孟昭月旅为后继。浙江方面,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调布前线,杭州由陈仪、张国威之地方旅团及夏超警备队驻守,衢州、江山等后方仅留臧致平、杨化昭部及地方部队警戒,及闻孙军由闽入浙,临时急派陈仪旅及张国威炮兵团增援仙霞岭。卢永祥系山东人,本来在浙江的地位就不十分巩固,沈钧等浙江人士曾一再提出地方自治,江浙战争起,更促进浙人倒卢之举。卢派陈仪、张国威抗孙,但陈始终未去前方,张则白旗高挂,开门迎敌,借以驱卢。孙进入浙境后,即任命张国威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为炮兵总司兵,并令其为向导,直取杭州。卢香亭及谢鸿勋率部长驱直入,在江山扫除臧致平、杨化昭部后,经衢州、严州,循寓春江而下,顺利地抵于桐庐,同时孟昭月亦攻破温州等地。卢永祥见大势已去,退守嘉兴。孙传芳又在杭州守备司令夏超的欢迎下,和平进入杭州。

然后,孙军乘胜追击,与齐燮元部夹击卢部于淞沪。卢永祥大败,只得通电下野。孙、齐连翩莅沪,执手言欢。卢残部约五个师的兵力,悉为孙收编。

1924年9月,曹锟政府任命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1925年授恪威上将军勋位。

联举反暮称雄东南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后曹锟、吴佩孚兵溃失势,曹锟被冯玉祥囚于中南海延庆楼。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但北京政府实际上处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之下。

第二次直奉战争本来因张作霖摄助浙江卢永祥引起,奉系得势后,即派张宗昌率师按卢南下,向江苏齐燮元夺回地盘,因而孙传芳复有唇亡齿寒之危。孙本系曹、吴所培植并以驱浙卢而发展起来的,现曹、吴既倒,孙应如何适应新形势以谋自处?孙看173

风使舵,决定首先应取得奉张之谅解,借以缓燃眉之急。于是,孙派两浙盐运使王金钰与奉系取得联系,王与奉系将领杨宇鑫系士官生同期同学,通过杨的关系往见张作霖。张此时亦有意笼络孙,遂派邢士廉向孙修好,停止向浙进军。张宗昌率部攻克上海后,约孙会晤,结为金兰。齐燮元被迫下台,不久卢永祥出任江苏督办,与孙签订了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双方取得暂时妥协

1925年春,孙传芳派我去北京奔走于段祺瑞门下,以取得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段对他的谅解与支持。段也有意拉拢孙，在孙得第三个男孩时，曾遣龚维疆（与孙在日本同学）来杭致贺，并以翠根小玉牛相赠。孙表示段为其师辈，自当竭诚拥戴。为了讨好粤方北伐军，复令我赴沪面见章太炎，晋贻2000元；又访国民党要人张继试图与南方联络，以缓后顾之忧。孙一方面积极打通各方关系，方面整顿内部实力，等待机会，再图扩张。

孙主浙以后，在浙尚有皖系王宾镇守使及陈乐山第四师的部队，孙派卢香享、谢鸿勋、张俊峰出兵清除。段祺瑞对此亦无可奈何。其后，孙又对部队加以整饬扩充，兵力益强。

1925年秋，奉军蒞师长江，以那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驻南京。其后，复派刘翼飞及赵鸣皋两旅开赴上海；与此同时，张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孙传芳对宁沪财富之区，本已垂涎，尺，现奉系势力日益向东南扩张，直接威胁浙江，孙不得不谋求对策。孙看出奉军孤军深入，人地生疏，将领之间矛盾重重；同时当地士绅如张謇、张一唐等人也反对奉军据苏。因此，孙决心与奉张一决雌雄。

早在1925年3月，孙即派我前往福州，授意周荫人筹措军174费，接济浙江。4月，我又衔命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说明孙传芳准备进攻奉张之决心，并转达孙愿与冯结为金兰之好。5月我去开封会见河南办理军务收束事宜岳维峻，商定如何共同夹击奉军。其后，又前往岳阳，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掳款5万元赠吴。在返回杭州途中，又分别会见了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和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劝说他们拥戴吴佩孚，合力讨奉。同年8月，孙又派我去南京，劝说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共同驱奉，定下里应外合之密谋。

同年10月，孙出敌不意，骤然响起反奉号角，由江浙边境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分三路出击：以李宝璋师直扑上海，以卢香亭师渡太湖袭占丹阳，以谢鸿勋师经宜兴攻取南京。杨宇霆趾高气扬，对孙与陈调元之密谋毫无准备，以至措手不及，急令奉军撤退。安徽姜登选身边无军队，也只好仓皇离蚌。奉系各师溃兵麇集下关一带，舟少人多，争先抢渡，乱作一团。这时，陈调元一面将其部队布置城内下关准备截击，并联系海军驻江鱼雷艇司令甘英一致行动，一面设宴为撤退的丁喜春饯行。席未终，下关争渡之师众已被包围缴械。陈又电飭在乌衣车站之安树珊部截击渡江奉军，因电令迟到，杨宇霆已过乌衣北去，后续渡江奉军多被截留，枪械财物，均被没收。孙传芳钱塘进军，一举夺得松江、上海，长驱直入，直抵石头城下，沿途溃军尽为孙所俘获。

孙传芳督师抵南京，不喂入城，随即渡江逐北。是时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屯兵济南，孙军北上后，与张南下之部队交锋于津浦线上。一年前孙、张还结金兰之好，曾几何时，今又兵戎相见。11月初，孙军谢鸿勋师与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施从滨部遭遇：施部一击而破，谢师遂占领蚌埠，施在固镁以南被俘，解至蚌埠，孙决定立即处决。当时我对孙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不听，命李宝璋在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

175

孙军继续乘胜北进，直达山东边境。孙既席卷苏皖，急欲造成一个新局面，筹划建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体系，壮大声势。孙在徐州大摆庆功宴会，意态骄盈，不可一世。

10月，孙传芳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又派我为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刘宗纪为参谋长，为秘书长兼浦口商埠督办，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锡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止平为宣传处长。各省省长的第三鹄“五省联帅”孙传芳

安排为：江苏省长陈陶遗，浙汇省长夏超，安徽省长王普，福建省长萨镇冰，江西省长李定魁，

孙传芳为笼络地方耆绅，聘请江浙知名人士为顾问，其中有张謇、吴士鉴、俞志韶、章炳麟、李根源、刘之杰、张联棻、蒋方震、贾恩绂、王金钰、赵恒惕、王懋赏、丁文江、傅筱庵等人。又聘日本军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800元，优礼有加。

孙传芳原来的基本队伍为二师及一师，及入又增置两混成旅，入浙又扩编四个师与一混成旅，此次组织联军，除皖陈、赣邓所部队外，闽、浙、苏三省共建立十余师之众，足以控制闽、江、淮、诸水流域。财政最为命脉，赖有警于理财的蔡朴任总部军需总监，筹划军饷政费，应付裕如。江、浙、皖赋税素丰，上海商业兴盛，皆属富庶之区。溯自1923年以来，三年之内，孙传芳由鄂援闽，由闽入浙，今又进据五省，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孙进而又想夺取中央政权，企图推倒段祺瑞，捧出江苏E绅张誉（民初曾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以便于操纵。为此，孙曾以出巡为名，亲往南通拜访张謇。

孙传芳统辖东南五省，成为直系军阀最有实力的首领，趾高气扬，睥睨一切，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

江西惨败退据江苏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从广东誓师北伐。

在一年多以前，奉张大军南下时，孙传芳曾派我往见冯玉祥商议携手反奉，同时联系直系将领拥戴吴佩孚出山。1925年10月，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初，讨贼指的是讨伐张作霖，后来竟与奉张言归于好，偷梁换柱变而为联

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了。孙对此甚为不满。1926年4月，吴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张共同进攻国民军,南北夹击,冯玉祥部被迫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孙作壁上观。

正当是佩孚在长辛店指挥军队攻击南口时,国民革命军北伐直抵岳阳。吴以武汉为大本营之所在,仓皇南返抵御。在北伐军锐不可挡进军下,吴军连遭惨败,退师死守武昌,以待援兵。吴佩孚连电孙传芳请援,并派翟殿林到南京见孙,促孙出兵。孙则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坐收渔利。吴待援兵急如星火,孙则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从两湖败退河南,北伐军于9月初挺进江西后,孙才出兵迎战,并亲赴九江督师。

当时双方之军事部署大体如下:国民革命军入江西以取南昌、九江为目标,兵力的部署一路由广东韶关趋赣南,一路由湘西进赣中,又一路由湘北、鄂南袭西北。孙传芳的应战,以夺取武汉、长沙为目标,兵力的部署:谢鸿勋第四师挡赣西北,卢香亭第二师、郑俊彦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彰德铨混成旅沿南浔铁路前进。孙亲率陈调元第六师、周凤岐第三师及武铭卫队旅屯兵九江、武穴。

两军对阵,战幕揭开。在西北一路,国民革命军攻占修水铜鼓等县,谢鸿勋中流弹重伤,死于医院,因而兵败。在中路,国民革命军李宗仁、白崇禧等部从赖南、戟西合力夹击,孙军溃177

退,南昌失守。卢香亭进兵南浔铁路,命郑俊彦师、杨赓和旅星夜过赣江出击,将南昌收复,又南进至丰城,即与国民革命军对峙。在北路,孙传芳驻九江督战,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旋因江永轮被阔谍纵火焚毁,孙存戒心,遂白天在江新轮办公,夜宿决川号军舰上。陈调元屯兵武穴,并不进军武汉,因陈已秘密派其总参议范熙绩与北伐军唐生智暗通款曲,表示保持中立。当时的局面是:谢鸿勋战死,左翼断折;陈调元中立,右翼瘫痪;惟有卢香亭、郑俊彦部尚可一战。在双方互相袭扰鏖战进退达45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天之后,孙军后方增援部队走火,于是谣诼纷起,草木皆兵,各部蜂拥撤退,不可遏让,纷向九江逃奔。孙酬急乘决川号赴武穴意在促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成竹在胸,按兵不动。孙又返航九江,停泊于对岸小池口,时北伐军已破城而入;又驶至湖口,见卢香亭部战败,乱成一团,溃不成军。至此,已败涂地,不可收拾,孙立命决川号舰长陈至宾鼓足马力东折,狼狈逃回南京。时在1926年11月。

卢香亭随孙东征战败而归。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何应部由广东攻入闽南,周荫人战败,被迫退出福建,暂屯浙江。孙传芳返回南京后,宣称放弃赣、闽,保守江、浙、皖三省,但实际上,安徽陈调元已经依附北伐军,浙江孟昭月腹背受敌,危在旦夕,暂时可以控制的惟江苏、安徽省而已

兵败失利再次联奉

孙传芳战败归来,检点兵马,重新整编为15个师,准备再战。孙感到国民革命军声势浩大,步步紧逼,如欲挽回颓势,必须谋求北洋各系之大联合,于是乃有段、吴、孙三角联合之议。

1926年冬,孙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派代表在南京集会,商讨

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参加会议的有: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熊炳琦代表吴,以及孙传芳、刘宗纪和我。会上靳云鹏吹捧段祺瑞,大骂吴佩孚,熊炳琦大为不满,反唇相讥,吵得不欢而散。

孙传芳在段、吴、孙三角联合的幻想破灭以后,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同年11月,孙派我去济南见张宗昌,取得张对孙的谅解;又前往天津见张作霖,申明合作之意,张表示不咎既往,双方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

1926年11月,孙传芳秘密前往天津,亲自向张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对敌。孙抵津后,立即派我往见张作霖,约定会面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时间，张当即派张宗昌、张学良同我迎孙传芳。我们陪同孙来到蔡家花园，孙见张后先行一礼，说声“对不起大帅”，张接着表示“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敌为友。经共同商议，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任副司令。张作霖面允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撵，并允为孙接济军械，孙乃如愿以偿，返回南京。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在四个月前孙传芳在九江作战时，浙江省长夏超谋变，为孙处决，改派陈仪继任省长。陈系浙江绍兴人，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孙曾利用这一点指使陈暗中与蒋建立联系，任命陈为浙江省长，似有借陈居中缓冲之意。詎料陈仪一向主张“浙人治浙”，对孙早已离心离德，何应钦率部进入浙江后，陈开门迎降，归附北伐军。这时，安徽陈调元倾向国民革命军事孙亦微有所闻，为了拉拢陈，孙特送陈20万元，但无济于事，陈终于归附国民革命军。

3月，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开到南京，孙传芳将宁沪防务移交，苏警一职，亦让与褚玉璞继任，又由毕庶澄驻守上海、自率总部人员退驻扬州。在直鲁联军立足未稳之际，国民革命军即展开浙、皖钳形攻势，于3月下旬先后占领上海、南京，褚、毕皆大败，仓皇北逃。孙军亦被迫渡江北辙。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179

后，蒋介石又派张群通过我劝孙反狂，参加北伐，孙不从，国民革命军渡江北进，于5月攻占蚌埠、徐州。此时，冯玉祥出潼关抵洛阳，与蒋介石合流北伐，直驱直隶、山东

6月，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参加。孙怂恿张成立安国军政府，出任大元帅。其后，孙奉张作霖命反攻徐州，任郑俊彦为前敌总司令，李宝璋为副总司令，分率第十师、第二师沿津浦路南下。此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排共清党，暴露其反革命真面目，因而其所率之北伐军人心涣散，士无斗志。李宝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璋第二师鼓勇前冲，一战而夺回徐州。北伐军守徐州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退出徐州后据云罗山顽抗，当时孙传芳、蒋介石均亲临前线警战。相峙未久，郑俊彦率部增援，王天培部溃败，介石南逃。蒋恼羞成怒，杀王天培以泄愤。李宝章率部乘胜追击，兵不血刃而攻克蚌埠。孙传芳进驻蚌埠，兵据浦口，两军隔江对阵。张宗昌闻捷报，特资30万元募军。蒋介石受挫后度辞职赴沪。

孙传芳于旗开得胜之时，自恃将多兵众，贪功心切、又见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重熏，蒋、桂分裂，认为有可乘，于是意孤行，决计渡江。其渡江作战之部署，集中于浦口至大河口线，背水借一，三路挺进。8月底，首由第一路郑俊彦指挥第十师由浦口强渡、被国民党军舰开炮击退，孙下令再渡。第二路为主力，由刘士林指挥其第十四师、第十一师、上官云相第四师、段承泽第九师、崔锦桂第八师、陆殿臣第十三师在大河口带强渡，段承泽师首渡占领龙潭车站，其他各师相继过江，但在国民党海军及南岸守军之狙击下，舟覆人溺，伤亡惨重。在龙潭立足未稳，又被白崇禧、何应钦两部包围。第三路马玉仁指挥张仁奎旅由扬州渡江，袭取镇江，亦失败。在国民党军猛攻下，渡江大军死伤枕藉，溃不成军，自指挥官以次，争先渡江北逃，死的、伤的、被俘的、落水的，兵败如山倒，此役损失4万余人，元气大伤。国民党军乘胜过江北进，夺回蚌埠、徐州。

孙传芳受此重创，仍不死心。张作霖亦不惜出钱输械，为其打气。孙又招兵买马，力谋补充。张作霖针对国民党军阵势，置牵军主力于京汉铁路对抗冯玉祥，置张宗昌直鲁联军于津浦铁路、置孙传芳所部于鲁西共同对抗蒋介石。1928年春，孙奉命任鲁西前线总指挥，设总司令部于济宁。将所部组成三个军：孙以总司令自兼第一军军长，以马葆珩为前敌总指挥；郑俊彦为第二军军长，以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二军军长,兼济宁守备司令;李宝璋为第三军军长,兼守备副司。孙亲率联军由济宁向金乡、鱼台一带挺进,先后经过两次战役:一次在金乡、鱼台北侧,与蒋介石军之贺耀组、夏斗寅、张克瑶等部相遇,激战两日一夜,贺部等被击溃,孙军占领金乡鱼台、丰县等地;另一次在济宁及其附近,对手为冯玉祥军之孙良诚、方振武、吉鸿昌、石友三等部,双方激战达七八日之久,互有进退,伤亡皆多,陷入胶着状态。正在这时,津浦铁路战线张宗昌失利,溃退济南,孙后路空虚,不敢恋战,立即收兵撤回济南,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孙传芳即一蹶不振。

彻底失败死于非命

孙传芳撤回济南之后,将懈兵乏,已无振作南下之望。1928年4月,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举兵北进,发动总攻。孙传芳及张宗昌率残部过黄河北逃。至此,败局已定,而孙传芳心犹不死,赴京面见张作霖,请允其率兵出关,奋战到底。

孙军从济南北撤后,驻扎在大城、任邱、河间、宝坻一带,孙下令开拔东去,将领士兵均不愿出关,议论纷纷,军心涣散。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孙军退缩在冀东滦州一带,后由阎锡山派人收编,孙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寄人篱下,以

待时机。

回国民党军北伐告成后,派人去沈阳劝说张学良归附。1928年12月29日,张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

在此以前,张学良曾多次与孙传芳交换政见,孙意在东北应成割据形势,以日本为靠山,伺机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

奉系将领杨宇霆亦主张反蒋,于是孙曲意与杨捐嫌修好,引为同调,二人过从其密,意在全力劝导张学良就范。杨自张作霖死后,以前辈自居,目中无张学良,张急欲除之。1929年1月10日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日，张命高纪毅杀杨宇霆、常荫槐于督署老虎厅内。孙传芳怕祸及自身，翌晨即潜赴大连引避。

孙在大连时，仍迭次建议张学良投靠日本，固守东北，以图东山再起；至1930年，阎、冯倒蒋，爆发了中原大战，孙又劝张与阎、冯取一致行动。张不仅不从，反而出兵助蒋。至此，孙依奉再起之迷梦彻底破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全家迁天津英租界居住。孙在津，惟惧蒋介石对己不利，故皈依佛诵经，表现消极，借以掩人耳目。1935年11月13日午后，被孙传芳俘虏后处决的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于佛教居士林。

孙之一生野心勃勃，迷信武力。他在某次挑战电文中说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真是好战魔王口气，然终死于非命。

孙终年51岁，葬于北京卧佛寺附近生前所置茔地（杨文恺）

孙传芳被刺纪实

182

孙传芳下野后，隐居天津英租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刺杀于天津佛教居士林。

天津先后有两个佛教居士林，一个为洋行买办陈锡舟所创办，地点在英租界广东路（现唐山道）；一九三二年陈病故，居士林亦停办。另一个为靳云鹏及孙传芳所创办，地点在东南城角草厂庵。

九三三年，靳云鹏联合孙传芳出头，向天津市富绅李颂臣说妥，将座落在东南城角草厂庵的清修禅院（原为李氏宗祠），改名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任林长、孙任副林长。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新居士林成立之后,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由富明法师主讲。靳云鹏、孙传芳这两个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亲自领拜,佛教居上中发生了很大的号召力,展转相告,佞佛之徒纷纷而来,续参加活动的多达三千多人。

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正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皆应到林领拜这天下雨,孙传芳的妻子不愿孙冒雨外出,曾一再劝阻,孙事前与靳云鹏约好在林会面,所以冒雨赶来,靳却反而因雨爽约未到

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在礼佛听讲时,是男东女西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面对男女居士讲经说法。我大姐张坤厚是日也在座,与刺客施剑翘坐在一排墩上,是女居士行列的第二排。施的座位正紧对着孙传芳的背后。据我大姐说:当时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讲,施剑翘突然从衣袋里掏出手枪照准孙传芳脑后打了一枪,孙即负痛站起,而施又续射一枪,孙即倒地毙命。正在群情惶骇之际,施又取出早已拟就的“告国人书”,散发给左右居士,宣布其替父报仇,历述其父当年被孙杀害经过以及孙的其他罪状等。最后还向大家念了一首诗:“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堂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间不可再延长。”由183

此可见,这一仇杀意图在施剑翘是筹之已久了。

当时知客僧东海见林中发生杀人事件,立即通知当地公安机关。这时孙的随从人等也跑了进来,见施手持手枪也未敢贸然举动。警察来后即将施带走。然后,富明法师披上法衣,向着孙传芳的遗体作了一个“送往生”的仪式,孙的随从向居士林借了两床棉被,将尸体裹好,用汽车送回家中

施剑翘是辛亥革命在滦州起义的施从云的女儿,过继给乃弟施从滨。施从云在滦州起义时被通永镇总兵王怀庆所杀害,而施第三籍“五省联帅”孙传芳

从滨在张宗昌手下当师长时,被孙传芳所俘杀。据说,施剑翘自幼就矢志为其生父及嗣父报仇,当她打听到孙于每星期日必到居士林诵经拜佛后,就往见富明法师,询问入林手续,遂参加居士林活动

孙传芳被刺事件发生后,立即轰动三津,过去在军政界有地位的居士们,对居士林从此视为畏途,裹足不前,靳云鹏偶尔来林,亦必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也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真是佛法失灵。昔日车水马龙的胜地,一变而为门可罗雀的僻境了。

(张达骧)

二、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费周旋

孙传芳与吴佩孚貌合神离

我与孙传芳、吴佩孚都有深厚友谊,对于孙、吴结合情形知之较详。现将孙传芳与吴佩孚貌合神离之关系,蛛丝马迹,加以追述,借供历史研究工作者之参考。

184

直皖之战前后的亲密无间

五四运动时期,吴佩孚驻军衡阳,为了收买人心,扩大直系军阀的政治影响,他时常与直军三个混成旅长王承斌、阎相文萧雌南等拍发通电,响应全国学生关于收回青岛及胶济路权的正义呼声;有时还联络一些散处各省的鲁籍将领,联名通电,以壮声势。当时、在湖北的鲁籍将领,除王占元资历在是以上,未便在吴佩孚之后列名通电而外,其余如孙传芳、寇英杰、宋大需潘云蒸、赵荣华等,都曾列名于吴佩孚领衔之通电,而奔走联络我所知道的"洋三雄

之责，则由孙传芳任之。吴佩孚每派代表夏麟书前往湖北活动时，必致函孙传芳，借资联络。孙亦不时与吴通讯，表示亲善。1920年春，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归，途经汉口时，孙传芳特由宜昌赶来欢迎，并代表王占元及湖北各将领，在一江春番菜馆招待吴佩孚。我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亦被邀参加，宾主皆大欢喜。

直皖战后，我回蓬莱原籍省亲，吴佩孚叫我绕道武昌、南京、杭州等处，代表他与王占元、李纯、卢永祥等接洽联络。为了进一步结好孙传芳，并叫我代他向王占元保举孙传芳为师长。

他说：“湖北当南北之冲，为北洋门户，地势非常重要；但湖北督军以下高级将领，都是旅长，一旦战事发生，督军不能分身时，各旅长互不相属，势必指挥失灵，贻误戎机。遍察湖北旅长中，孙肇远（孙传芳之字）资望最高，与督军关系亦最深，你见王子春（王占元之字）时，可以代表我保孙为师长，以收指臂之效。”我到汉口时，孙传芳正在长江上游。他托宜昌关监督魏宗莲赶来汉口，在大智门车蚌迎接，并陪我到督署晋王占元。当午，王占元设宴为我洗尘，魏宗莲亦在座。席间，我转达了吴佩孚的意旨，保举孙传芳为师长，王占元表示同意。几个月后，北京政府就任命了孙传芳为第十八师师长。

185

这一时期，孙传芳与吴佩孚的交谊，可谓亲密无间，但不久即行破裂，貌合神离。

为争湖北地盘练下深怨

1921年七八月间，湘鄂、川鄂之战相继发生。湘军进攻湖北时，王占元委派孙传芳为前敌总指挥，统率湖北各部队对敌作战。由于武昌、宜昌、钟祥、沙市、畜池口等地曾经先后发生兵变，鄂军士气颇丧不振。

经接触，即遭惨败。王占元连电总统

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徐世昌告急，徐命曹錕调派直军援鄂。曹錕见有机可乘，借着湖北人士所提鄂人治鄂的口号，派遣属于鄂籍的萧耀南，率领所部第二十五师开往湖北，以援鄂为名，抢夺湖北地盘。萧耀南临出发时，曹錕在保定光园召见了萧，叫他到达湖北后趁机观变，挤走王占元，然后由他继任湖北督军。萧耀南率部抵鄂后，坐视孙传芳之失败，观望不前，终使王占元被迫辞去湖北督军的职务。

他下台以前，并将自己兼任的第二师师长让给了孙传芳。北京政府旋即任命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吴佩孚兼任两湖巡阅使。从此，湖北地盘便归于以曹錕、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势力范围之内。直军援鄂虽已见诸明令，而吴佩孚则驻在洛阳，迟迟其行，直至王占元下台五六天后，才亲自出马，去到武汉督师。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则因他平日尊王占元为老乡长，深恐山东同乡把逼走王的责任加于他一人之身，致遭物议；二则他与赵恒惕已有约定，待他一到武汉，湘军即行撤退，用以增加他个人的威望。孙传芳神经灵敏，对于曹錕、吴佩孚巧取湖北地盘的阴谋，洞若观火，极为不满，尤其对吴佩孚之不念友谊，恨之特深。因此，在连吃败仗之余，托辞患病，前赴武穴，住了医院，不与吴佩孚见面，并说：“此仇必报，后会有期。”

王占元下台以后，吴佩孚为了弥补他同孙传芳的裂痕，曾电北京政府保举孙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孙对吴则成见很深，仍然托病不出医院。

吴佩孚抵达汉口后，赵恒惕并未履行他与吴约定的诺言。直军靳云鹗部曾在汀泗桥与湘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湘军刚刚败退，川鄂风云又紧，宜昌危急。吴佩孚旋乘楚振兵舰由汉口驶往宜昌，击败川军，结束了这场战争。这时，吴佩孚又派人几次向孙传芳敦劝，孙才离开武穴前来宜昌见吴，就任了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我所知道的北洋英雄

司令。

吴佩孚打败川军以后，我来到宜昌。吴对我谈及孙传芳负气问题。我认为孙仍可收归吴用，不可交臂失之，于是自动访问了孙传芳。见面以后，我谈到上年代表吴佩孚向王占元保举孙为师长的经过。孙说，王督原拟在上年7、8月间发表他为师长，因为吴的保举，心怀猜忌，反而推迟了三四个月。言次对吴并不感激。我俩随郎谈了当时形势，我说：“直皖战后，了玉（吴佩孚之字）驰骋中原，声威赫赫，但不久必将发生直奉战争，属时你务必助他一臂之力，借机取得一省地盘，整军经武。然而吴之为人，战胜而骄，骄则必败。人事有代谢，吴败之后，正是你应运而兴之时。就目前论，对吴仍须降心以从，以待良机。”我还劝孙送兰给吴，并派一亲信人员常驻洛阳，交欢于吴，孙本人亦可亲往洛阳一行，以示“矢死靡他”。孙传芳很同意我的意见立即握手道谢，并送我一汉密电本，希望常常通讯。我回去以后，向吴陈述了孙传芳愿言归于好的意思，吴佩孚亦即吩咐秘书处缮写兰谱一份，送交孙传芳，两人结成了异姓兄弟。可是孙、吴之间貌合神离的关系，并未有所改善，不过彼此互相利用而吴佩孚返抵洛阳不久，孙传芳即专程来洛，吴联欢。吴的16了

传达处长白聘卿，卑鄙无耻，不仅向孙索要官衔名片，还勒索门包，孙忍气取出10两银票，才得进入吴的司令部。吴佩孚照例举行普通宴会，为孙洗尘。当时我亦陪座。吴的性格不善酬酢，席间仅向孙传芳询问了川军在长江土游的情形和鄂军在施南、巴东、秭归一带布防的状况，表现得不很热情。当晚，我劝是主动邀请孙传芳派他的结盟兄弟王金钰常川驻洛，并聘为两湖巡阅使署参议，月给车马费300元，以相笼络。吴允予照办。

孙传芳向吴表示，暂不回长江上游，拟先到天津谒候王占第三箱“五省联帅”孙传芳

元,再代表王前往关外张作霖处报聘,借以查看张的动静,吴亦首肯。孙传芳抵奉天后,张作霖设盛宴招待,关外将领孙烈臣、张景惠、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姜登选、郭松龄、韩麟春等都入座相陪,并由以上诸人轮流欢宴,曲尽东道之谊。逾日,张作霖又陪同孙传芳参观改良的马种。内有一匹菊花青马,是张的坐骑,雄健绝伦,孙传芳赞不绝口,张立将此马并带中西鞍鞯各副赠送给孙,孙逊谢未受。由此可见,张作霖待客之手段、远非吴佩孚所能比拟。孙传芳返抵洛阳后,告诉我说:张作霖人格道德不及吴,而气魄器量则过之。孙这次在洛阳勾留一周,才回宜昌防地。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孙传芳电嘱王金钰随吴佩孚北上。

过了几天,又加派一陈参谋去到前线,以观察战况,随时具报。

我与白坚武亦住保定光园。我深知孙传芳机警猜疑,举棋不定,乃电孙代吴联系,说道:此次战役,直军胜利,可操左券;劝孙亲率第二师全体将士开来前线助战,谓战胜之后,河南督军,非孙英属。孙接到我的电报,总持怀疑态度,经我一再电催,他才勉强派了一团兵力开到武胜关,并不参加前线战斗。战事结束后,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河南督军,这时孙传芳才后悔不听我188的劝告了。

直奉战后,吴佩孚通电各省征求恢复第一届国会的意见,意在驱逐总统徐世昌下台。我代孙拟一响应吴佩孚的通电稿,并偕同王金钰、白坚武联名电请孙传芳照稿拍发。孙传芳发出通电后,變元亦通电响应。未几,徐世昌就被迫退位了。

不久,吴佩孚保举孙传芳率第二师援闽,准备使他继任福建督军,而孙传芳则徘徊趑趄,不隳开住边骚。他住在天津,表示消极,经白坚武连电敦促,晓以利害,方始回防率部就道。当时我在籍守制,回洛后曾以此事询问白坚武,白说:孙传芳勇猛沉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鸢,类似三国时代之马超,不宜在中原各省安置。孙、吴之互不信任,亦可概见。

1924年9月,江浙战起,齐燮元军在安亭、黄渡挫败。吴佩孚急电孙传芳率部入浙,以拊卢永祥军之背,并指定由仙霞岭进军。孙传芳占领浙江后,尝对人言:由仙霞岭入浙,不啻邓艾之偷渡阴平,吴子玉孤注一掷,置我于险地,思之犹有余怖第二次直奉战争发动后,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军大败,吴佩孚曾电孙传芳迅速来援,孙则不愿投入漩涡。是时我在汉口,忽接萧耀南的参谋长张国溶来电话,邀往督署一谈。到达后,萧耀南以两事相托:一是托我代他草拟讨冯援吴的通电稿另一事则是请我迅往杭州,效秦庭之哭,面促孙传芳派兵北上授吴。我连夜草成电稿,翌日即约同曾任山东财政司长之曲卓新,乘吴淞号江轮赴宁,由宁登车去杭州。到上海车站,遇张允明,我劝他率所部全旅开回汉口待命授吴,说吴如挽回败局,我必从旁赞助,使他的部队扩编成师,张当即率部返鄂。我然后同曲卓新搭乘由孙传芳的驻沪办公处长宋雪琴代治的专车到杭州。

我们住在西湖新新旅馆。我用电话向督署通话,副官长章某告称,孙传芳与王金钰外出游山,归期不定。翌晨,我去督署,孙、王仍未归来,询问章副官长,知萧耀南及宋雪琴都有电报给189

孙。我以孙传芳故意避往湖山深处,悌然不悦,当将此行使命告章,请他转报孙传芳,如孙不愿相见,决不勉强。下午,章来电话邀我再去督署,见孙时王金钰亦在座。我径陈来意后,孙佯作对吴关切之态,问吴现在何处,我说可能在天津,孙认为天津非久居之地,我说这就需要你速派军队往援了。孙、王随即邀我去到烟室,就榻密谈。孙、王对卧,我不吸烟,坐在孙侧。孙说“浙江局面粗定,人心未附。夏超居心叵测,陈仪、周凤岐亦非嫡系,须留卢香亭旅监视,只孟昭月旅驻在上海,必要时可调赴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徐州一带,听候「玉调遣。」我以远水不解近渴,即行告辞。孙王留我晚餐,饭后仍在烟榻前密谈,夜间寄宿督署。孙向我征询吴之前途,我说:“子玉虽已蹉跌,但人心未大,不久仍当东山再起。可是,吴有特识而无常识,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远,再起之后,有最后失败之一日。”孙说:“子玉如能再起,我与哥(指王金钰)一定帮他。”王金钰则表示敏谢不敏。谈话间,孙知曲卓新同来,极表欢迎。他说曲蓉于理财,为袁世凯所赏识,以后打算借重曲为浙江财政厅长。第二天上午,我电邀曲卓新前来与孙、士会晤,并共进午餐。我们辞出后,知曲见我一夜未还,虑被扣留,通宵未眠。隔一日,我见孙、王辞行,孙告我已派孟昭月旅开赴徐州待命。我知孙纯系敷衍,只好借此下台,偕同曲卓新遽返武汉见萧复命。

貌合神离又双败北

1925年春,吴佩孚率决川、浚蜀两舰,偷过武汉,经洞庭湖前往岳州居住。过武汉时,曾吟诗一首:“天风吹我过江城万户无声犬不惊,可惜清明平坦气,都从梦里误平生。”是年8月,段祺瑞临时执政发表杨宇霆、姜登选分任江苏、安徽军务督190

办,奉系势力由天津一直伸展到长江下游,使孙传芳感到极大威胁。孙一面筹组五省联军,准备与奉系作战,一面派杨文恺、蒋百里前赴汉口,接洽直系的萧耀南及在野各将领,拥吴出山,互为声援。

日,我到岳州谒见吴佩孚,吴派我去杭州见孙,促其迅即发动攻势。我甥陶国樁,曾充吴佩孚的兵工局长,愿随我往游西,并介绍于孙。我们到杭见孙时,他正积极备战,即委陶国樁随办营务名义。后来奉军败退,又派陶为上海兵工厂总办。在杭州曾于盐运使王金钰的宴会席上遇见冯玉祥的代表段雨村。此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时孙、吴合作之声，又甚嚣尘上

10月间，孙传芳击败了杨宇霆、张宗昌的部队，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亦在汉门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原拟联冯拥吴，讨伐张作霖。不料吴佩孚就职未久，即听从张其锬的意见，联张讨冯。因此，孙、吴之间，又复分道扬镳

张其锬的次子鹏云，系我的螟蛉义子，我俩素有交谊。我任内务总长时，曾署名发表张其锬为广西省长。张是广西人，但扬言回广西即是充军，因迁怒于我。我辞去内务总长一职以后，吴佩孚曾保我为郑州商埠督办，意在使我常住洛阳，不在郑州办公。我坚辞未就，从此脱离了吴的戎幕。吴佩孚二次出面后，白坚武已不见信于吴，张其锬任秘书长，独参大计。当时张其与张作的亲信郑谦相勾结，张作霖以国务总理许给张其锬，传闻还赠送他20万元。吴佩孚之所以由讨张一变而为联张讨冯，张其锬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

北伐军兴，武汉吃紧。吴佩孚自长辛店南下督师。因北伐军深得人民拥护，吴部迭次挫败。吴佩孚以形势危殆，求救于孙传芳。云南人周予觉，向吴毛遂自荐，前往南京游说孙传芳。孙以其态度倨傲，并有勾结孙之部下情事，立予枪决。吴又派熊炳

琦、李济臣联袂赴宁，见孙疏通。孙则拒绝不见，仅派其总参议杨文恺代见，聊以应付，未得要领。

有一次，吴佩孚在汉口讨贼联军司令部举行宴会，席间谈及孙、吴失和问题，吴认为有人从中挑拨。张其锬则乘机造谣，说我也是从中挑拨之一人，吴未置信。当时，老友王丕煦、曲卓新都在座。他们把这段经过密电告我，劝我前往南京代吴向孙疏解，用以止谤。这时我在上海，回复王、曲一电，中有“秋风能再热，团扇不辞劳”之语。于是由沪搭乘江轮赴宁见孙。

第三第“五省联帅”孙传芳

我见孙传芳后，申明来意，代吴求援，孙又大发牢骚。我说：“此来是看望老友，并非为子玉做说客。既已相见，愿即告梓。”孙立即表示歉意，设宴相待，席间有师长陈仪、周凤岐省长陈陶遗和教育厅长曾孟朴作陪。饭后，孙征询我的意见，并告前已接济吴款10万元、弹药10万发。我劝孙再予援助款项械弹，数目亦须增加。经商酌，孙决定再助吴佩孚款项25万元械弹亦批交兵工厂总办陶国椿照拨。陶原为吴之旧部，又系我的外甥，他又私自赠吴自来得手枪500枝，供卫队使用。孙这次援助吴佩孚款项械弹，表面看来，似对吴有所谅解；而实际则不派兵一卒开赴武汉，显然还有坐视是佩孚失败的意图。

当孙传芳手握五省兵权，踌躇满志之时，曾于1926年夏亲临上海巡视。山东旅沪同乡会开会欢迎，会长王少坡设宴为孙接风，并邀我与上海市政总办丁文江作陪。宴后我偕老友张星三前往马斯南路孙宅晤孙长谈。我劝孙支援是佩孚，说道，北伐军势力方张，一失败，孙即首当其冲，难免继吴翟辙。孙说：“我不敢保证不失败，但决不效吴子玉之拖泥带水。”我说：“我曾以两句格言赠吴：‘盖世英雄当不得一个骄字，弥天罪孽当不得个悔字’，现在转以赠你。”孙说：“我不敢骄，无所用其悔，这192

两句格言，当铭诸左右。”讵料孙不听劝告，在吴迭次告急之时自以为正可取代吴佩孚为北洋军阀领袖，袖手作壁上观，而吴氏失败不久，孙部亦在江西惨败，转而认贼作父，乞援于张作霖军阀，固势所必至，然而孙传芳落此下场，不能不说是由于子骄傲之所致吧！

1927年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是时孙传芳部驻在江北，与蒋军相对峙。一日，蒋派黄郛前往上海宴我于旧法租界日本餐馆，托我向孙疏通，拟派专轮送往扬州，与孙接洽。我以孙对吴不起，蒋介石亦不洽舆儕，遂置身事外，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坚辞未往。

九·一八事变以后，吴佩孚由四川回到北平。孙传芳亦到北平谒吴，僦居中南海静谷园，与吴时相过从。孙曾对我表示，吴如再起，他愿作吴的参谋长，希望我作秘书长，以匡吴之不逮。

我认为吴无再起可能，作秘书长亦难胜任。孙对吴拟由分而合，亦可想见他的穿途末路了。

不久，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被刺身死，孙、吴貌合神离之关系，从而终结

(孙丹林)

陈调元投靠和背叛孙传芳的经过

奉军向长江流域发展最高峰的时期，是在1925年的8月，奉军高级将领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到了江苏之后，因为江苏还遗有留下的旧将领，必须斩草除根，以安卧榻。他的策略是逐个消灭。他首先想消灭的是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

陈调元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从民国初年冯国璋督苏时，他就为南京宪兵司令；李纯、齐燮元任江苏督军193

时，他又为徐海镇守使。此后，陈调元接受北京临时执政府段祺瑞的命令，敞开徐州大门，奉军才能长驱直入，进了江苏，驱走了齐燮元，并因此被升为江苏军务帮办，实际是把他调到南京，易于监视，便于消灭。陈调元在学校读书时期，同学们都称他陈傻子”，其实他机警过人。杨宇霆到了江苏之后，那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骄傲自大的表现，已经使陈调元暗自愤愤，背后常作者时任五省联军第五方面军少将军衢处长。

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对朋友说,我前此敞开徐州大门,是为服从中央段执政的命令而不是向奉军投降,今者杨宇霆竟以对待降将的态度来对待我实是使人难堪。因此对杨宇霆产生忌恨

到了1925年秋季,杨宇霆要实施他的逐个消灭策略,首先派人到了海州,向海州护军使白宝山说(大意):杨督办对你是十分信任、十分倚重的,将来还要给你升官。杨督办最瞧不起的是陈调元,因为他反复无常,毫无义气,所以早晚必铲除之。只后如果对陈调元下手之时,请你安心,不要有兔死狐悲之虑。白宝山答复得很好,说:我是老粗,只知服从长官命令,今天杨督办是我的长官,杨督办怎样指示,我便怎样遵行。白宝山在送走杨宇霆使者之后,即派人到南京见了陈调元,把杨宇霆的秘密计划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陈调元从此时时刻刻防备,免得受人暗算。有一次杨宇霆欲以校[陈调元的第四师]为名,施行包围缴械之计,因为陈调元戒备甚严,未敢动手,而杨、陈之暗斗,愈行尖锐化。杨宇霆计划第二步是把江苏旧将领铲除之后,即向浙江进攻,消灭孙传芳。这个消息,已为孙传芳侦知。他利用杨、陈暗斗之机,派人向陈调元联络,说我两人与其坐而待毙,何不先发制人,东北军空有虚名,并无实力,如果我从上海进攻,你从194南京袭击,则胡子队伍何足畏哉!计正合陈调元心意。孙传芳用兵神速,在浙江发动了他的劲旅,开始向上海移动,一方面向江苏腹部宜兴等处进军。不可一世的杨宇霆,真未想到孙传芳有这么大的胆子,更未想到他的进犯这样迅速,于是把带来的东北军移到上海,前去迎敌。

果然不出孙传芳所料,东北军连战皆败,不到半个月时间,上海就为孙传芳占领,东北军全部溃退下来。陈调元这时也就统领着第四师由南京断了东北军的后路,孙、陈夹击东北军的策略胜利实现。东北军被缴械的缴械,投降的投降。杨宇霆仅以身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免，安徽的督办菱登选也放弃了安徽，同杨宇霆先后北归。这次东北军发展到长江流域，连来带去也不过半年。

孙传芳驱走「东北军」之后，在南京红织了苏、皖、闽、浙赣五省联军，白为联军总令兼江苏总司令，以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荫人为福建总司令，邓如琢为江西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从1925年秋至1926年的夏季，孙传芳坐镇南京，北京临时执政府对于五省军政只有虚名而实际无权过问。1926年春季孙传芳在南京还举行过次投壶典礼，这是旧中厨最古老的典礼之一。在封建时代，到了所谓“四海升平，万民安乐”之际，才举行这样的庆祝典礼。孙传芳在南京举行这个典礼之时，除了五省军政官长，北京和其他各省也派有代表与贺。那时才由欧洲游历回国的皖系健将徐树铮也赶到南京，参加了这个盛会，还在廛间演唱昆曲。孙传芳在这个典礼上，轻裘缓带，颇有以东吴孙仲谋自居之气概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下长沙，又北向湖北吴佩孚进攻之时，吴急电向孙乞援。孙则口应而实不至。孙的内心是想待吴佩孚兵力消耗之后、革命军兵力疲惫之时再出兵，这样既可以接替北方军人领袖吴佩孚的衣钵，也可以压退革命军北伐的势头那时他势将成为湘、鄂、苏、皖、闽、浙、赣七省总司令。还有195

个原因是他的最高军事顾问蒋百里与广东方面早有联系，蒋说革命军北伐吕的，只在湘鄂，决不进犯闽、浙、皖、苏、赣五省边界。及至吴佩孚汀泗桥溃败，革命军声势大振，孙传芳才急急忙忙地调动五省兵力，组成五个方面军，陈调元为第五方面军总司令，任务是先抢占湖北的武穴，然后相机向武汉进展。我个人从这时才旗入第五方面军，为该军的少将车需处处长。孙传芳原定计划是他在南京坐镇，用电报指挥前方将领，先遣卢香亭、谢鸿勋、李宝璋、孟昭月等将部队分布在九江、南昌之间，与陈调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元的武穴方面取得联系，互为声援。我们第五方面军组织了三个军，以王普、刘凤图、华化东三人为军长，范熙绩为参谋长。三个军长率领队伍先后由蚌埠、安庆等地出发，陈调元最后带领总司令部宫佐，由蚌埠到了南京，谒见孙传芳。孙传芳向陈调元指示机宜。陈调元次日即由南京改乘招商局江华号轮船向九江进发。从此时起，第五方面军的总司令部即设在江华轮上，直至九江战事结束。

我们到了九江，会见了卢香亭，并接见了由长沙败回的超恒惕。赵向陈调元说：孙联帅这次出兵击退革命军，易如反掌。陈调元反诘赵：然则炎帅（指赵）、玉帅（指吴佩孚）相继溃退，是何缘故？曰：玉帅和我都用正规军战略战术与敌作战，而敌方则以游击战略、土匪战术扰乱我军，我两人对这种战略战术毫未介意，故也未作相应准备，所以一误再误，以致溃败。今者你们联军只要注意这点，则革命军必败无疑云云。赵走后，陈调元向我们说：赵炎午这套话，无非是为自己遮羞，咱们还是小心为是。我们在九江过了中秋节，即开到武穴。

随着江西和武穴两方都与革命军开始交火，孙传芳也由南京移驻九江，他的总司令部，设在江新轮上。第五方面军开始战斗188时，尚为顺利，曾进展到蕲春、蕲水，以至大冶，大有直逼武汉之势，但是孙传芳指示待命追击，所以未即前进。江西修水方面因为谢鸿勋司令部被敌夜袭，谢当时腿被炸折，仅以身免，虽不到两天修水又为联军克复，但士气已大挫。我们第五方面军由南京搭江永轮运来武穴的军用品及军火等，行至九江，停泊江上，夜间忽然起火，不到七八个小时全船被焚。这次损失，除了物资以外，还有由蚌埠招募的输送队2000人，主要的还有蚌埠总司令部公署秘书长崔庆钧（字叔禾），也被焚死。崔是陈调元生平惟一的好友，也是他的灵魂。陈调元得到他遇难的消息，见了我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推

放声大哭,说:崔二哥一死,折去了我一只臂膀,咱们这次仗打不好了。我加入第五方面军,是崔推荐,所以陈调元一见我面,就大哭。双方战事到了10月中下旬,革命军士气一日旺似日,联军士气一日弱似一日。在这段时期,革命军和联军都派代表在上海和谈,据说双方条件距离不远,如果全面成熟,则双方即行罢兵。孙传芳指示第五方面军待命追击者,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至于革命军和联军和谈,是有诚意呢?还是缓兵之计?局外人无法深刻了解。

10月末,双方战事甚为激烈,革命军取攻势,联军取守势。

革命军以全力猛攻江西方面联军的铜鼓、德安等阵地,向九江进逼。这时联军部队均分配到前方应战,只有周凤岐一师留守九江,因为周凤岐非孙传芳嫡系,故未派到前方作战。把一个不可靠的周凤岐留在九江,到了紧急之时,就成了心腹之患。幸而周凤岐的军队战斗力不强,他虽有二心,却不敢轻动。到了11月初旬,方联军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九江顿现危急状况。这时我们第五方面军,在武穴方面集中兵力,当然也取守势。11月10日左右,孙传芳电召陈调元到九江④,面授机宜。

陈接电后,即同参谋长范熙绩和我改乘潘蜀兵舰由武穴驰往九江。到九江后,即登上孙传芳的江新轮,谒见了孙传芳,谈了半个小时。孙传芳又传我到他的办公室内,说:这里有10万元款,197你带回去,这项款,不是军饷,是陈总司令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你要切记住。我遂到孙传芳军需处领了10万元款,回到潜蜀兵舰上。不到一刻,陈调元和范熙绩也回到船上,当即掉转船头,向武穴开动。行至途中我向陈调元问道:这几日九江前方战事情形如何?陈调元说:方才联帅言道,前几日九江方面颇形紧Φ据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第六卷载:1%26年11月4日,独立二师克马回岭,截断蕲浔路交通线。时,孙传芳在武穴准备发动武昌攻势,闻讯匆退至湖口。

第三藕“五省联帅”孙传芳

张,从昨日起稍见好转。我看九江形势还要再过三二日,才能决定。下午二点,我们就开到了武汉,又登上江华轮,陈调元即指示各军军长防守机宜。到三点半钟,九江至武穴的电报、电话忽然不通。陈调元道:莫非九江出了重大问题,怎么这样快呢?到六点,江面上有由九江开来的船,原来是决川兵舰。这是孙传芳遇有紧急事项所乘用的船。决川兵舰进入武穴码头,陈调元赶紧登上船去。不到半小时,陈即回到江华轮上,向我说:你准备便衣士兵二人、处员一人,跟我到联帅船上去。你跟联帅到九江之后,即连夜到中国银行将咱们的存款40万提出,好好保存,以后你看情形相机办理。我接受命令后,即准备一切,少顷即随陈调元登上决川兵舰。陈调元与孙传芳又谈了片刻,即分手。临分手时,我只听孙传芳说:一定按照方才决定的计划办理,愈快愈好。陈调元即回江华轮,决川舰转回船头,向九江行驶当夜1点左右,距离九江二三十里路程,我们就听到九江带炮声隆隆,枪声密集,揣测到在几小时内九江又出了更大的变化。孙传芳说:我在今天下午离开九江之时,仅闻市内有零星步枪之声,那不过是敌人的便衣队潜入市内扰乱而已,我军前方主力,并未动摇,怎么很短时间就退到九江附近了呢?照这样情

198

形看来,我们不能再在九江停船,于是命令将船上电灯一齐熄灭,以免被革命军发觉,并加足马力,沿江北岸飞驶过九江。同船的联军总部中校副官崔洁尘是我的宁河同乡,我问他:假如这时九江已有敌军潜入,联帅作何对策?崔副官说:不要紧,你们第五方面军刻下正在抽调兵力来九江助战,只要有一旅兵力,即能肃清潜入九江的敌军便衣队,我们到天明之后即可仍回九江。

今天下午联帅在武穴与陈总司令已经作了宁弃武穴、不舍九江的计划,大概这个时间,第五方面军可能有一部正向九江开动哩。

我说:武穴方面也是大敌当前,撤得下来撤不下来还是问题呢。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崔副官说：一个旅总能撤得下来。不久，他从参谋处回来说：果不出你所料，你们陈总司令已有电来说武穴对岸吗头镇敌军猛烈走击，一时撤不出兵力来助九江。到了次日中干，崔副官说：你们总部已由武穴含船登陆，不能来助九江，这部分援军是无指望。这时，孙传芳的座船在九江下游约30多里，在随后两日曾两次想开回九江看看，但沿江两岸有少数革命军开枪射击，所以又行退回，最后退到溯口，才发现九江前方主力军已全部溃退下来，这才决定舍弃九江。

接着从湖口继续东退。孙传芳初定计划是先到安庆驻节，重新计划防守或反政。及至将近安庆，又改成直返南京。到14日天将破晓，船抵南京，码头站满了前来迎接的留守南京的文武官吏，传芳卜船即改乘汽车回南京联军总司令部。我去找第五方面军南京办事处处长李养斋。当晚，李养斋告诉我由联军总部得到的消息：咱们总司令现已由黄梅进入宿松，第五方面军撤得还好，不致有大损失。我听了这个消息，即于11月16日夜间，搭乘日本商轮返回安庆。安徽省长高世读已给陈调元准备了行辕。

高对我说：咱们总司令今晚或明早即可抵达省城，九江敌华尚无进攻安庆之势。

17日上午，我即同全城文武官吏出城迎接陈调元，行有15199

里左右，即望见退回官佐士兵陆续走来，陈调元随着走来。陈调元进城入了行辕，与文武官吏见面之后，略谈片刻，即召我说现在九江已失，咱们在中国银行所存之款熟怕要丢失。我说：按照银行章程，没有本人签字或盖章，无论何人不能强取。陈调元说：你说的那是平常时期，现今是非常时期，况且革命军的做法，与一般军队又有不同。我问：依总司令意见，怎样办呢？陈调元说：革命军才入九江二三日，当然注意军事力画，还来顾到银行方面，你如能到九江走上一趟，一方面向银行商提存款，

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方面你找蒋群(字君羊,昔年在广东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请他领你去见九江警备司令贺耀组。贺耀组是我当年在武學陆军中学作教官时的学生,在此次作战中,他曾派代表到过武穴,我也接见过他的代表,当时所谈并无具体条件,然而精神方面颇有同情之点。你见到贺耀组,临时怎样应付,可以相机办理。我接受这项命令,即搭乘日本商船驶往九江。

船抵九江,岸上并无检查军警。我先投宿旅馆,询明蒋君羊住址,到了蒋宅,见了蒋君羊,说明来意。蒋甚为欢迎,且云我与你们范参谋长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虽然多年分别,但音信未断,精神总是一致的,陈总司令又是识时务的人,双方合作必能成功。我可先将李处长的来意向贺贵严(贺耀组字贵严)司令转达。接着他派人将我存在旅馆的皮包取来,安排我在蒋宅住下,他就去与贺耀组见面。不久,贺即派来副官,接我到了警备司令部。据说,贺的司令部就是三国时代周瑜都督府的旧址。见面后,贺耀组先问候陈调元,接着说:我们陈老师是最聪明的,他定能跟革命军合作到底。蒋总司令不日即来九江,一定欢迎陈总司令的卓见。李处长可以在九江看看,待蒋总司令到后作了决定,你再回安庆复命。

200

我回到蒋宅午饭后即赶往中国银行。当时经理留在上海,接待我的是姓蒋的会计主任。他说:你们的存款正是我们一件为难的事,因为贺司令已经通令九江各银行,凡有敌军存款,必须检举报件,如果隐微不报,即以通敌论罪。我说:我所存之款都是化名,并无第五方面军的户头,怎能认为是敌军存款?银行方面如感困难,即请开一汇票,汇到上海。蒋说:这个巨大数目汇款,很容易使人注目,将来遇到检查,我们银行免不了责任,所以不能照你的要求办理。我只好说,那就过些时候再说吧。

次日晚间蒋介石总司令部的陈公博到蒋君羊宅中访我。交谈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中，陈公博首先问我陈调元和我个人对于革命的认识。我说：陈总司令是识时务的人，对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颇有信心，他这次出兵之时，曾向官佐说过，此次作战不比往日内战，革命军是有主义的，咱们是无主义的，最后无主义的必然失败，有主义的必然胜利。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革命的认识已经有了基础。我个人认为，革命军此次北伐，在短短半年时间就占领湖南、湖北和江西，今后闽、浙、苏、皖当然也可能继续占领，再过两年就可能统一全国。但是与其处处用兵，既消耗人力，又消耗国家的资财，故不如不战而胜。今者陈总司令已倾向革命，正好因势利导，引其归来，则安徽可以和平而得，更可以为其他各省作一表率，则此后战争可减少，而成功更可迅速矣。陈说“对、对”。

我又说：我们第五方面军还有少数存款存在九江中国银行，我临来时，陈总司令曾言道，革命军此次北伐，当然财政是困难的，你到九江之后如果看到革命军与我们诚意合作，即可将款拨给革命军使用。我个人希望你们暂不动用此款，将来合作到了再进展步时，蒋总司令自可酌量发还一部或全部，那不就更显出革命军伟大么？陈公博说：李处长是否愿到庐山见蒋总司令？我说不可，庐出的新闻记者多，我来九江的消息，一旦透露，为南京所闻，则不但于陈总司令不利，且于合作前途将产生重大阻碍。

201

我为什么不待陈追问存款就先行承认呢？因为陈和我谈话时，在轻描淡写中忽然向我问道：这次来九江，除了谈合作之外，还有其他任务没有？我就体会到他已得到中国银行的报告了。与其待他追问，何如开诚相见。况且我总认为合作是大事业，款项是区区小享，不能因小误大。

次日，陈公博来访，一见面便笑着说：蒋总司令对于陈总司令的诚意，十分相信，不久这里就有人去安庆作更进一步的联系，李处长可以先回安庆，咱们再会吧。次日我便乘商船于夜间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12时到达安庆，进了「行辕」与秘书长史凤儒先见了面、将我在九江几归经过，简单地向他谈了。史说：孙联帅对咱们总司令已产生怀疑，至于你去九江之事，对任何人不能说出。切切。少顷，陈调元睡醒，我即到他卧室，报告比行经过情形。陈调元说：你能平安返回，甚好。其他之事，暂且不谈，款项未取到，这也是必然之事。

次早，我还未起床，即大口吐血。我曾经得过肺病，此次因身处危境，心力交瘁，病发作，病势很严重。陈调元安排我在安庆医院就医，住了半月，病势不见减轻。病中史凤儒和总部朋友不断到医院看我，然均不谈陈调元对大局有何表示，只听说孙传芳与东北军联络，准备反攻九江，仍以陈调元担任反攻主力。

我思前想后，顾虑更深，病益加重。陈调元乃让我和风阳关监督刘宇民先回蚌埠养病。我在蚌埠医治半月，渐好一些，但是仍虚弱不支。在蚌埠更不知道陈调元作何决定，只有刘宇民秘密向我说，范参谋长化装由安庆去过九江，联系到什么程度，则不得而知。只听说联帅去北京与张作霖见而，张作霖已应允出兵，帮助联帅反攻九江。陈总司令还到南京谒见过联帅，当时山东督办张宗昌也到了南京，张与陈总司令本是最好的朋友，张宗昌很直率202

地向陈总司令说：你不要上了蒋介石的当，他利用你，也过时，最后你也要被他消灭。陈总司令指天誓日地说：我因安庆方面与九江接近，不能不与之浮面周旋，只要联帅准备反攻，你们东北军肯大力帮助，我仍是作反攻九江的前敌部队。我在蚌埠听到的全是这类消息，心中益感不安，在春节的前一日即回到天津过年，后关于陈调元在安庆的消息，更形隔断。

过了不久，张宗昌竟把风阳关监督撤换，刘宇民也回到天津。由张宗昌这种动作看来，陈调元可能是向革命军倒去矣。我同刘宇民都住在天津租界，因为陈调元动摇的消息已为北方公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认,所以我们二人在天津也不敢多活动。到1927年夏初,陈调元才正式改挂青天白日旗。在这几个月间,陈及其所部投靠蒋介石的情形,我就不得知了。

陈调元常对朋友说:嗨们北方朋友,多抱宁折不弯心理,我则抱宁弯不折心理,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務必失败。看他生行动,跟他的心理大致不差

(卒海秋)

孙传芳与洪兆麟的勾结

1924年革命军北伐之前,陈炯明时反时复,孙中山先生最后还是将他打垮了。陈的悍将洪兆麟曾一度收编陈的残部自任总司令,企图在间粤东山再起。但人心已失,谋划无成,洪只得步陈之后赴香港做寓公了。洪在去香港之前,曾语其部将谢文炳(绰号白麻子,湖南衡阳人,当时任洪部军长)说:周道腹先生几次写信叫我投向革命,我都拒绝,当时我总觉得对不住陈老总(炯明),不想今日一败如此,我真无脸面见江东父老了。但我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去香港后,仍当致力于旧业之恢复,当与孙中山再决一死战,与诸君共图大业,横行天下,不负此躯。当203

时孙传芳正在南京、上海倡议建立江、浙、皖、赣、闽五省联盟;吴佩孚则控制冀、豫、两湖,与孙传芳互相呼应,意图抵抗革命军北进。孙传芳以陈炯明新败,其残部多散处闽、粤两省,如能收编整训,仍是很大一股力量,可以起牵制革命军的作用。

但孙传芳对陈炯明几度投向孙中山先生颇感不满,而对洪兆麟很感兴趣,因此不断派员与洪联系,唆使洪兆麟重树旗鼓,设法收编陈炯明原有部队,在闽、粤拖住革命军,如能共同将革命军打垮,许洪以闽粤两省地盘。洪当然心动,认为有孙传芳之援助,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自己东山再起的企图大有实现之可能，因向孙提出三项条件：

暂拨三个师由洪指挥，俟洪收编工作完成后，三个师仍归还孙传芳；（二）需予洪以饷械之支援；（三）革命军如进攻洪孙传芳有义务攻革命军之后，以资牵制并收夹击革命军之效。孙传芳对洪所提三项条件一口应允，并央吴佩孚派人作证。同年4月初，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联盟会议，邀洪参加。洪从香港乘外轮去上海转南京，恐途中遇意外，化装为一阔商人，西装革履，化名为冯虎山，带便衣卫士六名，副官二名，以防不测。

中途某日中午，忽有一茶房模样之人进入洪卧舱，鞠躬向洪说：

“请洪司令午餐。”洪正卧床上，闻来人呼其为“洪司令”，骤然坐起，并反手欲从枕下取手枪自卫。不意来人乘洪坐起之际，已速发三枪，弹弹均穿腹而过。洪倒卧血泊中，来人复开第四枪自击其头部毕命。船上大哗。事后查悉，击洪之人系革命党人韦德。洪死后，孙传芳在南京为洪大开追悼会，广州革命军政府则隆重地在追悼韦德。报上大大披露洪被刺消息，其说纷纭不一白麻子谢文炳与洪兆麟小同乡杨亿云有私交，事后曾详函将以上诸事告杨。1943年笔者作客宁乡瓮山杨亿云家，杨出示谢之来信，故笔者对以上诸事，能知其梗概。又据杨说：洪兆麟对周道煦礼甚恭，周曾几度去函劝洪投向革命，洪虽拒不从命，但每次必回周以重礼，以表示对周之尊重。洪在早年曾参加洪门组织，显贵后仍不忘本，故其部下亦多洪帮分子。洪常以“忠”、“义”两字笼络其部下，故后来一般人对洪之评论，多谓其虽赋性粗犷，但粗暴中亦不失阴谋诡诈，因此逞雄于一时。

（文选之）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周荫人与孙传芳的关系及胶东事变

入闽前周荫人和孙传芳的关系

1922年2月孙中山派李烈钧、许崇智分兵两路北伐。5月中旬许崇智之一路赖世璜、李明阳等部进入赣南。江西督军陈光远方面派兵在大庾之青龙墟、黄龙墟、板棚下等地抵御北伐军的主力；另一方面连电向北京政府告急。北京政府以蔡成勋为援赣军总司令，率其所属之第一师援赣，实际是以蔡代俟。6月13日蔡到江西、15日江西督军陈光远即行辞职。陈行前保原第十二师二十三旅旅长周荫人为第十二师师长。是时北伐军已进抵吉安以南地区，因形势甚大阻碍了军事进展。以广东陈炯明及其部属熊略、洪兆麟、陈炯光、叶举等背叛孙中山，围攻越秀山总统府，北伐军内部涣散，有一部微军回粤。周荫人遂乘机收复赖州，又与沈鸿英、常德盛等三路会攻许崇智于瑞金，将许部驱逐入闽。自蔡成勋部入赣后，周荫人部已反主为客，局促一隅，感到抑郁不快。适徐树铮在闽与许崇智、王永泉等联合组织建国军政制置府，北京政府以原驻宜昌一带的孙传芳率所部第二师为援闽总司令，以周荫人率所部第十二师为援闽副司令，联合进军²⁰⁵

驱逐徐、许、王等。孙传芳与周荫人系留日士官学校同学，是结拜兄弟，关系异常亲密。早在1917年周荫人在第十一师当旅长时，率部到湖南岳州去作战，两个月没有音信，孙传芳的老婆即到庙里求神打卦，为周占卜吉凶，由此一端，即可说明孙、周之间的私人感情之深。孙原感到任长江上游总司令无什么发展前途，同时吴佩孚也不愿孙传芳部驻在这一带，梗于吴的势力之间，孙亦早希望活动一块掌握实权的地盘，只是感到人单势孤，难于成事，既得到这样的机会，又有周荫入部合成一伙，声势便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浩大起来，自然兴高采烈。他于1922年10月将部队集中武穴，陆续经江西进到闽边。周荫人部首先开到闽赣交界的杉关一带，孙、周两军取得联系后，周军在前，经光泽、邵武，进驻南平。

孙军各部亦陆续进入闽境，以后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即进驻福州。这时徐树铮已逃，许崇智退到闽南。孙、周合力驱逐了二十四旅王永泉及第四旅王永彝部，又击退了臧致平、杨化昭等部。以后与驻汽州的粤军和平交涉，允拨开拔费若干万元，使之退出闽境。福建省绝大部分地区遂为孙、周占据。时孙任福建督理，驻福州；周任闽北护军使，驻南平

孙、周入闽后的矛盾

孙、周两军进入福州以居，北洋政府即发表孙传芳为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那时，周荫人仍指挥部队与致平、杨化昭等部在闽南作战。孙传芳部第二师之一部与周荫人之十二师二十旅驻扎福州。因为孙以王永泉原来的部队番号扩充了第二十四混成旅，周荫人十分不满。他说：我在前边打先锋，你做了督理，又扩充了部队，我算是于什么的呢？后来孙传芳为了缓和两人之间的冲突，让出督理一职给周荫人，自任闽粤边防督办。他这时已有伺机图浙、向外发展的阴谋。孙于1924年秋率部攻入浙江，1925年秋又进据江苏、上海等富庶之区。同时江西、安徽两省军阀均通电表示拥护他，便自封为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浙苏皖赣四省都称孙总司令，独福建周荫人仍称孙督办，割据了福建的地盘。由于孙、周之间的利害冲突，感情逐渐破裂，貌合神离。周荫人不仅名义上保持特殊化，当其他四省军队都改换为联军的军装、符号时，独福建仍旧是原来北洋陆军的服式和模范团式的帽章（两穗嘉禾中间一个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同时孙对周亦表示不满，且常见于辞色之间。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北伐军入闽,周荫人退出福建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带部分华队自潮州、梅州趋向闽南。闽军周荫人本拟先发制人,编成四个军,分为八路,向广东进攻:计第一军以张毅的福建陆军第一师组成,以李芳池、田宝奎两个旅为第一、二路,由云霄诏安攻潮州;二军以第三师李凤翔二个旅、一个骑兵团、一个卫队营组成,以曹万顺、杜起云二个旅为第三、四路,由上杭攻蕉岭;第三军以第十二师二十四旅刘俊部组成,以二十四旅之第四十七、四十八团及十二师骑兵团等部队为第五、六路,由永安趋大埔;第四军军长周荫人自兼,以孙云峰旅与王晓轩之卫队团手枪营以及新兵团等为第七、八两路,作总预备队。实际上第师、第三师都非周之嫡系,人数共约2万人,所谓四军八路只是虚张声势。部署已毕,周荫人即率直属部队进驻闽粤交界之永定城。中路刘俊部先头部队已推进到广东境内的松口,张毅部亦进入粤境饶平一带。由于李凤翔师的两个旅长曹万顺、杜起云在上杭地区倒戈,以致全军溃败。二十四旅旅长刘俊于败退中在永安县境之橘溪为民团击毙。周荫人在永定被围,缒城逃出,时为旧历九月十日(头一天是重阳节)。周率100余人走荒僻小路,11207

天无消息,到了永安,才发电报与所部联系,并由永安退往闽北南平。何应钦部约九个团轻而易举地进入福建。周荫人在南平停留月余,复经建瓯、政和,越过仙箴岭由庆元、龙泉到达处州(水)。

周原驻闽南的嫡系部队尚有三个旅,此外还有第一师张毅部亦向福州转进。已倒戈投向北伐军的周部第二十三旅旅长李生春为图扩充自己的势力,没有阻拦闽南之周嫡系部队安全进入福州,但驻福建海军部队却将张部截击于乌龙江以南。张部因背水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无援，为何应钦部消灭，张毅被俘杀。周原自兼第十二师师长其二十三旅旅长李生春兼福宁镇守使和福建省防司令，因没有当上第十二师师长等原因与周早已产生矛盾，事前即已接洽投北伐军。此时省城福州陷于混乱。周部在省城的三个旅和一个卫队团拒绝了李生春的劝诱，自福州经罗源、福鼎过分水关，退入浙周荫入在福建不到三年的时间内，搜刮七八百万元，在永定失败后就想挟财逃跑。到龙泉以后，除了原驻南平的第三十混成旅以外，探知尚有几个旅正沿海岸向温州撤退，他即经处州（丽水）到温州去等候部队。在温州聚齐以后，将所有部队改编为第十二、十三两个师，二十九、三十两个混成旅，还有卫队团、手枪营等直属部队。这时原浙汇地方部队第一师陈仪、第三师周凤岐等部均已投降北伐军。北撤途中阻碍尚多，即分三路战备行军北进：中路由蒋起凤率第十三师经乐济、黄岩、临海、天台、新昌、嵊县趋绍兴；东路在台州（临海）由周荫人率第三十混成旅及卫队团等直属部队经宁海向宁波；西路由苏挺率第十二师及二十九混成旅经处州（丽水）、金华、兰溪向杭州。中路在新昌、东路在宁海、西路在兰溪均遭遇到北伐军的阻击，尤以兰溪、宁208海两处战事最激烈，在宁海城曾打得三进三出，双方伤亡都很重。东路的情况是出于周荫人意料之外的，他原估计沿海可能较为安全，自己就选择了这一路，配备兵力亦较少，结果险些到资敷。以后闽军全部集中绍兴整顿。1927年2月浙江危急，闽军即经杭州沿沪杭路步行北撤（铁路于孟昭月部撤退时破坏）。

在松江以南之松隐、金山卫之线打了一仗之后，于3月20日即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成功的前夕，退出上海，经真去测河乘轮船撤退江北南通一带，沿江布防。这时周荫人曾打电报给孙传芳要求下野。孙回电有“吾弟下野一层万非所宣，兄近日与各方均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不通电，即变柜下野”等语；同年6月间因张宗昌部在津浦路线战事失利，联军全部亦自沿江防线后撤。闽军即经海州、赣榆等地退入山东境内，沿胶济铁路高密、胶州一带驻扎。

胶东事变及日军入侵济南

周荫入部退至胶济路线以后，周见大势已去，乃决心下台。

临行之前，把部队领导权交给第十二师师长陈以燊，周以自己不便对孙传芳唱三花脸，乃暗示陈于他离开之后，部队可另寻出路，保存实力，如果形势有利还希望再卷土重来。他到天津住了个时期，复到大连度他的寓公生活去了。这时闽军的番号是二个师、二个混成旅和一个卫队团，约2万人。陈以燊素知周与孙传芳貌合神离，矛盾很深，而张宗昌部队形同土匪，也不甘与之为伍。正在寻求新的出路之际，适有陈之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同学王梦弼、李乐宾衔冯玉祥之命在青岛策动军阀部队倒戈投冯。

他们与陈搭上关系以后，于是年7月初，由冯玉祥任命陈以燊为国民革命军西北援鲁军第××路总指挥兼第二十九军军长，第十师师长陆殿臣为第四十军军长，所有旅、团长均依次递升为师、旅长，另外还有赣军第九混成旅李德铭部亦一同行动（李与陈亦系保定一期同学）。陈在胶州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会议，宣布209

投冯之后即将青天白日旗扯起来，随又将高密以西的铁路予以破坏，在驻地张贴打倒张宗昌等标语。地方上国民党组织亦出头配合宣传活动。事变以前即有孙传芳总部参谋张锐霆秘密驻在高密县电报局内侦察闽军情况，他即将该部队倒戈情况报告给孙传芳。孙传芳、张宗昌得到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惊。孙即调动胶济线部队向高密前进；张宗昌亦调驻青岛祝祥本的部队向胶州前进，并命白俄军在青岛四方厂赶装铁甲车一列向陈军进攻。陈等原估计悬挂国民革命军旗帜以后，孙、张可能仓皇由济南撤退黄河以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北,事实七这种希望落空了

事变初起,日本驻青岛部队即借口维护胶济铁路交通,保护日侨及胶济沿线的日本权利,开出兵车一列向济南侵犯,在高密车鲔停留数小时等待高密以西铁路的修复。日军沿途张贴布告说“如有侵犯日本帝国利益和对军有不利行为者定予膺惩”,措词极为蛮横无理。胶济沿线城市日本人开设的商店(实际都是间谍机关),都在车站安置锅炉给日军供应开水。陈以燊派人与日本军官联系,对方傲然不理,只说:让语过也要过,不让通过也要过。有一个叫佐藤的日本军官还独自去高密城里的电报局给海州个日本商店发电报,实是借故寻衅。

陈以桌仓皇分兵向济南、青岛两个方面构筑防御工事,准备抵抗。但部队由于连续几年作战,转徙几千里,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服装械弹也得不到补充,已精疲力尽,均表示如再作战没有信心;冯玉祥部队远在鲁西,取不上联系,后路无援。陈即下令离开胶济线南撤,避免作战。这时士兵和下级军官因为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不愿意再掉头南去;同时对于联军还有些旧感情,认为冯玉祥对部队少恩寡信,生活过于严酷,他本身都穷苦得没有办法,当然更没有力量接济别人,归他改编害多利少;且陈以210

藥任职不久,和大多数军官还没有建立起感情,人心不附。在此之前,即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携械潜逃,听到南撤的消息后,亡者日多。连、排长们即找营长叙说这种情况,不宜轻易南调。驻扎在高密、胶州之间的第二十九、三十混成旅的旅长徐松林、梁春圃等到高密见第十三师师长陆殿臣,陈说利害。陆即召集旅长以上军官共同会商。大家一致要求陆殿臣领衔给孙传芳打电报表示服从,声明倒戈是被陈以藥所愚弄,为势所迫,实非不得已,并立即将青天白日旗卸掉,表示诚心。这时有线电报已被截断,即由一个参谋到车站,利用铁路电报线发往济南。陈以槩得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难

知这种情况，仓促随赣军李德铭的第九混成旅逃到鲁南转往开封去了。被破坏的铁路很快即修复起来，日军已经侵入济南。孙传芳得到电报后，即乘专车到高密来安抚部队。旅长以上军官都到高密以西一个小车站塔儿堡去欢迎孙。孙到高密召集军官讲话，说：高密、胶州部队这一行动，张宗昌曾怀疑是他授意为之，险些对他有不利行动。他把诸军官训斥了一顿之后仍回济南。这次事变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事变平息后，地方上已出头的国民党员亦纷纷逃走

孙传芳陆殿臣对周荫人部将的剪除

事变平息后，孙传芳任命陆殿臣为第三军军长，统率闽军全部，开到济南整顿。张宗昌知道闽军与孙传芳关系不好，他于陆殿臣到济南之后，即大肆拉拢，先为陆举行盛大的宴会，接着即给陆送去一份兰谱，结为盟兄弟，认同乡（陆为泰安人）陆在胶东事变之际，曾向张打电话表示好感。张亦回电说：“陈逆狂妄，人神共愤，幸赖贤达，旋郡底定，甚盼来省、见面畅谈。”所以这时往来就更为密切了。陆本是一个无能鲜耻之人，只是因缘时会，当上了军长，张宗昌给他几个钱就跟着张跑。但第十二师以张宗昌声名恶劣，不愿与之接近，仍对孙传芳表示拥护，至211

此无形中周荫人部部分成两半了

孙传芳、张宗昌以胶东事变影响很大，除了为首的陈以槩已逃走之外，要追究严惩附和陆最力的人以镇服各部。旅长周学孔素来对冯玉祥治军方法表示钦佩，对投冯主张较力，旅长王云岳对张宗昌祸国殃民深为不满，曾在高密贴标语揭露张宗昌的种种罪行。且两人性格比较刚直，对陆殿臣平常不甚敬重，遂被陆检举为事变中的首要分子。孙传芳碍于周荫人的情面，不好亲自下手杀周的旧部，遂对张宗昌说：“我在济南系属客居，连个监禁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犯人的地方都没有, 我的事就是你的事, 你看着办好了。” 张宗昌即将周、王两旅长捕杀。周为北洋第四镇的学兵营出身, 治军较严, 本人生活亦很朴素; 王为山东禹城人, 系保定军校第一期炮科毕业, 对张宗昌纵兵扰民常表示愤慨。这两人在部队中与官兵素有感情, 大家听到他们的死讯都表示惋惜。据说王在临刑之际, 曾大骂张宗昌、陆殿臣不止; 周亦诘问他犯了什么罪要挨杀? 刑人只说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你们到阴曹地府去打官司吧。事后不久, 有几个跟随周、王当兵的人, 到了天津把陆殿臣在天津住的小儿子给绑架去了, 陆花了4万块钱才赎回来。可见当时人们对于陆的行为是十分痛恨的。后来陆殿臣亦为部下两个旅长所驱逐

胶东事变仅是昙花一现, 徒使日军借口保护胶济路线和日本侨民权益侵入济南, 也就是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的前奏。

论者以为: 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进行侵略处心积虑已久, 即无胶东事变亦必另寻借口以逞其狂妄计划; 惟张、孙辈竟甘心与之勾结以图挽救自己垂危的命运, 实为民族之罪人。

武镜寰)

212

三、雄踞五省登峰造极称吴王

孙传芳与五省联军

孙的庭出身

孙传芳, 山东泰安人, 其父为一流氓恶棍, 因罪被乡民控告到官, 蔡毙狱中。其母遂携带他和两个姐姐到济南操不正当职业^①作者兴时均系五省联军掌官。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度日，后来他二姐嫁绉袁世凯的亲信王英楷为妾。王为孙传芳补上兵额送入保定练官营当学兵。王英楷原为吉林富豪（绰号王秃子），与袁世凯关系极密，袁自朝鲜败归时曾寄居王家，两人结为异姓兄弟。后来袁作山东巡抚郎招王到山东历任要职，曾与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齐名，且才学过于三人。孙因王的提拔，在练官营毕业后，即入保定军官速成学堂，复经保送去日本士官学校留学。1910年毕业回国，被分派到北洋陆军第二镇王占元部充第五标教练官。民国后改镇为师，以后孙陆续充任第二师辎重营营长、湖北督军署参谋处长、第六团团长、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第十八师师长。王占元对孙甚为倚重，让其内部参与机要，对外常作代表到各方去联络，为王左右一等红人。

因缘时会步步上升

1921年7月间，因王占元苛待士兵，尅军饷至一年多不发宜昌、武昌曾发生两起兵变，人民饱受其害。潮南赵恒惕借口人民请命，利用蒋作宾“鄂入治鄂”的招牌，进兵湖北企图驱逐王占元部以扩张地盘。王派孙传芳以十八师师长任前敌总指挥与湖南军阀作战。开始湘军胜利占据鄂南数县，王占元兵败，乃向洛阳吴佩孚求援。时北洋军阀亦以湖北有失对北方大局不利，吴佩

孚即带萧耀南、陈嘉谟等部南下应援。吴在刘家庙设司令部，部队驻飾鱼套一带按兵不动，意在迫使王占元离开湖北。王不得已辞职他去。孙传芳因恣退到武汉形成被动局面，为吴所制，即退到武穴集结整顿。吴佩孚即以萧耀南任湖北督军，复以孙传芳难于驾驭，意图拉拢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孟昭月以驱孙。原拟不设师长，将湖北部队缩编为混成旅，吴设宴请孟等筹商此事，孟未赴席，表示孙传芳是顶头上司，自己不能僭越。吴以孙不易更动遂委孙为第二师师长（原系王占元自兼师长），又发表孙为长江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上游总司令，遂于是年秋季调驻宜昌一带。孙知吴阴欲图己，怀戒惕。萧耀南亦以孙居长江上游刈武汉威胁很大亟欲去之而后快

1922年?月，福建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部（段祺瑞系）驱逐了福建督军李厚基。段系要人徐树铮乘机人围以王旅为基本力量，联合粤军许崇智，组织建国军政制置府，同时向国外购买军械弹药以扩充实力。此时吴佩孚正掌握北洋军事实权，乃以孙传芳为援闽军总司令，以驻在江西的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为援闽军副司令，各率所部援闽。10月底孙部自宜昌集中武穴，复经南浔铁路开到南昌，嗣后大部队伍集绪临川，以第五团驻南昌留守。孙部驻江西两月有余未前进，并阴使第五团在南昌制造混乱意在驱逐蔡成勋，曾以第五团营付郭华宗（擅长器械体操）

率一部分人由城外爬城墙进城投掷炸弹以扰乱社会秩序，意在威胁蔡成勋。在此之前因蔡拟将周荫人之十二师拆散为两个混成旅，周对蔡亦怀不满，曾派张锡林到赣州约邓如琢协力驱蔡，邓亦派宫梅峰到周处表示同意。此时孙周合起来力量超过蔡一倍以上，蔡大为恐慌，乃派人见曹锟请求设法缓和这种形势（蔡与曹为武备学堂同学）。经曹向吴说项，吴遂派孙部驻洛阳的代表王214钙到江西催促孙军火速开拔，谓蔡同为直系，不可与蔡为难。

此时周荫人先头部队还在杉关一带逗留。福建王永泉以徐树铮已他去，遂派旅长刘春台到抚州见孙、周等，表示欢迎他们部队入闽。孙、周等部即和平进入福建。北洋政府以孙传芳为福建军务督理，王永泉为军务帮办兼泉永护军使驻福州，周荫人为闽北护军使驻延平。孙、周原为留日士官同学又是结拜兄弟，孙为讨好于周，乃委周部第二十二旅旅长李生春为福建省防司令，以该旅第四十六团驻在福州担任城防。十二师其余部队均驻扎闽北各地。王永泉之二十四混成旅主力部队驻在莆田、酒江、泉州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带,仅王永彝第四旅之一部(多为徒于新兵)和少数直属部队驻在省城。

驱逐王永泉掌握福建军政大权

王永泉的第二十四混成旅部队原为段系之西北边防军,装备相出整齐。王永泉之弟王永彝在防地贪暴苛敛,王之参谋长刘春台向王建议,对其弟稍加约束,王颇不以为然,并说:“你看我们还有谁呀,叫他弄几个钱花吧。”因此颇遭地方人士之反对。

孙、周初到福建,对主亦尚存客气,表面上相安无事。1923年秋初,孙传芳以援浙为名,前往延平,临行握着王永泉的手说兄弟此番入浙胜利很有把握,到八月中秋要请你到杭州西湖赏月、吃月饼……”王对孙此举亦表示高兴,并愿尽力接济。孙到延平后,因王永泉从国外购买的步枪700支、少数机枪和子弹300万发已由王部副官长丁树人押运到延平(因王恐经福建海口为海军所劫,乃由浙江陆路运到福建,再装民船运往福州),孙传芳、周荫人、刘宗纪(孙之参谋长)等密商之后,即派部队在闽江岸之马道、葫芦山等处拦劫,经几小时战斗后即将全部械弹劫夺过来。同时孙、周命令在福州的李生春所部四十六团、卢香亭部第五团,撤到城外布防,李、卢等在洪山桥用电话通知王永215

泉,令他立刻离开福州。王始知孙离省意在图己,遂仓皇逃走王部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杨化昭会合原在闽南厦门等地的段系部队臧致平师对孙、周实行抗拒。孙任周为前敌总指挥,率第二师、第十二师各一部主力参加作战。同安一役战事最为激烈,在争夺大轮山时双方均伤亡很大,杨化昭终以无后援向下游败退。

在漳州江东桥之役臧致平部李团投诚以后,臧、扬所部即向南靖、水潮、龙岩、华封退走,未再组织抵抗。该部从闽粤边界沿武夷山经江西边培退入浙江。浙江督军卢永祥亦为段系人物,

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臧、杨人浙表示欢迎,以后并以该部组成浙沪联军,在对齐燮元作战时颇为出力

臧、杨所部退出福建后,孙传芳与周荫人因权力之争渐渐发生矛盾。孙为缓和这种关系,自请任闽粤边防督办,以周荫人为福建军务督办。孙、周劫夺王永泉部枪械后,孙即以第二师第三旅长孟昭月为第十混成旅旅长,张俊峰为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周亦以原二十四旅旅长孔昭同为二十九混成旅旅长,四十五团团团长兼闽北护军署参谋长苏埏为第三十混成旅旅长,均各扩充实力。福建地方武装之多超过其他省份,正式给以名义的有卢兴邦、高义等师,并委郭凤鸣、陈国辉、何麓昆等为旅长或司令等名义,此外还有地方武装好几部分。他们都各占据一块地盘,互争雄长,荼毒百姓。此时沿海有海军,内地偏僻地区有地方土匪割据,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均为孙、周的部队所控制。驻在福建的海军曾喊出“闽人治闽”的口号欲驱逐客军,并派刺客从三山座茶楼上向孙传芳汽车投掷炸弹,仅将卫士长及司机各一名炸死孙未受伤,刺客亦逃逸无踪。当时福建的形势是相当混乱的。

乘机图浙

216

孙、周等部驱还臧、杨以后,将所部整顿扩充,实力渐渐充实。孙以福建这块地盘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常图向外发展。1923年10月张作霖、卢永祥通电反对曹锟贿选,并有孙科、张学良、卢小嘉等三公子在沈阳会议之举,卢永祥遂见恶于曹锟、吴佩孚等,乃有1924年汪浙齐卢之战。是年9月初,卢永祥通电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臧致平、杨化昭均编为各路司令。吴佩孚曾电孙出兵,孙遂乘齐燮元、卢永祥酣战之际,以追讨逃敌臧致平杨化昭为名,率兵入浙。第二师八团首先占领仙霞岭,浙军张国威投降。在衢州常山地区之潘国纲部一触即溃。浙江地方部队陈我所知道的“洋三雄”

仪、周凤岐、夏超等本无什么宗旨,均以争权夺利为目的,至此亦均与孙通款,不作抵抗。卢永祥见两面受敌,大势已去,遂通电下野。孙传芳便轻易地占据了浙江

孙到杭州后,拟稍事休息整顿,刘宗纪、王金钰等以为江苏军队已乘机入浙,主张从速北上,阻止苏军前进,孙遂令所部直趋嘉兴。卢永祥、陈乐山走后,浙军大部均受孙改编。驻上海维持秩序的宪兵营长马葆珩与孙部团长李宝章,系保定军校同学,交谊很深,投孙后甚得信任。陈乐山第四师第八旅旅长范夺奎(著先)与孙部将领谢洪勋为旧交,谢劝范投降孙军,担保必得重用。范谓:你我相识有年,应当知道我的品格,决不会作投降将军。”范以战败退到上海,将枪械交法租界代为保管,官兵均给资遣散。该旅尚存一部分官兵的抚恤金和集义金(士兵死亡后照例在本团的官兵饷银中按1%扣除,给其亲属作生活费用名为集义金),范委派几个专人办这项清理事务,除了地址不明家无亲人者外,都把钱给死亡士兵寄到家里。此举当时颇为人所称道,范实为军阀中之所仅见者。

孙占据浙江以后,便整顿部队,调整入事,安抚新附部队,尚不敢公然和是佩孚、齐燮元等争夺上海地盘。孙占有了浙江财寓之区,对时局有举足轻重之势,即派人四处观察动静,联络各217

省军阀待机而动。在齐、卢江浙战争的同时,二次直奉之战亦起。

10月底吴佩孚失败,曹锟被迫辞大总统职,奉系张作霖长驱入关沿津浦线向南伸张势力,这样便与孙传芳发生了直接冲突。

五省联军的形成

1925年8月张作霖以杨宇霆任江苏督军,姜登选任安徽督军,邢士廉一师进驻上海,丁喜春一师驻南京。此乃奉系势力向南伸张最远的一次。由于奉军素来声誉就不好,此次南下纪律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又很坏,官兵多蛮横无理,到处骚扰百姓,地方人士对之反感甚深。杨宇霆又妄自尊大,骄傲无知,对原驻江苏之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军队领袖均傲不为礼,因之引起陈等之极大不满。

陈调元曾愤愤地说:“好小子你瞧着我的好了。”孙传芳与陈调元等信使往还,密商驱逐奉军

9月初旬,孙以打秋操为名调集部队以第四师谢鸿勋部进攻上海的邢士廉,以第二师卢香亭及第六混成旅等部渡太湖向常州、丹阳奇袭。谢部占据上海后以一部兵力会合卢部进攻南京,杨宇霆、姜登选等部均败走。杨宇霆到南京仅仅18天,孙军出动便张皇失措。丁喜春一师先撤尚能保存实力,邢士廉一师退到江北损失较大。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均通电反对奉军。

孙传芳亲率卢、谢等部参加作战,在任桥、夹沟两役大败张宗昌来援的军队,并俘杀施从滨,北进到徐州。在此以前孙亦密约江西邓如琢派军夹击奉军,邓军到安庆意存观望,及见孙军获胜,兼程到蚌埠,对孙表示拥护。战争结束,邓部仍回江西月初旬张宗昌败退山东,苏皖两省已无奉军,孙军亦未再前进。

孙到南京后,乘战胜之威,召开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成立大会,孙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其他各省总司令:浙江卢香亭、福建周荫人、安徽陈调元、江西邓如琢。对218

于白宝山、马玉仁、张仁奎等江苏地方部队也都作了安排。

孙为了讨好地方士绅,声称不扩编军队增加人民负担,在年的时间里从事训练部队,改变军队服装符号;整理财政,给江苏地方偿还了3600万公债,曾以五省名义单独参加外的博览会;还提倡复古,在南京搞“投壶”以及其他种种,俨然以独立王国自居。在以后的日子里,孙还常说:“我孙传芳当过五省的皇帝,功名富贵什么都尝到了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备省总司令和孙传芳的关系

浙江卢香亭(子馨),河北河间城内人,与孙在留日士官学校同期同学,私人交谊甚厚,人还比较率直。1910年回国后曾在某部队当营长。陆锦曾介绍其亲属某到卢香亭营部作司书,因某偷卖小站营垣外边官树被卢革除,某在陆锦面前搬弄是非,陆对卢衔恨甚深,借故欲将卢治罪。卢气愤出走,被陆通缉,卢便去投孙传芳。孙任第二师师长时卢任第五团团长,到福建后升旅长。卢感恩于孙,作战出力不少,孙亦对之倚赖甚深,在五省联军中是孙之嫡系,故以浙江总司令委之。

福建周荫人(樾恩),河北武强人,为孙传芳留日士官学校同期同学,习炮兵科。在留日时期与杨文恺、孙传芳、王金钰等结拜为盟兄弟,交谊很深。及至孙、周联合人闽,为了争夺地盘,个人利害发生了冲突,交谊便疏远了。当然在五省中比之皖、赣的陈调元、邓如琢来说对孙还是比较亲近的。因为福建毗邻广东,对五省亦有举足轻重之势,另外周还可以牵制江西的邓如琢,故孙委周以福建总司令。

安徽陈调元(燮轩),河北安新人,陆军速成学堂及陆军大学毕业。冯国璋在南京时,曾充冯之宪兵司令,后充冯之嫡系部

队第七十四混成旅旅长。冯去北京后,李纯任江苏督军时,陈仍留在江苏,嗣后又扩编为师,在江苏颇占势力。在驱逐杨宇霆时表示拥护孙传芳,故能占有安徽总司令一席。

江西邓如琢(和璞),安徽阜阳邓家集人。袁世凯成立中央模范团于北京旃坛寺,袁自兼团长,陈光远为团附,邓如琢在该团任排长。邓很受陈光远的赏识,成立陆军第十二师时,陈即以邓为第四十五团第三营营长,到江西后扩编第九混成旅时,又调邓为该旅团长,嗣后又升任第九混成旅旅长。他出身行伍,无知第二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而且骄傲(外号邓车子〕,但对逢迎上司却有一套本领。第二次直奉战争、吴失败后,邓与方本仁协力驱逐了蔡成勋,方为江西督办,邓为九江镇守使。第九混成旅扩编为陆竿第一师邓自任师长,以后又驱逐了方本仁当了江西总司令。邓虽为北洋系军阀,与孙关系不深,对于周荫人部则多故旧,因周部军官模范团出身的较多。

投桃观望是战败

1926年8月,北伐军进到湖南,湖北危急。吴佩孚约孙共同抵御北伐军。孙子此时声言保境安民,不肯应援。蒋介石亦派人到孙处洽商合作条件。孙企图于吴佩孚失败后,由他来打退蒋介石,恢复武汉,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当他看到北伐军在汀泗桥大胜,刘玉春被武昌,才知道北伐军势不可侮。北伐军9月上旬占领武汉,又将兵力转到江西。当孙慌忙调兵遣将应授江西时,在铜鼓、修水一役,谢鸿勋伤亡,卢香亭数退,邓如琢逃孙知大势不好。接着便是福建周荫人溃败退出福建,陈调元投降了蒋介石,北伐军一部进入浙江,陈仪、周凤岐、夏超等部在浙江都倒了戈,孙传芳才慌忙请援于张作霖。12月张自称220

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为副司令。张作霖派直鲁联军张宗昌玉璞等部到江苏,张宗昌部毕庶澄的直鲁联军第八军部队到了上海。1927年初孙将津浦正面交给张宗昌,五省联军撤退到长江以北沿江布防,孙的总都设在清江浦。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将毕庶澄部队大部分缴械,后来毕逃山东被张宗以丧师辱众罪名枪决。3月下旬北伐军占领南京。5月中旬张宗昌在津浦正面失利败退到徐州,孙军亦随之败退,6月退入山东境内。由于闽军周荫人脱离了军趴,该部由陈以草领,在高密胶州投降了冯玉祥,悬挂上青天白日旗。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推

遂借护侨为名出兵济南。

北伐军由于宁汉分裂，没有继续北上。孙传芳部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又乘机反攻，在徐州击溃了王天培部，王逃南京被蒋介石枪决。孙军乘胜直抵长江北岸。当时传说，张作霖电告孙传芳可在长江以北伺机观变，蒋介石内部必起变化，孙部将领亦多不同意立即反攻南京。但孙传芳刚愎自用，遂即布置部队向南京反攻：东路由刘士林指挥，于8月21日由南京以东的大河口强渡长江；中路李宝意指挥的部队一部强渡长江占据了暮府山，以后援不及又复退回；后路王乐善部未能渡江。孙在反攻之前以吊民伐罪的口吻张贴布告，说到过去并不主张内战，有“敌至赣边犹持缓进，兵临城下尚尔言和”之语

孙军开始反攻，南京蒋军非常恐慌，许多高级职员眷属均逃散，民政府正在翻修的马路都停了工。胡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坚决抵抗，孙的前敌总指挥刘士林指挥失当，渡江船舶陈旧，长江海军兵舰参加北伐军方面向孙军不断开炮，孙部阵亡官兵弃尸稻田中，腐烂腥臭，令人窒息，士兵见状大为沮丧。在龙潭车站附近尸横遍野，田水为赤，被机关枪打射掉的柳树条满堤皆是。这次孙军实际渡江的部队有刘士林、上官云相、崔锦淮、段承洋、马宝珩、陆殿臣等师。最初王乐善指挥的司可221

庄旅在江浦乘黑夜渡江时，适遇陈调元乘小轮船从南京开会回芜湖经过那里，发现渡江船只遂令护卫士兵开枪射击，司旅的一连人沉江，其余部队也受到相当的损失，遂又退回北岸。

在东线方面，最后蹇殿臣之第十三师于黑夜到达大河口时，孙传芳的参谋长孟星奎在村内临街一间小房子里见到第二十五旅旅长韩凤池时说：“联帅命令你们赶快过江，如果误了时机，就要宰你们呐！”当韩问到他江南战况如何时，他很不耐烦地说：“你们过江就知道了。”陆师趁夜上了木船向着南划去。十三师渡过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江以后天色将明时，一个小勤务兵提着一盒饭菜很懊丧地说；他天一夜都没有找到他的师长上官云相。实际这时全线都已陷于混乱，官兵皆各不相顾了。本来闽军的战斗力还不坏，只以孙传芳歧视这一部分，把两师两旅分割建制使用，以致士气不振，陆殿臣部还没有全部展开即被缴械。当敌人向前逼近时，许多部队都在沿江的大堤上聚集，营以上的指挥宫都跑掉了，光是兵和小官，的人就大嚷大叫：“难道说我们北洋军队就这样奴吗？我们这么多的人向南京冲吧

有一个满面胡须的下级军官当被敌

人围拢时，手持炸弹冲进敌群里，和十几个敌方官兵同归于尽。

这时部队已完全失掉了掌握乱成一团，只有缴械一途了。这一次战役之惨烈为空前所未有，浮尸沿江而下不知道有多少。

孙传芳兵败退到蚌埠，实力损失大半。孙以遭到惨败需要整顿，把他嫡系部队调到黄河以北，一部分退到山东境内，孙把主力放在济宁一带。此后，孙在济南和张宗昌混在了一起。

再度挣扎复遭溃败

1928年初，冯玉祥和蒋介石的部队已在陇海线上会合。孙军得到一些补充之后又联合张宗昌部和河南民军袁家部反攻徐

州。孙部从鲁西向陇海线上冯玉祥部进攻。开始进展很顺利，从

金乡、鱼台进占丰县，逼近徐州。闽军第十三师陆殿臣部先开到青岛的四方车站，拟乘兵舰从海州登陆抄袭敌人，后又改变计划仍开到津浦线上。十二师苏桂荣部原驻济宁，于3月初奉第三军军长李宝章命令，开到鲁西南金乡之线向陇海线上敌军警戒，后又调到巨野布防仍对菏泽方面的冯军警戒。李宝章的军部亦进到嘉祥，并将唐庆珊、徐松林两个混成旅交归苏桂荣指挥。十师在中路，唐旅在左翼独山集之线，徐旅在右翼。进入战斗后，即与来攻之冯军展开激战，持续两天双方都没有什么进展。第三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天晨一时许，李宝章的参谋长齐胤携带孙传芳给李宝章的电令，命李所指挥的部队星夜撤离战场开往鱼台集中，并说孙另有计划。苏桂荣即在电话中命令前线部队乘黑夜撤退，在拂晓以前摆脱敌人。当苏师于中午撤到嘉祥城西时，李宝章派人在路上又拦住队伍不令后退。苏到军部见李宝章时，李只急得乱跺脚，连说：都怨联帅……都怨联帅

据说孙又来电改变昨天的命

令，仍着固守原防。这时城西南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冯军骑兵已迫近嘉祥城，部队已失掉掌握，陷于完全被动的形势。李宝章即退往济宁，徐松林旅到济宁即与冯军展开城郊战。孙传芳亦从鱼台方面退到济宁附近。孙、冯两军在济宁以南展开激战相持数日，双方死亡均重，仅能打成平手。后以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在津浦线上败退，孙军亦被牵动。孙于仓皇败退时，其五省联军的印也被冯军缴获，河南民军总指挥袁家骧被击毙。冯军吕秀文部于4月中旬进占郛城，孙良诚部18日进占鱼台，21日孙军撤出济宇。原来孙传芳电令李宝章所指挥的部队撤退时，是与冯玉祥已商洽好合作关系，议定孙军从津浦线向南打蒋介石，冯军向北打张宗昌、张作霖。至于因为什么中途忽又变卦则不清楚。可是这样动摇不定，实为加速失败的关键。

北伐军于4月30日进入济南。在此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即增223

兵青岛和济南，遂于5月3日演成了济南惨案。孙军撤退黄河以北，在河间、任邱之线驻了将近10天，没有经过大的战斗。左翼陆殿臣第十三师四十九闭于一个拂晓向陈调元部谈师阵地反攻，举攻占了东光县以北的灯明寺。由于左右邻部队没有配合反攻，然打退了敌人，因前进过于突出，以致将该团代理团长俘去。陈部谈师长以失守阵地被撤了职。陈调元、范熙续、阮肇昌等接见该团长时颇加优礼。陈部左右公开谈到北洋系统军队应设法图存。由陈调元写信给郑俊彦（五省联军副司令），请其约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定时间地点商谈合作问题。

张作霖于退往东北时在皇姑屯被炸身死，北方军网已纷纷解体。孙传芳虽然在大城、杨村召集了两次独立旅旅长以上的军官会议，意欲随同奉军退到长城沿线。各师旅长以下军官和士兵多不愿意依附奉军，对于孙的意见虽不公开反对，已经是各打自己的主意了。后孙部由马宝珩、李宝章等与阎锡山代表南桂馨接洽后，先将部队集中宝坻，晋军曾派商震到宝坻接洽改编事项，随后又开往南口以北各县驻扎。孙传芳出关以后虽几次派人携带大批委任状和款项到部队里活动，但已无济于事。煊赫一时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便从此完结。

闽赣两省败退之前后种种

福建、江西两省是北伐军首当其冲的目标，闽赣关系到五省联军的成败，尤其孙军在江西的成败更为关键。

闽军总司令周荫人与孙传芳同时入闽，他是惟一敢与孙争执的，孙对之亦畏惧三分。孙阴险残忍，好用权诈，周则骄傲贪婪，偏激易怒。他们虽然在学校时是结拜兄弟，但在个人利害冲突时则互相诋毁。福建的失败最初是福建陆军第三师中两个旅长

224

曹万顺、杜起云在前线倒戈；紧接着便是周荫人的嫡系部队、福建省防司令、福宁镇守使兼陆军第十二师二十三旅旅长李生春在柵州的倒戈。这两起事件，对于周荫人固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导致了五省联军的崩溃

福建陆军第三师师长李凤翔是一个庸碌无能之辈，原与周荫人有过一段渊源。该师原来的师长王献臣因为内部利害冲突将旅长刘汉祥枪杀，王本人亦不见容于该部，李凤翔便由该师旅长被周任命为师长，以曹万顺、杜起云为旅长。这个师共有步兵两旅、骑兵一团（亦为步兵编制）、两个独立营和一些直属部队。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曹万顺是前福建督军李厚基的干女婿(李之婢女与曹结婚)，人以“丫姑爷”称之，与周荫人向无关系，一向对周荫人部以正统自居心怀不满，在北伐军出动以前即与何应钦部秘密信使往还，李凤翔竟毫无觉察。起初曹等还在徘徊观望，但周荫人在龙岩召集师长独立旅长会议时对李凤翔说：“听说你的两个旅长不大听话……不服从命令就枪毙他们……。”这席话很快便传到曹杜耳朵里，促成他们决心反周。当周正在永安城指挥作战之际，曹、杜已在上杭举事，所有周荫人方面的军事布置作战计划全被何应钦知道了。周的嫡系部队第二十四旅刘俊所部已进到松口之线，曹、杜倒戈，后方便被敌人截断，遂至全线溃败。刘俊的鸦片烟瘾很大，体力极坏，轿马遗失以后走路都很艰难，勉强逃到永安县所属的桔漫，黑夜为乱兵枪杀(一说自戕)。二十四旅残部退到上杭的也被曹、杜两旅缴械。曹万顺被何应钦任为第十七军军长，两个旅扩编为师。

周荫人总部在永定起初只有一个手枪营，另一个辎重营在沿途担任运输补给任务，新兵团多为徒手运输队毫无战斗力。后急调孙云峰团一个营到永定，营长曹振边指挥无能，动作迟缓，到永定后还要请周荫人给部队训话打打气。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永定城南一处制高点被何应钦部迅速占领，乘夜围攻永定城。周仅225

带少数人员缒城逃走至延平，其余所有指挥部人员悉数被俘。

周荫人、李生春之交恶早已有之。当陈光远任江西督军时，始终自兼十二师师长。陈是只知敛财、不学无术之徒。他常对高级军官们说：“我已经弄得够多了，所以还要干下去，就是为了让你们好弄些钱…”有人讥讽他的文化程度，把“邮寄”念成“垂奇”，但他却是一个旧官场中的老滑头。周荫人是陈当第西镇统制时的炮兵团长，后任陈的江西督军署参谋长。十二师二十三旅旅长张之杰调充赣南镇守使，二十三旅旅长出缺，李生春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任四十五团闭长驻防吉安, 颇觊觎这个旅长职位, 便给陈打电报要求到南昌去见他。陈知其意, 去电阻止, 嗣即发表周荫人为十三旅旅长。李乃对周深怀忌妒。周升任干二师师长, 李生春继周为旅长。周以李生春作战勇敢, 对李颇重视, 常到李的旅部去闲聊, 有时还陪着李抽大烟以拉拢感情。在入闽之际, 李任前锋, 周将十二师三分之二的部队都拨给李指挥, 李遂对周前嫌尽释。但由于在干二师入闽之前领到一批相当大数字的民夫款为周所独吞, 又重新对周不满。周荫人当了福建军务善后督办时, 李生春满以为论功行赏该轮到自已当师长了。可是周仅给李一些空头衔, 把住十二师师长不放, 李就更加对周不满。以后周、李之间在提拔军官等问题上时常发生矛盾。及周在永安失败逃回延平时, 李左右之人乘机为李出谋划策, 主张与北伐军通款反周李即派营长赵章甫找关系与何应钦接洽。赵通过海军陆战队司令林寿国之弟林寿昌和何应钦的代表接上了头。何应钦到马江时李生春又派福宁镇守使署参谋马承三往见何表示输诚。李倒周以后被委为十七军副军长, 李以位在曹万顺以下意颇快快。改编后团长王成芳升任十七军第三师师长, 赵章甫为副师长, 但实际只是原来二十三旅两个团的兵力。

226

由于李的倒戈, 致使福建陆军第一师张毅所部亦为海军截击于乌龙江南岸, 全部被缴械, 张毅被俘后遭枪决。张邵官兵多北方人, 颇有战斗力, 因周荫人的内部叛乱, 为何应钦扫清了障碍, 何轻易地占领了福建。

1926年9月初,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即分兵进破江西。五省联军赣军总司令邓婚琼见来势甚猛, 急电孙传芳请援。孙以卢香亭为授颡军总司令, 以谢鸿勋之第四师、杨振东之第七混成旅用轮船输送到九江, 继向铜鼓修水之线推进。谢鸿勋师部驻箬溪。

嗣后卢香亭之第二师、郑俊彦之第十师、彭德铨之第六混成旅,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上官云相、杨赓两个旅，马登瀛、梁洪志之两个独立团等部亦到达南浔铁路沿线之马回岭、德安、涂家埠、乐化、牛行各站。卢香亭的指挥部设于涂家埠。谢鸿勋部之第八旅赵国荫部和第七混成旅杨振东部进攻铜鼓、修水时，轻易将两城占领。实际北伐军仍在附近埋伏，城里还潜伏了便衣队，当夜便里应外合攻入城内。两旅疏于警戒，损失甚重，残部退至箬溪和师总预备队会合处，与北伐军激战两昼夜，复遭溃败。谢鸿勋负重伤后在稻田畔躺了一夜才被救护下来；旅长庞广荫涉水时被淹死。当箬溪方面吃紧谢向卢告急时，卢淡然置之，说谢夸大敌情（实际卢对谢有私怨，因卢为日本士官派领袖，谢是行伍出身派领袖，李宝章为保定军官派领袖，各怀成见），以致谢师、杨旅均损失惨重溃不成军。此后五省联军与北伐军在南浔线上展开拉锯战，尤以牛行、德安、乐化等处更为激烈。邓如琢与朱培德军亦在新喻之线激战十数日，屡有胜负。郑俊彦部参加作战后，南昌曾失而复得，两军相持达数月之久。

江西战事开始，孙传芳乘兵舰在九江指挥，起初还一心想收复武汉，至第一方面军邓如琢、第二方面军卢香亭、第三方面军郑俊彦等部节节失败，才感到前景不妙。邓如琢见大势已去坚辞赣军总司令职，临行之际将部队交给师长岳思寅、唐福山等。以227

后岳、唐两师长和兵站总监张凤歧等均被朱培德部俘获，捆绑督署门前示众，受尽虐待侮辱以后被枪决。当邓在新喻作战时，左右以卢、郑等军援应不力，劝邓向蒋介石输诚。邓谓北洋团体不能自我破坏，宁可不干。郑俊彦虽然就任赣军总司令，为时不久亦退出江西。孙军一路由吴城、鄱阳过湖向南京方面撤退，这时军官们都说：联帅在南京弄什么“投壶”礼，现在我们真是“投湖”了。另一路由南昌经常山、荷州向浙江撤退。江西遂为蒋介石占领。

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孙传芳众叛亲离，失败后只身逃亡关外，后回到天津，犹不能闭门思过，遂为施剑翘以报亲仇名义刺杀。

（苏桂荣李耀先·李建元任启圣口述武志平整理）

五省联军之内幕0

孙传芳入浙

1924年秋，当孙传芳率军自闽攻浙时，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嫡系军队已经开至淞沪一带，与江苏齐燮元军作战，留在浙江境内的，有浙军第

两个师。卢永祥即命第一师师长潘国纲

率领所部到达江山、江西省玉山等地抵抗孙军。潘国纲原系第师的参谋长，继童保暄之后得任第一师师长，在学识、资望方面，差童远甚。所以，只是维持现状，不敢有所整伤；平时尚可敷衍，时非垮不可。既已到了前防，潘即命第二旅第三团余宪文部为先锋队，由团附斯道卿率领两营先行出发，在江山城外3里的地方，布置了一条防线，建筑了一条壕沟；团长余宪文自率第三营作预备队；同时以石国柱的第四团为右翼。均由旅长伍仲源指挥。潘国纲虽然也到前防，但第一师的第一旅，尚未开到228

但浙军第二师师长周凤岐和浙省警务处长兼杭州警察厅长夏超有意驱卢迎孙，当时前防自潘以下都不知道。这里有必要把周、夏二人的简历，介绍如下：

周凤岐是浙省人，在陆军大学毕业后，即由浙江都督朱瑞任为嘉湖清乡督办。他只率领傅其永团的两营人到了嘉兴，就把水陆两路的巡防营，以计解决了。这样，不费一兵，不损一弹，地①作者当时先后任五省联军参谋处长、皖军参谋长、五省联军总参谋长等职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方毫未惊动,把多年抢劫地方的巡防士兵,均押送上海遣散。以是,嘉湖平静,周遂从此出名。在张载扬之后,他就任了第二师师长。但久不再升,所以他想勾结外援,再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实力

夏超也是浙省人,他任警察厅长多年,和历任驻军师、旅长都有勾结。吕公望作浙江督军时,以傅其永接任他的警察厅长他拒不令傅入厅,吕公望居然无法,愤而辞职。杨善德、卢永祥督浙时,他依然稳如泰山,谁都没有撤他。但他同周凤岐同样有久不升官之感,所以通谋迎孙驱卢。当然,事成了,他就可以进步取得省长的地位。

这时,替他们奔走前防,秘密向孙传芳通消息的就是浙军骑兵团团长张国威。张和斯道卿系同学,路过前防时密告斯说在杭第二师周凤岐师长和杭州警察厅厅长夏超,有驱卢迎孙之意,你们不要与孙开火,当作友军看待好了!”说完匆匆向孙传芳防地而去。

斯道卿即以张之原话,报告余宪文,余怪他不把张国威扣留。随即同去报告潘国纲和伍仲源,潘、伍都说:“第二师要驱卢迎孙,我们偏不同意!如果照这样做,有何面目去见卢呢?”

他们决定听从卢命加以抵抗。但消息已露,军心也就不一致了。

229

到了孙军迫近以后,第一目余团尚能支持,不分胜败。然当晚右奖的第四团团长石国柱知道周、夏联系,作战终无把握,所以不待旅长命令,即先自后退。孙军遂乘右翼空虚之际,集中兵力,向正面余团包围来。该团寡不敌众,不得不向后退却。潘伍、余均乘轿远逃。孙军随即一面进入江山城内,委任茅绅为县长

面乘胜追击,第三团团附斯道卿被俘。此时,孙军人无人之境,长驱直进,浩浩荡荡,向杭州而来了!

卢永祥闻讯,知道事不可为,急逃上海。周、夏二入,欢迎第三藕"五省联帅"孙传芳

孙传芳和孙军进了杭州。孙即委周凤岐兼第一师师长、夏超为浙江省长,以酬他俩的功芽。孙、周、夏都如愿以偿,所以暂时相安无事。孙即自为浙江督军,并兼闽浙总司令。

事浙战争的酝酿

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只剩下了鄂、闽、浙三省地盘,而国民军时时希图袭鄂;奉军最初也想借助王永泉和卢永祥,复、浙,后来竟要直接吞并这些省份。闽、浙和鄂,隔着苏、皖,以联系,这也是当时直系认为岌岌可危的一件事。

到了1925年初,奉军势力已达苏皖,大有长驱南下之势。那时段祺瑞执政府,恐怕酿成战乱,同时也不愿奉军过肆发展,所以发布命令:1.裁撤淞沪护军使;2.卖掉上海兵工厂;3.上海永不驻兵及设置军事机关。

最初,奉军过江的先头部队,表面上还算遵守命令,驻在常州、无锡以东。同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奉军借口维持地方秩序,邢士廉率部进驻上海市内,一方面加紧镇压工人,一方面进一步威胁浙孙。这时,孙传芳已感危惧,外面和江西的方本仁、湖北的萧耀南,甚至和河南的岳维峻,都有联络;内部就以秋操为

名,集合各路军队,准备作战。而不久,接连又有三方面消息传来,促成他决心发动反奉战争。这三种消息是:

正在国外考察的徐树铮从英伦来电话,他看见奉张与某国(笔者按:当指日本)订一合同,大意是:从江苏海岸起,直经渤海到营口为止,中国的渔业权,押与某国,得款即以购买新式军械;又以强迫苏、鲁、皖等省购用某国货为条件,另借300万元,备作明春发动攻击浙、闽之用。

蒋方震从北方到浙,对孙说:奉军拟在半年内,力谋扩大东南实力,俟所订军械收到一批后,即行进取浙、阿两省,约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在明年3月，即可开始行动。现在杨宇霆正在统一苏省军队，作东南战争的准备。

三、孟星魁从陈调元那里来，和孙见面时说：“我是从北方到鄂省，经过南京到这里来的。据我所闻和观察的情形，向您汇报如下：原来奉、冯之间，有个谅解，那就是国民军南下夺取湖北，奉方不威胁它的后路——北京；奉军从山东南下，夺取沿海各省，冯军不威胁它的后路——天津。但是他们之间，互相猜忌，谁也不敢撤去北京或天津的兵力，所以国民军并未攻鄂。杨宇霆虽然警苏，姜登选尽管警皖，但他们带去的基本军队，并不太多。苏省有陈调元帮办，白宝山、马玉仁、张仁奎、郑俊彦各师长、镇守使等，皖省有王普、膏世读等旅，现在皆心怀异志。

杨、姜到任，不过月余，正在疏通分化，现在不敢贸然攻浙，但是再过几月，奉军后续部队可到，苏、皖地方军队可用，再来打您，那就不好办了！古人说先下手的为强，打仗更是如此。区区所见，仅供参考。

孙传芳听了，认为孟所言和以前徐、蒋的话不谋而合，所以他对孟说：“你的话极是，我即刻下令，因为早已准备好了，不知雪轩（陈调元字）怎样？”孟说：“我是他的客人，这次来并不代表他。不过我想他应当也干，我回去也尽可能劝他响应，您等231

我的电报吧！事不宜迟，明早我就回去！”孙说：“很好，晚天，恐怕路上不通！”这正是奉浙战争的前夕。

奉浙战争的经过

1925年10月16日，孙传芳、周荫人和浙江省长夏超，发出通电，以奉方驻军淞沪，违背中央命令，扰乱和平统一为名，声讨张作霖。孙传芳自称闽浙联军总司令，周荫人为副总司令，将所部编为五路：第一路司令陈仪，第二路司令谢鸿勋，第三路司令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令孙传芳自兼，第四路司令卢香亭，第卅路司令周凤岐。

奉军驻沪军队，仓猝不能应战，一部撤退，一部缴械。17月，孙军抵沪，即沿沪宁路西进。

孟星魁回到南京，把孙要出兵的事，告诉陈调元，并问他是否响应，如何安排？陈未回答，只说：“姜登选已到南京，杨宇霆今晚召集会议，我和白、马、张、郑都在被召之列，因为杨已侦知，这个会议当然是要决定应付方针的”孟说：“您有一旅在此，我意先暗在各要路口把守起来，并包国督署，割断电话线，活捉杨、姜，白、马、张、郑最多不过中立，甚至也要帮您；奉军只一两师人，杨、姜被扣，他们人地生疏，自然缴械。这样，不但帅高兴，江苏地盘亦非您莫属，这是上策。不然，今晚会议，您也不必到场，因为可以想到，杨、姜也可能要扣你们的！”陈无表示，孟就当日离宁，第二天回到天津家中。晚间会议杨宇霆决定撤退。杨、姜过江，陈调元还亲自送行，但第二日就把奉军丁喜春部解决了，以此表示响应了孙传芳。孙军在镇江丹阳间，和奉军接触一次，只几小时就击溃了奉军。20日夜半，孙抵达南京，并在浦口布了防，旋委苏军将领白宝山、马玉仁、陈调元、张仁奎、郑俊彦等分任第六、七、八、九、十等路军总司令；赣军邓如琢为第十一军军长，皖军王普为第十二军军长高世读为第十三军军长。这时，奉张已委姜登选为守徐州的总司令，但因郭松龄倒戈，姜又匆匆北上，因改委张宗昌就近堵击北上的孙军。张委济南锁守使施从滨率部及白俄军迎击，在固锁全军覆没，施本人也被俘杀。孙军直抵徐州，江苏统一。但这时，段祺瑞任邓如琢为赣皖联军总指挥，想让他截断孙军后路；而陈调元在南京坐镇，孙传芳又不放心，所以急于回南京，因而终止攻鲁，并和像督岳维峻在徐州会面，把攻鲁的任务交给了岳。这时，陈调元见孙势力强大，不敢据宁，为邀好于孙，自己率部回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到扬州,请孙回宁坐镇。孙甚欣慰,回到南京,就电陈即来。陈到宁后,适逢他母亲的生日,孙传芳率所部要员,亲赴陈宅祝寿。这时,陈和孙在客堂,陈的朋友崔庆钧和孟星魁均在陈宅作客。孟星魁请孙的秘书长万鸿图询孙建议,让陈调元任皖军统帅。孙很同意,当晚即把任陈为联军方面皖军总司令的委任状送来,陈就走马上任。崔庆钧作了陈总部的秘书长,孟星魁作了陈的驻南京代表,负责和孙联络,这是12月的事。1926年夏,孟星魁就任孙传芳总部的参谋处长,不久又转任了陈调元的参谋长。

五省联军的正式形成

孙传芳回到南京以后,以卢香亭任浙江总司令,他自己以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坐镇南京。福建仍为周荫人,安徽则为陈调元。上海方面,既已赶走奉军,他也不便再派军队,因任丁文江(当时著名的地质学者)为上海市政公署总办,处理政务,并以警察和保安队维持治安。江苏方面,以曾在辛亥革命时任南京参议院副议长的苏人陈陶遗为省长,万鸿图兼任两淮盐运使,帮助筹饷。其他没有很大的改变。

这时,他只有闽、浙、苏、皖四省,至于江西,无论是方本仁,还是邓如琢,都不曾受过他的指挥;他也没问过赣省的军政。邓如琢任江西总司令,是在1926年3月由孙与吴佩孚共同233如委。陈调元原为江苏军务帮办,让出南京改驻扬州,孙甚感欣慰,因而以皖省相酬。周荫人原系江西军队,在孙援闽时,率领第十二师助孙进入福建,任军务督办,现仅加委变名,职权如故。是以上三省总司令,与孙传芳的关系虽有久暂、远近之不同,但均非嫡系。孙的嫡系,只一浙江卢香亭,能受孙完全支配的,亦只有苏、浙两省。所谓五省者,仅声势所及而已。

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孙传芳不题与蒋介石合作

在五省联军总部成立初期，孟星魁以陈调元驻南京代表的身份，有时在正式公事外，和孙闲谈。孟曾问孙：“中国军阀割据，于国计民生均有不利，但何人能领导全国军政，这是当前首应研究的问题。”孟话未了，孙就说：“这一领导人，我自问无能，能作一是越的钱王，就心满意足了。”孙无意之中，道出了他的心里话。这说明他那时满足于苏浙两省富庶的地盘和五省联帅的地位，还没有更大的野心。

孙传芳与蒋介石为日本士官学校的前后同学，在江西战事爆发之前，曾有士官同学从中斡旋，许孙以优厚条件，让孙与蒋合作，但孙始终未允。后来蒋据南京，孙退江北。闻蒋派张群向孙传芳建议：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华南联军总司令，孙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这时吴佩孚已经失败到仅以身免，孙并未被蒋的条件所动。

如上所述，孙本人既无雄心大志，不敢问鼎中原，自然就把希望寄托在跃跃欲试，在北方尚有一些潜势力的直系首领是佩孚身上。而当时吴对孙仍以上司自居，甚至孙军打到南京以后，吴24尚拟以齐燮元复任江苏督理，事虽未行，而孙、吴之间不无隔阂，然大体上孙仍听命于是。

孙传芳投靠张作霖

江西之役后，孙军和北伐军在战场上虽暂保持对峙，但孙心知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下去。他对内部有着种种顾虑：首先，皖军总司令陈调元是个惟利是图、惟力是亲的倒戈将军，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两年有余，不够稳固；其次，江苏三个镇守使白宝山、马玉仁、张仁奎，都是地方军阀，又都是老牌青红帮的头我所知道的“洋三雄”

子。蒋介石原来也是上海青红帮的一分子。在这种情形之下，孙感一旦有变，苏、皖不但不保，退路且有问题。自吴佩孚武汉退后，直系军阀大多倒台，只剩孙的势力，虽然保有苏、皖、浙省地盘、10余万大军，但在国民革命军的压迫下，已感孤立。

因此孙与参谋长刘宗纪等一二人密商后，即乘专车，以送参谋处长刘玉书之母为名，微服北上天津，亲自往见张作霖。张正苦于如何对付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思得臂助，忽然孙氏自来，于是放弃杨宇霆被逐之怨，握手言欢。他劝孙氏不可放弃江南，并答应接济饷械，且令张宗昌率部过江，支援孙军。孙得张氏诺言，即乘车返回南京。这时孙部共改编为14个师、四个独立旅，分驻苏、浙、皖三省，而以重兵集结在徐州、扬州、淮安、南京、芜湖、上海、松江、嘉兴、杭州等地，对南北局势的消长、得失，仍有举足轻重之力。

五省联军撤退江北

张作霖派张宗昌军南下，本意是协防江淮，孰知张宗昌率军渡江，并不作协防计划，反而夺取孙军地盘。他以毕庶澄为上海军政长官，威压孙军上海守备司令李宝章；以军长许琨为安徽总司令，然占有陈调元的地盘。张本人高踞南京，意在取孙传芳

而代之。当时陈调元部陈九畴旅驻在江岸待命，而张宗昌部不顾大局，即将陈旅缴械。经陈调元之参谋长孟星魁向张交涉，张诿为吴光新所为，终无结果。同时，许琨把蚌埠陈调元的司令部也包围缴械。这些都是促使陈调元最终投向蒋介石的原因。

当时孙部将领，攒愤不平，意欲先行解决张部，以快一时，而且也足有此力。但孙以为如此作法，正好给蒋介石造成机会，为顾全北方大局，不予同意。然又恐部下与张部发生冲突，决定撤退江北，以避张锋，遂下令将上海李宝章第九师调驻南通，李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俊义第十四师、刘士林第十三师调驻扬州，陆殿臣及崔景淮部分别调驻浦口、蚌埠等地。孙总部设于扬州。时在扬州的原浙江总司令卢香亭等孙部老牌将领虽不满孙之所为，又不便反抗，因而意气消沉，均离职赴津作寓公矣。孙部解体，此为第一因。

孙部退避江北，北伐军则陆续开入苏、浙，进攻上海、南京等地，张宗昌部无力抵抗，纷纷退归鲁省及苏北。是以北伐军得苏、浙两省，并无大战。孙军退出东南，非败也，是由于张宗昌的捣乱所致。

鲁西作战及败退津郊

龙潭之役惨败后，孙军连江北也不能保有，只好退至山东整编，并在直、鲁、苏北等地征招新兵数万，又得张作霖的大力支持，月之间，装备器械补给一新，仍不失为一支劲旅。但张宗昌部实为主军，孙部寄人篱下，自有若于为难，孙之部下亦愤愤不平。先是周荫人部苏埏之第十二师及蒋启凤之第十三师，自浙江由海路退至青岛登陆，驻防于胶济路一带，由孙传芳直接指挥。他们恨张宗昌下江南时，反客为主；退山东后，又以主欺客，因而有反张企图。事被张宗昌侦知，捕杀苏、蒋等若干首236

谋。孙传芳对苏、蒋阴谋是否预知，外入不详，但孙部以此更恨孙不能庇护部下，因而离心离德，徒以环境所关，未能表示而已。此为孙部解体又一源因。

张作霖这时为延长他的大元帅寿命，妄图恢复江北，相机再攻江南。而他的嫡系部队第三、四方而军团，忙于在京汉沿线作战，第五方面军团忙于在京绥沿线作战，第六方面军团保守东北，均难抽调。因以津浦路南段作战任务，交给第一方面军团长孙传芳与第二方面军团长张宗昌，命张部由津浦正面进攻徐州，孙部配合东北军王和华旅炮兵与袁家骥师骑兵经济宁、金乡，与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张部会攻徐州。

孙军攻占丰县后，孙传芳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当时任总参谋长的孟屋魁主张先攻徐州，胜即南下，败亦南下。因为皖北、苏北一带，北伐军空虚，有发展余地，较之屈处鲁省寄人篱下要好得多。于是决定即攻徐州，但必须与张宗昌互相呼应，免失会攻之效，乃派孟星魁绕赴张宗昌兖州总部，商定会攻徐州办法。孟归途到了鱼台南部，即见孙军纷纷北退，盖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已占济宁，孙率军回援，与冯部在城西二十里铺一带展开激战，旗鼓相当，死亡均重，因而陷于胶着状况。孙军旋夺回济宁，但并未固守，即继续北退。时张宗昌在津浦前线失利，全部溃退下来，未通知孙传芳，径自撤回济南。孙传芳认为独力难支大局，遂亦下令撤至济南附近。幸冯部并未追击，因得整旅而退，损失并不太重，较之张部完整得多矣。回想当初如不反攻济宁，直攻徐州，夺得徐州，孙军即成主动，进退自如，张宗昌亦不致北退，北方仍延缓失败。然计不出此，以后急转直下，即成不可收拾之局矣。

张、孙两部均退济南后，苟安一时。张甚蛮横，孙常看张而色行事，时感不安；又怕张宗昌再次不告而退，因派程登科（孙之甥，任联军军需总监）常驻张之总部，名为联络员，实则窥探张的行止。一日，张又不告而向北退军，程即电话告孙。适孟237星魁因事到张宗昌总部，见张的副官荷枪并带大衣一件，遂询将做什么事。副官说即行北退。盖未及见张，即赴饮虎池孙传芳处告孙。时孙方午餐，即决定北退。孟先至车站，率领总部人员发车，孙随亦登车行至德州，孙对孟星魁说：“请你担任我兼的第一军副军长！”孟不允。事后想来，孙正是要下野脱身。后来他不肯强令所部开出关外，这正是一种预示，而孟不知也。

第三第“五省联帅”孙传芳

五省联军解体及孙传芳出关

孙传芳所部撤到天津附近, 决定与奉张合作, 率军出关。但是孙军官兵, 多为直、鲁、苏等省人, 不愿出关, 而且该军将领又多为保定军官学校出身, 实力均掌握在李宝章、马葆珩之手。

他们都认为张作霖土匪出身, 不愿拥戴。阎锡山认为孙军装备与战斗力都比其他军队为好, 而且纪律尚严, 愿意收归已有, 派人向马葆珩接洽。阎锡山的全权代表南桂馨住在天津日本租界, 郑俊彦的参谋长接洽, 即由阎委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 由郑负责处理孙军。但此种实情, 孙传芳与孟星魁等并不知晓。孙曾在杨村召集过~次会议, 联军高级将领均在座, 孙除传达全军追随率军出关意见外, 并未说明任何利害与理由。而孟星魁则分析甚详, 并甚剀切, 当时已有部分军官受其感动

不久, 张作霖出关返率, 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 奉军首领张学良、杨宇霆等均停驻唐山车站。孙传芳也投往那里, 命秘书长万鸿图由津取了7万元现款, 偕同孟星魁到了宝坻防地, 意在令他们开拔出关。孟对郑俊彦说: “东北富厚, 不亚江南, 我们都在238那里驻过, 这是你所知道的! 我军出关之后, 孙头住在沈阳, 他仅居其名, 作一全军联络员, 而军队实际领导者就是你, 岂不甚好?” 郑唯唯。盖又对李宝章说: “你是孙头的嫡系, 实力掌握在你的手里, 将来郑居其名, 你居其实, 孙头只是遥领而已。东北无仗可打, 有饷可筹, 为什么不去呢?” 李当时答应接到命令即行出发, 并且说: “别部不去, 我也要单独行动! 但万鸿图随孙较久, 与李宝章交谊较深, 而李的参谋长已将他们受阎锡山委任, 明日即将更换臂章的情形, 告于万鸿图。但万当时并未告孟。第二日早上, 孟、万归途遇见总部参谋李士林, 传送孙传芳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叫军队开拔的命令。万说：“这个命令，送不送都可以。”孟问万：“此话怎讲？”万才把昨夜李宝章参谋长的话告诉了孟。孟很生气地说：“昨日或今早你告诉我，我还要尽最后之力，劝说他们。你现在才对我说，真是耽误大事！”说完，孟即乘汽车直奔唐山车站奉军临时总部。时总部除孙传芳外，尚有张学良、杨宇霆、罗文干也在座。孟向孙报告了实际情况，并说：“您亲自培养的军队，官兵对您当然还有信仰与感情！您如亲去宝坻，向他们恳切训话，立命开拔，我陪您去，这孽定能挽回！郭汾阳单骑退敌，难道您和自己多年的袍泽，尚不能以诚相见了吗？难道几万劲旅，就这样牺牲了吗？”当时，杨宇霆说：“关外有的是兵还愁没兵带吗？”张学良也说：“他们愿去就去，不去也不必勉强。”杨、张不如张作霖的气度大，他们实际上不愿嫡系以外的军队出关，分了他们的地盘与财富，所以张宗昌部虽然跟来部，亦终被他们解决。然孙终不听孟育，不敢也不愿亲到宝坻结果，孙随张到沈阳，作了一时客人，而孙军终于投降了阎山，最后又投向了蒋介石。这就是五省联军最后解体的情形。

孙星魁口迷李森菜整理

孙传芳在江西的惨败

239

1926年，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由广州出发，先定两湖，后攻武汉。武汉战斗极为激烈，吴佩孚部伤亡甚大，无法支持。

刘玉春残部困守武昌城内，四门紧闭，粮尽弹绝，可怜居民饥饿不堪。吴佩孚总指挥部移驻汉口，以局势迫切，急电南京孙传芳增援，以解武昌之围。孙传芳居心叵测，按兵迟迟不发。据说只①作者时低五省联军第四师营长。

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接济数十万元,而先遣部队到达九江后,孙令停止前进,将所有部队集中九江附近后,孙召集营长以上军官讲话。孙是诡计多端的人,他说:“你们好好带兵,我拿着望远镜(又说又做的,将两手握拳作镜状放到眼上左右转动,作窥测式)在望,我望到哪里有空隙,我就打他一拳头(将右手握拳向前作打出式)。”这些话大可玩味。此时吴佩孚盼望的援兵未到,以兵力薄弱难以支持,节节败退。国民革命军在进攻武汉不久,即分三路进攻江西。江西总司令邓如琢非常惶恐,以十万火急电孙传芳请迅派大军救援。孙接电后,即派卢香亭为赖总司令,率第二师和郑俊彦第十师、彭德铨混成旅、杨赓和独立旅、马登瀛独立团向南浔铁路前进;又令谢鸿勋率第四师(欠十三团,该团在上海闸北担任警戒)由九江出发,星夜兼程进驻修水、铜鼓一带;其余周凤岐第三师、陈调元第六师及武鸣卫队旅为总预备队,在九江待命。联军总指挥部设在九江江面兵舰上。部署既定,各部按照指定地区前进。谢鸿勋令杨振东旅和第四师三十五团迅赴铜鼓、修水构筑防御工事,严阵以待。谢亲率第十四团炮兵营、工兵连进驻涂家埠。卢香亭部陆续进驻南浔铁路两侧,作纵深配备。卢为了统一指挥,便于作战,请孙传芳,将谢鸿勋第四师拨归卢直240接指挥,谢颇为不满。

谢部杨振东旅到达目的地,正构筑工事之际,革命军分路抄袭,展开激战。谢亲率后续部队向修水、铜鼓增援,行抵武宁县西澧溪,奉卢香亭电令撤转到箬溪镇附近,一面构筑简易工事,一面收容杨旅败退下来的官兵,随时进入箬溪阵地加入战斗。此时我由少校参谋升任第十五团一营营长,担任箬溪阵地左翼防守任务。革命军节节进逼。阴历八月二十二日,李宗仁部又由北阳新来攻,战斗极为惨烈,双方皆有伤亡。是时,革命军兵力超过谢部两三倍之多,而且是攻势,占领地势优越,尤其是谢师阵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地右前方高地制高总被李军攻占,居高临下,谢师阵地处处受敌。当晚,彻夜激战。次日拂晓李军攻击不得逞,正午又复仰攻,不得逞,伤亡甚重。谢师官兵死伤也多,师参谋长徐卓受伤,送回后方治疗,炮兵营营长李云五也被炮火击毙。二十四日拂晓,李军以重兵向箬溪阵地东侧绕攻,正面左翼同时并举,曾电卢香亭速派援兵,始终未见到来。谢鸿勋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至死不退。相持之下,被李军三面包围,一面是修水河,同时粮尽弹绝,官兵伤亡惨重,营、团长也有伤亡、失踪者,此时真是无法支持,不得已向修水河边集中。正拟设法渡河逃生,李宗仁部追击甚猛,将至河沿,谢军大乱,士兵不听指挥,只顾保命逃避,人声嘈杂,马奔嘶叫,乱成一团。大部分官兵为了逃命,不问河水深浅,拼命向彼岸逃窜。不会凫水者皆淹死,随水流去;甚至会水的已达彼岸,正在登山,被追兵扫射身亡滚下山麓;也有在河水中中弹而死,真是河水变色,尸横山麓,惨状目不忍睹。有些军官、军佐不会凫水,多由士兵、民夫架渡彼岸,有一小部分士兵因不会凫水举枪投降。

谢鸿勋退至修水河边,正拟骑马渡河,适左腿中弹倒地。我即将他背至隐蔽地,将望远镜和领章符号概行投入河中,化装为同书模样,令卫士用木板抬向东走。我即沿河找民船一艘,随即241

上船,到涂家埠转九江浯水医院治疗。谢要我送他去九江,此时我也患痢疾,到达浯水医院主治医生(外国入)与我商量说,谢师长腿伤甚重,骨头粉碎,要将腿锯掉,叫我签字。我要求木锯,他说:锯了好得快,不锯也能好,但是治疗时间要长些,遂决定不锯,即将碎骨取出敷药,渐渐好转。任何医院都不准吸食鸦片,但谢的烟瘾甚大,不可一日无之,经我一再交涉,始准另住一室偷吸(当时北洋军阀队伍中,其军官佐属多有此嗜好者见其腐败)。在住院的半个月里,战事吃紧,炮声隆隆,九江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瞬息不保，急电留驻上海闸北之第十三团团长兼戒严司令王雅之，略谓谢师长即日转上海治疗，希预先交涉医院。旋接复电，来上海万国医院。后因由九江至上海时间稍长，途中没有换药，伤口发炎，非锯腿不可，锯后奄奄一息，一死而已。

江西箬溪一役，联军谢师被革命军三面包围，因寡不敌众以致惨败，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营长以上军官很少生还，如旅长杨振东、炮兵营长李云五、步兵营长逯延龄等都阵亡了，师部主任参谋杨某（忘其名）渡河时淹死，第十四团团长王某以及其他营长失踪，师参谋长徐卓受重伤，师部副官长田雨露、上校参议张某均被俘，还有受伤和病故者，不复记忆。

被俘的张参议约一星期就放回了，因与李宗仁军部副官长系旧同事，感情很好，颇受优待，并询悉谢师兵力情况。他认为谢师战斗力很强，谢是勇将。李宗仁警告其部属说：这次战役我们打了胜仗，要知我们兵力大于敌人数倍，正面伤亡很大，后经增兵侧击，才得到完全胜利。今后作战切不可小视敌人，更不可因这次打了胜仗，官兵滋生骄气，云云。

谢师败退后，在德安附近集结整编，奉卢香亭命令就地防守。在江西省城未被攻下以前，李宗仁不敢深入，卢香亭各部沿242

南浔路两侧，作纵深配备。南昌方面，蒋介石直接指挥，发生激烈战争。邓如琢所属之冯绍闵、岳思寅两师在革命军进攻赣南时，节节败退，岳思寅被蒋军活捉，南昌岌岌可危。邓如琢惶熟万状，遂逃出，南昌城即被蒋军占领。卢香亭获讯即派郑俊彦率第十师及杨废和旅夜渡赣江，猛攻南昌，蒋军不支，撤出城外。

郑部跟踪追击至丰城后，两军均是精疲力竭，形成胶着态势，斗时起时停。此时邓如琢坚辞江西总司令职务，孙即派郑俊彦接充。郑进入南昌之后，蒋军复派兵进攻牛行车站，仍被孙军击退，向德安、乐化、牛行、马呵岭等处袭击。蒋军用兵比较灵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活主动, 孙军处于被动地位, 同时也不得民心 , 战局形成拉锯。

如此拖延数月, 到了阴历十月初旬, 卢部彭德铨旅在乐化附近防守阵地, 被蒋军反复猛攻, 炮火甚炽。驻乐化车站孙军于黑夜前往增援, 由于事前没有联络好, 援军行抵山麓 , 因士兵不慎枪走火 , 以致发生误会, 阵地守兵认为是蒋军抄袭后路, 纷纷后退。

援军亦随同后退, 全线军心动摇, 纷纷退却。是时 , 鞍江水浅 , 均徒涉向东南撤走。所谓兵败如山倒, 无法制止 , 督战队也失掉效用。杨赓和旅和郑俊彦师不得不放弃南昌 , 向东南撤走。卢香亭在涂家埠得悉牛行、乐化各部队不听命令, 自动撤退, 大发雷霆 , 但也无可如何, 即派工兵在涂家埠内河架设浮桥, 并征发船只, 令急渡到达鄱阳县集中。其由浮桥过河徒步到吴城部队 , 又必须船渡经鄱阳湖才能到达县城, 可是吴城三面环水, 船只又少 , 后续部队没有船只, 无法再走, 都麇集在是城市内 , 有二三千人。过了三天, 革命军追至吴城附近, 即派人与孙军接洽 , 愿以和平解决。孙军于是悉数缴械投降, 愿意当兵的留用 , 不愿者各给路费3元遣归。

吴城键被革命军占领不久, 吴城与涂家埠交通恢复, 南浔铁路也很快通车。此时孙传芳见战局无法挽回, 于阴历十月初旬, 面令九江所有部队乘船向南京撤退, 一面令卢香亭部相机撤243

退。孙即坐兵舰网南京 , 卢香亭率所有残部由鄱阳县且战且退。

退至长江江岸, 秩序甚乱, 人多船少, 争先恐后抢上轮船, 挤不上船者, 就两手抓着船的两边铁栏杆如吊冰珠, 甚至有挤下江心淹死者, 其状甚惨! 我幸而抢上坐在厕所内, 方安全撤回。

此次孙传芳在汪西失败原因是孙本人异常骄横, 野心极大, 吴佩孚在武汉正危急之际, 迭次电令援鄂, 他按兵迟迟不发 , 坐视吴佩孚垮台, 别有用心, 无非是想单干称雄。同时所部将领不和 , 互相掣肘, 如谢鸿勋在修水箬溪作战危急, 迭电卢香亭派兵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增援,而户以南昌吃紧为辞,不予支援,结果被革命军各个击破,以致全军溃败,不可收拾。

汪飞熊)

孙传芳龙潭大败

投靠张作霖

1926年,五省联军与北伐军接触之后,节节败退,又因内变影响,连续失去了闽、赣两省。浙江省长夏超叛变虽平,而形势仍岌岌可危,仅剩沪、宁一隅,亦处于四面包围之中。11月18日,孙传芳为形势所逼,不得已商之亲信将领卢香亭、孟昭月、宋梅村等,拟暂时投靠奉张,徐图再举。卢、孟等多不同意,并说:“此种行动,一定得不到国人的谅解,甚至于骂我们是认贼作父。并且几年来与奉军几次交战,已成了你死我活的仇人,今势穷去投,悉道不测。到那时身败名裂,追悔何及。请联帅三思而行。如果联帅意决我们也不敢深谏,但是我们决不投奉。”孙即答:“人各有志,不相强。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更无关系,何况我已经与张汉卿(张学良)、张效坤(张宗昌)联系,虽尚未见复,大约还不成问题,这一点请你们放心。”孙传芳于24当天夜间,密令津浦铁路司令孙铭吾^①,假充其母有病赴津就医,备妥专车直开天津,晋见张作霖。张待以上宾之礼,接受了孙传芳的请求,慨允饷械接济,让五省联军全部撤回江北待命令褚玉璞部进驻南京,抵制革命军北伐。褚部略与北伐军接触,即行溃败,残部退回江北。北伐军乘胜尾随渡江,占领了扬州浦口、全椒、巢县等处,停军不进,出现了暂时性的对峙状态。

^①据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四集)第48页:月19日,孙传芳秘密从南京乘车北上,这趟专车是孙的套谋长刘宗纪北上迎接老母的。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江北大战前后

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即以总司令身份,饬令各军向北伐军反扑,肃清江北,意在造成偏安局面。其战的部署如下;以张学良、杨宇霆所率之全部奉军,沿京汉铁路南进,扫清鄂北之敌,直捣武汉;以张宗昌、褚玉璞所率之直鲁联军,沿津浦路南进,扫清皖北之敌;以孙传芳所率联军沿运河两岸南进,扫清苏北之敌。部署已定,即下令开始全线进攻。而孙传芳军大部集结于运河东岸之高邮、泰兴带,本拟渡过运河,占领扬州。当时运河西岸之北伐军早已布置重兵,顽强抵抗。孙军前敌总指挥郑俊彦急令各师挑选能泅水的官兵一面征集渡河器材,实行强渡,一面利用夜袭向革命军攻击。结果孙军损失惨重,不得已乃向后撤退。北伐军利用运河天堑,与孙军形成对峙之势。孙偕同秘书长万鸿图(字仞千,河南卢氏县人)、参议田宝奎(字韵清,北深县人)到六闸前敌指挥部视察。孙大斥郑俊彦之无能。田宝奎当即建议挑选精锐部队,乘船经带伯湖西岸登陆后,分两路前进,一是侧击运河对岸之敌,掩护联军渡河,一是直捣扬州,使敌人根本动摇,可能举成功。可惜此地无船,远方调拨又恐缓不济急。方鸿图鼓掌称

善。孙传芳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即打电话令后方兵站粮船马上卸载,开来备用,并派第八师王友和旅整装待命,以田宝奎为临时指挥官,即时出发。不到二个小时,已抵庙头镇,登陆时天色已晚,除派兵临时戒严遇有可疑行人予以检查外,据探悉扬州道上与运河西岸敌人左后方并无戒备,田宝奎随即挑选精锐两营,令杨团长率领侧击运河西岸之敌,掩护联军过河。其余部队即向扬州搜索前进,并设右侧递步哨,同杨团长保持联系。部署已毕,开始行动。于子夜前,杨团长已完成任务,并报告段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承泽、马葆珩、李松山各师旅和大部队已陆续过河。任务既已完成,乃令杨团归复建制,当夜在一个镇上饱餐一顿,拂晓前即进攻扬州。北伐军杜起公部仓猝应战,一触即溃,一部立时投降军长曹万顺几被牛擒,同张国威等分头逃走,军需物资、机密文件,弃遍地。孙军次第把江北肃清,收复了仪征、六合、泰兴各县,与占领浦口的直鲁联军取得联系。此次战役按区域来讲,可以说是个江北大战。后在扬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孙对田宝奎待别嘉奖。

胶东事变

1927年5月初,北伐军大举渡江北进,京汉、津浦铁路之安国军节节失利,张作霖电令全竿退保直鲁,孙军全部退集于鲁东胶济铁路线上休养整顿,所遗防务交给张宗昌部负责。5月中旬,孙军第八师崔锦濞部在六合一带,以掩护全军后撤,与由浦镇过江的北伐军贺繼组接触,两军激战甚烈。孙军于完成任务后,经仪征、扬州、清江、宿迁,向海州转进,进抵宿迁境之落马湖一带地区待命。

五省联军大部在海州集结后,分两路进到胶济铁路线上休息246整顿。1927年5月下旬,在整休中又发生了“胶东事变”。原来是联军第三军(乃闾督周荫人部,军长陈以樂是保定一期生)所属第十二师的旅长周学孔(河北省景县人,第四师随营学校毕业)第十三师师长陆殿臣(山东泰安人,北京中央模范团毕业)、第三十混成旅旅长梁春浦(字慕周,山东荣城人,保定军校一期炮科毕业)、第二十九混成旅旅长徐松林、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李德铭等,分驻在胶州、高密一带,而军长(兼十二师师长)陈以樂与北伐军暗中联系,其中间之撮合人为王梦弼、李乐滨。因他二人皆是山东人,又是保定军校学生,与陈既同乡又同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学,所以代表冯玉祥来作倒孙的运动。酝酿成熟后,胶州遂挂起青天白日旗。此事被张宗昌探悉,星夜赶到孙传芳处说:孙哥,要赶走张宗昌,你就向我说明,我立时就滚蛋,你何必弄些花招呢。孙问究为何事?张说:胶州联军已挂起青天白日旗你假装不知道吗?孙说:竟有这等事,我真是不知道。当即派第四师师长上宫云相只身先行,到高密县十二师师部召集旅长以上人员开紧急会议。孙于下午亦亲自赶到,主持会议,在会上大骂陈以藥混账,众将领混蛋,为什么事前不揭发?众将领同声说不知道,此次只是陈军长自己叫挂起降旗,旗挂起的当天他就同李德铭旅出南门跑了。孙又大声说:你们去留,听从自便,我不勉强。卢香亭、孟昭月、宋梅村、李俊义以及发了大财的周荫人都滚蛋了,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兵带走呢。我看陈以藥、李德铭这两个小子不一定能把我的兵带走。果然,随陈走的官兵在出城后,跑回胶州者在半数以上,了日照县后又陆续逃回不少。

陈、李二人到达海州时,李部仅剩下七八百人,编了一个仅有两营人的团。曹万顺委了李德铭一个空头的十七军第三师师长官衔,对于陈以藥则迄无下文,陈无聊即自动离去

孙回济南后,张宗昌亲自去见孙传芳说:二哥你真行,对子已叛变的部队,尚这样能拿得起放得下,我张宗昌是比不上你247

的。五省联军粮饷困难到了极点,士兵还能恋恋不舍,你真是个带兵的。反过来说,我的直鲁联军除了褚蕴珊(玉璞)部外,都为“三大件”(所谓三大件,即指麻雀牌里之红中、发财、白版。鲁军第一军军长许琨,人称他为红中;第二军军长王栋,人称他为白版;第三军军长程国瑞,人称为发财。因此他们三人统称为“三大件”)包办了,他们都是吃兵的。而张宗昌自己当时也有个“三不知”的绰号,即:一不知有多少兵,二不知有多少钱,三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他常自称为绿林大学毕业,常对部下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说孙联帅是一个带兵家,我们要跟着他学。话虽如此,“胶州事变”不久,他暗派褚玉璞以慰劳为名,到高密驻军第十三师师长陆殿臣(陈逃后陆继任军长)处运动。经褚拉拢,张(宗昌)

褚(玉璞)、陆(殿臣)三人结为金兰之好,张并送给陆殿臣个人济南银行纸币四麻包,从此陆就被他们收买过去了。1927年7月间,张作霖令安国军反攻时,该军经过济南,陆挟嫌利用张宗昌之手,把该军的十二师师长周学孔、十混成旅旅长王云岳枪毙。此事引起了联军各将领的不满,都认为堂堂的联军高级将领,为张宗昌所杀害,是联军的大耻辱。

第二次反攻徐州

7月上旬,张作令安国军分东、西两路向北伐军进攻。孙传芳、张宗昌两军沿津浦铁路攻下徐州之后,张宗昌军即向安徽挺进。孙军分两路追击前进,以郑俊彦为西路总指挥,率领所部之第十师、李宝章之第二师、马葆珩之第十一师、宋福田之第十五师、王乐善之第十三混成旅、高守相之第十一混成旅、张孝襄之第八师第十六旅等部,沿津浦铁路向敌追击前进。刘士林为东路总指挥,率领所部第十四师、段承泽之第九师、上官云相之第248四师、第八师之第十五旅、骑兵团及梁春浦之第二十九混成旅等部,运河线向敌追击前进。以陆殿臣之第三军(除十二师及十九混成旅)、梁鸿恩之第七师为总预备队在后跟进。各军因在徐州会战中血战七昼夜,疲惫已甚,东路军又连战于三义河、宿迁、众兴一带,伤亡很重,补给困难,又因天气炎热前进稍缓。

孙传芳在蚌埠正急如星火,适田宝鑫由青岛伤愈而返,孙派田为督战司令,立即出发。田到达众兴,半夜里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会后,田自己率第八师之第十五旅与骑兵团拂晓出发,经淮阴向宝应县之敌进攻。北伐军刘峙部依运河防守,一战即退。再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战于泗水、界首一带。北伐军被迫退守高邮地区，加强工事严阵以待。又经过半日的激战，田部突击队由左翼抄袭使敌军仓皇撤退，孙军进占扬州，直扑瓜洲、六圩、十二圩等处。全军分头挺进，肃清了江北之北伐军，形成了沿江对峙的新局面。

反攻南京中的龙潭大战

8月中何，在两军对峙的局面下，联军各部尚未恢复建制，军被弹药急待补充，士气困乏亦待休整，张作霖也有电令指示各路军于肃清江北之后，必须休整补充，静观大局的变化。但孙传芳野心勃勃，饬令各军大举过江，因之招致张作霖所不满，不但不给一枪、不发一弹，而且令中西两路军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孙传芳并不因此而气馁，相反立即下令联军分四路前进：（一）由浦口、全椒直捣南京；（二）由仪征之大河口，直捣湖口，占领龙潭；（三）由十二圩直捣镇江；（四）由如皋直捣江阴，占领要塞。部署已定，即令各路自动征集内河船只和其他一切渡江工具，待命出发。此时第八师十五旅之骑兵团占领十二圩、六圩一带后，即利用盐务缉私营的小艇过江探询。据回报说蒋介石已去奉化，并未出国，白崇禧亦未受伤，何应钦在江防上统一指挥。北伐军江南防务已部署就绪：南京方面是陈调元邻湖口、下蜀方而是卫立煌、刘峙等部，镇江方面是249

噢祝同、瞿万顺等部，江阴一带是陈继承赖世璜等部，总之，宁线上皆驻有重兵。东路总指挥刘士林，把这一情报报给蚌埠孙传芳。不料，孙给刘士林来电骂了一顿，并命仍按前令积极准备待命出发，否则始误军机即以军法从事。这时间西路郑军右纵队王乐善和张孝骞旅已强渡过江，正向南京挺进中，各路拟即时抢渡，收分进合击之效。后闻王乐善并未渡江，仅有第八师十六旅张孝骞一部下船，行抵江心，为肇和兵船（是谭延闿孙科二人去武穴见李宗仁所乘兵舰，由他二人指承该船开炮）炮击所阻，遂即退回。

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约在9月上旬,东路军段承泽部首先由大河口过江,冲破湖口之北伐军,进抵龙潭,占领了栖霞,迫使南京政府各部院纷纷逃避,混乱异常。但终因寡不敌众,孙军损失惨重,段承泽师旅长仇子川受伤,旅长高高铨收容残部退集湖口,苦战竟日,正在弹尽粮绝的时候,刘士林师过江增援。随后,上官云相师和梁春浦旅亦赶到,当即展开激战。经反复的河川战与肉搏,始将龙潭车站夺回,一部进占南出和栖霞山,北伐军已溃不成军,如卫立煌、刘峙、陈继承等部纷纷溃退。田宝奎率本部占领了十圩对面的世页州将敌军击退,正在准备袭击镇江之敌时,当夜奉命急转大河口过江应战。渡江之后,没有找到师长崔锦濞与总指挥刘士林。适逢上官云相在

只小船上吃饭,他急令田宝奎带领所部并附第二师的骑兵第二团,与第四师的骑兵第四团和已前进的邵旅为左纵队,由田担任左纵队司令官;派马葆珩率领本部为中间纵队,马为司令官;唐庆珊旅长率领第十四师为右纵队,唐为司令官;他自己则为前敌总指挥,决定于过江之第三日拂晓齐向镇江进攻,以期占领上海。田宝奎这一路,以邵旅原线加上第八师之十五旅一部向前推进,当面之北伐军节节败退,田旅又增加了温、常两个骑兵团的兵力(两个团的团长一姓温,一姓常,两团均无马),因此,一鼓劲地前进了50250余里。只是在苇塘里联络不易,河流支岔甚多,通过更觉困难而顺流漂来的死尸成堆,在上边搭上苇草就变成浮桥,靠它解决了前进中的困难。各部官兵在饥饿无可忍时,就挖苇根充饥。大家都希望占领镇江后可以大量补充。不料当日半夜电话中断,经几次派出联络小组察勘,直到天明迄无回报。这时,田的军需官康筱潭,带着马弁康树猷从龙潭车站跑来说:昨晚东路总指挥刘士林同师长崔锦濞段承泽等都逃走了,天亮时前敌总指挥上官云相也不见了,前方队伍是马葆珩的,已纷纷乱撤。遇见了咱们师部的宋参谋,说旅长(指田)在左买江边上,我二人才找到这里。话没说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完,传令兵报告:第二师骑兵团温团长仅带数人向西跑了。第四师的常团长找到田说:旅长快打主意,看这样全军已溃,咱们在这里怎么办?这时田旅团长哈玉峰由第一线跑来说:邵旅已向南撤走了,听说到南山当土匪去了。常说:邵旅是经我们师长(指上官云相)今年春天从海州收编来的土匪,当土匪是他们的本行。哈玉峰说:旅长,时至今日,我们就不能去当土匪去吗?依我看当土匪总比饿死淹死好得多。当时田对大家说:各团长好好把自己的队伍集中起来,等到日落后撤到湖口再定计划。当时由中路退过来的个团长邢××,自称是寸一师的部队,该师已溃不成军,归路已被北伐军切断,请予收容共同战斗,田说很好。

这时,北伐军大部由东南两面包抄上来,火力甚炽。团宝奎当即命令常团展开应战向南面之敌猛攻,经几次冲锋始将敌击退。

东面之敌经哈团猛烈抵抗亦未得逞。直到日暮之后,以邢团作后卫,陆续向西撤退。行程20余里,遇到各部退兵乱作一团各喊各的番号和官长姓名。正在人慌马乱之际,出现了师长马葆珩。田、马二人见面备感亲切,挽手而行,相对苦笑,哑无一言。田终于问马咱们怎办?马说咱们共同跳江吧,说完又是一个相对苦笑。这些乱兵只是侧耳细听紧紧跟随,围得风雨不透。在万分疲窘之下,田、马就躺到泥疗的水边睡着了,田旅卫队连长曲时解把全251

连100多土兵围绕到田、马二人的身旁。到了半夜,乱兵们呼喊:

马师长走了,马师长走了,田旅长在这里。田遂大声说:兄弟们不要乱,叫马师长走好了,我有办法。这时乱兵的部分代表(均忘姓名)说:田旅长,你是咱们部队的老将领了,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田说:第一,要肃静,严禁乱嚎;第二,不要现火光,严禁吸烟、烤火;第三,各部归复建制;第四,互相整顿,将子弹平均分配;第五,不要等到天明就布好弧形阵地,敌来时死战以待江北大军之到来,决心要死里求生。这时第二师的骑兵团温团长出来说:旅长第三楠“五省联帅”孙传芳

咱们的士兵苦战了三昼夜,未得一饱,现在是弹尽粮绝不堪一击,如选出代表向敌暂作投降,以救燃眉之急,以后再作良图。田部哈玉峰大声说:我们宁可战死也不投降。田说:好,很对,你快把你的队伍整顿起来。啥就立时前往,费了很大的力气,在乱兵中召集起100余人,其他的士兵都同绵羊似的挤到一堆不动。这时候,哈拿棍子乱打,于是在乱兵丛中发出了怒吼的怪声。哈回子,这时候还打人呢,真是狗仗人势。田看这种情况备感大势已去。恰在这时,旅部副官杨禄川由龙潭车站跑来说:下午在车站撞见曹万顺军长,他说千万告诉你们旅长(指田)同李芳池,一定离开这里,因为何总指挥(何应钦)有个通知正注意他们哩。这时卫队连连长曲时辉急忙将田架起来说:咱们走吧。在残月稀星之下一连渡过七条河流都是用苇草捆扎好拉过去的,每次苇搁旋转时就喝上几口水,有时水漫头顶,泥沙迷塞了耳目,真是头晕脑胀。上得岸来,又因伤痕泡肿实难转动,躺在地上如死尸一般。好不容易到了江边上,这时看到伤残病兵站满江岸,一眼望不到头。回顾左右的散乱兵卒,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个个引颈北望,表现出同一的心愤,希望过江。也有跳江投水的,扑通扑通之声不绝于耳。已臭的死尸当道而卧,野犬见了活人也误认为死尸,张开血盆大口前来吞噬,252群群乌鸦乱抓人的脑袋。此种情景至今思之,犹觉伤心惨目。

当时天朗气清,睁开泥沙满目的眼睛一看,士兵们都赤身露体,也有手握着步枪的,也有身上背着枪、手拿砍刀的,横眉立目向四方张望。连长曲时辉大嚎大叫地说,不怕死的到这里来,d我们旅长(指田)带着去攻南京。团长哈玉峰也带着他那100多个裸体兵来到,说:旅长,下命令咱们顺着江岸攻南京吧。团当时想到等死不如战死,动起来或许有一线生机,于是就勉强起来,大声号召各位官长出来,把自己的兵掌握起来,以备战斗。但是,没有一个军官敢应声而出,只是有些乱兵大声喊叫着,蜂拥而来,因此显露出很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大的目标,招来了海军兵舰上炮火,同时北伐军的机关枪响了起来,步兵亦从三面包围上来,喊声大振,叫着“朋友们缴枪吧”,并说捉活的”。在火网笼罩之下,出即率卫队连和本部残余均装上刺刀拼命冲出重围,哈玉峰、曲时辉俱受重伤,大部败兵星散而去。

这样,田等反倒感觉轻松了许多,正想向西驰进,碰见第三军陆殿臣部的卫队团团长马振全,正在打起白旗,架枪缴械,而陈湖元的铁甲车还断续地向此地发炮,这时只好再向东撤。说也凑巧,此时发现了北岸开来两只帆船,靠近南岸约距田等有5里之遥,船上跳下三个人来,大声喊叫:田旅长,这是咱们师长(指崔锦濞特派来接你们的。不容分说硬把田拥上船去,田宝奎因伤昏迷,不知道怎样的被士兵拖到船上,到了舱里船夫拿出一碗稀饭来叫他喝了两口,精神才逐渐有点恢复。这时,有个兵说:听说昨天联帅(指孙)在大河口枪毙了两个师长,还说一个有小胡子,不知是谁,咱们这船可不能靠大河口。这样,我们只好避开大河口,想在十二圩幕岸。但是,因东南风紧吹动破帆的关系,船一直是向大河口方向前进,大家都认为这是天意。到达江边尚未靠岸,就涉水上来数人,原来是师参谋长赵敏、参谋宋xx与师长崔锦濞,一齐问田旅长在船上没有?众人答:没有。赵敏亲自来到船上找见了田,说:你可把我们盼苦了。田问联帅走了么?赵说:没走,正在那里

失神呢。又问昨天枪毙人了吗?赵说没有,又说没有退回的将领,个也没有见着。田说:昨晚我同马葆珩在一起,半夜里他是水走了,想必已回来了。赵说没有来。这时田就同崔、赵、宋等一齐下船,休息片,孙即派人来叫崔师长与田旅长一同前往到总司令部谒见孙传芳时,孙正伏案睡觉。副官报告后,他抬头,对田说:你回来了。接着就站起来了,又说:你没死,没有死就好,刘士林这些小子,一个都没有来见我。究竟江南怎样?田说:全军除伤亡外,剩下的残兵败将,都在分别缴械中,大势已

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去,决无挽回的可能。孙说:这都是我孙传芳一人之过。语毕凄然泪下,转回来又说:我这里有6万块钱,交给你们,收容伤病及退回来的官兵,不论哪个部队,一律是给官20元、兵10元,这是对伤病者;至于无伤无病的是官10元、兵5元。你们斟酌情形办理吧,收容后令其各归建制。你们可先到扬州,至于江防已有布置,请你们放心。正说中间,北伐军兵舰又向大河口开炮,孙即出门乘上已备好的小轿于,挥泪而去。计这次联军在大河口渡江的是第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师,还有第八师之第十五旅第二十九混成旅,及三个骑兵团,共约6万余人。这6万多人中,战死的淹死的约占半数,其余的是被俘的约占1/4,逃回江北幸得活命的亦约有1/4。轰动全国的龙潭大战,造成了双方十几万人生命的损失。1928年4月笔者在天津军粮城军次,听沪宁路来说,龙潭车站附近臭气冲天,火车上的乘客皆掩鼻止息而过,可谓遗臭一方。

(田韵清潘振英)

龙战败后的五省联军

淮关之战

254

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自退归江北之后,号称14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大军。在浙军陈仪和周凤岐第一、第三师,以及皖军陈调元第六师倒戈后,仅存11个师、四个混成旅。经南京龙潭大战又损失了五个半师以上的兵力,以余下来的不足五个半师的兵力布量江防,当然非常空虚。蒋介石军队趁机大举过江,沿津浦路线配备重兵,以贺组夏斗寅部进击蚌埠,怀远地区以陈诚陈继承等部为主攻。

孙军之部署如下,以李宝章为前敌防守司令,所辖第二师司可庄旅,左依淮河在明光车站布防(李宝章之司令部驻临淮关车我所知道的“北洋二雄

站),以十三混成旅王乐善部与第八师第十六旅张孝騫部,布防红心铺、中铺地区。时十六旅旅长张孝騫因父丧请假,职务出师长崔锦濞代理。王乐善奸巧成性,前者伪报渡江导致了龙潭大战空前的损失,第八师第十六旅归他指挥之后,他本想收为己部,编成个师,师长一职由他担任,所以第八师师长崔锦濞到前方代理张孝騫旅长的职务,遂遭到他的不满和仇视,于是把这段地区的防务全部推给崔锦濞,他在第二线中铺地区作预备队。崔为人老实无能,也就不加思索地承担了20余里的正面战斗,仅令第一线部队构筑了简单的魔射散兵,就认为是有汤池之固的工享了。适该师第十五旅旅长田宝奎,由泰安到前方来看望崔即偕同田视察防线的部署,田马上飭令前线部队挖深战壕,加强工事。同时接到前方报告说,蒋军陈诚等部已由明光车站以西向红心铺前进,田建议当夜召集本地区团长以上军官开紧急会议(王乐善托故不到),急令本部崔、白两团改为纵深配备,避免为敌各个击破。崔锦濞立即以十五旅之曲时辉营与师部卫队营为预备队,策应第一线纵深的空处,敌人如敢进入纵深阵地之内,就用节节抵抗的战法,迟滞其前进,以待后援。天未大明,崔锦濞即派田宝奎为代表,速到临淮关李宝章司令部报告右翼情况。田路过中铺时即听到前方业已开始激战,及到临淮关见李后,李说适才接到王乐善电话,报告第八师

255

全部溃散,师长崔锦濞临阵脱逃。田说绝无此事,当即到了指挥部与李之参谋长裴昌会(字同野保定军校八期生)商定办法。田说以现在情况来看,敌人主力已趋向蚌埠,蚌埠是我们的根本所在,如根本动摇,则大局不堪设想,为今之计建议两个办法:一是全线退集门台子(临淮关车站以北)据险坚守,待大军上来之后,由风阳与门台子分头出击必操胜券;二是立即开来三个旅以上的兵力,固守原线(红心铺、明光之线),与敌决战。李、裴都表示同意,立刻开专车以田为代表去蚌埠到联军副总司令郑俊彦处请示决定以上

两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个办法,此时约在1927年11月上旬

田与郑晤谈后,郑并无主张,即将总司令部参谋长孟星魁请来协商,在郑将田的两个建议向孟说明后,孟向田说:你们师长(指崔锦濞)已由王乐善报告他临阵逃脱,适奉联帅由济南发来电报,叫将崔阵前正法,师长由你(指田)代替,你今晚又是李司令(指李宝章)的代表,你即回去说,第一个计划未战先退,是不容许的,按照第二个计划给你三个团的兵力。至于行不行是不容分说,马上令驻蚌埠近郊的李松山旅与高守相团,立即乘火车开到临淮关。他气愤地说,对蒋介石的这点军队江南不能打,江北不能打,莫非到了北京才能打吗?真是怪事!说完昂首而去。郑俊彦只是躺在床上吸大烟默无一言。田即向郑说孟参谋长这种独断专行,我是不敢苟同的,请总座考虑一下,蚌埠以西之敌如贺燥组、夏斗寅等部不能不加顾虑宜急调徐州以南的部队填防以固根本才好,前方如何,看李司令及各部队的努力吧。以我个人的看法,总有顾此失彼的可能性,何况分割建制,更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郑只是点头吸烟,有顷大烟吸足后,才站起来说:咱们随同兵车到前方好了。

登上火车之后,他还说:你们师长(指崔)的享情,有我负责向联帅缓冲绝无危险,请放心。

256

次日拂晓,报军三个团全部到达临淮关,即向第一线增加。李宝章说昨天接到第八师参谋长赵敏由中铺打来的电话,报告该部仍在红心铺地区与敌激战中。随后又接到书面的报告,足见王乐善的报告是别有用心的。遂令王从右翼延伸增援,第八师撤至中铺休息,你(指田)可前往安顿一下,至于彩甫(崔锦濞字)受处分节,我与郑副总司令共保他的生命不成问题。

第二天拂晓,蒋军全线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明光地区指挥官司可庄受伤不退,红心铺地区指挥官李松山奋勇出击,因之士气大振,使当面之敌显露出沉闷状态。直到夜半,右翼王乐善部战斗转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烈，频频告急，同时门台子车站发现敌人，显系蚌埠被抄，前敌指挥部急令第八师分兵拒敌。代理师长田宝奎即令崔团驰向门台子车站搜索前进驱逐该处之敌。田亲率白云鹏团与曲时辉营增加右翼。正开始行动，王乐善旅已全线溃败下来，无法收容。当即展开向敌猛冲，白云鹏受伤即令其营长李金山代理，进占了中铺，据村坚守。蒋军陈诚部数次猛攻，均被击返，而张宗昌之白俄铁甲车，亦开炮支援，因此蒋军未能得逞。这时门台子的崔团也有报告，将蒋军击退，士兵略有伤亡，崔本人亦受轻伤。正在请示办法的时候，接到李宝章命令，蚌埠已失，我军拟退过淮河，凭河据守，并令田部在掩护全军过河之后，调回崔团一同撤退河东待命。此时出人意料的是，当我军循序撤退时，蒋军不但停止进攻，而且也渐次向后移动，尤其是当面之敌陈诚部竟仓皇遁走。在完成任后到了淮河东岸，才听说蚌埠曾一度失守，守军第十五师全部溃败，师长宋福田被阵前正法，后经陆殿臣的第三军攻下了风阳城，正向南挺进中等情况。当时田本想再建议李宝章，即时下令全军反攻，必能达成两路夹击的预定计划，但看他（指李）正在与几位参谋布置河防，并指定第八师第十大旅配置在后方，仍作预备队；更逢该师旅长张孝骞由天津回来，张建议田不必多此一举，不然的话可能引起他人的不同意，我们听命令好了；又想到此次战役中，两个团长

257

都受了伤，田本人同部队的关系又不潦，还是回泰安整练新兵吧遂将第十六旅及第十五旅的曲时辉营一并交给张孝骞，报告李宝章后，自返泰安。

回泰安途中，田遇到从盱眙县跑来的直鲁联军方永昌部的散兵。听他们说，直鲁联军的主力已向海州方面退却，蒋军主力是陈调元、曹万顺等部，有从淮阴向海州推进的迹象，我们是曹州府人，想回家不干了，跟着张宗昌方永昌这些长官是没有好下场的。

据此判断蒋军这次进攻是有整个计划的，主力是津浦路线的

贺耀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组、夏斗寅、陈诚陈继承等部。孙军虽在龙潭战役中损失半数,但所余第二、第七、第十、第十二等师,都是久经训练、富于战斗经验的劲旅(第十五师稍差除外),这次若能集中使用必能把蒋介石的嫡系军队打败,还可能使蒋第二次下台。

关于临淮关战役的情况,1930年冬,我在山西榆次县孙楚军中,与李翔初(河南怀庆人,保定军校八期学生,时在孙部充中校团附)相遇,谈及临淮关战役,李当时是陈诚师部的中校参谋,他说临淮关之战蒋军陈师损失惨重,连贺、夏各师的电台都丢得干干净净,决定全军撤守滁州,后来见联军停止追击,而明光红心铺之线联军又自动东撤,使蒋军猜测不透是何原因,所以就原地停止待命了。由此更证明了孙传芳重用参谋长孟星魁,而孟又独断专行,战略战术根本没有分清,只是坐在屋子单凭主臆断地指挥队伍,育人暗马地纸上谈兵,是导致又一次失败的重要原因。

两次徐州会战

自从临淮关战役之后,孙军各级指挥官大多丧失了必胜的信心,又因各部队久战疲劳,即放弃了蚌埠,把全军退至固镇桥以北地区,暂作休整。淮河南岸的蒋军亦未进攻,双方对峙了两个多月

258

直到1927年12月间,除京汉路战况不明外,津浦路以西的直鲁联军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大战于陇海路以南地区,直鲁联军全部崩溃。褚玉璞在归德督战,险被程国瑞所杀;张宗昌在徐州坐镇收容,其军队多绕道北窜。冯军韩复榘率四旅之众,为前敌总指挥,由陇海路抄袭徐州,直抵徐州车站,占领了许多据点,即向城内攻击。张宗昌率部死守,以待孙传芳军来援。

据闻孙联军的战斗经过如下:先由副总司令郑俊彦率所部第十师及十二师之一部乘车北驶,进到徐州,在车站外下车,即与冯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军开始了白刃战。郑在车上从容指挥，他的部队主要武器是短枪长矛，冯军的奋勇队使用短枪、砍刀，刀矛相接，杀作一团，没有个开枪的。终因孙众冯寡，迫使冯军奋勇队退出了车站据点。联军陆殿臣部攻下了九里山，李宝章军肃清了车站附近的各据点后，全军向西推进了数十里，每经一段冲击，必先白刃相接，反复格斗双方死伤奇重。事后孙军的士兵说，大刀一亮就是冯军的反攻，长矛一竖就是孙军的突进。在战斗期间，彼此都不用号音，而以大刀、长矛来代表冲锋的号令，所谓打拉锯战和哑巴战。相持了七昼夜之久，终因东、南两方面蒋军的助攻，而直鲁联军的增援无望，李宝章命令全军撤到鲁西南济宁一线暂作守势。

孙传芳自从1926年冬投靠张作霖之后，一年的时光吃了两个大败仗，损失的大小虽有不同，但已经失掉了威信，如1927年12月间，联军第四师师长上官云相率部赴济宁时，路经泰安在车站与驻军旅长田宝奎密谈说现在咱们联军整体已经失掉了灵魂，也可以说孙联帅已经死了，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是应该为他殉葬呢，还是应该埋葬了他而另谋生路呢？田说现在摆着三条道路，一向蒋投降，二求冯（玉祥）收编，三仍然依靠奉张，除此之外，独立一方是不可能的。上官云相很直爽地说出他近来已分别与段承泽、马葆珩、李宝章等交换了意见，今特同田谈谈，一不投蒋作城下之盟，259

不归冯为人暗害，三不随奉张出关作孙子，决定归阎锡山。理由是同阎部没有打过仗，自民国成立以来，山西是模范省，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有它的特点，所以决定走这条路线。他又说段绳武（承泽）还想赶走汤玉麟在热河独霸一方，徐图再举，这不是笑话吗？田说可不是吗，汤固然是好赶，可是挡不住奉张大军前后夹攻，那可就完蛋了。以上办法田表示同意，临开车时，上官还说，这就是送殡去，并再三向田叮咛“保重保重”

根据以上情况，孙传芳的高级将领此时已经貌合神离了，但孙第三第“五省联帅”孙传芳

的野心仍然很大,对于失败决不甘心。半年以来,他一方面向张作霖张学良、张宗昌等表示亲近,加强联系;一方面在冀、鲁、苏、皖各省大量招补新兵,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五个半师约5人的损失补充起来,各师的装备也靠张作霖补给大部分,在形式上已略有可观。孙本人还异想天开地每师选练一个“神机兵团”,照红枪会的样子,专请教师教士兵们吃符练气,不怕枪炮。这种迷信的把戏,明明是穷极无聊的事情,他偏说是惟一练兵打仗的秘诀。

因上官云相首先反对,孙传芳领着红枪会的某老师,亲到德县第四师师部,买了一只大公鸡,在鸡身上贴上符咒,拿手提式机枪向鸡乱打,一弹未中,鸡毛乱飞。孙对官兵们说:子弹打不着,这你们能不信吗?上官云相说:鸡是活动的,鸡毛是滑的,决不可信。孙强调地说:拿你(指上官)试试看,保管没有危险。上官说:我既不信,也毋试了,建议联帅还是加强正规军的训练才好,婆婆妈妈的享是不足信的。孙因此不欢而去。各师也就没有施行这种“练兵新法”了,仅在他直属的金陵军官学校学生队中,选一部分学员练了此法。闻这部分人在反攻徐州战役中有不少伤亡,避弹符咒根本不灵。老师对受伤的人说:你的受伤是因为你心不纯正,有邪念的关系。所谓邪念者,就是贪恋财色。以上所谈是孙传芳五省260联军的一面而同时张作霖也给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联军增编了2混成旅经半年的整训在形式上亦略为可观但在质量上较之孙军还有差别。不过以张作霖的估计,张、孙部队俨然是两支劲旅,收复江北必操胜券。

1928年春,张作霖命孙传芳、张宗昌各率所部会攻徐州,收复江北。孙传芳根据张作霖的计划,在济南召集军亭会议之后,把现有建制重新改编孙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①,郑俊彦为第二军军长①孙传芳当时任支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团长、第一军军长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难

长,李宝章为第三军军长,仍以孟星魁为总参谋长,马葆珩兼第军总指挥,各师为马葆珩、段承泽、梁鸿恩、康世滨、郭华宗、唐庆珊、张文彬、李松山、袁家麒、李养斋等部外,还有奉军炮兵一旅旅长王和华,号称10万大军,陆续向济宁地区集中待命。张宗昌督率所部由津浦线直攻徐州,孙传芳督率所部由济宁经金乡、鱼台,向徐州挺进。在鱼台以北与蒋军贺耀组军团接触,战斗甚烈,经过两日一夜的拼搏,将贺军团击溃,占领了金乡、鱼台、丰县3城,士气甚壮,大有一鼓而下徐州的气概。不料冯玉祥军已袭取了济宁截断后方交通线,有抄袭孙军后路的企图。孙传芳即率部呵攻济产,一战即克迫使冯军西撤,退守金乡待援。当时冯部大军齐集,计有孙良诚军团的吉鸿昌、石友三、郑大章各军,方振武军团的鲍刚、高桂滋阮玄武各军,共约10万之众。孙传芳本想把冯玉祥军鼓击演,再挥军南下,完成与张宗昌会攻徐州的任务。但是冯军的战斗力很强,一经接触即纠缠不开,激战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难分胜负。

正当孙、冯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张宗昌部在津浦路正面战斗失利,所部各军四散奔逃。张宗昌无法收容,坐在白俄的铁甲车上仓皇退到泰安。值孙军将领田宝奎率第十三师第二十六旅向前方增援,在车站遇见了张宗昌,他开口便说:“你是联军第三军军长陆殿261

臣(当时第三军军长已由李宝章取代茹殿臣的军长职衔未明令取消)的队伍吧,他同我彼此不分,你这个旅赶快下车布置防务,凡直鲁联军退下来的人,一概不准通过,抗令者随时解除武装,带队官枪决。”又大声道:“我张宗昌对不起孙馨远(传芳),因为你们联军大部没有退回来,咱们在此地收容部队,等你们军长上来,齐去给联军打接应,不然的话直鲁联军成了什么东西?”说着自己打了自己两个嘴巴,顿足再三地上了铁甲车,由车窗向外张望,还不断地招手示意。至此田考虑到前方情况不明,不能冒进,只好按照张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的要求, 随即下车布防。这时张宗昌又跳下车来说: “孙联帅的队伍真是名不虚传, 能这样地迅速果敢, 布置周密, 一定使我张宗昌作不了俘虏。张随即率总司令部人员到铁路宾馆开始办事, 夜收容了一师之众。天明时, 张总部下令把军长杨清臣, 还有两个校级军官(姓名不详) 在车站枪毙了。

孙军第三军军长陆殿臣率第十三师梁春浦之二十五族兵车到达泰安, 已知联军大部正由济守经东平、东阿, 向黄河以北撤退中。

陆殿臣即派参谋处长高金波到肥城, 把苏桂荣的第十二师截住, 归复了原第三军的建制。陆殿臣到泰安后, 与张宗昌见面, 又收容了苏柱荣的第十二师, 自此就想脱离孙传芳, 靠拢张宗昌。在这种情况下, 他接受了张宗昌的命令, 协同直鲁军在泰山之线布防。这次防御配备情况如下: 右翼依托黄河, 以陆殿臣部为主力, 守右起望口山至平阴一带。肥城地带桃花山以西为张敬尧部的毛有恩师(人称大毛、二毛部队) 和张小扁担(名字忘了) 的骑兵旅布防。

桃花山以东归程国瑞军布防, 津浦线正面为王栋军布防, 泰山山上由许琨军布防, 博山淄川地带由刘志陆军布防。部署已毕, 即日出发。

陆殿臣军到达平阴之后, 他同他的参谋长张西林先计议如何

262

在地方上筹款, 并不重视政务, 经旅长田宝奎再三催促并建议不守县城, 方选定望口山东乐湾、西乐湾之线, 并由旅部参谋长赵凌霄(平阴县人) 发动当地群众帮助军队连夜把本师的防御工事全部完成。另派兵1连驰赴东阿县押放船只, 流而下, 得到情报: 冯军孙良诚部正由东阿向平阴前进中, 其先头部队是吕秀文、乜玉岭郑大章部。说来也很快, 郑大章的骑兵已从黄河港上冲上来, 正面吕、乜两部也已开始攻击, 我阵地上一枪不发符敌骑接近鹿砦和外壕的瞬间, 枪炮齐发, 使冯军站不住脚立即后撤。冯军反复七八次的猛攻, 均被击退, 后用夜袭法亦未得逞。大战五日夜, 终因肥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城、桃花山阵地之程国瑞部被冯军方振武部突破，张敬尧部左翼受到威胁，向长清县撤退。苏桂荣的第十二师不听陆殿臣的命令，擅自随张敬尧军撤走。陆殿臣以下军部人员未得命令，亦跟第十师的后尾，溜烟地渡河逃跑了。接着本师第二十五旅旅长梁春浦带旅部人员也先跑了，该旅胡、曾两团长来向田宝奎请示，即拥团长胡锡琰(字宠三)代理旅长，速集本旅为前卫，经长清县驰向齐河县以西10里处，有船只等候，掩护渡河。团自带第二十六旅断后，于拂晓前离开阵地。当面之敌似未发觉。行抵长清，县城已为冯军某部占领，据城射击。当即派刘团包营为右侧翼，相机抵抗右侧之敌，掩护全部通过。既到渡口，全师安全渡过，并将毛有恩的直鲁联军第八师全部渡过后，即把船只移靠北岸，次日令船主和士兵将军粮随便带走(这批粮是友军徐源泉部的，因全军撤退无从交纳，押运人员亦早已跑了)，因此全部官兵都大为高兴。

全军过河之后，随即布防，并派人寻找军郡。当天晚上军部派张宗昌的汽车接团去禹城参加会议。半夜到达后，即与陆殿臣晤谈。陆说：我军改为直鲁联军第一军，张效帅对你印象很好，亲眼看到你在泰安布置队伍的情况，非常高兴。田对陆说：如军长(指陆)这样办法，我个人没有成见，你要考虑士兵们是否有把握，他们要反对起来，不是白找丢人吗？据我看来，要咱们的兵把他的大帽

263

子换成直鲁联军的小帽子，他们是决不喜欢的，因为一般老百姓都讨厌小帽子兵。陆说：明天去德州见张效帅，这事停停再说吧，现在济南业已放弃，各军正在混乱，咱们的队伍明天可以撤到这里待命。即传令第十二师连夜开拔前来，第三天即撤至德州，才知道旅长梁春浦被张宗昌的执法队扣押已三天了，遂请陆殿臣将他要回来，仍归到队伍里去。为时不久，混同张宗昌军退到沧州，好在蒋、冯大军并未追击，可是孙军与直鲁联军常常互相开打(为了枪械抓兵)。在沧州地区驻了十几天迄无动静，而军长陆殿臣与褚玉璞第三箱“五省联帅”孙传芳

暗商改编的事，官兵闻之均不同意，乱骂陆不是东西。同时驻在沧州以北苏桂荣的第十二师自动撤走，向孙联军归队，仅有第十师，所以陆死抓不放，好作为他对张（宗昌）、褚（玉璞）投靠的本钱。

褚玉璞在沧州中学开军事会议时还夸张地说：蒋介石冯玉祥的兵是人髓做的，我们直鲁军的兵是尿泥做的？孙擎帅的兵能打仗是好样的，我们直鲁军都是孬种吗？当时孙军的陆殿臣和团宝銮梁春浦旅长，以及许琨、王栋、张敬尧、毛永恩等都在场，张敬尧还以太上皇的口吻，讲了一些讽刺张宗昌褚玉璞的话。

五省联军解体

1928年4月下旬，陆殿臣部的第十三师由旅长田宝銮带到天津之后，班在东郊宜兴埠大毕庄附近。陆的军部人员有的回家，有的在大旅社开房间，享受花天酒地吞云吐雾（吸大烟）的生活去了，陆本人更是有条件的寓公，那些吃不饱、穿不暖、出生人死的穷兵如何能挂在他们的心上呢？而别有用心的张敬尧，却派他的参谋长×××送了2斤点心给田宝銮，嘘寒问暖地敷衍一番，其用心亦无非是因田手里尚掌握着一部分兵力，如能将田拉过去，岂不是一副好本钱吗？此时前来联络接洽改编队伍的说客，真如过264江之鲫，因为田部戒备略严，杜绝了不少的无聊政客（如苏陆明陈以褻等）。当时大家已知道：奉军自京汉路停车撤退，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被炸身死，孙传芳随同张学良的兵车出关去了，联军大部由郑俊彦等率领开赴北京。直军徐源泉等分布于天津四郊，徐自称为保安总司令，积极联络友军共谋出路。

第五天夜里，田旅哨兵交来一个人，名叫陈柏良，福建闽侯人。

他自称是郑俊彦的参谋，系郑派他来的，急调田带十二师到天津以北杨村归队，自己不慎，又因语言彼此不值，被直鲁军扣了三天，命令文件已被他们没收，释放后在天津市内住了两天，才找到这里；我所知的“北洋三雄

并说他同郑的秘书长曹鸿翥是亲戚(团与曹在福建同过事)。他又说 从杨村离开队伍已六天了,想他们已到京东,改编为锡山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团了,可能郑为军团长。并听说北京天津的地盘,统归阎锡山管辖,向旧建议,叫田亲去天津活动活动才好。田听了陈柏良的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遂召开了团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梁春浦当即给了田100元的钞票作川资,催田到天津法租界华威里3号找前闽督周荫人的参谋长霍原璧(字励现,河北省武强人),他和周荫人是儿女亲家。田与霍见之后,彼此异常亲切,他随即用电话请新发表的天津警备司傅作义面谈,因傅本人当时不在,傅的参谋长崔正春(字孝儒)立即前来会晤。崔说今晚你〔指田〕来好极了,正在找你,你们联军大部在郑俊彦、李宝章、马葆珩领导下,已奉阎总司令的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了,一共统辖四个军,你这个十三师已列入第四军,虚位以待,尤其是现在天津地方,虽归山西,但是我和傅宜生(傅作义字)司令手下没有兵,现在是依恃徐源泉派的军官队来维持局面,这是靠不住的,而孙萃崖(孙楚字)、李舒民(李生达字)两个师因铁路被破坏,一时又来不到,最好你把队伍今晚开进天津市内,帮助宜生〔指傅〕接收天津吧。语毕随即发给青天白日旗和臂章。

265

田半夜里回到宜兴埠给官兵换上臂章,令各团马上开进。经过法政桥时,徐源泉的哨兵曾一度拒绝通过,因联军士气旺盛,他们也未敢过分为难,遂留梁春浦带宋、曾两团把守该桥,旅长田宝奎率胡、刘两团驰赴金刚桥东。警备司令傅作义和部内人员开始办公,当日张璧所组织的便衣队(都是天津流氓散兵游勇)由大胡同街来袭击警备司令部,田即令胡锡团通过金刚桥,驱还了该便衣队,迫使他们退到西关后,叫何绍南师把他们解决了。过了几天,生达的第五师、陈长捷的第九师均到天津,兵力较厚,由阎锡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山转达蒋介石的命令，正式发表郑俊彦为第五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李宝章为第二军军长，马葆珩为第三军军长，霍原璧为第四军军长；田宝奎为第四军第一师师长，辖刘玉璞、宋恒宾、刘树人三个团；梁春浦为第二师师长，辖胡锡琰、曾灿如两个团。编制已定，仍归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直接指挥，并在津东之军粮城、汉沽、葛沽沿海河一线布防，等到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军残部解决之后，移防沧州、南皮一带，以备防范胶东一切事变之任务。

不到半年的时间，由蒋介石把郑俊彦辖九个师的军团，缩编为辖九个团的第四十七师，师长由陈调元兼，副师长是王金钰。后经上官云相等从中运用投靠的手段该师于1929年春调为蒋介石的主要部队，原四十七师的番号未变，可是队伍大加扩充起来，如李松山、王乐酱梁鸿恩等团拨归陈调元后仍扩编为师；孔令恂、韩锡侯郭华宗、李选之、裴唇会等部在上官云相的直接领导下，也陆续改编为军或师不等。

（田韵清潘揆英）

孙传芳“五省联军被改缩及覆灭

266

孙传芳为首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曾割据五省，称雄一时。当1927年8月反攻江南在龙江失败后，实力损失惨重，嗣即依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自存。1928年退至天津保定之线时，群饥兵败将已彷徨歧路，无所适从。孙传芳虽在大城、杨村召开两次高级将领会议，企图将部队撤退关外，忍耐待机，然已无法挽回众叛亲离的颓势。这时在天津租界里除了阎锡山的代表以外，有一些失意的军阀、政客，争以金钱禄位为饵收买残余部队，大作投机活动。联军中之第十三师（原为间军之一部分）即单独行动。他们通过几个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和原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在闽军当过参谋长的霍原璧与晋军挂上了钩。由旅长田宝奎、梁春浦等驱逐了师长陆殿臣，接受了晋军的政编条件。霍曾在保定军校任教官多年，与各期军校学生多相熟，由他与蜚居天津的晋军将领傅作义洽商结果，即以这部分军队换上晋军旗帜符号，首先占领天津，由傅当了警备司令。最初编为一个军（第四军军长霍原璧，第一师师长田宝奎，第二师师长梁春浦。过后缩编为一个旅（两个团），军长缩为旅长，师长缩为团长。闾经一再压缩，人数愈少，终与晋军同化。

除了上述一小部分分化出去以外，联军尚有七个师五个混成旅。在军阀部队里来说，联军在训练方面是比较好的，虽然作战数年转徙几千里，人员枪械尚有六七成。由师长马葆珩、段承泽等与阎锡山代表南桂馨接洽改编事宜，议定先将部队撤到阎的防区内——平绥铁路沿线的宣化、涿鹿、怀来、新保安、下花园带驻扎。闾即改编为第五军团，以原联军的前敌总指挥郑俊彦为军团总指挥，共编为三个军九个师：第一军军长马葆珩，第二军军长李宝章，第三军军长段承泽。以联军旧将领郭华宗、张汉全、张彬、梁洪恩、李耀先、唐庆珊、苏桂荣、李松山、赵国荫等分任第一至第九师师长。粮秣军费均由口北十县就地筹拨。是时转届冬令，士兵缺衣少食生活十分凄苦，军心惶惶不定。

267

1928年冬初，联军初步改编就绪。这时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各怀私见，同床异梦。蒋以北方粗定，对阎、冯犹存客气；阎、冯则各图争夺北方地盘扩充势力，勾心斗角各不相下，冯见阎突然增加了联军几万人的实力，显然于己不利，自然眼红。蒋、阎、冯在北平开会之际，冯提出联军是城下之盟，战败才投降的部队，存反复，应予缴械遣散。阎以冯别有用心，乃谓该部实力尚强，未便轻视，如处理失当必至遗害地方，只宜缓图，不可过急。固之双方争执不下。蒋介石即乘机坐收渔人之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利, 商定将该部大加缩编后由蒋介石第·集团军指挥, 遂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卅七师(下辖三个旅共九个团), 并以山东省主席陈调元兼任师长作为过渡。这样既减少冯之顾虑, 抑止了阎的势力膨胀, 增加了蒋的实力, 又以陈调元原为五省联军的皖军总司令(北伐军到达江西、湖北后即首先投蒋)与联军将领有些渊源, 可以安定该部军心; 并将郑俊彦免职, 任李宝章为副师长。陈事实不能兼顾, 即由李实际负责。于是裁汰老弱, 暗中增大编制, 班按20人组成, 尚余兵员甚多, 即将一大部分士兵拨归杨爱源(杨系閻锡山部下, 时为察哈尔军政负责人)补充部队, 一部分被退散。于1929年1月缩编完竣, 编为一个甲种师, 实有两万人。

1929年4月间, 闲住北平的王金钰(原五省联军总部总参议)和上官云相(原联军师长)借蒋介石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之力被派到四十师掌握领导权。(王与何及孙传芳、杨建章、周荫人等均系日本士官学校同学, 王与杨、孙、周等又是结盟兄弟, 王居第三, 多以王三爷呼之, 王与何成濬私人交甚厚。

上官云相素怀野心, 以自己资历浅不足以服众, 乃怂恿王同来四十七师借以自重。王任副师长, 上官任第一四一旅旅长, 刘绍先268(原联军总部参谋处长, 保定军校九期生)为师参谋长。又免去李宝章、马葆珩、段承泽的职务。是年五月间将该师调到苏北徐州一带驻防。不久蒋介石到四十七师检阅, 他见队伍精壮、枪械齐全, 曾说你们这一师是甲种师中的甲种师了。

陈调元深知这一部分军队人数众多, 实力充裕, 乃向蒋介石请求从中抽出张彬、王乐善、李松山等三个团去济南扩编为第五十七师。四十七师将六个团扩编为九个团仍为甲种师。陈调元不再兼任师长, 遂由王金钰继任, 以郭华宗、梁洪、上官云相分任旅长。王过去在联军中系属客卿, 与该部将领多不熟悉, 对领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导罕队素无经验，有关指挥、训练、用人、行政一仟上官么相操纵把持，王等于徒拥虚名。上官自始即阴掌握这一部分实权作资本，以便向蒋介石献媚投机，所以处处对王掣肘，王亦无如之。1929年10月，冯玉祥部由孙良诚、刘郁芬、宋哲元等将领在豫西通电反蒋。四十七师奉蒋命令集结许颍待命。嗣经鲁山高们向洛阳冯军进攻。四十七师以音先攻克洛阳深得蒋之嘉奖。

该部继续西进到达陕州时，适唐生智部又在豫南发动反蒋，当时情势异常混乱，遂停止前进。在这一线上指挥作战的第九军军长杨杰，以四十七师王金钰、五十四师郝梦龄以及原直鲁联军的徐源泉等部均系杂牌部队，又逢唐生智反蒋战起，形势苍黄，深恐所部乘乱生变，乃逃往黄河以北。各杂牌部队一时陷于群龙无首状态，各自为谋。王金钰遂率部回郑州。这里居平汉、陇海两路之要冲，在此伺机观变，自属举足轻重。

唐生智反蒋失败之后，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复跃跃欲试。阎锡山亲到郑州拉拢杂牌部队，阴图引为己助。王金钰等以阎阴险鄙吝不足恃为缀急，仍倾向于蒋。蒋亦于此时大施其收买手段：先任命王金钰为第九军军长；复给王20万元犒赏，以安其心；继又任命王为安徽省主席。王恐失去实力辞职不就，于1930年2月6日

1930年初该部被调到郾城（漯河）、西平一带，对阎、冯等军取监视态势。

上官云相以王金钰适逢其会遽尔擢居高位，心怀嫉妒，阴图篡夺实权以遂个人野心。预先从外部招致其保定军校六期同学吕济、谭子钧、杜默庵、李锡庆等分别任为参谋长、副官长、团长等职，倚为心腹；一方面利用其娟姣出身的小老婆易××交欢权要分子内眷，向蒋介石左右曲意奉承，百般献媚；上官本人更施展其吹拍手段对蒋承颜频旨表示忠诚。因之大得蒋之青睐，日渐第■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骄恣跋扈。王金钰感到上官难于驾较，乃将四十七师师长一职让给他以缓和两人之间的矛盾。上官既任师长益加独断专行，无忌惮，更在蒋面前与王争宠，表示死心踏地为蒋作鹰犬。蒋亦对之表示倚重，更助长了他的骄纵

1930年5月，蒋、阎、冯混战爆发。蒋令王金钰部参加第线作战，王感到上官难于指挥；又独吞了蒋给的20万元，私囊渐饱；复以两华交锋，胜败不知淮属，即托病离开部队休养去。蒋即以上官云相代理第九军军长，旋即开赴陇海前线作战上官即乘蒋在陇海路商丘附近朱集车站铁甲车上指作战之际与蒋多接触。蒋亦乘美国特制的军用汽车到四十七师战线上去视察，因此勾搭益紧。上官在这次战役中以士兵们的惨重牺牲，获得了个人的信誉。是年8月其以首先攻克郑州向蒋报捷，又以接洽冯玉祥部梁冠英军倒戈成功，大为蒋介石所费赏，曾得到犒赏数十万元，上官本人即明得十万元，旅长、团长各得一万、五千不等。上官从此更加上谄下骄，排除异己，视部队为其个人私产。以原联军将领郭华宗不附合他个人，便借故将郭旅长职务撤销。郭亦不甘示弱，乘旅团长中多数对上官不满之际，纠合他们用实际行动驱逐上官云相。在一个深夜里秘密将四十七师部队撤至270到郑州郊外，并在沿途张贴标语，布上官云相倒行逆施，任用私人

等罪状。这对上官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当时驻在郑州代蒋指挥部队的何应钦，深恐战争方停，人心未定，致酿巨变，劝上官离开部队以避其锋。上官虽然多方设法疏通，愿将撤郭命令收回，表示道歉。旅团长等多以其阴狠、不守信义，表示非常坚决。他看到无所转圜，才快快去汴口。郭华宗及各旅团长遂联名电请王金钰回来复职。王以上官既去，棋局已定，遂到郑州重任军长。蒋介石为了安抚这郁分力量继续为之利用，遂亦听之。

王金钰权变奸诈，外示淡泊，内实贪鄙，只是利用军队作为我所知的“北洋三雄

升官发财的工具，并无远见。二次复职后即利用郭华宗联络旧日军官；利用参谋长刘绍先联络该部中保定军校九期生刘广济、孔今恂等自成派系，以与上官系的九期生对抗。一时虽显得平安无事，实际内部矛盾仍在日益发展。

在王金钰复职以前，中央苏区红军发展颇为迅速，在湘赣等省声势日益浩大。这时蒋介石正陷在中原地区与阎、冯军鏖战，只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比及阎、冯战败，蒋才抽调部队南去与红军作战。王金钰明知也要调到江西战场上去，乃以战胜有功，乘机向蒋要求扩编军队。蒋亦认为该部尚有战斗力，遂允由四十七师中再扩编一个四十三师。该部即开往新乡、焦作等地着手扩编。改编后，王金钰兼四十七师师长，唐庆珊为副师长兼第旅旅长，锡璜为第二旅旅长；郭华宗任第四十三师师长，苏桂荣为副师长兼第一旅旅长，刘芝洲为第二旅旅长，每旅下辖个团。

1931年1月，蒋任命王金钰为第五路总指挥，将郝梦龄之第五十四师拨归其指挥，旋即调到江西驻扎萍乡、宜春（袁州带。3月间又调到吉安，不久又将四十三师调吉水，五十四师调永丰。4月间何应钦命令王金钰准备向东固地区红军进攻。邀以四十三师郭华宗部居中间，五十四师郝梦龄部为左翼，四十七

师为右翼。左边友邻部队为刘和鼎师，右边为公乘藩师。到达富田附近水南、白沙地区时，迤南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觉悟很高，组织严密。白军少数部队根本无法活动，派遣侦探均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归。虽派遣一连以上兵力实行威力搜索，红军的情况还是一点摸不着，地理也不清楚。只弄得指挥官终日提心吊胆，不敢轻于举步，每天都得和友邻部队联络妥贴齐头并进，才敢推进三五里路。一直到5月中旬，才探头缩脚地到达东固岭（在东固以北）之线，不料还没站稳脚，即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各军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均一触即溃。第一天有翼公秉藩师首先被粉碎；第二天夜闻，网十七师复遭受到猛烈的政击，师部亦被包围，副师长唐庆嫫只身逃跑，残部即向吉水溃窜。这时四十师也从东方面溃退下来蜂拥到白沙附近。四十七师以退吉水后路被红军切断，又折返白沙。于是风声鹤唳，望影逃窜，乱成一团。郭师遂下令退永丰这时红军已到白沙，对白军形成南北夹击。由于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溃兵凌山遍野，蒋荒而走。四十三师本来所受损失不太严重，因与四十七师搅在一起被冲得到处乱窜，也损失了三个团。

到达永丰之后，五十四师也狼狈地退到那里，收容溃兵，四十七师残部也随着来了，到处喊着番号收集散兵，毫无秩序。几天以后始稍有一点头绪，初步检查四十三、四十七两师的兵力以及辎重、弹药、行李、行军锅灶等均损失过半，士气沮丧，已毫无战斗能力。何应钦命令四十三、四十七两师退吉永，五十四师在永丰从事整顿补充。在一个月以后一部分被释放回来的俘虏兵才绕道回到本部。他们都说红军优待俘虏，不搜腰包，不受侮辱，负伤的给医治……虽然军官们制止他们作这样的宣传，还是很快地传遍了全军。红军优待俘虏政策已深入人心了。

王金钰部在第二次围攻红军中，就这样开始被打垮了。以后272蒋介石曾亲到南昌重新部署也没有扭转这次失败的定局。王部失败是蒋军二次围攻中一个关键性的惨败。

王金钰二次复职后，曾找来他的留日士官学校同学冯家鼎。

冯系河北盐山人，与王及何成濬关系很密切。起初王派他在武汉办事处负责与蒋介石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渣联络。王部到江西后，复任冯为第九军副军长。当该部向东固前进之际，王委冯代理军长职务，他借开会之名到南京去了。比及王部全军溃败，王即去不返，最后逃离了部队作寓公去了。此时风传冯将代王任军长。四十七师第二旅旅长朱锡珪是一个热衷名利之徒，即派人张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贴“打倒冯家鼎”的标语，冯遂星夜逃走。四十七师驻吉水时上官云相的心腹谭子钧、杜默庵(均任团长)乘部队失败混乱之际，驱逐了副师长兼旅长唐庆珊，报复唐在郑州参加驱逐上官之仇。唐虽到南昌见何应钦去诉苦，结果将唐调为军事参议院参议了事。谭子钧、杜默庵等见时机已至，密派营长耿瑞生去见上官云相(时上官在蒋嫡系部队里当师长)，要他乘机回到原部队来，上官固未尝一日忘情于第九军，即去南昌见蒋活动。四十三师旅长刘芝洲因在郑州积极参加驱逐上官活动，生怕上官得势施行报复，就吓得弃职潜逃了。

郭华宗是前次驱逐上官的主角，对于上官回任有很大顾虑，又以东固战败后怕蒋究责任，自己不便去见蒋，遂派副师长苏桂荣到南昌见蒋，述说对上官回任的意见。蒋允将四十三师由南昌行营直接指挥，与上官不相隶属。此后四十三师便与四十七师分割了原建制。是年10月，陈诚的部队到了吉安，蒋又令四十三师归陈诚指挥。

上官云相复任第九军军长后，四十七师及郝梦龄之五十四师归他指挥。他以整顿部队为名，将四十七师仅存的一个旧将领朱镛编余了。蒋又将郭华宗对调到嫡系部队中去当师长，郭明知这是一个阴谋，未到职即离去。副师长兼旅长苏桂荣调军政部另候任用，苏亦未报到即他去。至此原五省联军的高级军官被撤换273名。原来士兵已伤亡逃散殆尽。或谓：在联军初改编之际尚属名虽全亡，实存一半；到这时已是烟消火灭，名实俱亡了。

(苏桂荣)

第三篇“五省联帅” 孙传芳

四、驱奉投奉威风扫地念佛经

孙传芳驱奉

第二次奉直战争后，奉军渐向江南扩张势力范围，一九二五年夏任命姜登选为苏皖鲁剿匪总司令，驻徐州，并派邢士糜一师驻沪、丁喜春一师驻宁，归其调遣（杨宇霆到苏后，自行节制）

逾数月，又拟以姜登选督苏，郭松龄警皖，两因杨宇霆自欲出任苏督，改以皖省畀姜。杨既莅任，其呈报张作霖电，有“江南父老夹道欢迎”之语，妄自夸耀，本非真实情况；兼以傲慢自大陈调元初赴车站迎接，既拒其人，继往督署晋谒，又辞而弗见，待遇毫无礼貌，致使陈顿足而去，祸机已伏于此。

当战争将起之际，孙传芳派参谋冯越千（冯国璋之侄）持书来蚌埠谒姜，谓：“杨宇霆指使邢士廉暗结夏超（浙省长）协以谋我，有所闻否，其将何处以之”云云。姜以此事话邢，邢力白其无；继复询杨，所答亦同。姜复孙书，谓：“已分别问明，杨、邢同声否认，请勿过于疑虑。我当从中斡旋，决不使轻启

端。”越数日，孙复遣冯越千来谓：“杨、邢所告非实，我已获有确证，非我凌人，人已凌我，万难再行隐忍；虽然，决不北犯皖境”云云。于是孙乃借辞上海不得射军，大举入苏；苏军陈调元、白宝山等起而附和。杨宇霆仓皇失措，计无所出，尽搜括中国银行所有现洋，载之北返。路过徐州，与姜晤谈一切，移时复去。姜曰：“我与鳞阁结交有年，今始识其无能。将两师萃于处，据险结阵，犹堪一决雌雄；不幸而败，再退不迟，何至惊惶若此，弃师而逃。”

初姜之赴皖也、仅携一营自随，到后谋招两旅以资警卫，时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日尚浅,未及着手而变起。时皖军共有四旅,倪朝荣、王普、章浚章三旅均驻他处,间有响应浙孙者;惟马祥斌一旅近居蚌埠示无他志。姜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词虽痛切,卒归无效,乃决意以皖政还诸皖人,遣卫队先回徐州,与皖人坦然相见。临行之日,召集绅商各界开会宣示此意,谓:“就职以来,时才二十余日,出纳各款,均有簿记登载,用之于皖,不私一文;即本人俸给,亦一无所取。”当以安徽督办军务事宜印信面交马祥斌,委其代行职务。报告既毕,绅商齐集车站欢送。姜自乘张宗昌派来之铁甲车,其督署各处人员乘火车,由皖军护送至徐州边境始别。比抵徐州,张宗昌之大军已云集于此。张谓姜曰:“军事非吾所长,愿举山东各军听公指挥。”姜婉词谢之,退而告其*属曰:“此等队伍平日漫无纪律,岂吾辈所能指挥。此处非久留之地,请朝宜速去。”遂率所部北至德州暂驻。

姜既离徐,张宗昌乃以鲁军宿将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与浙军战于南徐州之任桥,大败;施亦被掳,旋为孙传芳所杀。其他擾军,再战于夹沟之符离集,亦溃。力穷势蹙,张始退出徐州,自返济南。孙氏无力北侵,奉亦不敢南下,战事告一结束。邢士廉师绕道北旋,途中为陈调元截击,损失严重,几至溃不成军;而丁喜濤师幸得全师而归。自此,江南无复奉军之迹矣。

275

(邢赞亭)

孙传芳反奉联举始末

孙传芳在北洋军阀中属于直系,但并非曹锟、吴佩孚的嫡系。1925年1月,我交卸了汉阳兵工厂总办之职。当时,孙传芳已由福建进占浙江,他派卢香亭攻打皖系陈乐山的第四师,新任汉阳兵工厂总办的刘文明,传达段祺瑞的意旨,叫我迅往杭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州,劝止孙传芳对陈乐山的攻击。我到达杭州时,陈乐已战败逃亡,孙传芳派谢鸿勋为第四师师长。从此,我就留在杭州,参加了孙传芳的戍幕。现在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记述孙传芳在1925年到1927年反奉、联奉的一些经过情况。为了说明孙传芳在这一时期的余部史实,有关孙传芳对待段祺瑞、吴佩孚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和态度、也要夹杂叙入。至于作战的具体情况,因为我不是带兵军官,所知不够全面,只好从略。

多方联络,积极备战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奉系李景林、张宗昌先后就任直隶、山东军务督办。奉军以天津为据点,向南延伸到长江下游,以邢士廉师驻上海,丁喜春师驻南京。1925年9月,北京政府又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津浦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军阀所占有。在此以前,孙传芳已经取得闽、浙两省地盘,但野心勃勃,对于宁沪财富之区,垂涎三尺。迫奉系势力濒临浙江之后,孙传芳以卧薪之侧不容他人鼾睡,于是枕戈待旦,决心与奉军一决雌雄。他派浙江盐运使王金钰作代表,住在奉天,对张作霖虚与委蛇,使之不备,却在暗中278养精蓄锐,待机而动。他环顾国内形势,看到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益深刻,势成水火;吴佩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因此,派遣亲信,四出奔走,多方联络。

1925年3月,孙传芳派我前往福州,授意周荫人,一面对广东严加防范

而对浙江军费作充分的接济。他叫周荫人筹措

五十万至一百万元,作为浙军备战之需,周荫人完全应允照办。

4月,我又衔命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冯在赐几山新由士兵建成的一栋草房里接见了,在座的还有冯的参谋长薯浩森。会见时,我首先说明孙传芳雅备进攻奉军的决心,并将孙备好何冯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玉祥结盟的一份兰谱递给冯。冯极其和蔼，他举“桃园结义”的故事相喻，表示愿与孙传芳结为金兰之好，风顺同舟，患难与共。冯年四十四岁，为兄；孙年四十岁，为弟。我们谈到攻打奉军的问题时，冯说：“馨远（孙传芳的号）出兵攻打奉军，我极端赞成。不过，从目前形势来看，我还不便与张作霖公开决裂。如果馨远对奉军发动攻势，我在北方一定作出预备作战的姿态，牵制奉军，使他们不能抽调队伍，南下增援。”谈到这里冯用双手握紧我的胳膊，“嗯”了一声，表示他要牵制奉军的意思。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会后，同到另一栋大草房里进午餐，冯的亲信二十余人作陪，还有外宾在座。午餐很简单，每桌有红烧牛肉几大盘，备有刀子、叉子和筷子。次日冯玉祥带我参观了张家口的市容和附近营盘，到处整齐清洁，官兵同甘共苦，其军纪之严明，实为当时所罕见。我在张垣公毕，偕同冯的代表段其澍返回杭州复命，孙传芳异常高兴。

5月，我和段其澍同往开封，会见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我们商定：在孙传芳进攻奉军的同时，由国民军第二军出兵山东，攻打张宗昌，互相策应以收夹击之效。

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曾一度驻在鸡公山。我提取汉阳兵工厂代造枪弹加价专款二十万元，派员送给吴佩孚，以27

齐军需，因而吴对我颇表好膳。

我同段其，见过岳维峻以后，又同赴汉口，段其澍留在那里，我一人前往岳州，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并携款五万元赠给吴佩孚。以后，在我回返杭州的途中，又分别会见了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和赣北镇守使邓如琢，劝说他们拥戴吴佩孚，合力讨奉。邓如琢与吴佩孚关系很深，表示惟吴、孙之马首是瞻，义无反顾。方本仁的态度很冷淡，所谈未得要领。后来听说方本仁在当时已经与广东方面取得联系，准备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参加北伐了。

1925年8月，杨宇霆、姜登选就任江苏、安徽军务督办以后，孙传芳发动战争，已箭在弦上。他派我到南京去见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我和陈在保定速成武备学堂同学，又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同事，交谊很深。见面时，我劝陈参加对奉军的战斗，许于战胜之后优予酬报。陈调元对于杨宇霆的傲慢无礼，十分愤恨，我们的谈话，一拍即合。孙传芳还派第二师参谋长冯骏到蚌埠见姜登选，侦察奉军的虚实和动向。姜登选是日本士官第五期学生，冯家骏是第六期学生，他们在日本留学时，曾在一起讲求革命之理，过从甚密。这次，姜对冯说：“我来安徽，未带军队，我决不能作战。上海、南京都有奉军驻扎，怕有战事发生，希望瞿远万勿轻动。”当时安徽地方部队王普、高世读等，都是倪冲的旧部，王普又是倪嗣冲的女婿，他们对待奉军阳奉阴违，孙传芳趁机与之勾结。王、高等部都愿意听从孙的指挥。

孙传芳除对各实力派进行了一系列的联络活动而外。还抓住江苏人民痛恨奉军纪律蚊坏这一有利条件，竭力交结江苏巨绅张謇，张一麟等，通过他们在上海、南京等处发动江苏人民举行了抗议率军暴行的游行请愿，为尔后进攻奉军制造借口²⁷⁸

战成功组织五省联军

1925年10月初，孙传芳派卢香亭、陈仪为前敌总、副指挥，率领部队向奉军驻地猛攻。奉军邢士廉师一触即溃，松江、上海先后被孙军占领。孙传芳从水路出发督师，由嘉兴上船前往苏州，我同孙的参谋处长崔可亭、政治处长万鸿图、副官长张世铭随行。接著，奉军丁喜春师不战而退，杨宇霆仓皇出走，我们于10月16日抵达南京。奉军愤退后，卢香亭、陈仪率大军沿江追击，姜登选亦弃职北返。11月初，我们即随孙传芳进驻蚌埠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在火车上办公。

是时，张宗昌派山东军务帮办兼第五师师长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领鲁军迎击孙传劳的部队，两军相持于任桥、固镇一带。

张宗昌的白俄军队，以符离集为据点，猛扑孙罕，战况甚烈。施从滨乘铁甲车指挥作战，在固镇以南被俘，鲁军被俘者万余人。

施从滨被俘，经卢香亭问明他是施某以后，报告蚌埠总部。

孙传芳命令卫队团长李宝章将施押解来蚌，交军法处长陈锡璋审讯。施直认不讳，孙传芳决定立即斩决。时已午夜，我对孙说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把施押送南京监禁孙不听，拍着桌子对我说：“你我要是被他们俘虏，还不是被杀吗！”我又劝孙冷静考虑，不可操之过急。我说：“杀也可以，何必今夜，明天再问一次，杀也不迟。”孙声色俱厉地说：“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呢？”我见孙主意已定，难以挽回，无语而退。

孙即命令李宝章把施从滨由军法处押出来。施亦自知必死，说：“就在这里执行吧。”李宝章终于把施押到车站南边的旷野，执行斩决，身首分在两处掩埋。

次日，孙传芳集合被俘的一万多名鲁军讲话，他说：“张宗昌是土匪，我们山东老百姓被他害苦了，我们一齐干，把张宗昌这个土匪赶跑，咱们老家好过太平日子。”被俘鲁军一致高呼愿

眼孙大帅走。接着孙传芳即将被俘官兵改编，发还枪支，并开往前线作战。

11月8日，孙军先头部队占领徐州，张宗昌部向韩庄以北退却。这时，岳维峻由开封来徐州，要求孙传芳继续派兵北进，支援国民第二军攻打山东。孙传芳正在筹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未允所请，顿兵不进。吴佩孚也派高愿洪携款五万元由汉口来徐州慰劳孙军。这时孙与吴已有分庭抗礼之意，对子吴之慰劳，淡然视之。

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孙传芳在徐州子房山,大开庆功宴会,预先从绍兴运来醇酒十坛,山珍海味具备,各方代表和孙军少将以上人员都来参加。

此时孙传芳已是意态骄盈,不可一世了。

月23日夜,孙传芳率总部人员由徐州凯旋南京;24日抵下关,了一宿;25日早晨8时,和我一同进城,先拜会陈调元于其私邸。这时文武官员已齐集督署,我们和陈调元来到督署后,即在大堂开会。孙传芳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以周荫人为福建总司令,卢香亭为浙江总司令,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江西总司令一职,以后由吴佩孚和孙传芳会委邓如琢担任。孙传芳又派我为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刘宗纪为参谋长,陈{为秘书长,张世铭为副官长,万鸿图为政务处长,孙基昌为军务处长,程登科为军需处长,陈朝璋为军法处长,金振中为军医处长,赵正平和沈同午为高等参议。孙又聘日人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月支薪金八百元,优礼有加。名流如蒋百里、章太炎等,也都聘为高等顾问,以备咨询。此外,还办有联军军官学校一所,孙传芳自兼校长;并派赵正平主办导报社,作为联军的宣传机构。这是孙传芳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的“功业”已经登峰造极。

280

反对段祺瑞,企固捧张上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后,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但他处于张作霖和冯玉祥两大势力卵翼之下,形同傀儡。当孙传芳任浙江军务督办时,段祺瑞曾派与孙传芳在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的同学囊维疆前往杭州,对孙进行拉拢;同时又明令任命孙为闽浙巡阅使,授以恪威上将军的勋号,希图借重孙传芳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孙传芳方面,既从皖系军阀手里,夺取了闽浙两省地盘,不能不对段祺瑞有所顾忌;而且他是周于直系的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个军阀,虽然曹錕被囚、吴佩孚下野,而直系的靳云鹗、萧耀南等部,依然拥有相当兵力,揆情度势,他也不可能与段祺瑞合作。因此,龚维疆之行,徒劳往返而已。在贾德耀受命组阁时,段祺瑞任命我为农商部总长,并由贾电催我到京就职。孙传芳对待段祺瑞非常决绝,他叫我给贾复电说:“事前未征询本人同意,遽尔任命,形同儿戏

孙传芳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以后,野心更大。江苏巨绅张謇,字季直,南通人,清朝光绪二十年甲午状元,民初任北京政府农商部总长,嗣在原籍兴办实业,颇负时望。孙传芳既已囊括东南五省地盘,进一步又想夺取中央政权,他企图捧出张謇为北京政府临时总统,而中央政权实际由他来操纵。孙传芳曾以出巡为名,亲往南通拜访张謇。张謇喜出望外,高搭彩牌多处,并派其子张孝若到江心迎接。这时,徐树铮方由海外归抵上海,他为段祺瑞笼络孙传芳,来电要到南京见孙,孙复电约在南通相会他们在南通与张謇合摄一影,张居中,孙、徐分坐两侧。孙传芳回到南京时对我说:“段鼻子(段祺瑞生气时鼻子就歪了,时人多以段鼻子呼之)刚愎自用,我哪能同他合作呢。”孙传芳要捧张謇上台的这一企图,由于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合作,未能实现。

江西修败,投靠张作霖

281

1925年10月,吴佩孚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起初,讨贼是指讨伐张作霖,后来一变而为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了。

这时候,段祺瑞下了台,颜惠庆出任摄政内阁总理,吴佩孚为了联络孙传芳,孙也为了敷衍吴佩孚,仍以我为农商部总长。不久,南口战役发生,孙传芳不顾冯玉祥的来电乞援,竟然利尽交疏,作壁上观,使冯对他非常不满。

1926年夏,张群衔蒋介石之命,来到南京,力劝孙传芳参第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加北伐。孙传芳抱着确保东南五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他对张群说：“我要保障东南五省人民的安居乐业，我们双方谁也不要妨碍谁。”连说三四次，终无结果。张群临行时对孙说：“我们最好不要冲突。”遂不欢而散。

当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吃紧之时，吴佩孚连电孙传芳请援，并派翟殿林到南京见孙。孙对吴佩孚联奉讨冯，极为不满，因而按兵不动。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进攻江西，孙派兵往援。9月20日，他亲率总部人员，乘江新轮前赴九江督师，这时才派了一个混成旅溯江而上，支援武昌，该旅甫抵大冶，武昌城已失守。孙军在江西亦遭惨败，孙传芳在溯口收集残部，继即退回南京。

孙传芳回抵南京后，感到如欲挽回颓势，必须谋求北洋各系大团结。冬季，孙邀请段祺瑞、吴佩孚各派代表在南京集会，参加会议的有：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熊炳琦代表吴，孙传芳刘宗纪和我都参加。会议内容是段、吴、孙三角联合，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开会时，孙传芳首先发言，他说：“武汉、江西之效，固然由于我方兵力不足，而北洋将领之互不协作，实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希望大家戮力同心，一致对敌作战。”靳云鹏大捧282

段祺瑞，说非以合肥为领袖，各方不能团结一致；同时，因为吴佩孚与段祺瑞有师生之谊，他认为直皖战役是吴佩孚以下犯上，所以他肆意攻讦吴佩，骂吴是混账王八蛋。熊炳琦忿然作色，指着靳云鹏说：“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撕除成见，通力合作，共御强敌。你这样大骂吴玉帅，是自己先不和，焉能一致对敌！”他们两人反唇相讥，会议空气，顿形紧张。孙传芳很失望，借吃饭为由，宣布救会。这一幕段、吴、孙三角联合的滑戏，就这样毫无结果地结束了。

孙传芳在段、吴、孙三角联合的幻想破灭以后，不得已掉转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头来,乞怜于奉系军阀。1926年12月,我代表孙传芳到济南去见张宗昌,在山东军务督办公署会见,潘复、师景云也参加会谈。张宗昌诙谐地说:“俺是绿林大学毕业,你们从士官来、从陆大来,现在什么也别说啦,咱们一齐打南军吧!告诉孙馨帅,我一定和他一同干下去。”

第二天,我又前往天津,在蔡家花园见了张作霖。张向了孙传芳的兵力,表示既往不咎,并愿对孙传芳的部队尽力接济,双方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

1927年1月,孙传芳身著便服,带随从二人,密乘刘玉书送眷属的专车,由南京来津。刘玉书的内兄邹季余,时任车站总稽查,他到车站迎接刘的母亲和妻子,看见了孙传芳,立即报告张作霖,并来到我家告诉了我。早晨8时,孙传芳派副官找到孙宅见面,他说此行是为了戒鸦片烟,行踪极密。我把邹季余已经报告张作霖的情形告诉了孙,孙立即派我去见张作霖,约定见面时间。我到达蔡家花园后,张作霖派张宗昌、张学良同我往迎孙传芳。我们同孙传芳来到蔡家花园,孙传芳向张作霖行了鞠躬礼,说了一声“对不起大帅”。张非常客气,笑着对孙说:“你辛苦了,过去的事不要提了。”又问孙还有多少部队,孙回答直属部队有五万人,五省联军共有二十几万人。张说:“我们东三省23

的部队还有八十多万人,连同直鲁联军不下百万人。我们要齐心协力一起干,就是退到哈尔滨,剩下一团人,也要干到底。”孙传芳要求补充枪弹,张作霖允予尽量补充,叫孙同张学良商量办理,并对孙说:“我任安国军总司令,你和效坤(张宗昌的号)

任副司令。阴历年关已届,你不要在天津过年,赶快回南京,整顿队伍,准备反攻吧。”从此,以反奉著称的孙传芳,死心塌地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留我们吃午饭,有鹿肉、熊掌、银鱼、紫蟹等名贵菜品。饭后,在我同孙传芳回去的途中,街市上正卖第三第“五省联帅”孙传芳

“号外”，登载孙传芳会见张作霖的消息，大字标题是：“抓传芳拜山

这次，孙传芳和张宗昌、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孙传芳回南京时，顾虑山东军队为施从滨报仇，张宗昌临时派遣一连军队随车护送，我也同车回到南京。

孙传芳在南京就任安国军副司令，引开军事会议，报告胥见张作霖的经过。这时，陈调元已通过范熙绩与唐生智发生关系，孙传芳亦微有所闻，为了牢笼陈调元，特送陈二十万元，但无济于事，陈不久即投降国民革命军了。

1927年3月，张宗昌率褚玉璞、许琨等部开到南京。苏督职，传芳让与褚玉璞继任，自率总部人员退驻扬州。3月下旬，南京、上海相继被国民革命军占领，孙军全部退回江北。时张宗昌驻在徐州，我同卢香亭到徐州与张宗昌会商反攻问题。8月初，孙军大举渡江反攻，龙潭之役，伤亡惨重。以后，孙传芳率部在山东境内与国民革命军作战，最后退到河北，所部由晋军收编，继又改归蒋介石指挥。孙传芳个人前往关外，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这就是孙传芳由反奉到联奉的金部概况。

284

我年老体衰，记忆力差，其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有关人士予以补充和订正。

杨文恺(政协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孙传芳在东北

1928年，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组织的北京军政府宣告结束，东北军陆续撤退至关外。当时的军阀政客如孙传芳、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之流麋集沈阳。而以做过苏、皖、浙、闽、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續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最为张学良将军所礼遇,帅府(张学良住宅)内设有孙联帅办公室。孙与张过从甚密,位列上安。此时我由日本留学回国不久,充张学良将军随从医生,张令我暂随孙联帅服务,孙以极谦虚的态度表示欢迎。当天我即随孙到其官邸。孙住在商埠地齐宅,为一所二楼西式房,我的住室与孙相对。从此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我又做了孙的随从医生。现在把有关他的一些事迹写在下面。

思想一斑

我初到孙公馆时,最感苦恼的是称呼问题。我当然称孙为联帅,而孙列称我为“任大人”,并告其副官等亦称我为“任大人”。我听了深感不安,几次请他改称为任医生,终未见允。不久我被任为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医务处副处长,他始改称我为任处长。几个月后又对我以“字”相称,不称官职了。

孙为人精明、细致,且甚敏感,涉猎中国旧书颇多,文学亦有相当根底,对于中国历代兴亡,谈起来滔滔不绝。我们在一起谈古说今,常至深夜。这里记录他的几段谈话,以便了解他的思想情况。

他声称自己最反对政客。他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时,张继曾去
285

杭州劝他与蒋介石合作。但他很健谈,未被说服。最后张说我看你不像一个军人,很像一个政客。”孙佛然不悦曰:“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我的儿子,也不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迎新送旧的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张当时面红耳赤,甚为难堪,盖孙隐指张是一政客也。

他反对当“人民公仆”。他说:“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我是‘民之父母’。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第
三篇 “五省联帅”孙传芳

爱子女的,我爱人民如爱赤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我当时想,仆人不都是坏的,孙也未必爱人民如爱赤子。

他反对孙中山先生的孤民主义。他说他曾写过一部书,叫《反三民主义》,把三民主义完全驳倒。但是我没有见到这部书,怎么驳的也不晓得

他对中国官吏的看法。有一次日本药商鹤原找我治商购药之事。根据惯例,他问我要多少回扣。我说:“你们日本人,老是把中国官吏看成是贪污分子。告诉你,我分文不要,你规规矩矩地投标去吧!”气愤之下,不觉说话的声音高了一些。鹤原走后,孙问我:“跟什么人吵?”我把经过说了,孙不以为然地说:“老弟,你太年轻,应该要回扣。现在做官的分三种人:要钱而能办事的是好官,只要钱不办事的是坏官,办事不要钱的行不通,不能做官。”而又说:“今日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压迫人的,一种人是被压迫的,没有第三种人。我们不能去当被压迫的”我当时极为骇异,这位五省联军司令居松也会有“反压迫之念

他坚决反对北伐军。1926年他在长江以南与蒋介石北伐军288作战失利时,决心与东北军合作,继续抵抗。但是在1925年他曾袭击过东北军于沪、宁一带,迫使东北军放弃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区。宿怨未消,化敌为友大非易事。况战败之后,急起抱佛脚,谁复相容。他遂决定亲往天津见张老板(张作霖),动以利害,希释前嫌。他化装为一个商人,穿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枝手枪。搭津浦车,坐在茶房的车厢内,只身北上。路过山东境,张宗昌的密探密布车上,亦未发现。孙抵津后,即到英租界住宅给张老板挂电话。接通后,便说:“我是孙传芳,由南方来,有事面商。”张接电话,久未作复,以为孙是敌方的主帅,如何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能来天津,想必是带兵打过来的。最后,还是允予见面。孙见张第一句话便说:“完了!完了!我们北洋系的军人,眼看要全完了!只有闭结起来,与北伐军作殊死战,否则将被各个击破。过去是兄弟阋墙,今日要外御其侮了。现在我甘愿做你的部下,听你指挥,请你不要见外。”张对左右说:“快请总参议来,共同商量。”杨守蹇进门,见孙在座,不觉面红耳赤,因上年他是江苏督办,被孙赶走,旧事不免耿耿于怀,孙急趋前握手说:“老弟!

对不起,过去我们是自家人开玩笑,不要介意;共同商量今后的大计吧!”经此一番话,前嫌顿释。孙的联军改为第五方面军团,归张节制。这是孙不与北伐军合作而与张作霖合作的经过。以后张作霖到北京,作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孙实为策动之主要角色。

生活与覆好

孙初到沈阳时,住商埠地齐宅,嗣因房舍狭小,迁至大西关大什字街一座楼房,据说是殖边银行旧址,房子很多,比较宽敞。最初楼上仅孙和我,各住一室;后来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也接来同住。楼下为其副官、卫士等,约有20人左右。另外有位赵秘书,为他的儿子课读兼作记室。他还有几位处长长住日本站(南满铁路车站用地),均携带家眷。最后孙又迁至三经路287

所楼房,系新式建筑,比较舒适。他另有一位夫人住在大连他的生活比较简单。我每日同他和他的眷属同桌吃饭,饮食不太讲究。杨宇霆由前方回沈阳后,他夜间多赴杨宅与之旋。

在家时,除会客或与我谈天外,总是手不释卷,有时绕室徘徊,若有所思,很少休息。他在沈阳的各处长中常来见面的,为粮饷总办程步青(系其外甥)。此时他的军队仍驻关内a有一次来了一位军长、好像是李宝章,他曾给我介绍过。以后又来了一位王金钰,他的副官们均称为总参议,住了10日左右又返回关内。

第三藕“五省联帅”孙传芳

我们曾一同到汤岗子温泉旅馆避暑，我与王同住一室，据他说来沈是为了看看联帅，并要知道他在沈阳的情况。我当时想，联帅毕竟还是一个“帅”，而不是寓公。他既有副官、卫士保卫，又有总办、处长追随，关内尚有军马，在沈阳不过暂时客居而已他喜欢骑马、他曾由关内运来骏马十余匹，兴之所至，常于天朗气清之展，驰骋于郊外公路上。每出，孙骑头马在前，我亦纵辔紧随，从未落后，孙极费许，同行卫士亦很惊奇，实际我的马术并不太好，只是青年人不背示弱而已

他极爱枪。他的寝室墙上挂有长枪，每次外出，车上亦放有短枪。他常说：“军人不能离开武器，有备无患。”

他很喜欢看书。他不但好看线装书，也好买新书。有一次，我们到日本站一家日本书店，买了很多新书。正在选购的时候卖书的日本人，忽然用日语对我说了一句：“此人是孙传芳。”我说：“你认错了。”他说

点不错，我有相片。”当他到楼上取

相片时，我劝孙先走。我付款后即携书回去。孙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憶得日语，他当时也感到很奇怪。回家后，我们深深惊叹，日本一个普通商人，也有第二个任务。

在沈阳时的地位

288

孙在沈阳，每日赴帅府办公，像张学良将军的一位贵宾，又像高等顾问。他们两人很亲近，由军事、政治以至家庭琐事，无话不谈。当杨宇霆指挥军队驻守榆关、昌黎一带时，孙曾亲至前方慰问东北军。那次坐的是专车，有米春霖、王烈诸人同行。我私问孙到前方去作什么。他说“你们总司令对杨宇霆不大相信，不知他在前方搞什么名堂，让我去看看。”及至前方军事结束，杨宇霆回沈阳后，孙白天仍到帅府，夜间多赴扬宅与杨周旋。但他从不访晤别人，即万福麟来谒，亦未回拜。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日,孙对我说:“现在要成立……一个屯垦委员会、由我主办。”并说:“希望你去兼任秘书。”我当郎婉辞。此时孙很高兴但这个委员会筹备不久,又发表邹作华为“兴安区屯垦督办他的梦想不过昙花一现而已

有一次,我们一同到杨宅,刚坐下,杨宇霆说:“阿斗为何还不见来?”少顷,张学良将军亦到。在这一时期,张学良将军每晚均到杨宅,与杨极力周旋。在归途中,我问孙:“阿斗是崔?”孙笑答:“你还不知道吗?就是你们总司令。”我说:“为什么这样称呼?”孙说:“他一向是这样说法。”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遂默然不语。

出走大连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伏诛;翌晨孙仓皇出走大连。10日晚上,我回家住宿,11日早4时许,孙忽派车来接,我到孙宅后,见孙衣冠楚楚,立在寝室外间的小客厅里,不觉惊奇,问他说:“联帅还没睡吗?”他说:“我适由帅府回来,你知道这件事么?”我实际并不知道,顺口答曰“知道”。孙说:“汉帅(指张学良)英明,做一番事业,不杀几个人还能镇压得住么?”我即问:“几个”?说:“只两个。”我又顺口说:“我听说289

是四个。”他说:“只杨、常二人而已。”在他未说出人名之前,我已想到一定有杨宇霆,因为他太专横太骄傲了。我又问他赴帅府的经过。他说:“昨晚我被邀至帅府,汉帅一见我就说:‘远孙字),我又放了一炮。’我问他什么事。他说:‘麟阁(杨字)

和翰香(常字)被我处决了。’我即时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一番大事业,不杀几个人还行么?杀得好!’以后我们便商量怎样宣布他两人的罪状和向南京发电的措辞。”继而他又向我说:“杨宇霆取死有道,他现在与汉帅的关系,究竟是第三搞‘五省联帅’孙传芳

君臣, 还是朋友?如果是君臣, 就应该北面而朝之, 以部下自居;如果是朋友, 就应该洁身隐退, 仅备咨询。而他现在要居于汉帅之上, 事事过问, 甚至对汉帅发号施令多所阻碍, 真是古今中外所少有的, 怎能不死。”他引经据典讲了一大篇道理。最后说:“东北局势已定, 我一定帮助汉帅做一番事业。”他议论风生, 滔滔不绝, 直谈到早8时。他嘱我上班, 我也劝他休息, 乃散

我上班后、总觉心中有事, 匆匆料理一些处务, 于11时回到孙宅, 见楼下物品似有移动模样。急问究竟, 始知孙已搭9时火车赴大连。但他的家眷未走, 遂上楼见孙太太。她说:“大连方面(指孙的另一位夫人)来电说, 患病甚重, 联帅到大连看她去了。”我才恍然大悟, 孙之所以催我上班, 不令我回室小睡者, 原来为此。我出孙宅即到帅府, 向张学良将军报告一切。张乍听之下, 诧异地问:“他没有什么呀, 何故走去?”又问:“他的家眷呢?”我说:“没有走。”张绕室沉思少顷, 忽抬头问我说:“你看呢?”我说:“孙白天到府里来, 晚间到杨宅去;他认为东北只有两个人, 要两面交好, 旁的我没有看到。但是, 他不能不多心啊!”最后, 我问张:“我是否由孙宅搬出来?”张说:“还照旧住290在那里。”

封来僧

孙出走之第三日, 我接到他由大连寄来的一封信, 并附给张学良将军的信。给张的信寥寥数语, 大意是:“因为内子患肺病, 咯血甚重, 来连一视, 匆匆未及走辞。好在连、沈相距咫尺, 朝发夕至, 如有见召, 随时可以回沈。”但给我的信长达千言, 详述离沈原因, 主要词句有:“我对于东北, 无尺寸之功, 而位居诸大老之上, 平时无事尚人言啧啧, 而况此次杨、常事件之发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生！我来东北后，本想在军事方面对汉帅有所匡助，但形势有所不能；又想在政治方面能有所贡献，而情况亦所不许。最后想在实业方面略尽绵薄，亦未能做到。长此下去，对于汉帅毫无裨益，于我身边危险实大。此兄之所以不能不离沈也。”这充分说明他离沈是不想再回来的，也可以看出他出走的主要原因。我即时把这两封信送交张学良将军，并说明孙给他的信是寒暄，给我的信才是真情实话。

翌日，孙太太忽对我说：“你们总司令还通缉联帅么？”我说，“何以知之？”她说：“你看看这张报纸。”我接过《盛京时报》，看到东北当局通缉孙传芳的消息。我邈即向她解释，“张将军与联帅友谊极笃，绝无其事。这是日本报纸造谣中伤，万不可信。”她仍有怀疑，要我同她去见警务处长高纪毅询明真相。我陪同她到高宅时，适高处长外出，由高太太再一次说明，报報继属子虚，绝无其事。孙太太这才稍为安定。可是数日后她对我说，要全家去大连。我得到张学良将军的同意，送她们至车站并由张将军派人给她们买好车票。从此，孙传芳结束了在沈阳的政治生活。

三次燾议

291

孙传芳离沈阳后，对于张学良将军曾有三次建议，两次是由我转达，一次是他到沈阳亲自向张面述的。从他的三次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张学良将军的路线是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张上的分歧才是他离沈的根本原因。

1929年，孙的长子家震在大连结婚，我去祝贺。在一个僻静的房间里，孙对我说了以下的话，嘱我回沈转达于张学良将军。他说：“东北处于日、俄两大国之间，外交面极为重要。为东北之计，须亲日联俄，方能图存。稍一不慎，外患立至。汉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帅只注意国内而疏于对外，危机已伏。我自到大连以来，与各厅面接触，深为忧虑。现在日本蠢蠢欲动，不可不早为之计。至于对内，东北远处边陲，在地理上占有利条件；把山海关一守，其他毋庸顾。对于南京方面，只要不即不离，虚与委蛇，亦足以付裕如。”我回沈后，就把他的话向张将军一一转述。

1930年，当汪、阎、冯组织所谓北平国民政府时，孙亲至沈阳，住日本站大和旅馆，曾约我去谈话。他说：“现在内地局势已有变化，汪、阎、冯在北平组织政府，对抗蒋介石，东北应该早定大计，参加北平方面一致反蒋。我决定进关襄助，特为此事来沈与汉帅一谈。”恰在此时，我从《盛京时报》上见到一个简单启事，大意说：兰姊妆奁已筹备就绪，出嫁有期，特此通告亲友。我当时认为这个启事有些古怪，与孙的出山不无关系。这时孙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东山再起，逐鹿中原，不料他又失败了。东北军不但不参加汪、阎、冯所组织的北平政府，反而进兵关内，一蹴之下，使北平国民政府土崩瓦解。事后我知道，孙确曾进关参加了这个组织。怎奈昙花一现又成泡影。

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我当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医务处长，随着公署撤退至锦县。因为在沈阳的卫生材料库沦于敌手，全军的药品器材补给顿成问题，乃赴天津设置卫生材料厂，乘便赴英租界去看孙传芳（事变后他迁至天津）。

寒暄毕，他慨然曰：“汉帅不听吾言，果有今日。为今之计，汉帅应速派一位全权代表（敢于负责的人）回沈阳，与日本方面折冲，从速解决争端，然后自己赶回沈阳坐镇，保持东北领土。尽管在权益方面有所损失，仍可掌握军、政大权，东北仍为中国所有。如果迁延日久，木已成舟，东北将为朝鲜之续，他也无以自处！如果放弃根据地，带几十万军队寄食关内，不但为蒋所不容，亦为地方所不许，那就同我如出一辙。你可去北平，把此意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转达于汉帅。”我到北平即把这些话告诉张将军两条道路

孙传芳初来东北,与张学良将竿过从甚密,终以政见相左,分道扬镳,竿行其是。孙的本心是,陈兵于冀、鲁之间,侧身于张将军左右,内地一有机会,便可借东北之势,率旧有之师,逐鹿中原,仍不失为一路诸侯。所以他主张东北应成一割据形势,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造成一个特殊局面。所谓亲日联俄,实际是投入日本怀抱,以日本为靠山,扼守榆关天险,伺机待变。俟条件成熟,东北军便可再度进关,与蒋介石争夺天下。如此,他也可借机再起。他的看法与杨宇霆很接近。杨之为入,野心勃勃,东北军几次进关,皆其策动,固不甘局处一隅。因而孙、杨的关系日益密切。杨宇霆以张作霖的幕僚长身份,老辈自居,对于张学良将军桀骜不驯,孙知之甚详。不意张将军掌握东北政权后,第一件大事,便是突然易帜,拥护中央,完成国家统一第二件大事便是主张外交由中央主持,地方政府不单独对外,使日本不得逞其挟持伎俩。第三件大事便是处决杨、常,统内部,放手从事建设。杨、常伏诛,出孙意外。他看到张对于辅佐乃父多年的杨、常,竟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加以处决, 293

焉能不大吃一惊。而且杨死后东北与南京合作之形势已成,的内心计划皆成泡影。所以,孙仓皇出走,朝不待夕,与其说是怕有牵连,毋宁说是路线不同,留而无益。

孙杨的关系

孙传芳与杨宇霆本为仇敌。当1925年杨任江苏督办时,孙以演秋操为名,向东北军进行突然袭击,将杨赶走,两入之间本有芥蒂。但当他们势穷力蹙时,为了达成个人目的,意见又转趋第三篇“五省联帅”孙传芳

致。孙坚决反对北伐军,他所以与东北军合作,无非是认为只有东北军继续与北伐军作战,自己方可卷土重来。而杨也以为只有东北军的势力向内地扩张,自己方可浑水摸鱼。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杨不过是一个参谋长,在1924年东北军进关,赶走直系后,他就做了江苏督办。1928年东北军撤回关外,而且张学良将军统治东北,他感到无以自处,所以策划东北军再入内地,争衡天下。在这一点上,孙、杨二人的意见是不谋而合的。

他们化敌为友,过从甚密,意即在此。

任作楫)

294

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徐世昌、曹錕、孙传芳作者

页数=294

SS号=0

出版日期=

封书版目正

面名权录文